

蜥蜴奇緣（新派俠情恩仇錄） 南宮宇 著

易天行這隻小蜥蜴在湖海中闖蕩，經過連串艱苦拚鬥，結下縷縷情絲，無意中揭開了蜥蜴教的秘密，亦打開了自己身世之謎……

第30年

7

華新號

$8.00

編者話

今期爲各位讀友提供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撰著的〔蜥蜴奇緣〕，故事主角易天行和母親被蜥蜴教中人追殺，最後母親被殺，而易天行却大難不死，逃過敵人的追殺，更巧的是，他被芝蘭老祖所救，還被左手刀、右手劍收爲徒弟，學得一身好武藝，三年後，易天行獨自闖蕩江湖，他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世，他要爲母親報仇雪恨……經過一番的艱苦拚鬥，終於打開自己身世之謎，更揭開了蜥蜴教的秘密。本故事情節詭異曲折，動人心弦，更道出了江湖中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面貌。

新秀宇文香新著〔血濺上海灘〕也於今期開始連載刊出，題材新穎，情節緊湊，請勿錯過！

☆　☆　☆

下期猛稿連篇，吳道子先生又一新作〔霸王槍〕將於下期刊出，東宮大爺身懷火槍在京師到處招搖，他到底是個甚麼人物？而肅親王之愛女康怡郡主的失踪，又與他有何關係？串連精彩的情節，令你目不暇給，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7期

（總號150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仇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蜥蜴奇緣



險死一生

漆黑的山洞內，閃着一雙暗藍的眼睛。

乍明乍滅的藍光，是一隻匍伏在石隙上的蜥蜴的睛光，在這死寂的山洞內，散發着懾人心魄的魅力。

「娘！娘！」洞外傳來孩子的聲音。

原來在這山洞中，除了那蜥蜴之外，還有一個女人，這女人看着蜥蜴，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親人似的，她呆着，沉醉在回憶之中。

「娘！娘！」

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帶着一支燃着的樹枝走進洞內，叫着發呆的娘親。

火光之下，只見那婦人一身黑衣，滿臉憂慮，但掩不住她的美貌。

那蜥蜴在火光之下，稍作退縮，但仍匐伏石上。

「娘，我只找到兩個饅頭——」

因禍得福

那婦人如夢初醒似的，看着孩子道：「孩子……難爲了你……」

孩子把兩個饅頭奉上母親。

婦人微笑道：「好孩子，我知你孝順，既然今天找到兩個饅頭，你一個，娘一個！」

那孩子臉目清秀，雖然衣衫襤褸，但仍可以看到他身體結實，機靈敏捷。

他坐在娘親身旁，撕開饅頭細嚼。

「娘——」

「孩子，我知你想什麼，唉！」

他聽到母親的嘆息，不敢再問下去。

婦人咽下了乾硬的饅頭，道：「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安定下來……但總有一天……」她似乎又陷入了回憶之中，眼睛似有淚光。

「其實如今我們也很好，娘，只要我和你在一起，無論到那裏，我都是這麼快樂！」

孩子誠摯的話使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孩子，實在難爲了你……」她用衣袖揩去淚水，又道：「這三個多月來，咱們居無定所，說實在，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刻才能安定下來！」

「娘親，其實咱們要躲避什麼？」

「孩子，你不要追問，在適當的時機，我自然會對你明言一切，我只希望早日送你到公公處！」

「我從未見過公公，找他作什麼？」

「這世上除了我爹爹，還有什麼人可以相信？」她似乎是對自己說話，頓了一頓，又道：「孩子，你跟了公公之後，好好聽他的話，長大爲娘出一口氣！」

「我如今也可爲娘出一口氣！」

婦人笑道：「孩子乖，不過……」

「娘親，我們以前住的地方也很好……」

「不要再提那地方——」婦人突然疾言厲色地道：「不許再在娘親跟前提那鬼地方！」

孩子沉默着，怔怔地看着那快滅的火光。

忽然，匐伏在石上的蜥蜴竄上石壁，向上游移。

「孩子，你看那是什麼？」

「是壁虎！」

「對，這東西有很多名稱，咱們又叫牠石龍子、蜥蜴、守宮，還有其他名字，統稱叫『蜥蜴』。」

「那東西很有趣！」

「這小動物沒有什麼本領——」

「我知道，如果你去侵害牠，牠走不了的話，便會自斷尾巴，那尾巴會不斷跳動，引人注意！」

「是的，當你看着那跳動的尾巴時，牠已逃之夭夭！」

孩子一時頑皮性起，便想攀上石壁，捉那蜥蜴，可是，那機靈的蜥蜴，已沿着石壁，竄去無踪。

「孩子，假若一旦娘親不在你身旁，你也要像一隻蜥蜴，好好保護自己！」

「娘親，我不要你這麼說，無論如何，我定要與娘親在一起！」

突然，那婦人輕按孩子一下，示意他熄去火光。

孩子依言，洞內頓呈一片漆黑。

那婦人伏耳在地上，半晌道：「孩子，這次他們人馬衆多，假若有什麼差錯，你要好自爲之！」

孩子不大明白娘親的話，但在這個時候，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只在黑暗中點頭。

過了一會，外面並沒有什麼動靜。

孩子忍不住問道：「追我們的是什麼人？」

那婦人嘆了口氣，道：「也許，如今告訴你是個適當的時機——你摸摸身上掛着的是什麼？」

「我以前叫牠做壁虎，而今我知道這是蜥蜴！」

「是的，那是蜥蜴教的信物。」

「蜥蜴教？」

「是的，咱們都是蜥蜴教的人！」

「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教？」

「當你涉足江湖，你自然會明白，而今，我是背叛了教主，他們才會來追殺咱們！」

「娘親，你怎會背叛教主？」

「說來話長——娘親本是蜥蜴教教主夫人，可是，命運弄人，我被迫背叛教主，蜥蜴教的人趕我出來，而今追殺咱們的是……」

洞外傳來一陣馬蹄聲。

婦人示意孩子伏下，遠處的馬蹄聲似已停下。

「娘親，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你本是蜥蜴教教主夫人，竟又會背叛教主？」

「孩子，你相信娘親，我是被迫的！」說到這裏她的聲音是哽咽的。

「蜥蜴教的人不喜歡咱們，咱們也避開了他們，他們爲什麼還要趕盡殺絕？」

「千頭萬緒，叫我從何說起？」

孩子並沒有發話。

馬蹄聲又起，接着是一陣西域羌笛的聲音。

那幽怨的笛聲劃破夜空，那婦人擁着孩子，全身顫抖，孩子也用力擁着娘親。

過了一會，婦人放開了孩子，嚴肅地道：「孩子，蜥蜴教對咱們恩怨俱存，異日你要遠離蜥蜴教！」

那孩子撫着頸上掛着的蜥蜴，充滿疑惑地道：「遠離蜥蜴教？我其實也是教中人？」

「不過，自今日起，你不再是！」

孩子唯唯地點頭。「娘親，你是教主夫人，我便是教主的兒子……」

「不——」她噓了一口氣。

這時，羌笛之聲又起，並且十分接近山洞。

「他們來了，咱們還是逃出去！」

「咱們躲在這裏，他們也找不着！」

「蜥蜴教中人搜索山洞石壁，特有奇技，咱們在這小洞中，只是坐以待斃！」

兩人站了起來，貼着山洞的石壁，慢慢地走向洞口。

突然洞口强光一閃。

母子兩人從黑暗出來，本已不習慣光線，如今强光一閃，他們什麼也看不到。

當他們再看清楚的時候，外面已站滿了人。

他們都是十分詭異的人。

他們全身裹着黑衣，連頭也全部包着，只有兩顆眼睛，露出陰森森的目光。

他們並不像人，而像是一隻隻站着的蜥蜴！

其中一人站了出來。

孩子怔怔的望着那人，只見他胸前映着一隻吐舌的蜥蜴，十分怕人。

那人悄聲道：「楚姑娘，你還是自行了斷吧！」

婦人緩緩的站了出來，道：「好——不過，你要放過無辜的孩子！」

那人悶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婦人突然拉下身上腰帶，抖了幾下，本是柔軟的黑腰帶，已成筆直。

那胸前有蜥蜴的人道：「這又何必？」

婦人再抖腰帶幾下，隱隱似有風雷之聲。

衆人不由自主的退了幾步。

那人嘆了口氣，道：「孽債！」

婦人轉向孩子，道：「孩兒，走——」

那個「走」字，隨着婦人凌厲的目光，直迫孩子的心窩，孩子似乎別無選擇。

而那些蜥蜴般的人也讓開了一條路。

孩子稍一猶豫，婦人的凌厲目光又至。

那堅毅而凄厲的目光，使孩子身不由己的走離山洞，茫茫然的向前走着。

他走着，不知走了多久。

一陣羌笛聲又起。

孩子方如夢初醒，自言自語道：「我怎能讓娘親單獨對付那羣蜥蜴人？」

他立刻轉過頭來，奔向山洞。

快接近山洞時，幾個蜥蜴人已在他跟前散開。

孩子意識到他們的存心，只道：「我要看看娘親！」

其中一人冷冷道：「你娘親已自行了斷，還有什麼好看！」

另一個道：「你還是到極樂世界看吧！」

那五個人已圍攏來，孩子機靈地退後。

「咱們是奉命而行！」

孩子知道此時不逃，再無倖免之理。

娘親的話似又响起他的耳畔：「假若娘親一旦不在你身旁，你也要像一隻蜥蜴，好好保護自己！」

孩子突然一個竄身。

五人已亮刀在手。

逃命是一種本能，孩子把這本能發揮得淋漓盡緻！

五人刀下，砍着的只是一條褲管。

孩子已不知去向。

五人看着褲管，而孩子已逃之夭夭！

唯首的一人道：「畢竟他的體內是流着蜥蜴教的血液！」

「他走了，就像蜥蜴斷了尾巴！」

五人收起了刀，散開搜索。

紊亂的足印，帶了他們到一個懸崖。

五人臨崖而立，其中一人叫道：「看！」

只見山崖下的枝椏叢中，掛着另一褲管。

五人並沒有作聲，但他們都是無奈地嘆了口氣。

「咱們追回大隊，押楚姑娘的屍體回教！」

× × ×

半晌，掛着褲管那枝椏叢中，亮出了一雙機靈的目光，他搜索着。

他試扶着枝椏，要站起來，可是，這枝椏臨崖生長並沒有多少地方。

爲了逃命，他奮不顧身的撲向這叢樹椏，而今再想上去，卻是無路可上！

他看着自己兩條光着的腿，不禁啞然失笑，兩條褲管救了他兩次性命。

蜥蜴？自己也是一條蜥蜴？

蜥蜴可以遊牆而上，自己卻不能。

看看下面，是看不見底的深淵，而今既不能上，也不能下，如何是好？

他想起了娘親的話。

「咱們都是蜥蜴教的人！」

可是，她爲什麼又說過：「自今日起，你不再是！」前話後語，完全矛盾，爲的是什麼？

娘親背叛了教主，爲什麼會是被迫的？什麼人迫害娘親？是教中人抑是外來人？

娘親既是教主夫人，而我是娘親的兒子，爲何我又不是教主的兒子？教主是我的什麼人？我的父親又是什麼人？究竟誰是我的父親？

那批蜥蜴人稱呼娘親爲楚姑娘，那表示什麼？

娘親是懂得武功的，爲什麼又竟自行了斷，她眞的再沒有其他選擇？

那五個追殺自己的蜥蜴人，雖然無法看出他們的眞面目，不過，他們似是有難言之隱，看來是無可奈何，既是如此，爲何竟要把一個孩童趕盡殺絕？

這些問題不斷地在他腦海盤旋着。

他感到異常混亂，異常茫然。

一陣難以言喻的空虛從他心底升起，他不想再想下去，他只想一躍而下……

可是，他如今不只雙腿無力，連轉身也是無力，是的，他今早只啃過一個乾饅頭。

天已漸黑，暮色四合。

命運將作什麼安排？沒有人知道。

× × ×

月色下的懸崖，顯得特別寧靜。

那個披着一頭銀髮的老人，一直站在崖邊。

他手持魚竿——

這附近既無溪澗，也沒有湖沼，他要釣的是什麼？

只見他把釣絲向崖下拋去，然後是閉目養神，半晌竿動了——

老者自言自語道：「來了！」

他用力一拉，釣絲上竟然有東西上釣了！

是一隻茶褐色的貓頭鷹。

那貪吃的貓頭鷹，口中溢出鮮血，正在拚命掙扎。

老者把貓頭鷹解下，又道：「竟是一隻饞咀的貓頭鷹，我還以爲是夜遊鶴！也好，天痲燉貓頭鷹，好好驅祛我的頭風！」

然後，他又再把釣絲拋下。

老者又再閉目沉思。

忽然，絲又動了——是極其猛烈的晃動。

老者道：「什麼妖怪？」

他用力把絲收緊——那一定不是一隻夜遊鶴或是一隻貓頭鷹——他雙臂運勁——

「呸！」

絲從崖下彈起，釣着是一團怪物。

「救命呀！」竟是會叫的怪物！

老者立刻飛身撲上。

眼看快要墜崖的那人，安全地墜入老者懷中，他借勁使勁，躍回崖上。

怪物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胸前掛着一隻小蜥蜴。

孩子已是氣若遊絲。

老者脫下披風，蓋在孩子的身上。

沒有披風的老者，竟是一個獨腿的老人。

他爲孩子按了脈搏，再在身上幾個大穴推拿。

孩子已開始甦醒。

他只能有氣無力地迸出了一個字：「謝……」

老者笑了一下，道：「想不到今夜竟然釣了一個人！」

他把孩子托在肩上，一手提着釣竿與貓頭鷹，他雖是獨腿，但在崎嶇的山路上，來去如飛。

老者似是御風而行，過了一個山脊，又一個山脊。

不遠之處，已可以看到一列既像寺院，又像道觀的樓宇，在澄明的月色下，有點仙境的味道。

大院門樓，上有氣勢磅礴的三字——芝蘭聚。

× × ×

孩子終於醒轉過來，看着白髮銀髯的老者，他掙扎的坐了起來。

「恩人尊姓？」

「你好文雅——江湖中人都叫我芝蘭老祖！」

「請受小人一拜！」

芝蘭老祖扶着孩子，道：「我有個風雅名字，但爲人並不風雅！小子姓甚名誰？」

「小子易天行！」

「逆天而行？」

「不——易是貿易的易，小子那敢逆天而行？」

「其實逆天而行也是上上大佳之事，看老夫一生逆天而行，除了損失單腿，還損失了什麼？」說罷，仰天長笑，聲震屋瓦。

小子易天行有點不知所措。

「小子，你好好養傷——是的，你是蜥蜴教中人？」

易天行觀貌辨色，一時之間不敢作答。

芝蘭老祖又笑道：「假若你是，我也不會救你！」

言下之意，他對蜥蜴教並無好感。

易天行倒也圓滑，道：「不，我不知什麼是蜥蜴教，是個邪教？」

「天下邪邪正正，誰邪誰正？」

易天行不明他的語意，但也不追

問。

芝蘭老祖離開了易天行的房間，易天行立即把胸前的小蜥蜴收藏起來。

經過半月的治療，易天行已恢復健康。

芝蘭聚是一個極大的樓院，人却不多，只遍植蘭花。

芝蘭老祖之外，只是幾個僕人。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僕人都是些斷體殘肢的人，有人是沒有手，有人是沒有脚；或是眇目，或是耳聾，或是啞巴，只有易天行一人，是肢體健全。

這點，倒使易天行有點不安。

可是，別小看這些傭僕，斷體殘肢對他們似無影响，他們工作如常，甚至比一般人更爲俐落。

日間，易天行也到處閒逛，不過，這偌大的院落，他不敢走得太遠，附近兩幢樓閣，只遠觀而不敢走近。

這幾日來，芝蘭老祖似甚忙碌，因爲他要接待不斷前來的訪客。

訪客是江湖中人，這些易天行可以從衣飾上知道，最奇怪的，來訪的也都是肢體有缺陷的。

人們見到易天行，四肢健全，反而有點詫異。

那外表兇神惡煞的江湖中人，對芝蘭老祖却是必恭必敬。經過半月的擾攘，芝蘭聚又回復寧靜。

日子實在太悶，易天行有點不耐。

那夜，他直闖芝蘭老祖的寢室。寢室之門，竟題有「鮑肆」二字。

易天行在鮑肆前趑趄不前。

「小子，進來吧！」

易天行揭開珠簾。

芝蘭老祖正端坐蒲團。

易天行趨前一拜道：「恩公——」

「我明白你的心事——既然你想離去，那便隨你心意，你我緣盡，夫復何言！」

易天行未開口已被他看破心事，他畢竟是個孩子，頑性倏起，道：「我的確想離去，不過，在我離開之前，我倒想問清楚——」

「我從未向你查問！」

「是的，你爲什麼不查問我的身世？」

「我爲什麼要查問你？」

兩人相對緘默，繼而大笑。

易天行笑道：「你不問我，我倒要問你！」

「你總算逗得老夫開心，問吧！」

「爲何你寢室之外，竟題『鮑肆』二字？」

「哈，問得好！久住芝蘭之室，不聞其香；久處鮑肆，亦不聞其臭！」

「這地方其實很香！」

「天下香香臭臭，孰香孰臭！」

易天行對這些偈禪一般的說話，似懂非懂。

「究竟芝蘭聚又是什麼？」

「芝蘭聚是老夫一生心血所在。」

易天行傾耳聆聽。

「芝者，靈芝之謂——我後山有無數靈芝，靈芝可治百病，唉……蘭者，王者之香，你早已見過我院前院內遍植蘭花，既有靈芝，復有蘭花，那自然是芝蘭之聚！」

「眞是風雅！」

「小子，你竟也明白風雅，你讀過書？」

「娘親教我三年。」

想起娘親，他感到有點心酸。

老祖閉口不言，半晌，才歎了口氣，道：「其實，老夫並非如此風雅！」

「蘭花到處，我從未見過這麼好的地方！」

「小子，我多年未有向人提及，不過，你我總算有緣，我把實話告訴你——芝蘭並非如此高雅——你看——」老祖提起了獨腿。

易天行不明所以。

「其實芝蘭便是肢爛——憐我是一個獨腿老人！」老祖黯然。

易天行也覺黯然。

「我明白了。」

芝蘭老祖愕然道：「你明白什麼？」

「你要接待天下所有有缺陷的人！」

「那算是老夫一點心意！」

「他們來這有求必應？」

「那也未必，他們的要求是有代價的！」

易天行知道，再問下去，似乎是關乎這個組織的核心，他欲言又止。

「小子，有時知道得太多並不好！」

「其實，天下健全人，又豈非無缺陷？」

好一句安慰的話！

「他們欠缺什麼？」

「欠你一番風雅、飄逸！」

「好小子！」

他們又陷入了半晌沉默。

易天行終於開口道：「如今我倒希望你問我！」

「你是一個被人遺棄的小子！」

「我爲什麼倒懸山崖？」

「定是爲了逃命！」

「你救了我，我如何才可以報答你？」

「我救你只不過是一次機緣巧合，你不用感激，也不用報答！我往山崖釣夜遊鶴，只不過是我的饞咀！」

易天行不禁一揖，道：「老祖令人欽敬！」

這一夜的對話，使一老一少，距離略爲拉近，易天行本想提出離開芝蘭聚，因心儀老祖，也暫時擱下。

過了兩天，芝蘭聚似乎來了重要的客人。

來人有二：先到的是一位缺了右臂的人。

他左手持刀，刀光炫目。

後到的是一位缺了左臂的人。

他右手持劍，劍氣懾心。

他們先後與芝蘭老祖相聚，並沒有互相會面。

這兩人來了之後，芝蘭老祖一直面露不安之色。

易天行日間無事，本想找老祖閒聊，可惜他不是去了芝蘭聚的東面小樓，便是去了西面小樓。

芝蘭老祖週旋於這二位不速之客，似有重要之事，必需解決。

那夜，易天行從傭僕口中得知老祖靜坐「鮑肆」，他不再猶豫。

他走進「鮑肆」，芝蘭老祖竟然似無所覺。

「恩公！」

芝蘭老祖睜開了眼。

「小子深夜打擾！」

芝蘭老祖微笑道：「我倒希望這次你能成爲我的恩人！」

「小子豈敢！」

芝蘭老祖歎息：「兩人都是老夫知己，叫我如何是好？」他又再歎了一口氣。

「你說的是最近來的兩人？」

芝蘭老祖點頭，臉上又現憂色。

「那兩人是誰？」

「缺右臂的那一位，左手持刀，就叫『左手刀』！」

「那麼，缺左手，右手持劍，一定『右手劍』！」

「小子聰明！」

「兩位前輩來，向你討什麼？」

「並不是向我討東西，而是要我作個公證！」

「他們要決鬥？」

「是三年一次的武功照會！」

「他們愛打，便讓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芝蘭老祖睜開了眼睛。

半晌，才道：「老夫也有如此想過！不過，兩者都是老夫知己，常言道：一個知己已難求，何况是兩個？况且他們過去三年，都似胸有成竹！」

「可以勝過對方？」

「不——可以殺死對方！」

「以恩公看來，二人成敗如何？」

「兩敗俱傷！」

「可惜！」

「最可惜的是兩人頑固，爲人嚴肅，更可惜的是二人的『絕劍』『絕刀』，成爲天下絕响！」

「兩人武功是如此重要？」

「是的，老夫是習武之人，豈不珍惜？」

「決鬥的日子是——」

「本月十五。」

「還有五天——你說他倆爲人頑固嚴肅？」

「對，物以類聚，老夫亦是頑固之人！」

「那麼小子若有辦法令二人終止決鬥——」

芝蘭老祖又再睜開眼睛，臉現不信神色。「老夫對你的所謂『救命之恩』一筆抹過，從此，你不再欠老夫什麼！」

易天行微笑，劍眉輕蹙。

「兩人極其迂腐？」

「迂腐？對，這兩字才是兩老的最佳描寫！」

「兩人決鬥，擇了日子，有沒有擇時辰？」

「決鬥也要擇時辰？」

「殺人根本是嚴肅的事！」

「是你計謀一部份？」

易天行點頭。

芝蘭老祖暗忖：「這渾小子也有計謀？」

易天行當然不是渾小子，他不懂武功，但他身上是流着蜥蜴教人的血液——善變、機靈、狡獪。

他娘親的三年教誨，也是功不可沒。

當他與娘親一起的時候，他顯得那麼優柔寡斷，而今，娘親不在，無人倚靠，他便顯得聰明而果斷。

易天行想了一想，道：「在他們決鬥之前，我想分別見見兩位前輩！」

「你想先憑你不爛之舌，說服他們？休想了！」

「不，我反而會推波助瀾！」

「小子，難道你忘記了我的原意？」

「沒有，左手刀與右手劍兩位前輩，可有什麼特點，除了他們的迂腐？」

「他們都可算是武學之痴，左手刀認爲刀乃天下武器中的王者，沉雄穩厚，右手劍却認爲劍乃武器中至尊，飄逸輕靈！」

「沉雄穩厚，飄逸輕靈！」

「他們兩人對什麼事也不感興趣，除却武學，小子，你對武學，認識多少？」

「沒有認識——他們如今住的地方叫什麼？」

「左手刀住的東樓，叫煮鶴宮，右手劍住的西樓，叫焚琴殿！」

「煮鶴宮、焚琴殿？恩公，其實你也是一個迂腐，一個大煞風景的人！」

芝蘭老祖聽了，似微有慍意，瞪望易天行，突然，又爆出笑聲，易天行也笑了。

×　×　×

煮鶴宮，左手刀！

他的外表相當粗獷，下頷滿是鬍鬚，面對着一柄黃澄澄的大刀。

「小子，芝蘭老祖對我說過，你要說什麼？」

「前輩教誨！」

左手刀撥了頷下鬍鬚，笑道：「你倒也懂得謙虛！」頓了一頓，又道：「你懂刀？」

易天行搖搖頭，道：「刀？殺人武器而已！」

左手刀立時不悅，道：「假若刀只是殺人武器，便枉我爲刀一生情

痴——刀是王者！」

「那便看什麼人使刀！」

「對！」

這簡單的話似乎挑起了左手刀的興緻。

「在屠者手中，絕對是一柄殺人利器，但在高人手下，却絕對是王者風範！」

「尤其是用左手使的！」

左手刀的反應，開始是愕然，隨即微笑。

易天行明白，高手亦需要高帽。

「沉雄渾厚、王者之刀！」

左手刀聽了，更爲興緻勃勃。

易天行道：「老祖曾語小子，前輩早年顯赫江湖，爲何而今竟又陷於私人恩怨？」

左手刀沉吟半晌，才道：「其實我與右手劍之間，開始是一些私人恩怨，而今却不再是！」

「而今爲的是武學？」

「對！」左手刀對這聽明的小子，已然另眼相看。「刀劍從今至古，俱是勢不兩立，爲了證明刀是古今曠世的兵器，我不能放棄這一戰！」

「是的，我認爲更不能點到即止！」

左手刀粗獷地笑道：「你比老祖更爲聽明，刀是要飲血的！」

「不過，金刀飲血，是莊嚴的事！」

「這個當然！」

「小子建議前輩，這次決鬥不只要擇定日子，連時辰也要事先指定！」

「時辰？」

「一日十二個時辰，天地星宿運行不息，人體血脈也是如此，只在適當的時辰，人的氣力，才在巔峯之態！」

「在巔峯之態，飲血之刀，才發揮到淋漓盡緻！」

「前輩果是高人！」

左手刀的微笑自心底浮至臉上。

易天行更不放過機會，道：「假若決鬥之日，錯過時辰，前輩若何？」

左手刀道：「我寧願把刀擱在刀鞘之內！」

說到這裏，易天行心下釋然，看來他的計謀已是成功了一半。

在以後的多個時辰內，一老一少，在房內暢論當世之刀，當然，所謂暢論，只是左手刀而已，易天行只有聽的份兒，不過，這次聆聽，他實在得益不少！

翌日，易天行又往造訪右手劍。

右手劍，焚琴殿！

他却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

易天行未開聲，右手劍便溫婉地道：「小子，看來這次你是徒費唇舌！」

易天行無言。

右手劍說罷，盤膝而坐，低眉閉目，就像一個入定的老僧。

易天行耐着性子，也學着他盤膝。

一爐檀香薰燒已盡。

易天行站了起來，轉身退出。

右手劍突然響起了笑聲，聲震屋瓦。

易天行聽到這笑聲，充滿了嘲諷之意，心直往下沉，這時，突然靈光一閃。

易天行道：「劍還是會出匣的！」

右手劍笑聲靜止，但仍無反應。

「舔血之劍，定要出匣的！」

「小子，你懂劍？」

易天行明白，這是唯一的機會。

「不出鞘的劍才是眞正的劍！」

「小子何必故弄玄虛？」

「劍乃仙家所用之物，輕靈飄逸！」

「小子，你還可以說些什麼？」

「我只再說一句，又恐得罪前輩！」

「你說——直說無妨！」

「劍不及刀！」易天行說得斬釘截鐵。

右手劍臉上勃然變色，不過，一瞬間他又恢復過來，道：「三日之後，便可明白！」

「前輩，你好殺人？」

「殺人？有誰喜歡殺人？我要殺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爲了證實刀不及劍！」

「劍出鞘是神聖的時刻？」

「絕對是！」

「若錯過了時刻？」

「就如花落枝下，再無光彩！」

「前輩的言論，實在佩服，不過——」

「又使什麼激將之法？」

易天行的確佩服這位觀人觀事於微的長者。

「我聽娘親說過，使劍的若臻化境，並不一定要用劍才可以發揮劍的神髓！」

「令壽堂也是高人！」

「小子斗膽，你能？」易天行語帶惶恐。

「你能」兩字，果然觸着右手劍的癢處。

他隨手拿起了用來撥香爐灰的小棒，就在房內揮舞起來。

易天行屏息靜氣。

小棒在右手劍的手中，已不再是小棒，而是變成電光火石刹那間的劍氣。

劍氣縱橫，奪魄驚魂！

劍人合一，右手劍果已臻化境。

可是，當右手劍收劍盤膝，易天行並沒有什麼表示，連一下的鼓掌也沒有。

半晌，易天行才道：「前輩，你將會很寂寞！」

「什麼？我寂寞？」

「你殺了左手刀之後，你會如何？」

「三十年心願！」

「以後又如何？」

「劍成絕劍，刀成絕响！」

「三年之後，再沒有人與你決鬥！」

右手劍默然。

「那時，你如何？」

「是的，那時我會很寂寞！」

右手劍似已陷入沉思。

易天行也趁着這片刻，離開了焚琴殿。

× × ×

決鬥的日期是十五日。

本來是秋意極濃的日子，突然變得熾熱。

易天行心下更喜，因爲天氣熱更可助他化解這一場決鬥。

芝蘭老祖擇了一個吉時，其實這個吉時，也是易天行示意的。

吉時是午時，正午的午時。

熾熱的太陽在午時更爲熾烈。

午時其實並非一個吉時，對決鬥來說更非吉時。

兩位高手並沒有意見。

× × ×

十四日的黃昏，芝蘭老祖特別吩咐僕人，爲這兩位客人，準備了豐盛的菜餚。

他們對翌日的決鬥，並不介懷，兩人在各自的居處，開懷大嚼。

易天行分別陪了兩人片刻，並且一同吃了一些東西。

臨別之際，易天行恭敬地道：「我已吩咐僕人備茶在床前，假若晚間口渴，隨便取用！」

兩人並不在意。

菜餚味道極佳，加上芬芳烈酒，兩人一早便倒頭睡了，半夜，他們都感到異常口渴。

幸有易天行預備的香茶，解渴之後，二人又是蒙頭大睡，直至雄鷄高唱。

× × ×

左手刀梳洗不久之後，便開始覺得腹部隱隱作痛，他心內不安，上了幾次茅厠之後，不禁喟歎：「難道天要亡我，眞要敗在那老匹夫手上？」

他看着金刀，心下戚然。

他感到非常疲倦，精神不能集中。

握起金刀，揮洒起來，他更感到步履不穩。

午時已近。

× × ×

右手劍的感覺遭遇與左手刀的是一模一樣。

他甚至感到有點暈眩。

使出的劍，劍氣柔弱，實在使人氣餒。

他知道自己必敗於左手刀之下，不過，他是萬萬不能退縮的。

劍是他的生命，爲了諾言，他寧捨生命。

午時已近。

決鬥必要如期舉行。

× × ×

左手刀與右手劍的決鬥，本來是沒有觀衆的，但如今多了一老一少。

決鬥的地方是芝蘭聚之前的蘭圃。

午時已至。

烈日當空，空氣熾熱，全無秋意。

左手刀背負金刀，昂然而立，眞具王者風範。

右手劍腰間佩劍，目射精光，一派出塵脫俗。

芝蘭老祖舉手道：「兩位，時辰已到——」

兩人已擺出了姿勢。

金刀在陽光下，奪目異常。

銀劍在陽光下，劍氣盎然。

兩人旋轉着，並沒有發招。

這樣的僵持，竟有一炷香的時間。

芝蘭老祖開始覺得不大對勁，不過，高手過招，自然有他們的一套。

先發制人無疑是佳着，但却是要先被敵方窺到實力；後發而先至更是妙着，但誰有這個把握？

事實上，他們內心是明白的。

易天行更加明白！

左手刀不敢發招，因爲他不想讓右手劍知他氣力只得五成，更不能讓他知道自己步履不穩！

右手劍也不敢輕舉妄動，他的精神仍然不能集中，並且有點暈眩。

太陽突然暗了下來。

刀劍終於出手——

火花迸裂，空氣裏起了無數漩渦、暗湧。

芝蘭老祖與易天行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然而，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兩位高手同時躍開。

左手刀感到右手劍的劍氣，飄逸中竟欠了靈氣；而右手劍也感到左手刀的刀沒有雄穩。

劍氣與刀風隱隱透露着一些訊息。

左手刀道：「劍兄，你似有病？」

右手劍也道：「刀兄，你有點虛弱？」

兩人對視，充滿互相關懷之意。

英雄自古惺惺相惜，何況是兩個決鬥多年，總不能分出勝負的對手！

易天行用肘子碰碰芝蘭老祖，老祖會意，站了起來道：「這次又是一次平手，三年之後——」

左手刀接口道：「我就是不服！」

右手劍也道：「我也不服！」

易天行也站了起來，朗聲道：「再來一次！」

兩人却不知如何回答。

易天行道：「小子有個斗膽的提議，既可引證兩位的武功，也可以不傷和氣！」

三人同時注視着易天行。

易天行道：「前輩各自找一位門徒，盡傳所學，然後三年比試一下，那

麼，既不傷兩位前輩和氣，也可以一直引證下去！」

左手刀與右手劍互視着。

芝蘭老祖鼓掌道：「好主意！」

左手刀道：「我向來我行我素，那裏找徒弟？」

右手劍也道：「我獨來獨往，那能找傳人？」

兩人沉吟了一會，一同望着易天行。

易天行反應極快，道：「兩位前輩對小子都好，無分伯仲，我不能當任何一人的徒弟！」

兩人相視，不知如何是好。

芝蘭老祖道：「你既不能當任何一人的徒弟，那麼，就當兩人的徒弟！」

左手刀與右手劍同時問：「怎樣當兩人的徒弟？」

芝蘭老祖道：「他可以一月跟你，另一月跟他——」

兩人已會意。

易天行却道：「我不能既學刀又學劍！」

芝蘭老祖道：「小子，你庸人厚福，還不上前拜師？趁他們心意未定——」

易天行是何等乖巧，上前跪在二人之間，道：「兩位師傅，請受小徒一拜！」

兩人欣然。

左手刀突然道：「小子，你說過不能當咱們其中一人的徒弟！」

右手劍也道：「是個寡言輕諾的小子！」

易天行道：「不，我說過不當任何一人的徒弟，並沒有寡言輕諾——因爲我同時當兩位師傅的徒弟！」

一位是刀痴，一位是劍痴，如何及這位口舌伶俐的年輕小子？

芝蘭老祖笑道：「看來這三年，老夫也不會單飲獨酌——來，今晚先吃一頓，慶祝兩位收了門徒！」

三人相視而笑。

乖巧的易天行早已去準備一切。

左手刀與右手劍互搭肩膊。

左手刀道：「爲甚麼幾十年來，咱們總想不出這一個辦法？」

右手劍笑道：「一切是機緣！」

左手刀道：「咱們還有一番惡鬥！」

右手劍也道：「這一番惡鬥，咱們可以心平氣和，易天行這小子，要看看他的造化！」

× × ×

自此之後，每逢單數月份，易天行便跟着左手刀，住在煮鶴宮內；每逢雙數月份，便跟着右手劍，住在焚琴殿內。

易天行明白，這是天賜良機，假若不好好珍惜，不但對不起師傅，而且將來也無法解開心中疑團，所以，他不斷的努力。

半年之內，他已能夠掌握了刀劍的基本功夫。

本來，在學武傳統，需要單一專注，才有成就，不過，易天行同時學刀學劍，却並無悖逆。

其實，刀劍武功雖然不同，但武學尤如大海，功力招式，不過是殊途同歸。

左手刀與右手劍雖已是冰釋前嫌，但兩位前輩，好勝心切，盡傳所學，易天行天生聰慧，加上努力向學，武功漸有進境。

× × ×

轉眼是一年。

易天行剛從煮鶴宮回到焚琴殿，便向師傅請安。

右手劍急不及待地問：「徒兒，上個月你在左手刀處學到甚麼？」

易天行道：「師傅傳我三招刀法！」

「三招這麼少？」

「這三招使我吃了不少苦頭！」

「說來聽聽！」

「第一招是：星落雲散！」

「你使來看看——」

易天行拿出金刀，道：「星落雲散一式三招——浴日滔星、白雲橫渡、裂石穿雲！」

他一邊說，一邊使出這一招三式。

一時之間，刀風虎虎。

右手劍看了，彷彿是自言自語，也好像是對易天行道：「好招式，好招式！」

他沉吟了一會，才道：「他敵不過我的這一招：鶴鳴晨霧、雁哭晚雲！」

右手劍拿起了劍，使出二式。

易天行呆看着。

右手劍道：「你用刀，把這一式三招攻來！」

易天行依言。

浴日滔星與白雲橫渡同時使出，攻向對手上盤，但右手劍使出的鶴鳴晨霧，便把這兩式拆去。

易天行猛喝一聲！

裂石穿雲——快刀激起一陣罡風。

好個右手劍，迴身挫腰——一招雁哭晚雲——便把罡風輕輕拂去。

易天行收刀，道：「師傅好劍法！」

「你的刀法也厲害！」

易天行道：「師傅還要看第二招？」

「當然要看，不過，你剛回來，還是好好休息一會，咱們今夜在月下再看！」

晚飯之後，師徒出了焚琴殿。

這夜月色特別明亮。易天行使出了剛學會的第二招。

他一邊使刀，一邊道：「這一招二式：蜂御紅蕊、蝶戲幽蘭！」

這一招二式，刀風並不剛勁，却是充滿暗渦。

右手劍道：「咦？」

「師傅，有甚麼不對？」

「沒有——他的刀法，似乎有變！」

「刀師傅也是如此說！」

「他如何說？」

「刀師傅說，傳統刀法，講求沉穩，但他最近覺得，沉穩是重要，但滲入輕巧，更能制敵取勝！」

「你這位刀師傅好聰明！」

「他也承認，是從你的劍法偷師！」

右手劍得意地笑了。

易天行又再使出——蜂御紅蕊、蝶戲幽蘭！

右手劍的劍也展出。

易天行感到虎口震蕩，道：「師傅，這一招二式，如何化解？」

「我使的是水淌殘花、風翻敗葉！」

「以靜制靜，以動制動！」

劍氣如虹，月影翻飛。

兩人一躍而退，收劍收刀。

易天行有些氣喘，而右手劍也臉色發紅。

半晌，右手劍才道：「第三招？」

易天行道：「這招也是一招二式，回復沉厚剛勁——青獅張口、餓虎撲食！」

刀風怒號，着膚如刺。

右手劍却沒有出劍。

他的汗水滲滲而下。

「師傅，你怎麼了？」

「這刀法的確厲害！」

易天行笑道：「劍師傅定有化解之道！」

右手劍並沒有說話。

沉吟半晌，他才出劍，劍影在月下，青光乍閃。

易天行看得出，這位劍師傅，正使出渾身解數，企圖要把這兩式化解。

他隱隱意會，劍式並不如意。

右手劍突然收劍頓足，道：「我若使出金龍護體，玉蟒纏腰，只不過——」

易天行把刀使出——青獅張口、餓虎撲食。

右手劍同時使出——金龍護體、玉蟒纏身。

「只不過是能護體，並無反擊之力！」

兩人又對拆了一會。

右手劍道：「徒兒，你先回去睡，爲師要好好思索一下！」

易天行並沒有離去。

兩人一會沉思，一會對拆。

直至曙光初露，二人倦極，才回殿內休息。

× × ×

幾日之後，右手劍已完全想通，既能化解左手刀教易天行的招數，也另創新招。

經過多天練習，易天行又多學了一套劍法。

每日，師徒對拆練功，或者談論一些江湖逸事，日子過得好快。

轉眼已過了廿八日。

還有一天，易天行又要回到左手刀處。

右手劍吩咐易天行把本月所學，重習一遍。

易天行聰明異常，雖則功力未逮，但劍式却是非常熟練，右手劍看罷，微笑不語。

易天行收劍，伏在師傅跟前，道：「徒兒又要拜別師傅，請師傅訓誨！」

「那套新的劍法，是我年來所創，看看你的刀師傅有無招架之力！」

「徒兒當竭盡所能！」

「最後兩招，尤爲重要，你要運暗勁使出，一定使他口定目呆！」

× × ×

翌日，易天行又回到煮鶴宮的左手刀處。

左手刀呆坐在宮內，神情呆滯，但一見到易天行，臉上便露笑容。

「徒兒，上次我教你那三招，如何？」

「爲首兩招，都能化解！」

「第三招呢？」

「要經幾天考慮——」

左手刀得意地笑了。

「如何化解？」

「師傅教我的青獅張口、餓虎撲食——劍師傅教我：金龍護體，玉蟒纏身！」

他一邊說一邊用劍使出招式。

「好——金龍護體、玉蟒纏身！這只不過能護體，全無還擊之力！」

「劍師傅也是如此說！」

「如果我再加一招，那老頭兒豈不是……」左手刀得意地舞起金刀。

「師傅，他已想到攻堅之法！」

「費了多少時候？」

「差不多十日！」

「十日……」左手刀有點不耐煩，道：「十日？決勝之道，在乎電光火石一刹！」

「不過，這兩招殺傷力極大！」

「看看又使甚麼新招？」

易天行拔劍輕彈。

嘶的一聲——

左手刀看得呆了。

只見易天行劍花使出，空氣激蕩。

劍光再變，暗旋如濤。

左手刀自言自語道：「果是殺着！」

易天行收劍，恭立。

左手刀陷入了沉思，忽而手舞，忽而足蹈。

半晌，才對易天行道：「徒兒，這兩式有何名稱？」

「有——折泰山、崩華嶽！」

「好名稱！」

易天行又再度彈劍，慢慢的使出「折泰山」。

左手刀看得清楚。

「好了——」

易天行停劍。

「這招折泰山，有猛虎出柙的氣勢，似又含有刀法的精髓！」

「劍師傅也是如此說！」

「這一招使出，我必然後退——」

易天行又再使劍。

「不——徒兒，我不能後退，假若我後退，你接着的一招，使我自斷後路，豈不是……」

左手刀又再沉吟。

「對，我只能左右閃避——先是電走雲飛，再是風馳雨驟！」

「刀師傅快敎徒兒！」

「不，你繼續使下一招。」

「看劍！」

劍起漩湧——好一招崩華嶽。

左手刀一時之間，竟無從招架。

只見他臉上額上，汗水滲滲而下。

「硬接這招？不——」

「再走？走無可走——」

易天行知道刀師傅在思索。

「徒兒，你還是先歇一會！」

易天行並沒有離去，陪着這位刀師傅。

為了化解「崩華嶽」這一招，左手刀足足思索了半月，才想到了化解之道。

只是化解，又怎能取勝？

再用十五天，從易天行使的劍法中，加上自己的刀法，二拼為一，又想出了新的刀法！

× × ×

這樣一來一回，易天行武功日進，而左手刀與右手劍亦屢創新招。

易天行所學，已把刀劍滙為一體。

三年。

轉眼便是三年。

芝蘭老祖在這期間，有時到左手刀處，有時到右手劍處，看着二人，也看着易天行長大。

他知道這次的打賭，做了兩件好事。

第一，化解了兩位知己的宿怨。

第二，造就了易天行。

其實，還有一件好事，在打賭結束之日才發現。

那日，約期已到。

芝蘭老祖與易天行早已來到蘭圃之前。

左手刀與右手劍亦準時而來。

兩人面孔嚴肅。

芝蘭老祖道：「天行，你先使出刀師傅所學！」

易天行依言，月色之下，金刀乍展。

他的刀法，不只左手刀極為滿意，右手劍也暗裏讚歎。易天行的刀法，除了必然的沉穩雄厚之外，處處現出劍法獨有的輕靈飄逸！

易天行收刀，三人同時鼓掌。

芝蘭老祖道：「劍師傅所敎又如何？」

輕彈劍背，劍花接着的又是劍花。

易天行的劍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劍法，而是含有精純的刀法在內，左手刀心下讚歎不已。

在疑幻疑眞的劍法中，易天行收劍，跪在兩位師傅之間。

左手刀輕撫金刀，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右手劍指彈劍背，道：「冰出於水而寒於水！」

兩人相視，結果是三人大笑。

一場宿怨，在笑聲之中，恩仇盡泯。

左手刀道：「劍兄，假若咱們再來一次決鬥，我早已死在劍下！」

右手劍道：「不，刀兄，再來一次——沒有再來一次的了，我也不想作刀下亡魂！」

二人盡飲。

芝蘭老祖道：「武學其實源自一家，刀劍都是武器，無分軒輊！」

二人又再舉杯。

芝蘭老祖向易天行道：「三年以來，你既學刀又學劍，有無混淆？」

易天行搖首道：「二位師傅悉心敎導，那有混淆？其實我也明白，刀中有劍，劍中有刀！」

芝蘭老祖笑道：「好一句刀中有劍，劍中有刀！」他從懷中取出一柄武器。

「天行，看看這東西有用否？」

易天行接過。

只見這柄既似刀又似劍的武器，在月色之下，暗光浮動。

易天行使了一個招式。

是沉厚的刀法，再使，機括一响，在武器的另一頭，彈出的是青鋒寶劍。

易天行精神抖擻，使出三年所學。

招式是刀中有劍，劍中有刀。

武器也是刀中有劍，劍中有刀。

突然，烏雲蓋月。蘭圃頓呈黑暗，但易天行所展招式，盡是刀光劍光，使三人目為之眩，魂為之奪！

易天行使畢，向三人叩謝。

芝蘭老祖道：「天行，我幫不了你多少，就以這柄『刀劍』作為禮物，二位師傅又已盡所能，以後的日子，要看你自己了！」

易天行看着三人，一時之間，眼睛潤濕。

芝蘭老祖又對二人道：「兩位日後如何？」

二人異口同聲道：「如何？」

左手刀道：「芝蘭聚是好地方，咱們那肯走？」

右手劍也附和。

芝蘭老祖道：「咱們三人，飲酒、試劍、揮刀！」

右手劍道：「其實咱們並不是煮鶴焚琴，這麼煞風景的人，以後，咱們

一起而居，再不有煮鶴宮、焚琴殿這樣詒笑大方的名字！」

左手刀道：「就改為刀宮與劍殿！」

易天行看到二位師傅前嫌盡釋，高興地道：「徒兒有個提議——風和日麗宮，雨過天晴殿！」

三人拍手叫好。

易天行見三人飲得高興，便先自回房。

× × ×

燈下，易天行看着芝蘭老祖所贈的「刀劍」，腦海中浮現着娘親的模樣。

那些蜥蜴敎的人又怎樣了？

誰是自己的父親？

究竟甚麼人要迫害自己的娘親？

我是誰？

那夜被追殺的情形，又一幕一幕的出現在他的腦海，他一時感到悲哀，一時感到激憤。

他的臉頰乾了又濕，濕了又乾。

他終於下了決定——往找眞相。

闖蕩江湖　初試絶招

芝蘭老祖與兩位師傅對易天行的決定，並沒有異議。

三年的相聚，自然是有離別的痛苦。

看着一個十五歲的小子成長，而今，十八歲了，自有他一番自己的事業。

芝蘭老祖臨別之際，吩咐易天行，道：「以後的日子要看你自己了！不過，如果你需要協助，可以隨時回到芝蘭聚！假若在遠地，到市集去，看見殘疾人聚集之處，說出我的名號，就算在天涯海角，他們也有辦法找我！」

刀師傅與劍師傅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囑咐。

易天行明白他們的心意。

這無言的囑咐，震動着易天行的心弦。

回首看芝蘭聚，已越來越小。面前是廣闊的平原，無窮無盡。過了峯巒，又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易天行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 × ×

十月，陝西已開始飄雪。

易天行沿途打聽，他已知道渡過黃河，便是蜥蜴敎勢力所在。

那日，他來到渡頭。

天氣已回暖，飄着細雨。

渡頭上擠滿了人，他們都手携香燭，原來這天是該地神誕，人們從四方八面來朝拜，如今又向四方八面散去，渡船一泊岸，便上滿了人。

易天行並不心急，他站在一角，看着人羣，他喜歡看人，尤其是這些純樸的鄉民。

還燃點着的香燭，代表他們虔敬的心。

在芝蘭聚三年，日夕相對的只有三個人，如今在人羣之中，他感到另外一種親切，雖然他並不認識這些人。

直到黃昏，易天行仍沒有擠上渡船。

人已經開始稀疏。

這時渡頭來了十多人，他們都是衣飾華麗，但都臉呈憂色，十分焦躁。

接着，又來了另一幫人。

他們都戴着闊邊帽子，看他們身形，好像是女子，但他們純白的衣飾，連耳鬢也裹着，一時之間，也難分辨。

忽然，渡船泊岸。

穿着簑衣的船家叫道：「快上，快上，最後這一渡了，我也要趕回家晚飯！」

易天行也擠了上去。

渡船離岸，一隻豪華的大船泊岸。

那十多個衣飾華麗的人上了船，船夫吆喝，箭一般的竄向江心。

這船在易天行所乘之渡船邊擦過，湧起高浪。

渡船上鄉民嘩然。

這時，一艘小船已載了那幾個純白衣飾的人。

那只是一艘普通的船，不過，速度不慢，似是要追趕什麼似的。

易天行並不為意，看着滔滔江水。

天已齊黑，船夫點燈。

突然，有人叫道：「火！火！」

他們指的是江心的兩艘船，火頭冒起。

易天行看去，只見是剛才那兩艘船，一大一小，而大的那艘，四面起火。

火光之中，兩幫人正在打鬥。

把槳搖櫓的船夫已停了手。

江上發生了事，他們不自覺地要去看個究竟，這是他們的天性，因為江河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那兩隻船似已不受控制，向着這渡船飄。

有些人大叫道：「還不搖船，難道要惹禍？」

其他的人也開始起哄。

兩船身又再飄近。

他們都看得清楚——

那幫衣飾華麗的人，正和那批衣飾純白的人在拚鬥。

而大船的火更濃了，小船只是冒煙。

忽然，兩個衣飾華麗的人，一躍上了渡船。

他們手執鋼刀。

人們都避開，那兩人不語，揮刀殺向人羣。

這一變故，衆人呆了一會，便紛紛散開，有些人走避不及，竟跌下江

中。

那兩人却竄向人羣，伸手所及，抓着幾人，用力抛了下江。

易天行看了，無名火起。

船上一遍混亂，被抓抛下江的人更多。

易天行一個箭步，雙掌齊出，震開二人。

這時，船上嚎哭不絕，呼娘喚兒之聲更不絕。

另外五個衣飾華麗的人，又已躍上船，他們吆喝着，見人便抓。

易天行怒極，世上竟有這些毫無人性的人！

他拔出了「刀劍」——

五人一衝而上。

易天行旋身，五人退開，又再聚上。

五人功力不弱，刀影過處，隱有風雷之聲。

又有幾人上了船，抛下渡船的人。

幸好那純白衣飾的人也躍了上來。

易天行敵着五人，但他無心戀戰，因爲他要救人，並不是殺人。

他虛晃一招，來到船舷，抛下了繩索。

江上載浮載沉的人都拚命抓着。

忽然，那艘小船却已飄開。

一個純白衣飾的人叫道：「中計！」

原來那些衣飾華麗的人，本想佔這渡船，所以便把那些平民百姓抛下，純白衣飾的人自然也上了渡船。

想不到在這渡船上，竟遇上了强手。

他們將計就計，改佔小船。

五個衣飾華麗的人，已揚長而去。

一個白衣人叫道：「追！」

易天行也叫道：「還追什麼，救人要緊！」

那白衣人猶疑一會，道：「救人！」

他們盡把船上繩索抛下。

易天行不懂水性，只利用那些繩索，救起了幾十人，幸好那艘大船的火漸熄，否則有更多的人被跌下的火棒灼死。

這場江中擾攘，已驚動了官府，岸上有人馬齊集。

易天行拚命救人，有點筋疲力盡。

爲首的白衣人，一聲呼嘯，其他的白衣人便聚在一起，白衣人打着手號，其他的白衣人，紛紛跳下江中。

江中的人已救得不少，浮着的只是屍體。

易天行呆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那爲首的白衣人，走近易天行，低聲道：「你不想再惹麻煩？」

易天行不明，道：「救人也惹麻煩？」

「是的，救人也會惹麻煩的！」

一艘官船快要靠近。

那白衣人拉了易天行一把，道：「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

易天行明白，可是，如何離開這船？

接白衣人示意他躍下。

易天行搖頭。

白衣人不再理會，一手已把他扯下。

易天行在水中，就像一隻公雞跌入了水內，他一開口，便喝了幾口充滿血腥的水。

他拚命的抓着，白衣人已推了一塊木板來，道：「你扶着，我會推你上岸！」

幾個白衣人已浮在附近。

他們都十分熟悉水性，但並不立即游去，順着水流，斜斜靠岸。

江水甚冷，加上筋疲力盡，易天行模模糊糊的上了岸，也朦朦朧朧的，不知被送到什麼地方。

× × ×

易天行睜開了眼睛。

白色，一切都是純白色的。

白色的牆，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被褥。

連自己身上所穿的，也是全然純白的。

他坐了起來，窗外也是純白的一片。

「公子——」

純白的空間，出現了鮮紅。

一個强烈的對比。

鮮紅是她的一身衣飾。

「姑娘是——」

「我叫赤練，公子是——」

「易天行！」

「逆天而行，怪不得公子那麼勇猛！」

「救人是逆天而行？」

「不，我只是開個玩笑！」

「多謝赤姑娘相救！」

「我並沒有救妳，只不過江中的事，由咱們而起，坊主吩咐在下好好照顧你！」

「坊主？」

「你見到坊主，自然明白——」說罷，她便退出了這純白的空間。

易天行起來，感到有點虛脫。

兩個衣飾純白的少女，捧着銀盤與手絹，放在几上，她們並無說話，表情呆滯。

易天行下床，却感到一陣暈眩，他拚命支撑着，却總無法站穩。

他又模模糊糊的躺下。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感到自己全身淌汗，好像侵在一個大水缸之中，有時，他又感到全身冰冷，就像進了廣寒宮一般！

「公子受了冰水寒氣所侵……」

他好像聽到郎中的說話。

在朦朧中，他常常感到一身形紅

的赤練在左右。

一個月之後，易天行的病才有起色。

在這一個月內，赤練常常陪着他左右，開始的時候，還要餵葯，餵飯。

而今，易天行可以自己動手了。

赤練並沒有多說話。

當易天行可以起身行動的時候，赤練却是十分憔悴，易天行明白，這都是由他而起的。

赤練臉容憔悴，但一見易天行，她的笑容，却是十分燦爛。

那日，易天行早起，便在這純白的房間中試試拳脚，開始的時候，他仍然感到氣喘，但多試一會，他感到血脈平和，身心舒暢。

他收拳運功，赤姑娘已站在門外。

「公子痊癒了！」

「多謝姑娘多日悉心照顧！」易天行深深一揖。

赤練連忙上前，盈盈襝衽一揖。

易天行望着赤練，內疚地道：「姑娘，你瘦了許多！」

「沒關係，只要公子你早日康復……」赤練似乎知道自己失言，滿臉紅霞。

赤練快快轉過話題，道：「公子快去更衣，坊主要立即見你！」

「坊主是——」

「你親自去見見便明白！」

赤練退出房間，兩個表情呆滯，但臉孔美麗的女子，奉上衣服鞋襪。

易天行多日在床上，而今沐浴更衣，一洗頹氣，步履也覺輕盈，臉容更是風神俊朗。

兩個表情呆滯的女孩子已在門外，表示引路。

易天行與兩人作一招呼，但那兩人並無反應，只轉身引路。

易天行只好跟着。

出了房間，經過一道長廊。

長廊外面，木影扶疏。

易天行才發現，這一列的樓閣，全在高山之上，下望不見山麓，而四周却是雲霧縹緲。

有點高處不勝寒的感覺。

長廊走盡，是一個校場。

校場很大，只有三五組人在練刀試劍。

易天行看清楚，竟然全是一式白衣的女郎，他試問前面引路的姑娘，却並無回答。

他正在納罕之際，已到了一間小樓。

入門之後，便不見了兩個引路的姑娘。

他有點猶豫，赤練已出迎。

「公子，請——」

易天行跟着。

轉過屏風，赤練整衣，道：「坊主！」

易天行望去，只見室中盡處，坐着一位白髮披肩的人，一身翠綠長袍。

那位坊主白髮童顏，一時之間，竟無法分辨出，這位坊主究竟是男是女！

「拜見前輩！」

「公子貴姓？」那白髮披肩老人出口，竟是溫柔的女子聲音。

「在下易天行，得蒙前輩相救——」

「易公子，咱們縹緲坊並不是白白相救——」聲音是溫柔得出奇，但語氣都是極其冷酷。

「在下幾乎一病不起……」

「你來自何處？」

「芝蘭聚！」

坊主臉色一變，立即又回復原狀。

「芝蘭老祖是你——」

「是在下恩公，也算是師傅！」

「『算是』是什麼意思？」

「老祖救了我，而且贈我『刀劍』！」

「『刀劍』？原來是你那柄古怪的武器！」那位坊主突然臉露笑意，忽地右袖一晃。

一陣旋風，直撲易天行。

赤練失聲叫道：「公子小心！」

易天行雖然臥病一月，警覺仍高。

他退身抄手，那陣「旋風」已在手中。

原來是他的隨身武器「刀劍」！

「赤練，不用你多言！」

「是坊主！」赤練低頭垂手。

易天行用眼睛向她示意，表示感激。

「易公子，那芝蘭老怪傳授你何種武功？」

「芝蘭老祖並無傳授在下武功！」

「那麼你的師承——」

易天行未答之前，先望赤練。

赤練並無任何示意。

「在下師承左手刀、右手劍！」

那坊主突然狂笑起來。

易天行不明，道：「坊主意思是——」

「誰不知道一對冤家，誓死不相往來！」

「坊主的意思是——」

「赤練，你告訴易公子，欺騙本坊——」

「欺騙坊主人，自尋死路！」她一面說，一面露出關切的神色。

易天行天生耿直，道：「在下並無半句謊言！」

赤練又再用眼色示意。

易天行立即說出「芝蘭聚內，左手刀與右手劍打賭之事，並且坦言他們已和好。

「怪不得你的武器那麼古怪！」坊主的語氣回復了溫柔，她嘆了一口氣。

「那對冤家竟然會和好？」

「是的，他們已決定不再出江湖了，坊主，你與我兩位師傅有淵源？」

坊主聽了，白髮微晃，似有些激動。

赤練又再用眼睛示意。

「刀劍雙絕……」

坊主的臉，愁意更濃。

易天行本想再說，赤練又用眼睛示意，易天行明白，不敢再多言。

看來這位縹緲坊主人，有極大權威，赤練雖是坊內重要人物，也不敢得罪這位坊主人。

坊主陷入沉思，愁意之外，又似乎有些歡喜。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有節奏的鈴聲。

坊主對赤練道：「你先去看看！」

赤練恭謹道：「是坊主！」

赤練回身，但眼睛却一直望着易天行。

易天行看看他，感到一絲暖意，只見赤練旋身之際，手掌間似有一物。

易天行摸摸自己的胸前，不見了那小小的蜥蜴。

赤練似乎想說些什麼，但礙於坊主面前，只好走出小樓，不敢再回首。

「公子，我剛才說過，咱們，縹緲坊並不是白白相救——你明白嗎？」

易天行搖首。

「本坊是個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不知！」

「赤練這丫頭，倒也能守口！」頓了一頓，又道：「那日你爲何要救本坊的人？」

「爲什麼要救人？」

坊主人臉無表情。

「行走江湖，見人有危難，自然相救！」

「你有沒有問過端詳，救的都是好人？」

易天行語塞。

「假若救的是壞人，那又如何？」

「壞人也要救，因爲他們也是人！」

坊主歎了口氣道：「公子，你涉足江湖日淺，救人是好事，也會是壞事！」

「救人也是壞事？」

坊主不欲再多言，轉了話題，道：「那天你救的，自然是好人，是本坊的人！」

「恕在下多言，貴坊是——」

「你救過本坊的人，本坊也救回你的性命，因此，咱們再無恩義！」

「多謝坊主！」

坊主人嚴肅地道：「我說過咱們再無恩義——」

易天行見她語氣嚴峻，也不再多言。

外面又再傳來一陣鈴聲，節奏急速。

「他們眞的來了！」坊主似是自言自語。

「他們？」

坊主道：「他們是蜥蜴教！」

「蜥蜴教？」

「你與他們碰頭？」

易天行本想說出自己與蜥蜴教的關係，但心頭忽出現赤練的示意。

「沒有——」

坊主人道：「易公子，你與本坊再無恩義，你要在三天之內離開！」

「離開？」

「是的，三天之內！」

外面又再傳來有節奏的鈴聲。

坊主突然擊掌。

一個白衣姑娘出現。

「你盡快收拾一切。」

易天行心中滿是疑團，但這位坊主似已入定，只好跟着白衣姑娘回到自己的居處。

但在回路之時，易天行却發現四處都多了人，校場上更有很多人在操場。

每個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的。

空氣中醞釀着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

易天行問那位帶路的白衣姑娘：「發生什麼事？」

那白衣姑娘並不回答，一直送他回房之後，也不發一言便離去。

易天行心中滿是疑團。

——縹緲是個什麼組織？

——坊主人是個什麼人？

——她與刀師傅和劍師傅有什麼關連？

——蜥蜴教與縹緲坊又有何衝突？

——赤練拿去了那小蜥蜴鍊子，又示意自己不向坊主人提及，那是什麼意思？

——縹緲坊如臨大敵，大敵是誰？

這些疑團，只有赤練才可以打破。

直到黃昏，赤練仍未出現。

送晚飯來的人，又是另一個白衣姑娘，易天行向她追問赤練，却不得要領。

那姑娘臉無表情，放下了晚飯，並替易天行收拾了一些衣物。

其實易天行並沒有什麼衣物，只有一套衣衫，似已經過洗滌，料理得十分齊整。

看來是坊主人下了逐客令。

翌日，赤練仍沒有出現，而校場上聚集的人更多，看她們排練陣勢。

第三日，中午時份，縹緲坊主人更出現校場，赤練也在她身旁。

易天行從山上望下，看不清赤練的臉容，但顯而易見，她是一臉倦容。

站在坊主人的另一邊，是一位紫衣麗人。

易天行從未見過這位紫衣麗人，

不過，看她與赤練站在一起，她在坊中地位，定與赤練相同。

午後，有人牽馬到易天行樓外。

易天行不願就此離去，他向來人要求見赤練，可是，並沒有人理會他。

他試走往校場，但未到長廊，已被一些白衣姑娘用刀劍相阻。

這究竟是別人的地方，易天行不想亂闖。

易天行只好回到房中，坐着不走。

赤練終於在黃昏時出現。

她臉露凝色。

「在下眞的要走了？」

「那是坊主人的意思。」

換句話說，那並不是赤練的意思。

「我可以幫你們？」

赤練搖搖頭，伸手入懷，取出了一些東西，遞與易天行。

易天行接過，是那隻小蜥蜴鍊子。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不過，知得太多有時並不是好事！」

「你知道我與蜥蜴教有關？」

赤練點頭。「那是你應該走的一個原因！」

「其實，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我與蜥蜴教有何關係！」

「你不知道，爲什麼又有這東西？」

「我眞的不知道！」

赤練檢查床上的衣物行囊。

「貴坊主人對我並無惡感！」

「是的！」

「她對我的師傅……」

「那是你必須走的另一個原因！」

易天行更是不大明白。

赤練忽然有點搖搖晃晃。

「姐姐，你……」

「我實在太疲倦了！」

易天行走近，扶着赤練。

「我病的時候，你照顧我，如今你有病了，我又怎能離去？」

赤練望着易天行，眼眶內似有淚光。

「我不能違背坊主人的命令！」

「我去與她說！」

「千萬不可！」

突然，外面鈴聲大响。

赤練道：「公子快走！」

「我不能這樣忘恩負義！」

「你可知道，什麼人來攻打咱們？」

易天行搖頭。

「蜥蜴教！」

易天行呆着。

「你是本坊的恩人，也是本坊的敵人！」

易天行好像有點明白。

「其實我與蜥蜴……」

這時房外似有人閃過。

「紫絳！」赤練喝問。

外面已出現一位紫衣姑娘。

易天行記起，那是站在校場上的姑娘。

「還在依依惜別？」

「紫絳，你勿亂說話！」赤練臉現紅霞。

易天行深情地看着赤練。

「這只是坊主人的催促！」紫絳走入房中。

看見易天行，紫絳呆着。

易天行也呆着。

紫絳與赤練完全不同。

赤練成熟、穩重、美貌而令人有些不敢親近的感覺。

紫絳嬌美、豔麗，俏顏容中竟略帶邪氣。

「原來是一位俏郎君！」

「胡說，紫絳，這裏沒有你的事！」

「我明白——」紫絳斜眼看着易天行。

易天行也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這是坊主人的命令。」

赤練無言。

易天行正想說話，忽然，外面燈火盡熄。

赤練也急忙把房內燈火弄滅。

「看來你要走也太遲了！」赤練輕聲地說。

周遭是黑壓的一遍，但仍可見不遠之處，人影幢幢，看來是人馬調動。

「紫絳，你帶他往秘道走！」

「這是你的——」

「這是個命令！」赤練喝道。

紫絳道：「好！」語氣有點無可奈何。

「公子，你跟着紫絳走，自然會安全離開本坊！」

易天行見情勢已變，輕聲道：「咱們可再見？」

「要是有緣！」

赤練已離開了房間。

易天行拿了行囊，跟着紫絳。

× × ×

走出小樓，外間是漆黑一遍。

紫絳道：「公子，緊跟着我！」

繞過小樓，却見山下燈火輝煌。

紫絳自言自語道：「他們胆敢這麼明目張胆？」

「他們是蜥蜴教？」

「你知道得不少！」

山上似是十分平靜，人馬調動已完成，可是，當山下燈火分成小隊，山上又開始黑影幢幢。

紫絳看到，有點心焦，道：「快走！」

「我不能走！」

「爲什麼？」

「因爲縹緲坊有恩於我！」

「那只是赤練有恩於你！」紫絳對赤練似有偏見。

「不——姑娘，你看那邊，他們似乎正想搶攻上來！」易天行道。

「那邊，你不用担心！那邊是陡峭懸崖，他們搶攻，也選錯了地點！」

「不，懸崖更是他們擅長搶攻之地！」

紫絳似乎並不相信。

易天行道：「你忘記了他們是誰？」

「他們是蜥蜴——」

「對，蜥蜴擅長攀爬，一片直牆也難不到他們，何況是懸崖！」

「壁虎游牆？」

易天行不再理會紫絳，奔向懸崖。

紫絳無法，只好跟隨。

一路上有人緊守，不過，既有紫絳相隨，並沒有什麼阻攔。

懸崖之處，早已有一隊人在把守。

全是一身白色衣裳的姑娘，她們見了紫絳，紛紛行禮，對於易天行出現，却沒有什麼反應。

「公子，你仍是站在一旁，看看咱們鏢緲坊！」

話未說完，懸崖上已出現了蜥蜴——他們一身黑衣，由頭包裹至脚。

白衣姑娘迎上，黑蜥蜴立即猛攻。

蜥蜴教的人訓練有素，一些搶攻，一些在崖邊燃火，轉眼之間，這懸崖之巔，燈火通明。

鏢緲坊的白衣姑娘的組織也不差，她們勇猛殺敵，可惜的是，她們組織雖好，却欠靈活。

蜥蜴教的人，却是不同，他們機靈異常，只要白衣陣稍有缺陷，他們便全然攻上。

最要命的，還是蜥蜴教的人越來越多。

紫絳自言自語道：「坊主估計錯誤？」

易天行環視四周，道：「這處本是燈火最少，而今却是人數最多的地方！」

紫絳拿出一支短短的蘆笛，撮口而吹。

相信是通知山上，增援人手。

紫絳道：「我不能袖手！」

「我也是！」

兩人已奔上戰圈。

紫絳游身，一路左劈右砍，殺開一條血路。

易天行看得清楚，只要截斷上崖的蜥蜴人，崖上的打鬥，可以維持一個均勢。

他躍至崖畔，施展「刀劍」，一時之間，竟無一個蜥蜴人能攀上懸崖。

紫絳領着白衣姑娘，嚴守對陣。

蜥蜴人異常機靈，看出易天行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勇，忽地，上崖的人少了，但在山上的人，集中力量向紫絳攻來。

紫絳輕身功夫極佳，在三十多蜥蜴人中，左穿右插，乘虛出手，打倒不少蜥蜴教人。

易天行穩守崖邊，但見再無人上來，便去協助紫絳。

當他一離懸崖，崖下射上一束煙花似的東西。

易天行閃至紫絳身畔，道：「他們增援，你的援手又何時會到？」

紫絳手中已多了一柄劍，她沒有答易天行的話，只往懷中，掏出蘆笛再吹。

煙花過後，攀上懸崖的蜥蜴人便多了，而且來處更多，不到一刻，差不多整個山頭，都佈滿了蜥蜴教人。

可是，鏢緲坊的援手却仍然未到。

紫絳見十多個白衣姑娘已倒地，十分激動。

易天行雖然出道以來，見過的場面並不多，不過，他的體內是奔流着蜥蜴教人的血液，因此，他爲人是異常冷靜而機靈。

他明白，再死拚下去，如無增援，只有死路一條。

他施展一招「推波掀浪」，一時刀光劍影，殺至紫絳身旁。

「他們在耗盡咱們力量，似另有所謀！」

紫絳不言，拚力殺敵。

「再拚下去，只是中了他們的圈套！」

紫絳十分倔强。

「他們的目的，不在咱們，他們的目的是鏢緲坊的主人！」

一言警醒夢中人。

紫絳滿頭大汗，道：「如何？」

「先退回鏢緲坊！」

兩人合力，衝出了重圍。

可是，蜥蜴教人却一批一批而上，黑衣人的陣法，像是遮天的烏雲。

忽然，那些蜥蜴教人全部散開。

易天行已看出端倪，叫道：「小心！」

紫絳會意之時，已經太遲。

就像一陣炊煙湧過。

易天行揮舞「刀劍」，撥下無數黑針。

紫絳劍花起處，也撥開不少。

可是，她的肩胛處，已中了幾針。

蜥蜴是劇毒之物，而蜥蜴之針——

紫絳已是步履不穩！

易天行使出「刀劍漫乾坤」，護着全身，游身至紫絳身旁，一手扶着她。

紫絳步履雖然不穩，但她仍是清醒，她用手示意，向東面退去。

易天行索性一手圈着她的纖腰，向東面疾馳。

幾番跳躍，已離開懸崖。

他沿着小徑奔走，一路上，並不見有人守候。

紫絳已是全身乏力。

易天行爲她推血過宮，阻住毒氣攻心，幸好紫絳功力也不弱，調息運氣，精神仍是十分清醒。

易天步再扶起紫絳，奔向另一山頭。

只見鏢緲坊前的校場，已佈滿了蜥蜴教人。

紫絳看着，淚水汩汩而下。

易天行扶着她，輕言安慰。

紫絳道：「我不聽赤練的話，先送你往秘道，然後回身守鏢緲坊！而今，鏢緲坊已不知怎樣，坊主人更不知是否陷入……」

「姑娘不用擔心，坊主人自然有她應變之法，加上赤練姐姐……」

紫絳忽然怒道：「你只記着赤練姐姐！」

易天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答話。

「我去救你的赤練姐姐回來！」

紫絳一動，便要仆在地上，易天行手快，把她抄回懷中，紫絳也無力反抗。

「看來鏢緲坊已落入他們手中！」

紫絳一邊臉埋在易天行的胸膛之上，忽然，她似乎觸到一些硬物。

她伸手摸索，驚道：「你也是蜥蜴教人？」

原來她摸到易天行的胸前小蜥蜴鍊子。

紫絳有氣無力地道：「你是蜥蜴教人的臥底！」

「我不是——這蜥蜴是——」易天行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下去。

紫絳企圖推開易天行。

「假若我是蜥蜴教人，你又如何？」

紫絳睜開那似水的眼睛，看着易天行。

易天行望着遠處的鏢緲坊，校場燈火通明，看來鏢緲坊已落入蜥蜴教人之手。

「咱們回去也沒用了！」

紫絳從懷中拿出一顆小小的珍珠，遞與易天行。

易天行接過。

紫絳示意他用力，壓碎那顆珍珠。

易天行依言，只見珍珠破裂之後，露出一小紙團，易天行細看，並不是紙團，而是一塊小布，布上繪有一些圖畫，小心一看，原來是這山的詳圖，並有一些秘道的指示，他看看紫絳，她已昏在他的懷裏。

易天行抱起她，奔向最近的秘道入口。

那秘道入口，只是一個小山洞，但入內之後，却是一個簡陋的石室。

易天行看着紫絳的傷口，知道她中毒漸深，假若不再解救，定有性命之虞。

他不再猶豫，解開她的衣服，先用那柄「刀劍」吸出肩胛上的黑汁，然後再用口把毒血吸出。

當黑血吸盡，易天行運氣替她療傷。

這石室是鏢緲坊主人所佈置的，因此，室內也有一些臘肉乾糧，易天行做了一些稀粥。

易天行身上有一些靈芝粉，是芝蘭老祖贈他防身之用，如今大派用場。

紫絳身上毒已除，兩日之後，已經甦醒。

她看見傷口紮好，自然明白那是易天行救了她，但一想到他爲自己療傷，不禁臉泛紅霞。

在休養的幾天，紫絳總是靦覥不安，易天行是個入世未深的人，那知女兒家的心事。

當紫絳可以走動的時候，他們便決定沿秘道走出山外，再作打算。

他們小心研究一番，便開始沿着秘道走。

開始的幾天，都是十分順利。

紫絳漸漸回復了健康，而易天行却感到有些不適，他不以爲意。

那日，當他們睡醒，紫絳呆望着易天行。

易天行笑道：「怎麼了？」

紫絳道：「你的臉這麼黑？」

「黑？」易天行摸着臉，笑道：「也許我沒有好好的清潔！」

「不——」紫絳拉着易天行往篝火，她燃着一枝樹枝，照向易天行的臉。

「黑氣？」天行輕撫自己的臉。

紫絳也按着他的前額。熱，就像火燒一般的熱！

紫絳一急，竟然哭起來。

易天行突然倒下，紫絳更爲焦急，一時之間，更不知如何是好，淚水滂滂而下。

紫絳用力搖動易天行，叫道：「天行哥哥，你不要死，你不要死……」

突然，閉着眼睛的易天行道：「我死了怎麼樣？」

紫絳聽到易天行的聲音，止住了淚水，呆了一刻，才發現易天行是在作弄她。

她推開了懷中的易天行。

易天行坐了起來，笑道：「你剛才叫我……」

紫絳臉上發熱。

「再叫我一次，我便死不了！」

紫絳大嗔，粉拳如雨下。

易天行道：「我中了蜥蜴針毒。」

紫絳看看自己的肩頭，道：「天行哥哥，我連累你也中毒！」

「蜥蜴針的毒與一般的毒不同，性烈不在話下，而且還會潛藏體內！」

「你的靈芝粉末？」

「還有一小包！」

「爲什麼你不服下？」

「我害怕你的傷——」

聲音雖是平淡，但湧入紫絳的耳內，却使她血脈沸騰，她深情的望着易天行。

「天行哥哥，我寧願死也要你活

着！」

「一時之間，那些毒會被我調息運氣所阻，再過幾天，看看你的情形，才作打算！」

紫絳更是深深的感動。

「其實，蜥蜴教與你們縹緲坊，有什麼關係？」

「關係？本是河水不犯井水！」

「既是如此，爲什麼他們竟然來犯？」

「其實你應該比我清楚！」

易天行想了一下，才恍然道：「你說我本是蜥蜴教中人？」

紫絳點點頭。

「是的，我應是蜥蜴教的人，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蜥蜴教是什麼！」

紫絳當然不明白，易天行便把孩童時被追殺的事，一一的細述，而他母親的那一部份，卻沒有提及。

「你往北上，是打探自己的身世？」

「蜥蜴教是一個邪惡組織？」易天行問。

「邪惡？那要看你的觀點！世間上的正邪，事實上也難分辨。

「先說咱們的縹緲坊——咱們也可算是邪惡的！你看我是不是邪惡？」

易天行點了點頭。

「我是邪惡？」

易天行更用力點頭。

紫絳有點生氣，但知道他是故意的，她忽然感到有點傷感，道：「我是邪教，赤練卻不是！」

「赤練姐姐？」

提起赤練，他們二人各有感歎。

易天行心中記掛着她，是一種十分玄妙的感情。

紫絳也記掛着她，心下卻有一些酸意。

「假若你見到赤練，你一定不會再理我了？」

「怎會？她也是你的好姐姐！」

紫絳望着易天行，無限衷情在眼中湧現，卻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易天行是明白的，不過，處在這秘道中，何時可以走出，還是不知，加上自己身世的謎，母親的不幸，他怎會涉於兒女私情？

「我相信，你不是邪惡，縹緲坊也不邪惡！」

「對，咱們並不邪惡，咱們縹緲坊殺的是奸官，從不騷擾民間百姓！」

「縹緲坊是個殺人的組織？」

紫絳點點頭，續道：「咱們縹緲坊主人，是個清官的後人，她的祖宗，幾代爲官清正，可是，聖主不賢，任用小人，才害得坊主人要退隱山林！」

「那些白衣姑娘？」

「是縹緲坊的死士！」

「死士？」

「是的，她們是名副其實的死士！坊主人退居山林之後，也要渡日，她一向爲人慈悲，常在山下拾到一些棄嬰，特別是一些心智欠佳的女嬰！」

「一些白痴？」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她們在某一方面是較爲遲鈍，但若專心教導她們，她們也會成材。」

「譬如是武功？」

「是，她們學武功，專注異常，有不二之心，是眞眞正正的死士！」

「怪不得她們行動欠機靈，但非常服從！」

「不要小窺她們，她們行動極有組織。」

「坊主人怎樣靠她們生活？」

「咱們是江湖人，自然與其他江湖人有所聯絡，江湖中人，有些是消遙自在，雲遊四海，有些卻是投身朝廷，例如做六扇門中人！」

「差人捕快？」

「是的，他們天生熱血，做了捕快，也會警惡懲奸，在他們能力範圍之下，他們自然會作出適當的行動，但有時有些梟雄，勾結奸官，那便在他們能力之外！」

易天行開始明白縹緲坊這個組織，道：「那時，他們便與縹緲坊聯絡？」

紫絳點頭，道：「那次你在江上所遇的便是！」

易天行想起那江上之戰，無端捲入了漩渦。

「那麼蜥蜴教又如何與你們結上樑子？」

「先說蜥蜴教，在咱們的觀點，也說不上邪惡！聽說他們以前是沙漠邊緣一些居民，種族繁多，族與族也常有爭執，後來他們爲了團結一起，以蜥蜴爲神，組織在一起，一方面是減少本身的爭鬥，另一方面 也可以抵抗外禦！」

「爲了生活，也應如此！」易天行自言自語道。

「蜥蜴教一度異常强大，曾協助外族入侵中原！」

「他們根本是外族？」

「其實在沙漠邊緣生活，那也是夠苦的，經過了幾代，異族通婚，很難說他們是否外族！」

「蜥蜴爲何會是神？」

「蜥蜴是一種奇異的動物——既可生存在家中，也可生存在沼澤，又可在沙漠中活着，牠們生活能力强，適應能力强，看來族人也以此來作生活的模式！」

易天行摸摸胸前的小蜥蜴。

「當然，幾代之後，組織也會變質！」

「他們殺人越貨？」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厲害！他們居住之處，勢力範圍十分微妙，既在中原之畔，也在多數其他外族之畔，便形成他們是裏外的橋樑！」

「他們爲外族通情報？」

「可以這麼說！」

易天行有些黯然，因爲自已竟是

蜥蜴教一壇主力戰三琴魔

如此出身。

紫絳明白他的心情，道：「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身處沙漠之處，耕作不能，畜牧也不能，他們要生存，便要作出適應！」

生存是神聖而莊嚴的，有時，卻是殘酷的。

「你還沒有說他們如何與你們結上樑子？」

「再說江上之戰，赤練帶領咱們的白色死士，追殺三個奸官，而那三個奸官，正投靠外族，而蜥蜴教中人，正保護着那三個奸官！」

那江上之戰便是如此而起。

紫絳又道：「據說奸官逃脫了，卻迫他們來攻縹緲坊，將功贖罪！」

「懷恨縹緲坊的只是那些奸官！」

紫絳點點頭，道：「蜥蜴人也是奉命行事！」

「說句實話，你們都是另一些人手上的棋子！」

「事實上，每一個生存的人，都是一隻棋子，只不過，每一隻棋子的功用不同，力量也不同！」

「我何嘗又不是？」易天行感歎地道。

「你不是，你自己是主人！」

易天行也感到茫然，究竟自己是不是主人？

「看來縹緲坊這次是慘敗！」

「我希望不是，坊主人自然有她應變之道！」紫絳對她的主人，有極大的信心。

經過這一次的談話，易天行對紫絳了解多些，對縹緲坊與蜥蜴教之間，也明白了一些底蘊。

過了幾天，易天行臉上的黑氣更重，紫絳卻完全康復，便要他服用那些靈芝粉。

可是，靈芝粉服完之後，易天行臉上仍然有黑氣，他運功調息，卻感到血脈有些不大調和。

紫絳爲他的健康擔心，她知道一定要盡快離開這秘道，找個大夫，易天行體內的毒，才有解救的希望。

本來，依照着那地圖，可以在十天之內，走出那秘道，不過，秘道日久失修，很多地方都不能通行，他們只好轉向歧道，但地圖上對於歧道，並沒有詳細的記載，過了幾天，他們似乎已迷失於秘道之內。

秘道之中，並沒有食物，幸好有些地下水，有時在一些腐木中，長出一些蕈菌。

紫絳是十分急於離開秘道，因爲她害怕易天行身上的毒，但易天行卻並不十分緊張。

那日，紫絳採了些蕈菌。

易天行問道：「爲什麼只採些黑蕈？那些斑爛的——」

「千萬不要吃那些斑爛的，裏面含有劇毒！」

外表美麗的東西，很多時候都帶來危險。

易天行道：「你對這些東西，十分熟悉？」

「生長在山間，自然熟悉！」

「有時，我眞想吃一個！」

「爲什麼？」

「聽你說，外面並不是一個太好的世界。」

「你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易天行點了點頭。

「那麼，就讓咱們永遠在這裏！」

「我也希望如此——」易天行握着紫綷的手。

紫綷依偎着易天行。

忽然，紫綷推開易天行，道：「不能——我們一定要走出去，找個大夫，把你的毒治好！」

「我體內的毒也不是這麼重要！」

「你不想念赤練姐姐？」

易天行不言。

紫綷有點自言自語，道：「我也不理會你想不想，你給我療傷，早已看過我的身軀，我……」

易天行輕擁着紫綷：「我不會負你的！」

「我只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紫綷想了一會，才道：「一時之間，我也拿不定主意，我只要你答應我做一件事便可以了！」

忽然，外面傳來「隆……」的聲音。

兩人一躍而起。

易天行走過那邊傳來聲音的山洞，紫綷仍站在原來的地方，就在這時，他們之間，塌下了一大堆泥土石塊。

「紫綷——」易天行正想奔過去。

「天行哥哥——」

聲音還未止住，山石又塌下，已把他們隔開。

易天行本想衝過泥土，與紫綷會合，但石塊傾盤而下，他只有向另一方向逃離。

山石好像追着他的身後一般，迫使他拚命逃走。

匆忙的逃命，他已沒有帶行囊，到了安全之地，他已完全迷失在洞中。

這附近的山洞，却是四通八達。

易天行在洞中走了幾天，終於發現了陽光，沿着光柱，終於找到了出口。

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喜悅。

也有一份傷感。

紫綷，你在何方？

探查身世　壇主協助

蜥蜴總壇。

熊熊的烈火，映照着壁上一對大蜥蜴。

左邊是金色的，右邊是銀色的。

這對金銀大蜥蜴，和諧地匐伏在牆上的紫檀木上，象徵蜥蜴教的興旺。

烈火、蜥蜴，滲着邪惡、詭異的味道。

會議廳內，坐着六個人。

上首的是金蜥蜴與銀蜥蜴兩位教主。

下首的左面是守宮、如素。

右面是舔血與吐舌。

他們都是教主的得力助手。

金蜥蜴教主首先打開了沉默：「縹緲坊一役，咱們損傷也不少！」

舔血道：「那些白痴死士，也不容易對付的，最可恨是給那老虔婆縹緲坊主人逃了！」

金教主道：「那是咱們一個大患！」

吐舌接口道：「只剩下那紅衣女子和縹緲坊主人，她們很難再死灰復燃！」

會議廳內又陷入沉默。

銀蜥蜴教主道：「咱們要剷除的芝蘭聚，却是十分棘手！」

金教主問道：「損失了多少弟兄？」

銀教主道：「那些殘廢人死命守着他們的芝蘭聚，最後雖然是咱們勝了，但損失兄弟近百人！」

守宮道：「這是咱們近年來損傷最多的一次！」

如素道：「咱們是勝了，却是慘勝！」

金教主道：「這兩役震動了中原江湖，看來咱們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舔血道：「咱們何時有過好日子？」

衆人有點黯然。

金教主道：「這兩役咱們損傷雖重，不過，收穫也是不少的——北方金國對咱們信任加倍，給咱們的酬金也可以使咱們三年無憂！」

舔血道：「咱們應乘勝追擊！」

吐舌附和道：「對，中原江湖既爲此二役震動，咱們正趁這機會，揚名立萬！」

如素道：「你們有沒有想過咱們的兄弟？」

守宮道：「經過這次的慘勝，咱們需要休息養生！」

銀教主道：「二哥，你意下如何？」

金教主道：「三弟，你的意思是——」

銀教主道：「我贊成舔血與吐舌的說話，咱們蜥蜴教自大哥離世之後，一直未有過光彩的日子！」

金教主道：「三弟，你有沒有想過，咱們聲名日差，定會引來一班報仇的人！」

舔血道：「報仇，咱們早已預料了，只要他們來，咱們定會好好收拾他們！」

金教主道：「有道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銀教主道：「身在江湖，明槍暗箭都是如此過了！中原江湖，說咱們是邪教，那便讓他們信邪！」

吐舌道：「咱們所爭的，是一夕安樂，何必理會他們所說！只要咱們有力量，將來也要奉咱們爲正教！」

舔血道：「咱們再殺入中原，正是時機，入了中原，咱們教衆也不用在這沙漠邊緣掙扎求存！」

守宮道：「人手呢？」

吐舌道：「可以招攬訓練！」

如素道：「訓練是需要時間的！」

銀教主道：「二哥，你一向重視教衆的意見，他們又如何？」

金教主道：「這幾年來，咱們接的生意也不少，看來他們似有厭倦！」

舔血道：「他們想苟且偷生？」

吐舌也道：「這太對不起大教主了！」

守宮道：「不，爲了使本教光復，暫時停止殺戮，讓教衆休息一下，才是道理！」

如素也道：「我贊成守宮的話！」

舔血與吐舌齊聲道：「我不贊成！」

這四位壇主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着。

金教主道：「四位壇主——」

衆人靜默下來。

金教主續道：「四位壇主對本教忠心耿耿，這是本教之福，不過，這樣爭吵下去，都並不是佳兆！」

銀教主道：「聽二哥之言！」

金教主道：「總結來說，咱們如今分爲兩派，舔血與吐舌主張繼續把本教發揚光大，守宮與如素却主張暫時緩和一下，修息養生！」

頓了一頓，轉向銀教主道：「三弟，你呢？」

銀教主道：「我一向主戰！」

金教主道：「我的意思是——咱們金錢方面，三年之內不會有問題，因此，好好利用這三年，招收更多教衆，訓練更多好手，三年之後，再大舉入中原，那時，一雷天下响！」

衆人思索了一會。

銀教主道：「二哥所言有理！」

金教主道：「咱們便這樣決定——舔血與吐舌，你們負責招攬教衆，訓練他們；守宮與如素，你們負責教中事務，好好整頓一下！」

四人頷首。

金教主道：「攻下縹緲坊與芝蘭聚，總算告一段落，咱們今夜來一次大宴！」

銀教主道：「你們四壇兄弟都要盡歡！」

四人拜別教主，分頭辦事。

銀教主也同時離去。

火仍是那麼猛烈，映照着金教主的臉，他感到有點疲倦，有點空虛。

蜥蜴教能如他言，興旺下去？

×　×　×

銀教主離開了會議廳，追上了舔血與吐舌二人。

他們三人邊行邊說。

舔血與吐舌二人不斷的點頭。

看他們滿臉喜色，看來銀教主所吩咐的，都非常合乎他們的心意。

他們是爲今夜的大宴作了安排？或者，他們爲蜥蜴教，有更隆重的安排？

銀教主別了二人，在風中佇立良久。

夕陽西下，紅霞滿天。

他的臉在紅霞中，變得更爲邪惡。

大宴後的日子是出奇的平靜。直到那日。

黃昏，風雨欲來。

蜥蜴教的總壇附近，傳來鏗鏘不絕的琴音。

四位壇主守宮、如素、舔血與吐舌立即聚集了教衆，琴音不絕，却無人影出現。

金、銀二教主守在主壇之內。

他們都知道：這挑衅的琴音是來自「三琴」。

三琴是——虎弦琴、天殺琴與風雷琴。

他們在一年之前，企圖進入北塞，偷走金國一些國寶，蜥蜴教是奉命把他們三人趕盡殺絕。

結果，趕是成功了，把他們趕出了北塞，可是，却沒有把他們殺絕。

他們揚言會來報此一仇。

對於四方八面而來的琴音，舔血與吐舌聽來，感到特別興奮。

尤其是舔血。

他是第一個出去迎敵。

大雨傾盆，雷光一閃。

那「三琴」已出現在蜥蜴教壇前的校場。

當琴聲一停，他們同時出手。

三個古琴便成一度屏障，猛向舔血迫去。

舔血早已領教過這三琴，他並不着急，手執「狠牙棒」，迎戰三琴。

三琴緊迫，罡風、狂風、勁風揉合。

狠牙棒驀而旋舞。

舔血游走翻騰。

雷光再閃，接着是雷聲隆隆。

三琴有備而戰，琴聲忽起忽落，舔血已被尅制。

吐舌飛身而出，手中「兩節棍」猝往上挺。

三琴中的「虎弦琴」突然退開，吐舌迫上。

「天殺琴」琴聲响起，却不是動聽的音符，而是使人心頭作悶的吭聲。

「風雷琴」見三人聯手已呈敗象，拚死的作最後一擊，琴聲乍响。

風聲、雷聲。

舔血與吐舌並沒有被琴音嚇倒，狠牙棒與兩節棍反而更急展，上下左右，瀰合捲迎。

金教主與銀教主已站在樓牆之上。

銀教主看得性起，低吭道：

「殺！」

那三個琴魔，知道再鬥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各虛晃一招，便向三個不同的方向逃去。

銀教主用目光示意守宮與如素二人追趕。

金教主道：「算了，何必太多殺戮！」

銀教主道：「二哥，你變了！」

「是的！」

「因爲你老了！」

金教主並沒有答話。

× × ×

轉眼便是深秋。

那夜，松濤如吼。

更樓突然着火，蜥蜴教衆羣起救火。

守宮、如素、舔血與吐舌指揮着部屬。

更樓火頭剛受控制，倉庫那邊又有人大叫：「火，火，快來救火！」

接着，幾處樓頭也着了火。

守宮輕功極好，竄身往各處察看。

一會，只見他手中拿着一箭回來。

守宮道：「你們看——」

三人異口同聲道：「孤弓絕箭！」

「孤弓」是個用長弓作武器的魔頭，「絕箭」的却是使用一雙金銀箭，這雙箭既可作刀劍使用，又可點穴刺殺，甚至用作暗器之用！

二人配搭起來，弓箭同用，可算是江湖一絕。

如素道：「快搜出二人所在！」

四人分頭，只見蜥蜴教壇附近，教衆倉皇救火，十分混亂。

金教主與銀教主也在樓頭指揮。

「孤弓」與「絕箭」二人，行踪飄忽，忽在樓頭出現，忽在樹叢出現，並且不斷發放「火箭」。

金教主道：「如此下去……」

銀教主下令道：「傳令下去，停止救火！」

令下，教衆不再左右奔竄，只各守崗位。

場面肅然，很容易便發現那兩個魔頭所處之地。

舔血與吐舌，何等眼利，已從東南湧至。

守宮與如素亦從西北竄上。

「孤弓」與「絕箭」見身份已敗露，被迫跳上最高的樓頭，四位壇主當然不會放鬆。

這時，銀教主才再下令：「救火！」

金教主看着銀教主發號施令，心下實在有點不是味兒，難道自己已經太老？

樓頭之上，「孤弓」「絕箭」雙雙站在屋脊。

四壇主慢慢緊迫。

「孤弓」與「絕箭」身形一動。

一支箭已放出。

如素低吭一聲，肩頭已中了一箭。

孤弓絕箭明知四個壇主厲害，他們更看到四人之中，如素殺氣最弱，因此便先放一箭。

守宮正想奔前。

吐舌叫道：「小心！」

另一支箭已向守宮射去。

守宮已有準備，提起長劍，一個劍花，把箭撥下。

舔血叫道：「上，不要讓他們二人配合！」

吐血已然攻上，兩節棍飛旋，向孤弓而去。

守宮長劍再揮，搶身迎着「絕箭」的金銀二箭。

「孤弓」與「絕箭」已被分隔，威力無從發揮，加上三人鬥二人，漸呈敗象。

金教主在樓頭觀看。

銀教主仍然在發施號令，場面已全然受到控制。

守宮輕身功夫絕佳，在這瓦面之上，更能發揮他的長處，他仗劍旋身，把「絕箭」迫得手忙脚亂。

舔血與吐舌二人，圍攻「孤弓」。」

孤弓的一柄長弓，時而揮動，時而利用弓弦刮人。

舔血的狠牙棒，大開大闔。

忽地，孤弓弓弦一响。

漫天的閃光。

吐舌叫道：「小心暗器！」

他把兩節棍旋成一張潑水不進的棍網。

守宮也回身撥下暗器。

孤弓與絕箭，趁此良機，二人配合。

金銀箭同時疾射而出。

目標是樓頭觀戰的兩位教主！

如素雖是肩上中箭，但仍然是耳聽四方，眼觀八面，連竄帶縱，劈出兩掌。

金教主與銀教主同時躍起。

金銀二箭，直入樓牆，幾乎沒有了踪影。

好狠的雙箭！

假若不是如素劈空掌勁力十足，兩位教主未必可以避過這兩箭。

舔血大吼一聲：「好狠毒！」

狠牙棒劃破空氣，發出呼嘯之聲。

孤弓與絕箭無法不分開。

狠牙棒又至，孤弓脚仍未穩。狠牙棒劈下，血，濺起無數的血光。

絕箭驚叫，吐舌的兩節棍又到。

舔血已殺得性起，猱身截着絕箭的去路，狠牙棒又再一招「橫掃千軍」——

絕箭竟然被攔腰斬斷。

教衆驚呼，接着是人聲哄動。

銀教主朗聲道：「强敵已殺，散去！」

金教主看着樓頭的血戰，血光，

血花，他竟然感到有些眩目，心口有點發悶！

守宮扶着如素回到居處，替他療傷。

如素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兩位教主？」

守宮道：「他們如何？」

「金教主日漸蒼老，像有很多放不下的心事，而銀教主却是意氣風發——」

「自從大教主離世之後，金教主一直是焦躁不安，他耿耿於懷的，怕是楚姑娘——」

「別再提起——咱們蜥蜴教，本應是提携咱們弱小族人，團結一起，以避外敵，想不到如今竟演變成爲一個兩邊不討好的邪教！」

「銀教主與舔血、吐舌，似乎眞要在中原立足！」

「尤其是舔血子與吐舌，他們似已嗜血成狂！」

「大教主在的時候，咱們日子不算好，但總算有安樂茶飯，而今，金銀是充裕了，過的却是提心吊膽的日子！」

「你怕？」

「我並不怕，只是厭倦了！」

守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殺戮太多，恐怕非本教之福！」

「三個月來，兩次突襲，看來，以後的日子，更不好過了！」

守宮回到自己的居處，一直無法入睡，他索性披起衣裳，走向山間。

山間每一段路，他都是那麼熟悉。

他走近一幅陡峭的石壁，游身而上，他的輕功一直很好，尤其是蜥蜴教的壁虎游牆功。

他手脚彷彿有吸盤似的，沿着石壁而上。

每次，當他心中不樂的時候，他總喜歡來到這小小的懸崖，這是山中極其險峻的地方，除了飛鳥，沒有甚麼生物可以來到這地方。

當他上了懸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的視線便被一堆黑色的東西所吸引着。

是一堆捲曲的東西。

像隻受了傷的動物。

不，不是動物，是個人。

他小心走近，提高了警惕。

甚麼人竟然會墜在這飛鳥也很少飛近的地方。

是一個面孔俊秀的男子，滿臉黑氣。

是滿臉黑氣的易天行！

× × ×

三個多月的闖蕩，他終於來到蜥蜴教的範圍。

他臉上的黑氣却越來越濃。

他求醫，但附近的大夫，沒有一個敢醫治他，開始的時候，他感到十分奇怪。

漸漸他明白了，他所中的蜥蜴毒針，附近的大夫一看便知道。

有人曾經通風報訊，易天行何等精靈，蜥蜴教人未到，他已離開。

他感到毒氣正在侵蝕他，這樣下去，他將會失去一切，永遠不能再見赤練、紫絳。

永遠不能解開自己身世的疑團。

永遠不能爲母親找回清白。(假如她是清白的話！)

他甚至會失去生命。

生命原是美好的，但對易天行來說，却是苦難。

看着天地悠悠，他眼前一黑，便滾下這小懸崖。

× × ×

守宮看着這個青年人，滿臉疑惑。

易天行睜開了眼睛，他感到異常溫暖，三個月來，沒有躺過床的滋味，他感到從來未有過的舒服。

「公子，醒過來了？」

「多謝老伯救命之恩——」他用力爬起來，可是力不從心。

「公子，你中的是蜥蜴毒針？」

易天行看看四周，並沒有回答。

「你不用否認——你是本教的叛徒？」

「這裏是蜥蜴教的地方？」

守宮點了點頭，又問：「你是蜥蜴教中人？爲甚麼我從未見過你？」

易天行明白，自己已身陷蜥蜴教之中。

「看你又不似是本地人，你在外面曾與本教的人交手而中毒？」

易天行用沉默來對付守宮。

守宮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假若孩子仍在的話，也有你這麼大了！」

易天行接口道：「你有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

「是誰的孩子？」

守宮如夢初醒道：「不關你的事！」

易天行對守宮突然的疾言厲色，感到異常詫異，心中想：「這個老人很奇怪！」

守宮歇了一會，道：「公子，你不用擔心身體的事，我已給你解藥——至於你是否本教的叛徒或者是敵人，你好好的想一遍才告訴我！」

守宮離開了房間。

易天行身體雖然無力，但脈息却是舒暢調順的，三個多月的胸口翳悶，早已沒有，他知道這個老伯並沒有騙他，他體內的毒已開始散去。

十日以來，守宮一直沒有再來看他。

他日間的一切食用，均有傭僕照顧，漸漸易天行已經可以起床，自由行動。

房外却是守衛森嚴，無法越出雷池半步，但在房內，却從來沒有人來干擾。

那天，他感到有些納悶，正把玩着那隻蜥蜴鍊子。

忽然，守宮闖入。

「你玩的是甚麼？」

易天行立即把小蜥蜴納入懷中。

「給我——」

易天行道：「那是我的東西，爲甚麼我要給你！」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易天行一時孩子氣地道：「救命恩人便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

守宮怔着。

救命恩人便可以爲所欲爲？

「算了——我只想知道，你玩弄的是甚麼？」

易天行看見守宮再沒有怒氣，正想把懷中的小蜥蜴拿出來，不過，他回心一想，自己是蜥蜴中人，而這地方又是蜥蜴教的，假如手中的小蜥蜴是一種信物的話，會否落在一個憎恨母親的人手之中……

「老伯，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你暫時不用管，我救過你的性命，也不會加害於你！」

「你是蜥蜴教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不，我並非非常重要的人物，只是個也算重要的人！」

「蜥蜴教是一個邪教！」

守宮詫異的看着易天行，道：「你爲甚麼這樣說？」

「江湖中人是如此說！」

守宮嘆氣道：「而今是——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

「蜥蜴教本是團結沙漠遊牧民族的教派，沙漠邊緣的人，外表慓悍勇猛，內心却是善良的！」

「我相信……」

守宮笑道：「你相信我片面之詞？」

易天行下了一個決心，咬咬口唇，道：「因爲我也是蜥蜴教中人！」

「你也是？」

「你看——」

易天行掏出那小蜥蜴鍊子。

守宮看着那小蜥蜴，滿臉狐疑，接着，他自言自語道：「不會的，不會的……」

然後，他的眼眶潤濕，淚水如缺堤般流下。

「不會的——不會的。」

守宮激動的看着易天行。

「這東西是誰給你的？」

「當然是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孩子，孩子……」守宮看着易天行，忍不住走近，撫着易天行的臉頰，道：「你是天行？」

易天行詫異地問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果然是易天行！」

這時，守宮竟然冷靜起來，立刻關上了門，下了窗幃，然後又再小心看一遍。

「天行，你千萬別讓人知道你的身世！」

「我的身世？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還有，這小蜥蜴千萬也別拿出來，否則，他會惹來殺身之禍！」

易天行伸出了舌頭。

「孩子，我親眼見你的褲管掛在懸崖下的枝椏上，你竟然沒有死去？」

「原來你也是追殺咱們母子的一份子！」

「唉，我是被迫的——」守宮陷入了回憶，「你母親與你分別時，說過甚麼？」

「我只記得她要我好好生存下去！」

「是的，好好的生存下去！」

「老伯，你一定知道我的身世！」

「蜥蜴教中，知道你的身世的人不多了，幸好我是其中一個，而且是不會害你的一個！」

「如果我落在其他人手上？」

「你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蜥蜴教中人，竟是那麼恨我？我是蜥蜴教中人嗎？我究竟是誰？」

「公子，你少安無躁，你的身世複雜，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而事實上，其中複雜之處，我也有些着實不明所以！」

「伯伯，你是教中的——」

「對了，你先明白咱們的處境！我是守宮，是蜥蜴教中四個壇主之一，本教有三位教主，大教主早已辭世，而今護教的，是金蜥蜴與銀蜥蜴教主！」

「娘親說過，她是教主夫人，那麼，大教主應是我的父親！」

守宮搖了搖頭。

易天行道：「金蜥蜴與銀蜥蜴爲了搶奪教主之位，迫害我父親和娘親，趕盡殺絕！」

「如果是這麼簡單便好了！」

「實情是怎樣？」

「我不知道，你的娘親——楚姑娘是我親手帶大的，她的確是下嫁了大教主，並且生下了你！不過，她曾經向我表白，你並不是大教主的骨肉！」

「那麼，我父親是誰？」

「我不知道！」

易天行用懷疑的目光看着守宮。

守宮道：「你娘親還有甚麼話說過？」

「我記不清楚，她既以我是蜥蜴教中人爲榮，也以我是蜥蜴教中人爲辱！」

「楚姑娘的日子也是在榮辱之中渡過！」

「她的日子一定很苦！」

守宮默然。

「誰最清楚我的身世？」

「只有你娘親！」

「可是她已被你們迫死了，難道我的身世永遠成謎？假若我娘親是清白的話，她要永遠含冤受屈？」

沒有人知道。命運便是這樣！

× × ×

爲了查探自己的身世，易天行決定留在蜥蜴教，當了一名小嘍囉。守宮爲他打點一切。

易天行服了守宮給他的解藥後，身體康復，臉上黑氣盡除，他在守宮屬下工作，常常接觸不同的蜥蜴教衆。

他們基本上都是善良的。

他們並不是以殺人爲樂的。

自從「虎弦、天殺、風雷」三琴魔與「孤弓絕箭」來犯之後，一直再沒有江湖中人來犯。

蜥蜴教外表是十分平靜的。

內裏却並不是。

舔血與吐舌正極力正招攬教衆，並且訓練他們，日間，他們如常的工作，但在晚上，蜥蜴部隊便在校場中排陣列勢，勤練武藝。

易天行看過他們的操練，也驚歎蜥蜴教衆的剛毅。

本是烏合之衆，但在舔血與吐舌兩位壇主，加上銀教主督促之下，已成爲一隊精兵。

他們的「壁虎游牆」陣，實在使人歎爲觀止。

一片筆直的山崖，在號令發出之後，一隊隊的蜥蜴戰士沿山崖而上，轉眼便佔據了那看來永遠攻佔不了的山崖，守宮與如素也爲之歎服。

「劈虎游牆」陣最利於攻城。

舔血與吐舌有甚麼目的？

銀教主有甚麼重大的計劃？

× × ×

轉眼又是三個月。

易天行並沒有查到半點端倪，他感到失望與不耐，這樣躭下去，也沒有意義。

他明白娘親的地位，在蜥蜴教是崇高的，一般教衆，並不會知道內情。

唯一知道眞相的，只有現存的兩位教主。

直接去找他們，揭開自己的身世，可能是死路。

身爲一個小嘍囉，又怎能接觸教主？

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後，他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把計劃告訴了守宮。

守宮並沒有反對，道：「你對你娘親有信心？」

「當然有，蜥蜴教一定要還她清白！」

「假若她是——」

「那麼，也要讓我明白我的身世！」

「有時，知道得太多，是一件痛苦的事！」

「我寧願痛苦！」

守宮明白這個年輕人的心事。

「其實，你肩頭還有重大的責任——」

易天行不明道：「甚麼責任？」

「其實那是咱們蜥蜴教人的責任！不過，我老了，而且勢單力弱！」

「你是指蜥蜴教的存亡？」

「是的，咱們一向生長在草原與沙漠之間，生活是刻苦，但過得充實，相信大多數的教衆也是如此，咱們根本不想侵入中原！」

易天行接觸過很多教衆，這點他是明白的。

守宮道：「天行，無論你是誰的兒子，你身上所流的血液，也是蜥蜴教的，所以，你有責任去維護本教，成全大多數人的意願！」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無疑是艱苦的，卻是充實，是世世代代，百姓的意願。

豪華奢侈的生活，表面是令人响往，但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很多時候百姓不願付出，也付不起。

易天行心中突然多了一個重擔。

「天行，你年輕，有魄力，蜥蜴教以後的日子，還要看你的了！」

易天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今夜，天空沒有月亮，星空却是燦爛的。

× × ×

雪，無聲無息地飄下。

曙光未露，整個大地，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打掃祭壇的老人，是第一個起來的。

祭壇外，一片雪白，因此，那個黑點更爲奪目。

一個黑點，還有鮮紅。

是一隻雪地中的黑蜥蜴，鮮紅是牠身上已凝的血。

老人驚叫。

轉瞬，整個祭壇的人都已醒了。

四位壇主剛到，金銀兩位教主亦已趕來。

兩位教主蹲下看那染滿鮮血的死蜥蜴，而四位壇主站在外面，也小心地察看。

這時，差不多所有蜥蜴教的人也醒了。

謠言不知從那個人的口中開始。

「這是明顯的挑釁！」

「又有江湖高人來尋仇！」

「蜥蜴教將滿染鮮血！」

人心開始惶惶。

金教主命人清洗了現場，並且下令衆人繼續工作。

兩位教主，四位壇主，聚在會議樓內。

金教主道：「各位有甚麼高見？」

銀教主道：「尋仇的成份很高！」

舔血道：「咱們兵來將擋！」

吐舌附和。

守宮道：「也許只是一次警告——當然是非常嚴重的警告，看來是要對付咱們整個蜥蜴教！」

銀教主笑道：「不會那麼嚴重吧！」

如素道：「蜥蜴是咱們教派神聖之物，殺死蜥蜴，擺在祭樓之前，用心

明顯！」

金教主道：「事情如何，還要看下去，如今最重要的是制止謠言，然後，小心防守。」

銀教主道：「防守並不成問題，因爲咱們已訓練不少新手！」

金教主道：「近日新入教者衆，其中會否有奸細潛入，要破壞咱們？」

銀教主道：「不可能，新入教者，審查嚴密，相信不會有奸細！」

金教主道：「既然如此，咱們小心防範！」

衆人離開了會議樓。

祭壇前的血跡已洗刷一新，但謠言却仍是沸沸騰騰，人心惶惶。

經過五日，一切並無異樣。人們開始鬆懈。

雪已停了，四處結滿了厚冰，看來溶雪的日子快要來臨，那時將會冷得要命。

一個黑影，直撲金教主所居的樓頭。

三重關卡都阻不住這人。

這人嚷道：「我要見金教主！」

他的聲音連在屋內的金教主也聽到了，趕忙披衣而起，叫道：「甚麼人？」

守將道：「是個小嘍囉！」

「誰的屬下？」

那人道：「是守宮壇主屬下！」

看來那人已在大廳門外。

金教主厲聲問：「甚麼事？」

「守宮壇主死了！」

金教主呆了一刻，道：「進來！」

進來的自然是易天行。

「教主！」

「守宮壇主死在那裏？」

「在他房中！」

「你是守宮壇主的——」

「我是在廚房的小廝，我送東西往壇主房中，發現他僵卧在床上——」

銀教主也聞聲而至，道：「咱們先看看守宮！」

衆人趕到守宮居處。

守宮僵卧在床上，七孔流血。

房中並無搏鬥的痕跡。

其他三位壇主亦到。

舔血小心地察看守宮的屍體，道：「看來他經脈已碎，是被高手用內力所震！」

吐舌道：「本來守宮的內功也不錯——」

銀教主道：「畢竟他年紀老了！」

衆人默然，彷佛是同意他的說話。

金教主道：「你們能否看得出是那家那派的內功？」

沒有人答話。

經脈被震而不着痕跡，果眞是高手中的高手。

易天行表現得極爲悲傷。

三位壇主內心有不同的感受，共事多年，一旦撒手而去，那份淒涼味兒，是難以言喻的。

最重要的還是——死亡會否臨至另外一位壇主？

甚至是教主？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說出來。

無踪無影的殺手，究竟你躲在那裏？

金教主吩咐易天行辦理守宮的身後事。

衆人又再聚集在聚義廳之內。

銀教主首先道：「咱們不能再坐以待斃！」

坐以待斃，衆人心中更爲震動！

金教主道：「防守加强，無法阻止這挑釁者！」

銀教主道：「最重要的，還是冷靜看下去，」頓了一頓，轉向舔血與吐舌：「近年最棘手的對手是——」

舔血道：「琴魔已來過！」

吐舌道：「孤弓絕箭亦鎩羽而歸！」

如素道：「你們說過的那兇神五煞？」

「四煞已去，另外剩下的一煞，根本不知是咱們下的殺手！」

「銅腦與鐵身？」

「金釣叟？」

「青龍五散人？」

「傲來一族？」

金教主道：「這些江湖奇人，不會與咱們爲敵，就算是，他們的武功也不致於此！」

銀教主道：「是大教主惹下的？」

提到大教主，衆人心頭爲之一震。

「他已辭世廿多年了，要來找咱們的早應來了！」

「還有楚姑娘……」

沒有人答話下去，衆人在沉默中散去。

× × ×

守宮的身後事料理得十分平淡，一來是因爲金銀兩位教主都不想把這件無頭公案太張揚，二來是因爲人心惶惶，謠言四起。

沒有人知道明天將有甚麼事發生。

等待是一種無形的壓力。種壓力迫逼着教中的每一個人。

三位壇主集中力量在調派部隊，防守每一處可以防守的地方，兩位教主也頻頻商議，希望找出一個辦法。

守宮死後的五天，禍事又來。

守宮的屬下部隊，在晚膳之後，痾嘔大作。

開始的時候，人們還以爲發生瘟疫，幸好只是守宮屬下的部隊有事，其他部隊並無事故。

不是瘟疫，便是人爲的了。

守宮的部屬，因爲羣龍無首，又發生了這件事，很多教衆都偷偷的離開。

人心虛怯，是有傳染性的，其他壇下的教衆，也有不少人溜走。

就在事情發生的翌日，更可怕的

事情又發生了——

蜥蜴教的祭壇上，又再出現一隻大大的死蜥蜴！死蜥蜴是仰卧着，整個腹部利刀齊口切開。

鮮血滲着，腸臟也可見到。

詭異而可怖的情景。

兩位教主與三位壇主差不多同時趕到。

圍着觀看的教衆，你一言，我一語，當教主來時，他們才散開。

舔血與吐舌二人，看着這死蜥蜴，不斷地搓着雙手，把骨節弄得劈啪作响。

金教主與銀教主的臉緊繃着。

如素在他們當中，年紀最大，也較爲鎭定。

他小心地看了一會。

忽然，他從死蜥蜴的口中，拉出了一條紙條。紙條是緊緊的裹着一些東西。

如素低聲地向二位教主道：「咱們先回會議樓！」

他們立即回到會議樓。

那緊裹着東西的紙條，已放在桌上。

金教主把紙條拆開——裹着的是一隻金屬的小蜥蜴。

衆人都驚訝地互望。

如素道：「是大教主之物！」

「大教主已辭世多年，此物何來？」金教主自言自語地說。

「是楚姑娘——」銀教主也失聲道。

如素道：「先看紙條上的字——」

金教主小心地把紙條張開，上面寫着：子欲養而親不在。

十四，玉峯，眞相。

蜥蜴小子」

他們五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道：「蜥蜴小子？」

金教主沈吟道：「難道是——」

「不會的——那孩子早已被咱們迫跳深淵！」

「我還記得他剩下的另一隻褲管掛在樹椏上！」

「蜥蜴小子並不一定是楚姑娘的孩子，可能是有人冒名！」

「不過，這小蜥蜴的確是大教主的信物！」

「照情理推斷，這信物應是在楚姑娘身上，可能是楚姑娘被咱們拘押之前，交與她的兒子！」

「孩子並沒有死去？」如素問。

「楚姑娘作祟？」吐舌驚問。

如素道：「教中近日發生的一連串事，可能便是這所謂蜥蜴小子所弄的，他目的是要明白他父母的身世眞相——其實，咱們教中，有甚麼隱瞞的事實？」

舔血道：「假如是大教主的兒子還在，他堂堂正正的回來咱們會倒履歡迎！」

吐舌道：「我們一切都是奉命而行——至於秘密，假如有的話……」

他們的目光不期然的集中在兩位教主的身上。

金教主與銀教主面面相覷。

金教主道：「其實咱們也是奉大教主之命而行——」

銀教主接口道：「咱們當中，定有人散播謠言，不過，咱們也不用再多揣測，今天是初十，到十四那天，派一個人到玉峯，看看那小子是甚麼人，那時，咱們便可以得知眞相！」

如素道：「誰去？」

金教主有點硬着頭皮地道：「我去——」

如素道：「不，兩位教主都不能去，因爲假如這是一個陰謀，兩位教主一去，便着了敵人圈套！」

舔血道：「我去——讓我生擒這小子！」

如素道：「不，舔血兄，這小子出沒無常，假如你去後，他趁機來進攻，那麼……」

吐舌道：「如素兄的意思是我也去不得？」

如素點點頭。

銀教主道：「那麼，只有我去了！」

如素考慮了一會，才道：「不，銀教主，這裏也極爲需要你，你在江湖經歷多，萬一教中發生甚麼事，你也可出外找一些高手回來！」

說到這裏，衆人似乎鬆了一口氣，眼中自然的集中在如素的身上。

金教主道：「原來你認爲自己才是最適合的人選！」

銀教主道：「你去也好！」

如素道：「是的，我應該是最適合的人選——不過，我年紀老了，手脚也沒有以前的靈活，那神出鬼沒的小子，可以殺死守宮，也即是可以殺死我！」

金教主問道：「那怎麼辦？」

如素道：「我想找一個人和我一起去——這人武功不用高强，但要有兩個條件：一是爲人機靈，二是對本教忠心便可！」

銀教主道：「爲甚麼？」

如素道：「這個向咱們挑戰的小子，武功高强，你們看一連串的事件，在咱們教內發生，可見他神出鬼沒，自然是不能力敵，只可智取！」

舔血問道：「你心目中可有人選？」

如素道：「沒有。」

吐舌道：「倒不如在教衆中徵求一個！」

如素道：「對！」

事情便這樣決定。位壇主離去。

兩位教主仍然留在會議樓內。

空氣彷佛是凝結着。

金教主與銀教主沉默中相對。

終於，金教主道：「咱們再無法逃避！」

銀教主道：「眞相？」

他狡獪地笑了，他的笑臉似在隱

藏着一些甚麼東西似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 × ×

經過三天的徵求，竟然無人願意協助如素上山。

人心實在太虛怯散渙，謠言像毒蛇的毒液，慢慢滲透每一個人的心，然後使他們死去。

三位壇主也十分氣餒，想不到他們一手訓練的部屬，竟然沒有一個肯爲本教而犧牲。

事實上也並不是一定要犧牲，應徵者是可以得到金銀的報酬，甚至可以成爲一位新壇主。

在危難當中，金銀已顯得不重要。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十三日，晚，三位壇主正想另擬一計劃。

一個小子匆匆的走進來。

是守宮的廚房小廝。

他在三位壇主面前，道：「我去！」

舔血與吐舌看着這小子，道：「你懂武功？」

「同門曾經教我一些！」

他打了幾招「硬橋硬馬」的功夫。

吐舌道：「你不怕死？」

小子有些猶豫，道：「不一定要死的！」

如素問：「你爲甚麼要去？」

小子道：「我希望拿些酬金回家，而且，我也希望走出廚房！」

三人聽了，不覺笑了起來。

如素道：「你很有志氣！」

小子道：「過獎！」

於是，易天行便成爲了如素的助手。

如素帶了易天行回到自己的居處。晨早，他們便携着簡單的行囊，向玉峯進發。

晨光曦微，天氣極爲晴朗。

出了蜥蜴教的地界，玉峯已在望。

時近晌午，他們坐在樹下稍作歇息。

他們吃着帶來的乾糧。

易天行道：「如素伯伯，我不知怎樣說才好，你對我的幫忙實在太大了！」

如素道：「你是蜥蜴教的繼承人，我有責任這樣做，大教主生前對咱們極好，而且，我也要知道眞相！」

易天行道：「假若我不是大教主的親兒，但他去世之前，待我娘親極好，是嗎？」

「是的，假若不是你親口所言，我從不知道，你不是大教主的親生骨肉！」

「那爲甚麼當大教主一離世，你們便接到追殺咱們母子的命令？」

「那是金銀兩位教主傳出的，如今看來，當然並不是大教主的命令！」

「換句話說，金銀教主之間，一定有些秘密，才會動了殺機！」

「當時，金銀教主對夫人十分尊敬，表面看來，他們沒有道理要殺你們母子！」

「那究竟爲了甚麼？」

「那便是咱們要知道的眞相！」

易天行道：「時間已不早了，守宮伯伯還在山上等咱們！」

原來守宮並沒有死去。

蜥蜴教內兩次發現死蜥蜴，守宮被殺，守宮部屬疴嘔大作，直到如素徵求人選上玉峯，這一切一切，當然是易天行的計劃。

這計劃並不是全部由易天行想出來的，守宮的獻計也不少，說服如素的幫忙，易天行是全力以赴的。

按照着計劃，他們會合了守宮之後，再想辦法，使金銀兩位教主內鬨，那麼，其中的秘密便會顯露出來，而易天行的身世也會大白。

大教主夫人楚姑娘是否一個不貞的女子，到時，也會揭露出來。

易天行有點害怕，但他一定要面對現實。

可是，計劃是人爲的。很多時候，天意却是難違的。

× × ×

易天行與如素，繼續行程。

轉過山坳，如素不斷地向後望。

易天行輕聲問：「有些不對？」

如素點了點頭。

兩人加快了脚步，而玉峯已在望，轉眼已到達他們所約定的山洞。

守宮並沒有出來相迎。

「守宮！」

並沒有回响。

如素示意易天行小心。

他們慢慢地進入那幽暗的山洞。

當他們再回頭的時候，山洞內已佈滿了蜥蜴——全身上下，由頭至脚，都裹着銀布的銀蜥蜴。

銀色的蜥蜴？

銀教主的確是一位機靈的教主。

那些銀蜥蜴並沒有張聲，他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向着二人緊迫。

易天行與如素靠背而立。

幽暗的山洞，閃着銀光，也閃着那些幽靈似的目光，易天行不禁想起十多年前，被追殺的景象。

銀蜥蜴就像離弦的疾矢，撲向二人。

易天行從懷中抖出「刀劍」，一個旋身，銀蜥蜴散開，散開的速度極快，聚合的速度更快！

易天行再度旋身，一招「風霜雨雪」。

「刀劍」破空的聲音，就像一個悶雷在山洞中爆响，而前面的十隻銀蜥蜴，已然倒地。

站在另一邊的如素，抖下雙袖。

只見他身形微挫，雙袖已被眞氣抖成筆直。

銀蜥蜴悶聲不响的攻上。

如素雙袖旋舞，勁力就像一層一層接續而來的波浪，開始是波浪，繼而是洶湧的波濤。

十隻銀蜥蜴倒地，另外十隻銀蜥蜴補上。

這樣死纏的打法，正是蜥蜴的生存本領，這樣消耗下去，完全使人筋疲力竭。

還有守宮，他定然已在他們手中。

易天行「刀劍」橫揮，一時之間，靈光吞吐，削肉斷骨之聲，在洞內迴响。

如素的雙袖本不是殺人利器，但在如素勁力揮舞之下，進如神龍舒捲，退如靈蛇閃動。

突然，沒有受傷的銀蜥蜴都退開。

如素與易天行立即靠背而立。

洞口一陣强光照入，使人目爲之眩。

一個身影——守宮。

兩隻銀蜥蜴，用刀架着被縛着的守宮。

易天行何等機靈，這不是討價還價的時候，他用左肘示意如素，人已提氣急掠。

易天行已變成一支離弓的疾矢，直撲守宮。

那架着刀的兩隻銀蜥蜴，在驚愕中已被點了大穴，而守宮已被易天行救出洞口。

如素得到易天行示意，也不猶豫，向洞口竄去。

兩人護着守宮走出洞口。

洞外却是滿佈七彩斑爛的蜥蜴——紅、黃、藍、綠、啡……令人目不暇給。

易天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看來銀教主的心思，比我們想像中更爲週密！」

如素已爲守宮解開了身上的牛筋繩。

七彩斑爛的蜥蜴，已然衝上。

一時之間，人聲鼎沸。

易天行揮着「刀劍」，殺出了重圍，回頭一看，已不見了守宮與如素。

忽然，易天行聽到如素的密語傳音：「先散去，再會合！」

易天行知他們定能殺出，打倒了幾個追來的銀蜥蜴之後，便向另一邊山頭竄去。

再沒有人追來。

易天行在附近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打算等候守宮與如素同來會合。

等了一個時辰，那邊山頭再沒有人聲傳來，看來那些蜥蜴部隊已散去。

可是，並沒有如素與守宮的踪影。

易天行有點擔心，但如素與守宮俱是老於江湖的人物，而且熟悉他們的蜥蜴部隊，自然有脫身之法。

就在這時，山洞外面傳來一陣格格的笑聲。

易天行走出洞口。

只見一個打扮古怪的人，正提着一個布袋，向着山洞走來。

他一面走着，一面「格格」而笑。

這人打扮實在奇怪。

他有一頭極長的頭髮，却並不是散開，而是結了十多條長長的辮子，他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長長的辮子也隨着而舞動，像一把傘子。

他身上的衣着也極其講究，一看便知是昂貴的絲綢，至於手中的布袋，也並不是普通的布料。

布袋中似乎有東西在捲動着。

這人上了山坡，放下了布袋，輕輕拍着布袋，道：「小妮子，你好好忍耐一下，讓我找個好地方，跟你快樂快樂一下！」

袋中有「支吾」的聲音傳出。

看來這個老淫蟲是拐帶了一個女子來這裏施暴！

易天行躍出了山洞。

那人怔着，望着易天行。

易天行指着布袋，道：「裏面有人？」

那人身形極快，易天行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站在布袋之前，護着布袋。

那人道：「小子，休管閒事！」

「閒事可以不管，擄人施暴却不可以不管！」

「老子的事也要你理？」

易天行的「刀劍」已在手中。

那人看着易天行手中「刀劍」，好奇地道：「好奇怪的兵器！」

易天行不言，揮刀而上。

那人格格的大笑，雙手暴長，頭上十多條辮子抖動着，每條辮子隱含着暗勁。

易天行一連使出五招。

那人却輕而易舉的躲開了，道：「咦，小子，你的武功也不弱！」

易天行並沒有答話，又再五招連發。

那人急退，身形左閃右竄，頭上的一條辮子，被易天行的刀鋒掠過。

辮子應聲而斷。

這實在是一個大侮辱，那人怒吼一聲。

易天行救人心切，又再揮刀。

那人吭聲道：「我不殺無名之輩，快報上名來！」

「易天行！」

「看我千魔手的厲害！」

千魔手雙手猝起，速度之快，實在叫人驚怕，只見手影、辮影，就像有千隻手在舞動。

易天行知道遇上强敵，使出「刀劍」的精粹招法，一時之間，還可抵擋着那千隻魔手。

千魔手又道：「小子使的左手刀，右手劍？」

易天行被他看出武功根源，也不諱言，道：「左手刀，右手劍正是吾

師！」

那人抖動着頭上的辮子，格格地笑道：「小子，你道左手刀的右手，右手劍的左手，去了那裏？」

易天行怒道：「却原來是你這個惡魔！」

當易天行在芝蘭聚，跟兩位師傅學藝之時，他早已得悉，兩位師傅都是被一個叫「千手人魔」弄成殘廢的，想不到眼前這個自號「千魔手」的，正是師傅仇人！

强敵當前，怒氣却盛，正是拚鬥的大忌。

只見「千魔手」抖動辮子，雙手如刀刃破空，易天行連中了三招。

易天行立即收懾心神，仗着「刀劍」，斜身橫阻，向「千魔手」的上盤攻去。

「千魔手」的十多條辮子，勁力十足，人髮是極其堅韌的東西，並不害怕刀刃的鋒利。

辮子抖旋，幾乎把易天行手中的「刀劍」捲起，幸好他能以力借力，借勢擰身，反守爲攻。

易天行心念轉動，心知手中「刀劍」不能殺敵制魔，便來一個「以快制快」的却敵之法。

他立刻使出芝蘭老祖所授的「獨腿旋風」。

芝蘭老祖是個獨脚人，他能自由行動，便是因爲這套自創的「獨腿旋風」，他利用單腿，配合身體的旋轉，既能使身體活動自如，也能在旋動中殺敵。

「千魔手」的抖手旋頭快，易天行的「獨腿旋風」更快。

兩人的身影，就像兩個陀螺，在山坡上不停地旋動，直使人眼花撩亂。

百招過後，易天行已是力弱。

「千魔手」却是越戰越勇。

再鬥下去，易天行敗象已呈，可是，他並沒有氣餒，爲報師仇，爲救布袋中的女子，他又再氣貫全身。

忽地，「千魔手」呀的一聲。

他身形暴退。

額上眉心，出現了一個紅色的血印。

易天行再攻，「千魔手」已退下山坡，並仰天怒吼一聲，聲震山谷。

易天行追上，「千魔手」已沿山而下，隱沒在山下的叢林。

易天行收了「刀劍」，並沒有再追下去。

易天行如何殺敵？

却原來他使「獨腿旋風」之際，心意閃動，靈光一現。芝蘭老祖創此「獨腿旋風」，完全是爲他自己獨腿而創，而易天行並不是獨腿人，因此，當他旋動之際，另一隻脚却並沒有發揮的餘地。

他便利用右脚，在身形急旋，踢起山坡上一顆小石，而那顆小石，就像勁力使出的暗器，直射「千魔手」的眉心，紅色的血印立現。

可惜，這小石的勁力並不强，並不能殺死這可惡的「千魔手」！

「千魔手」見天色已晚，又受此大辱，一時也不想再鬥下去，便隱沒在山林之中。

易天行明白，此次勝利，其實是一次僥倖。

他感到十分疲累，盤膝坐下休息。

如果不是那布袋發出「支吾」的聲音，他竟然忘記了那布袋的存在。

他打開了布袋。

是一個頭髮披散的女孩子。

一身紅衣。好熟悉的臉孔。

赤練。憔悴的赤練！

×　×　×

聚義廳內，只得金蜥蜴與銀蜥蜴二人。

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兩人的表情各異：金敎主臉容憔悴，神色惆悵；銀敎主却是容光煥發，意氣高昂。

他們似乎在等待着。

金敎主忍不住問：「咱們等待甚麼？」

「如素和那小子的屍體！」

金敎主吃了一驚。

銀敎主狡獪地一笑，道：「如素是個奸細！」

「奸細？」

「他騙不倒我！」

「如素是咱們的老部屬，他要騙甚麼？」

「當然是有人從中作梗！」

「誰？」

「我不知道——我懷疑那個自告奮勇的小子，也是其中一份子！」

「這幾年來，咱們在外種的仇恨太多！」

銀敎主大笑道：「仇恨？那是咱們的生意，咱們不理是非曲直，只要有錢！」

金敎主嘆了口氣，表示不同意，却並沒有開言。

「咱們這個生意還要擴大！」

金敎主呆呆的望着窗口，有點傷感地道：「你記得大敎主還在生的日子？」

「那段日子已成過去！」

「大敎主組了蜥蜴敎，目的是保衛咱們沙漠黎民，讓他們有好日子過……」

「而今他們的日子很好，而且，將來的日子更好！」

「將來的日子更好？」

銀敎主站了起來，朗聲道：「將來的日子，咱們不再是沙漠裏的蜥蜴，而是在京城之中，錦衣美食！」

「京城？」

「咱們蜥蜴敎將會發揚光大！」

「我不贊成！」

「二哥，你老了！」

金敎主自言自語道：「咱們都老了！」

「不——我還有一大段美好的日子！」

「我要留在這裏！」

「好，我沒有攔阻你的意思，況且，我已請了兩位高手來相助！」

「甚麼高手？」

「再過一些時日，你便會知道！」

這時，聚義廳外傳來人馬雜沓的聲音。

銀敎主立即出廳。

當他再回來聚義廳，他的臉色是鐵青的。

金敎主忍不住問道：「如素逃了？」

「如素逃了，那小子也逃了，最要命的，原來守宮也並未死去！」

金敎主也感到十二分的詫異。

銀敎主很快便回復了冷靜，道：「這次我們雖然鎩羽而歸，不過，我的估計並沒有錯——咱們敎內早已有奸細，應來一次大清血！」

「也許如素、守宮有他們的苦衷！」

「不忠於咱們蜥蜴敎的，不忠於敎主的命令，都是叛徒，決不容於敎內——」

金敎主明白，這話的矛頭是指向自己的。

自從發現死蜥蜴的事後，金敎主連日發着惡夢……他夢見大敎主回來了。

還有楚姑娘。

那段夢一般的日子，痛苦的回憶在他的內心燃燒着。

這時，守衛入報：「千魔手到！」

×　×　×

千魔手被易天行蹴石傷額後，本是心中不憤的，可是，當他回到相鬥的地方，布袋已不見，偌大的森林，如何再找那小子？況且，銀蜥蜴相約的日子已到，他便決定先來蜥蜴敎。

銀敎主聞訊，立即出迎。

只見千魔手，華衣美服，頭上的十多條小辮子，梳得十分熨貼，氣派迫人。

蜥蜴敎也是不弱。

銀蜥蜴兩旁是銀衣蜥蜴護衛，後面是七色部隊，不同的顏色表示不同的部隊，看來是人强勢壯。

銀敎主抱拳道：「久違，殲魔先生！」

原來江湖中，人人叫他「千手人魔」或者是「千魔手」，但他對這兩個名號却是深痛惡絕，他自號是「殲魔先生」，不認識他的人，還以爲他是個大正派！

「千魔手」拱拱手，頭搖辮抖地道：「銀敎主，久違，別來可身心康泰？」

「多蒙先生關懷，請先到寒舍一聚！」

銀敎主迎了千魔手，回到自己的居室。

舔血與吐舌已在門外相迎。

銀敎主逐一介紹。

「原來兩位是敎主得力助手！」千魔手的語氣，並不把二人放在眼內。

銀敎主看出二人不憤之色，連忙用眼神向他們示意，二人也明白以大局爲重，按下心中怒火。

千魔手却是咄咄迫人。

當舔血與吐舌正躬身退在一旁之時，千魔手已運了暗勁，左右兩條小辮子倏地向二人揮去。

莫小覷這兩條小辮子，勁風撲面。

舔血與吐舌當然警覺，橫身斜退，不幸的是後面兩人，左右面頰立時被勁風所傷，無端端的好像吃了一個巨靈巴掌。

千魔手也是識貨的人，眼看二人橫身斜退的身手氣度，知道他們並不窩囊，便笑口道：「兩位果然是敎主得力的左右手，敎主得道多助，蜥蜴敎定必發揚光大，威震江湖！」

這番說話，使舔血與吐舌二人發作不得。

銀敎主笑道：「加上殲魔先生，自然是得心應手！」

他們已步入大廳。

賓主坐下，銀敎主屏退守護部隊，只剩下舔血與吐舌二人，站在身旁。

不一會，酒筵已開，四人入座。

銀敎主舉杯，道：「殲魔先生，先飲爲敬！」

千魔手也是一飲而盡，接着，他自己斟滿了一杯，向舔血與吐舌二人，道：「剛才得罪兩位壇主！」

舔血與吐舌也舉杯回敬。

一時之間，氣氛和諧，賓主盡歡。

接着，銀敎主便把這幾個月來敎中所發生之事一一相告。

千魔手聽了，笑道：「照目前形勢，咱們應先除內患，再對付外患！」

「先生的意思是——」

「先剷除兩個背叛的壇主，還有，你說的那個小子，並不是個平庸之輩！」千魔手切齒道。

當然，他並沒說出自己吃過易天行的虧。

「敎主，咱們人手可夠？」千魔手問。

銀敎主並沒有答話。

舔血道：「咱們七色部隊，總數是七千人！」

吐舌道：「金銀蜥蜴部隊有三千人！」

千魔手道：「部衆人手發揚貴敎自然是有用，不過，在江湖揚名立威却不是人多便可以！」

銀敎主道：「當然，殲魔先生威震東北七省，以閣下之威名足可成大事，何況，加上——」

千魔手詫異道：「你還請了其他高手？」

「高手並不要多——另一位日內便

到！」

「是何人？」

銀教主道：「先生何必多心，只要你爲本教盡力，到時咱們入主中原，天下美女，盡歸閣下所有！」

千魔手立時大笑，道：「天下美女，盡歸我所有，我豈不是衆香國國主？」

衆人又再舉杯大笑。

× × ×

轉眼又過了二日。

那日，天剛放晴，蒼白的天空，突然出現了一隻巨鳥，在蜥蜴教總壇的半空，怪叫飛翔。

銀教主接到這個消息，立即吩咐出迎。

千魔手仰天一望，臉有不愉之色，道：「教主，原來是這惡人！」

教主笑道：「聽說他也是你多年知己！」

千魔手臉露不屑之色，道：「這也好！」

舔血與吐舌並不明白「這也好」三字是甚麼意思，不過，銀教主卻是明白，並露出狡獪的笑意。

忽然，那巨鳥撲下。

總壇外，一個黑影飛奔而至。

那人站定，巨鳥也站定在那上右肩之上。

「靈鷲上人！」

「施主久違——原來殲魔先生也在，久違！」這靈鷲上人，一身西域僧人打扮，但僧袍却不是黃色袈裟，而是黑色，加上肩上的巨大黑色鷲鳥，實在邪門！

千魔手上前，頭上的小辮子，蠢蠢欲動。

靈鷲上人肩上的鷲鳥，雙翼聳起。

「殲魔先生，咱們的一筆舊帳要算，却不是在這個時刻！」靈鷲上人一邊說，一邊安撫肩上鷲鳥。

銀教主道：「上人說得對！殲魔先生，請！」

衆人入了銀教主的小樓。

一番歡迎靈鷲上人的酬酢，自是不在話下。

翌日，銀教主、千魔手與靈鷲上人三人，在小樓之內，訂下了殲滅易天行、守宮與如素的計劃。

千魔手與靈鷲上人，武功了得，但心思也極爲週密，想出的毒計令銀教主也歎爲觀止。

千魔手能威震東北七省，靈鷲上人能稱霸西域，武功才智，缺一也不可，他們的成就自然不是僥倖。

會議已完，靈鷲仍留在小樓內。

銀教主知道他的用意，道：「上人，你要的那本『毒譜』是本教教寶，事成之後，當即奉上！」

靈鷲上人滿意地笑了。

當衆人離去，舔血與吐舌二人仍然的留下。

舔血道：「教主，此二人不是善類！」

銀教主道：「當然，是善類又何必請他們來？」

吐舌道：「假若事成，也是易請難送！」

銀教主笑道：「難道你還看不出咱的用意？人魔好色，靈鷲要咱們的『毒譜』，再加上他們本身有宿怨，事成之後，只要咱們在旁加火加油，他們自然——」

「鷸蚌相爭——」舔血道。

「漁人得利！」吐舌道。

銀教主得意地笑了。

其實，不只銀教主在笑，千手人魔也在笑，靈鷲上人也在笑！

世事是否就如計劃中，事事盡如人意？

議事的第二天，蜥蜴教便出了岔子。

蜥蜴七色部隊嘔吐大作。

金銀蜥蜴部隊也是如此。

甚至請回來的兩位高人、教主、壇主，也是如此。

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有人傳出謠言：「請來惡魔，必遭天譴！」

謠言有如瘟疫，大半日便傳遍了整個教內。

舔血與吐舌驗過水質，知道一定是守宮、如素二人，在附近水源下了毒葯，他們的目的是顯而易見。

守宮與如素都是毒物的大行家，幸好舔血與吐舌都是解毒的高手，他們立即配了解葯，分與教衆，一夜之間，人心稍定。

翌日無事，蜥蜴教內一片寂靜。

到了黃昏，禍事又來——

天剛黑齊，東南西北四方，便傳來「嗚嗚」之聲，蜥蜴教內驚惶一片。

「嗚嗚」聲响之後，天空出現七彩的光柱，如果在節日，人們都知道是放烟花，但在衆人不安之際，以爲是怪物入侵，人們爭相走避。

混亂之後，衆人呼吸不暢，甚至有人窒息。

「惡魔，天譴，」的謠言更盛。

當然，這並不是天譴，而是守宮、如素、易天行和赤練的傑作！

那些會發聲的入侵怪物，其實是一些用竹做成的環形竹管之內，裝滿烟火硫磺之物，還有一些毒粉。

這個竹環，是縹緲坊用來通訊用的，赤練利用這個器具，配上守宮與如素二人的毒粉，易天行用一些强力弓弦，把這些竹環射上天空。

這一場「怪物入侵」，更使蜥蜴教上下不安寧。

銀教主請來兩個高手，不但沒有增加自己的聲威，反而惹來兩次禍事，當然是大爲不悅。

千魔手與靈鷲上人當然明白，假若不再表現自己的威力，異日那能再在蜥蜴教內立足？

「圍剿叛徒」行動，便立即開始。

靈鷲上人爲了一顯實力，先派出那隻巨大的鷲鳥，當鷲鳥飛出，靈鷲上人道：「我的靈鷲會偵得他們所在，然後派人圍剿！」

果然，那鷲鳥就在玉峯附近滑行。

衆人領了部下，向玉峯進發。

千魔手與舔血從東面山麓攻上。

靈鷲上人與吐舌從西面攻上。

他們幾乎同時到達山巔，只聞得一陣陣的惡臭，却原來山上佈滿了腐肉！

那巨大的鷲鳥上當，兩個高手也上當。

他們當然十分氣憤，立即採取地氈式的搜索，舔血與吐舌二人，對附近地勢十分熟悉，於是，兵分四路，從玉峯作爲中心，向四方散開搜索。

搜索了半日，全無所獲。

千魔手道：「爲了安全，還是先回教內！」

靈鷲也同意，道：「他們在明，咱們在暗，還是回去從長計議！」

銀教主在教壇之內等着他們，遠遠看見他們失望之色，便知道又一次的落敗。

晚餐之後，他們又再聚議。

銀教主聽了衆人的滙報，明白守宮一干人等，勢單力弱，不敢硬碰，只用計謀，搞亂人心。

千魔手道：「他們在明，咱們不能再採主動！」

靈鷲上人道：「咱們要佈一個天羅地網，引他們入彀——對了，教主，那兩個背叛的壇主，有甚麼愛惡？」

教主道：「他們在教內多年，有甚麼愛惡？」

吐舌與舔血二人，一時之間也想不出甚麼。

靈鷲上人道：「我看，你們所說的一個嘍囉，才是這次禍事的主謀人！」

教主道：「對——下毒於水源，還可說是守宮與如素二人的詭計，不過，竹環入侵，放烟花火屑毒粉，並不似是守宮如素之計！」

千魔手道：「既是如此，捉了此人，就如鳥兒剪了羽翼，動彈不得！」

這話話裏有因。

靈鷲按捺怒氣，道：「這人年輕，自然是好俠仗義，我是最喜歡捉好俠仗義之人！」

衆人問：「如何？」

靈鷲道：「如今人心惶然，咱們來一次祭神！」

銀教主道：「祭神可以暫時安定人心，如何引那小子來？」

千魔手也會意道：「祭神應用個處女——」

靈鷲道：「行俠仗義的人，當然看不過眼，自然會來搶救，那時咱們……」

銀教主欣然道：「好計，這法子既可安定人心，又可引來叛徒！」

千魔手道：「那祭神的處女應選個最美的！」

靈鷲不屑地道：「好色之徒！」

千魔手道：「你說甚麼？」

銀教主打圓場道：「咱們明天找人，散出開壇作法的消息，後天便正式開壇！」

母子重聚　訴說眞相

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翌日，開壇作法的消息傳出，教衆也大爲贊成，不過，選取少女祭神的事，却引來人們的不安。

祭壇連日搭起，主祭的當然是金銀蜥蜴教主，金教主對此事並無異議，但對以少女獻神，却並不贊成。

祭神的少女終於選了出來，是教衆中著名的美女——白璧！

第一天的法事，順利擧行，教衆都來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金銀教主領導一羣教衆，打扮成蜥蜴，向他們的蜥蜴神致敬。

第二天是法事的高潮，靈鷲上人與千魔手早已佈置妥當，只要易天行一出現，便會陷入天羅地網！

獻祭終於開始。

美女白璧被抬上了祭壇。

果然是個美女，只見她驚惶的神色，仍掩不住她清純而動人的美態，她身披輕紗，就像一個美麗的新娘子，可是，她並不是送入洞房，而是獻給蜥蜴神。

她的血將會洒在祭壇之上。

她將要死亡，爲千萬教衆而贖罪。

祭壇上已放了一柄大刀，在燭光中閃燦着。

銅鑼一聲響——

銀教主持刀，跪下，向蒼天默禱。

少女已被嚇至花容失色。

就在這時，靈鷲上人那隻鷲鳥凌空撲翼——每個人都知道——來了——

與此同時，銅鑼四響。

有人叫道：「倉庫失火！」

冬天的糧食是沙漠民衆的生命，一時之間，祭壇上下一片混亂。

銀教主仍然十分冷靜，喝道：「守着祭壇，派人救火——」

舔血與吐舌領命而去。

千魔手與靈鷲上人，仍守着祭壇。

白璧坐在祭壇之上，茫然看着混亂的一遍。

突然，祭壇的下面竄出了一人。

那人一身紅衣，已制住了銀教主。

千魔手與靈鷲當然不能坐視，二人飛身撲上。

當監守着白璧的二人一離開，祭壇頂飄落一人，他手執「刀劍」——

易天行，好個易天行！

只見他飄下，一手抄起白璧的小

鸞腰，便要離去。

千魔手眼尾已瞧到易天行，叫道：「中計！」

一時之間，他卻無法抽身，因為赤練已揮刀而下，而靈鷲又未至。

千魔手雙手暴長，勁風揚起，赤練被震退。

靈鷲已至，與赤練拳來腳往。

千魔手早已回身，竄向易天行。

易天行「刀劍」施出刀影、劍花、刀芒、護着全身，而白璧已改為伏在他的背上。

千魔手看見這小子，舊恨新仇湧上心頭，連出殺着，易天行却是無心戀戰，虛晃後退。

千魔手抖動着頭上的十多條小辮子，雙手出招有如閃電，一時之間，人影手影，在易天行前後左右出現。

易天行自然不是弱者。

左手刀，右手劍，刀劍重出。

刀鋒劃破空氣，呼嘯作響。

他且戰且退，已出了蜥蜴教教壇大門。

一羣白衣人早已排成陣勢——是赤練手下人，也是縹緲坊的死士。

易天行趁勢向小徑竄去。

千魔手何等狡獪，抖動小辮子，已打亂了白衣人的陣勢，又追向易天行。

易天行知道，自己馱着一人，無論自己輕功如何好，也不能擺脫這千魔手。

一時之間，卻是無法可想，只是拚命狂奔。

千魔手何只手快，腳下功夫亦是凌厲。

眼看便要抓着易天行。

背上的白璧輕聲道：「轉向斜坡！」

山路的另一面，是個長滿了灌木矮樹叢。

那些樹叢，忽高忽低，十分茂密，看似是無路可走，但在白璧指導之下，左竄橫走，已拋離千魔手。

千魔手那會肯放手，他也沿着灌木叢追上，但灌木叢中，有很多荊棘，無法避開，步伐便慢了下來。

易天行雖然走遠，但仍在千魔手視線之下，只聽到他怒道：「看你逃得出我的手指！」

轉了一個彎，前面是陡峭的石崖，竟是一條死路！石崖上又無樹木，一人爬上去已難，何況是兩人！

因為拐了一個彎，千魔手仍在山背，看不見他們，不過，只要過了這個彎，便可以把他們手到擒來！

白璧道：「躍下！」

躍下？躍下是甚麼地方？

盡頭處只是一堆荊棘，假如被荊棘勾着，更無脫身之計，易天行猶豫着。

然而，千魔手人聲已至。

白璧催道：「躍下！」

易天行再無選擇，一躍而下。

這片荊棘竟然是偽裝的——他們躍下之後，荊棘又再彈上，回復原貌。

千魔手一轉了彎，却不見了兩人，心下大為不憤，看着上面是石崖，根本不能急走，下面是荊棘，也是無路可走——他總不相信，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二人竟能失踪！

事實却是如此！

他奔上山崖，搜索一回，無功而退。

× × ×

荊棘之下，是一個大洞口。

易天行放下了白璧，見她赤身露體，便把身上披風除下，為她蓋上。

二人休息了一會，才懂得說話。

易天行道：「多謝小姐指點相救！」

白璧道：「這話其實應由我來說！」

二人相視而笑。

白璧實在美麗的，易天行忍不住多看兩眼，白璧看着他，想起剛才赤身露體的伏在他背上，臉龐發熱。

「你怎知這地方上的荊棘是偽裝的？」

「是金教主昨夜偷偷告訴我的！」

「金教主？」

「是的，他並不贊成這次的祭祀！」

「他還告訴你甚麼？」

白璧從頭上的髮髻中掏出一張小紙條，道：「沿着這些指示，可以出去！」

易天行接過紙條，上面繪有簡圖，指示走出秘道之後，並有些字，寫着：給有緣人，救蜥蜴教於水火！

白璧道：「金教主是個好人，可惜他心事重重，無法振作，否則……」

「銀教主野心太大！」

「他不只野心大，還引來這些外道邪魔，蜥蜴民眾就要毀於他的手中！」

易天行嘆了口氣，因為他也是蜥蜴民眾的一份子！

「姑娘，咱們快起行，出了這地道，滙合了眾人，合眾人力量，希望蜥蜴早日走出水火！」

這地道縱橫交錯，如果沒有地圖，也是很難走出。

白璧道：「金教主說過，這些地道，是早期蜥蜴教民所築，為了是一旦發生禍事，民眾也可以暫避一下，你知蜥蜴是擅長偽裝與逃跑的！」

依照簡圖所示，沿着秘洞而走，只要三個時辰左右，便可以走出，出口的地方，應該是玉峯的背後。

可是，他們走了很久，停停歇歇，仍無法找到正確的出口，而且山道越來越窄。

山道本已是殘舊，日久失修，更加難行。

忽然，有些石塊跌下。

他們也不為意，過了不久，跌下的石塊越來越多，白璧為了避開碎石

，屢次滑倒，易天行扶着她前行。

突然，白璧驚叫：「呀！」

易天行還沒有看清楚，便聽見「隆隆」的聲音，他一時情急，為了看顧白璧，竟不知躲避！

一條石柱便壓在易天行的右腿之上，使他動彈不得，只是狂叫：「姑娘，姑娘！」

一時之間，大半邊洞壁已塌下，石塊橫飛，塵土飛揚，易天行忍着腿上的痛楚，叫道：「白姑娘！」

「我在這裏！」是白璧的叫聲。

幸好聲音離自己不遠。

過了一會，石塊泥土已停止塌下。

白璧從泥土堆中走出，看見易天行被石柱壓住，她立刻用力推開石柱！

石柱足有幾百片，本來，以易天行的力量，也可以推開，不過他是被反身壓着，不能用力，而且右腿十分疼痛，一發力更加痛入心脾！

白璧焦急的推着石柱，石柱却是屹然不動。

易天行道：「姑娘，不用費氣力了，呀——」

「你受傷了？」

「看來我的右腿被壓斷了。」

白璧又再拚命推石柱，石柱紋風不動，只見她滿頭大汗，淚水汩汩而下。

易天行道：「姑娘，倒不如你先走，再找人來救我！」

「不——我怎能離開你？」

「你留下也救不了我！」

白璧在石柱附近左推右推，仍然無法動那石柱分毫，幾次因用力不當，反而仆在地上。

疼痛特別使人疲倦，易天行不覺地睡着了。

白璧並沒有停下來，她把石柱附近的碎石泥土搬開，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

白璧本是蜥蜴教中的美人，一向雖不算嬌生慣養，但也從來沒有做過搬泥擔石這麼粗重的工作，而今，她已是披頭散髮，全身泥漿。

易天行在疼痛中醒來，不自覺的呻吟一聲，那痛楚是來自骨髓，足部又似痲木了。

白璧聽到易天行的呻吟，一時情急，撲上前去，擁着易天行。

易天行勉強笑道：「姑娘，我明白你是為我好，不過，你去找人來幫忙，才可以救我！」

「我不能離你而去——況且，我並不一定找到出路！」

「那麼，就讓我在這裏痛死？而你在這裏餓死？」

「假如你死去，我也不能活着！」

易天行在微弱的光線下，看到白璧那眞誠的臉容，他的心像被雷殛了一下。

他想起赤練，也想起了紫絳。

縹緲坊的兩位姑娘，早已在他心頭燃燒，可是，一直為了找尋自己的身世，他有意無意的逃避着。

而今又遇上一位情深的姑娘。

假若一旦有機會離開這洞，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又怎樣面對她們？

想到這裏，他不敢再看白璧，他索性閉上眼睛。

白璧還以為他又昏迷了，只叫道：「公子，公子！」

易天行睜開眼睛，笑道：「姑娘！」

白璧見他微笑，心才安定下來，却發覺自己擁着對方，一時之間，心旌微動，滿臉紅霞。

她輕輕的鬆開了手。

她的腳却無意間觸及易天行身上的「刀劍」，「刀劍」並沒有被壓着。

忽然，她想到了一個辦法。

她抽出「刀劍」。

易天行奇怪地問：「你拿刀作甚麼？」

這時，白璧心血來潮，起了一個怪念頭，便答道：「我先殺了你，然後自殺！」

「為甚麼？」

「因為我要永遠與你在一起！」

易天行愕然，道：「我是這麼重要？」

白璧並不回答，繼續迫問：「你願意嗎？」

「看來我也逃不了——」

「我只想知道，你願不願意被我殺死，然後，咱們在黃泉路上相見，永遠在一起？」

「你有勇氣自殺？」

「為了你，我甚麼也有！」

易天行無言，腦海間又湧現赤練與紫絳。

「我只想你給我一個答案——願或不願？」

易天行看着白璧，她的模樣並不是開玩笑，其實，對於這一個美貌的姑娘，第一眼看見的時候，他已經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白璧深情的一眼。

易天行自忖：「多情最是無情！」

在此時刻，赤練與紫絳又不斷的湧現。

「願或不願？」

易天行終於點點了頭。

白璧笑了，就像一朵初綻的白蓮。忽然，她收起了笑容，道：「我不應這樣迫你！」

「你沒有迫我……」

白璧又笑了。

她舉起了刀，一刀而下……

劈的並不是易天行，而是易天行腿畔的地方，那「刀劍」十分鋒利，劈了幾下，已挖了一個小洞。

立時，易天行也明白了。

原來白璧發覺石柱既不能移動，但下面的泥土却可以挖開，那麼，有了空隙，易天行身體便可移動。

她劈了幾下，小洞漸闊。

可是，太近易天行身體的地方，她不敢劈下，只能用刀鋒挖下去，後來，她索性用手挖下去。

泥土與血混和着。

她並不感到痛苦，因爲易天行已可以略爲移動。

終於，易天行借着空隙借力，把斷了的右腿抽了出來，他看着白璧的雙手，淚水滴滴而下，他哭的並不是爲自己的疼痛，而是爲白璧，爲那被血與泥土所裹着的雙手。

血和泥土。那會情深幾許？

易天行細視自己的腿，把骨駁上，對於這些事，對他來說是輕而易學的，因爲他在芝蘭聚之時，芝蘭老祖授了他一套。芝蘭老祖是個獨腿人，又常接待肢體不全的人，因此對醫治這些傷勢，特別有心得。

他找了一些枯枝，縛在斷骨之處，並點了幾處穴脈，腿傷之處也無大礙。

白璧也沉沉睡了。

她的臉略憔悴，易天行看來，却是無限光彩。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感到雙手疼痛，但見到易天行已無大礙，心也放下，人似乎也異常靈動。當她往找食物之時，竟撞到一個出口的地方。

她趕快跑回，扶起易天行，出了洞口。

那是一種再見天日的感覺。他們相擁而笑。

陽光、山風，生命竟是如此美好。

他們輕易的找到一些野兔野果充飢，而易天行也在野草叢中，找出一些草藥，爲自己，爲白璧療傷。

白璧道：「我不想走出這山！」

易天行也道：「就永遠剩下你和我！」

事實總與願違。

守宮發現了他們在山間，高興地迎了他們回去。

原來守宮與如素，集合了一些逃出來的教衆，在玉峯的北麓一間民居，作爲臨時立脚之所。

赤練也在他們當中。

易天行爲白璧引見了各人。

赤練與白璧一見如故，易天行才稍爲放下心頭大石，他便立刻與守宮、如素相議。

而今，蜥蜴教內形勢又已大變。

守宮道：「金教主已被銀教主軟禁！」

如素道：「據逃出的教衆說，銀教主爲了對付咱們，又再邀請了一些邪魔外道！」

易天行道：「看來咱們也要採取行動，否則，他們勢力一大，形勢便難以收拾！」

守宮道：「但你的腿受傷，而咱們人數也不多！」

易天行道：「我的腿傷也不成問題——我會飛鴿傳書，通知我兩位師傳，還有芝蘭聚的人！」

赤練道：「日內坊主人也會到，她的身邊還有紫絳，更有一些死士部隊！」

「那麼，人手已不成問題！」易天行想了一想，又道：「不過，咱們不能在這裏呆等，我已想到一個辦法，先使他們內部不和，再羣起攻之！」

辦法提出了，是帶點危險性，不過，看來是有效的，於是，幾日內他們作出種種部署。

這日，易天行腿傷已癒，決定乘夜出發。

× × ×

他潛入了蜥蜴教重地。

根據逃出來的教衆指示，靈鷲上人是住在北面的小樓，而千魔手是住在另一小樓。

易天行的目的，並不是人，而是那隻鷲鳥。

那鷲鳥是異常機靈的動物，可惜，凡是鳥類在夜間都會夜盲，看不清楚東西的。

易天行已潛入了靈鷲上人的小樓。

他小心翼翼，因爲那鳥兒雖然看不到，但可以感覺到周圍環繞的變化，稍一不愼，那鳥兒便會大叫，假若弄醒了靈鷲上人，那麼計劃便失敗。

那靈鷲是放在露台的。

那捲伏着的身體，就像惡魔的披風。

易天行不敢大意，首先在靈鷲的寢室外面，燒了一些強力的「悶香」。

蜥蜴教衆武功並不很好，但對這些下三濫的江湖技倆却是十分精進。

人爲了生存，便要想盡生存的辦法。

接着，易天行在露台，用機簧管放出了一些毒針，這也是蜥蜴教衆見血封喉的武器之一。

那鷲鳥中針，一聲不響的倒了下來。

易天行上前，一刀便把靈鷲的長頸斬下，然後，他把那鳥頭放在靈鷲上人的床上。

接着，他拿着那靈鷲的屍身，躡足進了千魔手的小樓，他找到那間小廚，便把屍身拋了入內。

易天行已大功告成，他並不立即回去，躲在蜥蜴教祭樓的屋簷內。

果然，天一亮，便人聲鼎沸。

靈鷲上人一醒，只感到床邊濡濕一遍，睜眼一看，只見是自己心愛的靈鷲鳥頭，睡意全消。

他拿着靈鷲鳥頭，十分激動。

他第一個便想起千魔手，便不理一切，飛撲往找千魔手，千魔手還在床上。

靈鷲上人一掌打開了千魔手的房門。

「人魔，你竟敢殺我的鳥？」

千魔手猶在夢中，摸不着頭腦，

道：「你的鳥？你的鳥還不在你褲襠內！」

靈鷲上人更爲氣憤，道：「我殺你娘的鳥！」話未說完，已雙掌揮出。

千魔手躍起。

兩人便從小樓一直打到蜥蜴教的校場。

這時，已驚動了很多教衆，而銀教主也出來。

靈鷲上人的鷲鳥，簡直可以說是他的生命，連他自己的名號也用靈鷲，鷲鳥對他的重要，可想而知。

其實，這兩個邪魔外道，一來到蜥蜴教，便是口和心不和，如今鷲鳥被殺，靈鷲心下便要把千魔手置之死地才甘心。

只見靈鷲上人黑袍鼓動，一招接着一招的殺着。

千魔手也非弱者，他雙手暴長暴短，配合頭上的十多條小辮子，活像一個黑網，罩向靈鷲！

兩人過了幾百招，一時之間，仍未分勝負。

站在校場上觀看的銀教主，並沒有出言相勸，只在冷笑，看着這一場鷸蚌相爭的好戲。

當然，易天行也在看這齣好戲。

二人又再過了百多招。

靈鷲上人因爲氣憤，出招招招殺着，十分費力，而且動了眞氣，但千魔手却是氣定神閒，看出了他的破綻，連出幾招：「九天魔手」「魯殿魔靈」「魔星浴日」！

靈鷲上人連退三步。

千魔手道：「老道，還不停手，你着了別人的計！」

「我便是着了你這人魔的計！」

「不——老道，你有腦袋，好好想一下，假若我殺了你的鳥，也不會放在你床上！」

「不會，你還嫌氣我不死？」

「老道，你冷靜下來——」

靈鷲那肯冷靜，又攻了幾招。

有人在人羣中叫道：「鷲鳥的屍身，是在千手人魔的小厨內發現！」

這一句話更是火上加油。

靈鷲又一連擊了十多招。

千魔手知道，這樣瞎纏下去，只便宜了那銀教主，便虛晃一招，道：「老道，我殺你的鳥，有甚麼好處？」

一時之間，靈鷲也想不到。

「既然我沒有好處，我那會這樣做？咱們來蜥蜴教，只不過是來找些好處，又何必傷和氣？」

「殺我鷲鳥的是誰？」

「定然有人嫁禍！」

「誰？」

「不用理會了——老道，銀教主既然又再請了一些人來，咱們在他眼中也無用處了，那一定是他嫁禍，弄得咱們不和！」

靈鷲一想，這話也有一番道理。

千魔手更鼓其如簧之舌，道：「咱們倒不如聯手，痛快的揍他一頓，那才化算！」

靈鷲上人聽了自然動心，道：「我只要那本『毒譜』，其他一切，你可予取予携！」

千魔手當然同意。

兩個對敵者，矛頭一轉，看到銀教主在樓頭觀戰，更令二人心憤氣動。

兩人撲上去，便與銀教主動手。

銀教主心知不敵二人，略爲接招，但指揮手下迎戰，自己退到安全的地方。

靈鷲上人與千魔手，三招兩拳，已傷了很多蜥蜴教衆，他們也不戀戰，箭一般的奔向蜥蜴教重地。

千魔手掠了很多黃金珠寶，但靈鷲却找不到那本蜥蜴教的毒譜。

千魔手也算有些義氣，陪同靈鷲上人，把銀教主擒下，迫他拿出毒譜。

銀教主無法，只有拿了出來。

他們二人各得其所，便要離去，但銀教主知道，其他高手未到，以自己一人之力，假若有人來攻，定會落敗，又向他們游說一番，暫住下來。

× × ×

易天行見計劃順利進行，滿心歡喜回去，把那齣鬧劇告訴了衆人，衆人都十分高興。

過了兩天，縹緲坊主人與紫絳已來，芝蘭老祖與左手刀、右手劍兩位師傅亦到，一時之間，這間小屋，充滿了熱鬧的氣氛。

白璧、赤練與紫絳，三人年齡相若，相處甚爲融洽，而芝蘭老祖與縹緲坊主人，早已是神交，如今更是一見如故，他們說起江湖中逸事，意興遄飛。

左手刀與右手劍，多年沒有下山，如今見這個徒兒，已不再是呆頓愚魯，心下也大爲安慰。

派往監視蜥蜴教的教衆，也有來報，說銀教主所邀請的高手，也陸續來到。

看來，銀教主要大舉殲滅他們，已指日可待。

易天行當然不會閒下來。

據報，來的共有四組人：

銅腦與鐵身——這兩人在黑道久已聞名，兩人一身金剛罩鐵布衫功夫，十分了得。

金銀釣叟——也是兩人同行，這對兄弟忽正忽邪，行徑怪異，擅於利用魚竿作爲武器。

青龍五散人——是五個邪道，劫財劫色，無所不爲，他們的「青龍陣」，殺了很多江湖中人。

傲來一族——是沿海一帶的悍盗，他們的武功受日本人影響，擅用武士刀劍，野蠻標悍。

守宮聽了來報，感到有點詫異，道：「這些人其實與蜥蜴教對敵的，爲甚麼竟來助蜥蜴教？」

如素道：「銀教主一定又用了甚麼

利誘！」

易天行道：「這些人來，當然爲利，其實，江湖之中，那會有長久敵人，何況這些嗜血禽獸，只想撈把便宜，在這沙漠地帶，豎一些勢力！」

「那麼，銀敎主是自陷羅網！」

易天行同意地道：「是的，他的野心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咱們的蜥蜴敎！」

忠心的守宮與如素，更是滿臉悲愁。

易天行忿道：「金敎主爲甚麼一直那麼頹喪，任由銀敎主妄作非爲！」

守宮道：「金敎主自有他的苦衷，不過，多年來他一直鬱鬱不歡，多與大敎主與楚姑娘的事有關！」

如素道：「天行，咱們也不用猜測，咱們先擒了銀敎主，殺退了那批惡人，自然可問個清楚。」

易天行與衆人相議，定下了計劃。

× × ×

蜥蜴敎內也是戰意高漲。

銀敎主統領着這夥惡名昭彰的江湖人，自有他一套的如意算盤，不過，這算盤打得響嗎？

黎明，沒有曙光的黎明。

易天行領着衆人，已來到蜥蜴敎總壇。

突然，鑼聲響徹雲霄，銀敎主已高高的坐在祭壇之上，威風凜凜的喝道：「殺！」

人從四面湧起，就像潮水般湧至。

易天行身先士卒，在人潮中殺開，他揮着「刀劍」，破空之聲，震耳欲聾。

守宮與如素從左右殺上，而舔血與吐舌早已在窺個準着，從左右反攻。

四個本是忠心耿耿的壇主，却要分開對敵，人的命運就是如此，他朝相對，今朝竟然相拚！

他們四人相處日久，知道對方招式，因此攻守力量平均，但戰意猛烈。

人潮中出現兩個高大束髮的人，他們身上肌肉賁起，吆喝連聲，膽小的敎衆，竟然無一敢接近他們，芝蘭老祖杖着鋼拐，向二人攻去。

好一招「橫掃千軍」！

鋼拐打在他們的身上，就像掃在兩尊鐵鑄的金剛一般，鏗然有聲。

銅腦與鐵身同時猛喝，向着芝蘭老祖攻去，他們倚着自己的金鐘罩與鐵布衫的功夫，空門大開，讓芝蘭老祖的鋼拐橫掃。

鐵身身形突然高飛，轉而撲下，兩手抓向芝蘭老祖的雙目；銅腦一個旋身，他那刀槍不入的禿頭，撞向芝蘭老祖的腹部！

芝蘭老祖又豈是弱者，他使出他的「獨腿旋風拐法」，身形頓挫，那鋼拐在他手中，竟然輕盈得像一支判官筆，直點兩人要穴。

銅腦與鐵身這一招殺着落敗，戰意更旺。

芝蘭老祖心內忖道：「找出他們的死門！」

× × ×

那邊廂是兩個拿着釣竿的老者。

一支金釣竿，一支銀釣竿，就組成一個殺人的網，左手刀與右手劍的刀劍配合，把這個本是完美無瑕的網，一時在這邊殺出一個破口，一時又在那邊撕開一個裂縫，多年來，左手刀與右手劍已成莫逆，閒來刀劍切磋，不只兩人心意相通，刀劍的殺着也相通！

行徑怪異的金銀釣叟，遇到生平罕見的勁敵，自然是精神抖擻！

× × ×

千魔手與靈鷲也在人潮之中。

千魔手施展着他的小辮子，仍是意氣風發。

靈鷲沒有了鷲鳥，顯得有點憔悴，不過，他正把他的恨意，消在蜥蜴敎衆的身上。

好色的千魔手，雖然在殺人之間，仍看到紅衣的赤練與紫絳。

一聲唿哨，他已走近赤練與紫絳，笑道：「兩個美娃娃，何必在臭男人堆中打滾，倒不如跟我……」

赤練心中一惱，一雙長短金蛇劍，便攻向千魔手，千魔手並不着意打敗赤練，只是一面接招，一面向佳人調笑，說功力與功夫，赤練不及千魔手，不過，他既不下殺着，加上紫絳又加入戰圈，一時之間，辮子飛舞在紅衣與紫衣之間，煞是好看！

靈鷲却沒有加入戰圈，對千魔手道：「兩個娃娃都是你的，好自爲之！」

其實，他是心懷鬼胎——他一直認爲千魔手殺了他心愛的鷲鳥，却又找不到證據，而在銀敎主面前，一直無法發作，於是，他知道目前是一洩心頭之憤的良機！

赤練與紫絳每一殺着，總被千魔手消去，千魔手更形得意，突然，一陣寒意迫人——

千魔手果是老江湖，在百忙中抽身迴避，但在赤練與紫絳的猛攻下，仍然中了那陣寒意帶來的暗器！

千魔手心下大怒，喝道：「你這惡道，竟然如此卑鄙，乘人之危！」

他轉向靈鷲上人，兩人便大戰起來。

赤練與紫絳在外觀戰，靜待機會。

× × ×

青龍五散人那五個老道，却圍着縹緲坊主人以及一班白衣死士。

白衣死士進退有序，加上縹緲坊主人的帶領，更是如虎添翼，殺着有如一浪浪的湧上。

青龍五散人已佈出他們的「青龍陣」。

縹緲坊主人喝道：「七星大法！」

白衣死士已然散開，一時之間，白衣就像天上的星宿，驟開驟合。她們走着七子連星的步法，把「青龍陣」團團圍着。

開始的時候，他們是勢均力敵。

但是，白衣死士的全無忌憚的打法，使青龍五散人爲之一愕，陣法便露出破綻。

加上白衣死士不只七個，一會便是十二個，只聽見縹緲坊主人道：「十二子連星吐焰！」

陣法又變。

「青龍陣」已呈敗象。

× × ×

傲來一族的武士的確嚇怕了蜥蜴敎的敎衆，他們共有七個，誰使出一刀，都有吶喊助威。

芝蘭聚的人正好攻向這一族。

這次，隨着芝蘭老祖來的人共有八個，他們都是各有缺陷，不是眇目，便是跣足，或是殘肢，不過，他們却各有各的厲害招數。

殘廢的人，自知弱點，因此更明白要好好利用自己擁有的優點，把優點發揮至盡，芝蘭老祖本身就是一例，左手刀、右手劍更是好的例子。

傲來一族的慓悍打法，威風八面，但芝蘭聚的兄弟，便避重就輕，專向他們的背後進攻，一時之間，刀劍劈下，却不見人，反而背後是寒意迫人。

他們强剛的劍法，並不太靈活，不久，其中五個便被芝蘭聚的兄弟所傷。

有人受傷，傲來一族的人更爲惱怒，刀光閃閃，劍氣騰騰，芝蘭聚的兄弟却如鬼火閃燦，飄忽無定，逸去無踪！

× × ×

星光已現，紅霞漫天。

校場上戰意正濃，祭壇上的戰意更濃。

只見祭壇之上，易天行與銀敎主及他的十個貼身侍衛，正作殊死之戰。

十個貼身侍衛，都是蜥蜴敎中翹楚份子，並且跟了銀敎主多年，出生入死，久經戰陣。

起初，易天行根本無法走近銀敎主的身前，而且祭壇之下，地方並不寬闊，一時之間，無從施展。

擒賊先擒王，易天行明白，銀敎主是這次大戰的關鍵人物，只要把他擒下，蜥蜴敎復興有望，而且也不會傷及太多無辜。

十個侍衛各使刀劍鈎刺，俱是輕盈而有殺傷力的武器，易天行揮着「刀劍」。

以一敵十，絕不能虛耗。

好個易天行，連施五招：「仙人指路」「老子騎鶴」「巨蟒翻身」「施鹿解角」「迎風貼煽」。

「刀劍」是混爲一體，人與「刀劍」

合一。

一時之間，八個侍衛已然被刺。

暫時不用動手的銀教主，看着這年輕人，手持非刀非劍的怪異武器，連出五招，招招凌厲，竟然連傷八人，心中也不禁暗暗叫好！

然而，電光火石之間，第六招已至。

「急雨摧花」！

刀鋒、劍芒已灑向銀教主。

銀教主暴退，隨即旋身，雙掌疾出。

易天行感到勁風撲面，急忙使「刀劍」護着全身，稍移半步，却又再攻上。

易天行知道，不能再讓那些侍衛有機會保護銀教主，否則，瞎纏下去，不單虛耗體力，而且銀教主定會施展他的看家本領——逃之夭夭！

易天行迫向銀教主，風車大旋身！

芝蘭老祖的「旋風拐法」與「刀劍」配合，發出的是無比威力！

銀教主連退八步，已是退無可退——

他突然虛晃一招，一個抽身，手上已拿着他本是穿在身上的銀披風！

「蜥蜴銀衣」一揮，形勢又變。

當年金銀二位教主，在江湖黑白二道，名重一時，便是靠這「蜥蜴銀衣」與「蜥蜴金衣」。而今，「銀衣」單獨使出，威力雖是稍遜，但也十分厲害！

那銀披風在銀教主手中，忽而成爲了一個捕人的銀網，忽而成爲了無數片殺人的刀，忽而又成爲了一排一排的滔天巨浪……

「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

一招緊似一招。

易天行是個初生之犢，那怕你銀衣雪浪，對方攻勢越勁，越發刺激起他決戰之心。

他的「刀劍」又起——

忽然，銀教主手上的披風，竟被捲成一條銀杵似的，直撞向易天行心窩！

這是「蜥蜴銀衣」的殺着——「銀杵穿心」。

本是柔軟的披風，而今已然筆直，眼看便要透過易天行的心窩。

易天行功力不弱，獨欠缺的臨場經驗。

他暴退，斜身，「刀劍」下砍。

「刀劍」砍不下「銀杵」——「鏗」的一聲——

那銀杵已到他的心窩——

他縮身避開，但銀杵已穿過他的頸與肩之間。

他胸前所掛的銀鍊飛起。

那隻小小的黑蜥蜴已墜在地上。

銀教主一看——好熟悉的東西！

黑蜥蜴！黑蜥蜴！黑蜥蜴！黑蜥蜴！

無數的回憶就像雷殛，撞擊着他的心靈，他呆了一下，喝道：「小子，你是誰？」

「我是誰？我也是蜥蜴教中人——易天行！」

「易天行？」

這三字更像電光狂閃，使他腳步不穩——

「你不是已死？」

「蜥蜴天生奇能，不會這麼輕易言死！」

忽然，銀教主臉上變灰，狂態突起。

他使的「蜥蜴銀衣」更爲厲害，但這時他的情緒似乎是十分激動，空門大露。

易天行不再遲疑，八招之內，連刺五刀。

銀教主雙脅、胸前與面頰都被傷及。

易天行更趁勢直撲他的銀衣，銀教主稍一遲疑，已被易天行用「刀劍」格在頸上。

他擒着銀教主，向祭壇下叫道：「你們首領已被擒，快快投降！」

校場上的戰意已是闌珊。

很多蜥蜴教衆已棄械投降，而那些外來邪魔，本已呈敗象，趁此機會，也暫時退下。

忽地，那千魔手在人叢中一閃，已奔向祭壇之後，靈鷲一直監視他，只見他也閃去。

慓悍的傲來一族，獸性頓現：

「搶！」

這一聲喊出，銅腦、鐵身、金銀釣叟與青龍五散人等立即會意，全奔向祭壇之後。

原來這班人，來蜥蜴教助陣，目的是撈些油水，而今見銀教主已被擒，知道不會再有甚麼好處，於是，便奔向祭壇後面，因爲那是蜥蜴教儲藏財物的地方。

易天行見這突變的場面，一時也不知所措，他明白，如今自己已成萬衆矚目，不能怯場。

他朗聲道：「護教！」

蜥蜴教衆與芝蘭老祖等人也立即會意，向儲藏財物之地奔去。

只有守宮、如素與舔血、吐舌四人僵持着。

易天行道：「四位壇主，請上來！」

四人相互望了一眼，同上祭壇。

易天行先把銀教主收押，然後把自己的身世說出，守宮與如素早已明白大半，而今再聽易天行細訴。

吐舌與舔血十分歡喜，齊道：「屬下該死！」

易天行道：「我明白兩位壇主，一向忠於本教，只不過受了銀教主蒙蔽！」

舔血道：「公子回來，咱們復興有望了！」

易天行道：「四位壇主，請先把教

內一切打點妥當，然後請金教主出來，那麼，整件事都會明白！」

四位壇主領命，而芝蘭老祖、左手刀、右手劍、縹緲坊主人與赤練、紫絳，都來到祭壇。

他們有些受傷，但都沒有大礙，易天行一一安頓衆人，來犯的邪魔，搶走了一些金銀，損失不算太大，唯一最大的損失，便是被千魔手與靈鷲上人所搶去「毒譜」，那是蜥蜴教的寶書。

這時，有人步上祭壇，叫道：「天行哥哥！」

白璧走向易天行，柔聲道：「天行哥哥，你沒有受傷？你捉到了那個壞人？」

她的聲音行動，天眞無邪，語氣關懷備至。

易天行有些尷尬，白璧立即會意，站在一旁。

只有赤練與紫絳，心底有說不出的滋味。

其後，四位壇主來報，已點妥一切，並安頓了教衆，易天行感到不安的是「毒譜」被奪。

舔血得知，笑道：「他們搶不了毒譜，只會搶走自己的生命！」

易天行與衆人都不明白。

吐舌解釋道：「毒譜是記載各種毒物的使用，而書上早已塗上劇毒，赤手拿它的人，一定會被毒死！」

果然，幾日之後，他們尋回「毒譜」，而千魔手與靈鷲二人，也全身發黑的躺在山路之上。

那夜，歡宴之際，卻傳來銀教主自殺的消息，衆人心下不安，不過，他爲了實現自己的野心，犧牲了很多教衆，那是罪有應得的。

易天行心下最爲不安，因爲銀教主是最明白自己身世的人，如今他死了，自己身世豈不成謎？

幸好，還有金教主。

金教主在宴席上，一直望着易天行，見他英姿凜凜，泱泱大度，實是羣龍之首。

酒闌人散，易天行回到房間，卻無法入睡。

日來事故，總算告一段落，但心事縈繞，他不覺的踱出校場。

朗月當空，人聲寂寂。

「天行——」

易天行從思索中回過頭來，只見金教主臉色慘淡，他從懷中掏出一些東西，道：「是你的？」

是一隻小小的黑蜥蜴。

易天行記起，那天與銀教主打鬥之時被打下，道：「是的，那是娘親給我的信物！」

金教主十分激動，道：「天行，那麼，你眞是咱們的孩兒！」

「孩兒？」

「是的——我覺得很慚愧，不過，我仍要告訴你，你是我的孩兒！」

易天行望着金教主，只見他滄桑的臉孔，閃着淚光，道：「你娘親臨去之時，會說過甚麼？」

「我不想再提起——假如你是我的父親，那麼，你便把事實告訴我！」

「天意弄人——蜥蜴教初創之時，有大教主與我，和銀教主三人，大教主屬下有一位女中豪傑，她自小便跟着大教主出生入死，結果，她便成爲教主夫人，也就是你的娘親！」

故事並不動人，金教主續道：「你娘親下嫁教主，是感恩圖報，他們之間，年齡相差實在太大，後來，大教主竟然瞎了，他盲眼之後，心情十分煩躁，常常大發脾氣，又不理教務！

「重大的事務，便落在我和銀教主的身上，你娘親也忍着苦含着淚服侍你的父親，可是，她越是殷勤，大教主的脾氣越大！

「我——唉！」金教主悲噎，一時之間，似乎不知如何說下去。

「我與你娘親年齡相若，見她愁苦，我自然有憐惜之心，那時我也常常警惕自己，不過……」

易天行也明白大概。

日久生情，他想起了赤練、紫絳與白璧。

金教主道：「那年，你娘親突然懷孕，生下了你，大教主心情好了很多，他晚年得子，十分珍惜，爲了培育你長大，他遵大夫吩咐，自己也好好調理身子，奇跡出現，他的眼睛竟然好起來！」

易天行心急地問：「那麼……」

「悲劇也是因此而起！大教主爲人深謀遠慮，他的眼睛好了，能再看見東西，但他並沒有說出來，你也明白，一般人對盲眼之人，並不太尊重，教衆對教主也是如此，大教主看在眼內，十分憤恨！

「最令他憤恨的是他發現了我與你娘親的情愫！他決定要我了斷此事，我無可奈何，況且自己於理不合，我願意離開蜥蜴教，可是，教主不肯，一定要以武功定勝負，我只有拚死以赴。

「我心下實在有天大的慚愧，我打算死在大教主的手下，但又不能太明顯，我們打了個多時辰，不相伯仲，那是因爲我年紀比大教主年輕，氣力較好，大教主武功了得，但氣力較弱，況且心中憤恨，使出的殺着，往往是錯誤百出，我窺準他出一掌，故意露空門，讓他劈死！」

易天行傾聽着，一陣烏雲，掩蓋了皓月。

「他一掌劈下，我以爲自己必死——可是，死的不是我，而是大教主！」

事情急轉直下，易天行急問：「爲甚麼？」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虛晃一招，大教主以爲我故意露出空門，他急收招式，以狂力出招，卻要突然收招，這是武功的大忌，年輕的，還可以立

時自己調息，免至血脈逆行，但年紀大的，卻無法自我控制！一時血脈翻騰，氣窒而死！我殺了大教主——」

易天行默然。

金教主續道：「我是個罪人——天行，你應該殺了我，一方面可以為大教主報仇，另一方面，我也是罪有應得的！」

一時之間，易天行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是罪人——我才是！」

是個低沉的聲音，從兩人的背後傳來。

他們兩人傾談之際，竟不知道有人站在背後。

烏雲散去，朗月之下，是一個老婦人。

大教主望着那身影，道：「你是——」

「我是個罪人，一切皆由我而起！」

兩人訝然——難道是——

那婦人走近，臉上淚光閃爍。

「素珊？」

那婦人望着易天行，道：「孩子！」頓了一頓，道：「我們在山洞分別的時候，你只有這麼高——」

易天行望着那婦人，想起在山洞依稀的情景，叫道：「娘親——是你？」

那婦人點點了頭。

「娘親——」易天行跪了下去。

「素珊，你沒有死去？」

那婦人搖搖頭，道：「那是守宮，他不忍我死去，在衆人之前，假意把我劈死，其實只是點了我幾個大穴，然後把我屍首押回來，給銀教主看！之後，他把我藏在山洞之中，直到如今！」

夜涼如水，易天行心中卻是灼熱。

金教主道：「咱們進來再說！」

他們入了金教主的小樓。

易天行看着母親，那股滋味實在難以形容。

「天行，金教主是你娘親的大恩人，他為了保持大教主的形象，也為了我，於是隱瞞了一部份眞相！」

金教主道：「素珊，一切已成過去，何必再提！」

素珊道：「孩子，事實是這樣：我下嫁大教主之後，因他害病而瞎了，脾氣暴躁，金教主同情我，與我生情愫是事實，不過，咱們是以禮相待，並無越軌！」

易天行心想：「金教主不是自己的父親，那麼我的父親是誰？」

素珊道：「你的父親是個大壞蛋，他才是一個眞正的罪人！」

自己的父親是個大壞蛋，是個眞正的大罪人，他是誰？他的心中十分激動，十分矛盾。

「他已經死了！」

是銀教主？

素珊道：「他自盡也是因為他知道眞相快要大白了！」她轉向金教主道：「那時，你想伏屍於大教主的掌下，大教主並非因突然收招，引致血脈失調，其實，那是銀教主在旁下的殺手！」

金教主「呀」的一聲，道：「原來如此！」

「他用暗器傷了大教主，他目的是嫁禍於你！」素珊又道：「這麼多年來，你因此事而鬱鬱不歡，他也趁此盡攬教中大權！」

易天行憤恨道：「他為甚麼要殺大教主？」

「第一是要奪教中大權；第二是——」她似乎難於啓齒。

「天行，你要原諒你的娘親……」她開始哭泣，道：「我與金教主有情愫，自然被他看在眼裏，那時大教主瞎了，他便威脅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教主！

「其實，我與金教主情同兄妹，本來不怕他的，但是，我知道大教主心情惡劣，容易聽信謠言，假若被他一說，局面便不可收拾，也因此，他利用我這個弱點，竟然向我施暴，懷下了你……」

至此，她已泣不成聲。

金教主亦不知此事實，如今知悉，心如刀割，道：「素珊，當時你為甚麼不告訴我？」

「米已成炊，多說亦無益！為了天行，為了大教主，也為了你，我咬牙含淚忍了下去！」

她飲泣良久，廳中空氣似乎凝結。

易天行至今才明白，娘親說過自已是蜥蜴教中人，同時也不要承認是蜥蜴教中人的原因。

事實是明白了，只是多添了一分惆悵。

「天行，你，你怪責娘親？」

易天行搖頭，道：「造物弄人！」

金教主問道：「大教主死後，為甚麼他要把你趕盡殺絕？」

「他那時已移情別戀，希望我母子二人死去，那麼他的過去，便沒有人揭發！」

金教主道：「他死在自己的手上倒也好！」

一時之間，兩母子俱不明白。

「假如他沒有死，天行將來不知如何是好！」

曙光初現，黑暗將要逝去。

易天行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一口氣。

素珊道：「天行，故事已經聽過了，你要怎樣做娘親也不怪你！」

金教主道：「素珊，你又何必自責？我明白你在這一連串的事情中，是身不由己的！」

易天行回過身來，含着淚水走近娘親，然後擁着她，道：「娘親，千萬別再怪責自己，這麼多年來，你含辛茹苦，都是為了我，我怎會怪責你

呢！」

素珊得到兒子的原諒，心中實在高興。

金教主道：「天行，你有甚麼打算？」

易天行道：「我當然要侍奉娘親！」

金教主道：「難得你這麼孝順，不過，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母子二人齊問：「甚麼事？」

「素珊，這幾年來，內憂外患，如今外患是暫時平定了，內憂卻是仍在——咱們需要一個好教主！」

「金教主你——」

「我老了，況且我也不是管理蜥蜴教的好人選，天行，你年輕，有魄力，以後，一切全要看你了！」

「金教主，我——」

「明天，我會告訴大家，你便是咱們蜥蜴教的新教主，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為這沙漠的黎民百姓造福！」

易天行想推辭，因為他的內心還有諸事縈繞。

素珊道：「孩兒，你是蜥蜴教的一份子——」

易天行道：「娘親，我要好好考慮一下。」

回到房內，躺在床上，他感到十分疲累，却沒有半分睡意，易天行思潮起伏。

他想起娘親的故事。也想起自己的。還有赤練、紫絳和白璧。

紅色、紫色與白色的身影，不斷地在他的腦海出現，他極力往其他事情想，可是，三個美麗的倩影，總是揮不去。

他彷彿是重複母親的故事！

當然，她們都是好人，並不是爾虞我詐，也因為這樣，更難取捨！

忽然，他跌下了一個深淵。

赤練、紫絳和白璧都奔向他。

赤練的穩重和純和，紫絳的恩重如山，白璧的柔情似水，都要投在他的懷裏。

易天行聲嘶力竭的叫着。

可是，三人卻突然又一齊的離棄他。

他懇求着，哀哭的懇求着……

易天行突然驚醒，只感到胸前的衣襟，一片濡濕，他哭過，在睡夢中的哭泣。

他抹着眼睛，只見守宮站在床前。

守宮道：「天行，金教主召集我們議事，你也要去看看！」

易天行有點猶豫，道：「我不想——」

守宮道：「天行，你也是蜥蜴教的一份子！」

易天行知道，逃避並不是一個辦法。

他們二人來到了聚義廳。

金教主與其他三位壇主正在等候着，他們見到易天行都十分歡喜。

金教主道：「經過這次變故，那些邪魔外道已平，但咱們教中元氣大傷，應該好好整頓一下！」

他頓了一頓，又道：「四位壇主，易天行是我們教中一份子，你們早已知道，昨夜他又見到他的娘親——」

「甚麼？大教主夫人？」

金教主便把昨夜他們母子相見的事說了一遍，當然，其中一些細節略而不提。

易天行站了起來，走向守宮，並要跪下，守宮連忙扶起：「天行，何必這樣！」

易天行道：「妳救了娘親，大恩大德，我眞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守宮道：「你娘親是我自幼看大的，我明白她，而且我有責任護着她！」

金教主道：「過去的已成過去，不用再提，如今最重要的，還是振興教務！」

他續道：「各位，咱們需要一位新教主！」

四位壇主都望着易天行。

金教主道：「我老了！」

四位壇主同道：「咱們也老了！」

金教主道：「易天行，教主這個責任，你是義不容辭的！」

守宮道：「天行，看在你娘親份上，也看在我們辛苦經營的蜥蜴教——」

舔血道：「也為了黎民百姓——」

吐舌也道：「也為蜥蜴教衆——」

如素道：「更為了咱們！」

易天行知道是推辭不了，便道：「多蒙各位長輩青眼垂加，天行自當竭力！」

衆人俱是十分歡喜，於是，他們商議了一會，便決定立即宣佈新教主的事情。

蜥蜴教上下，一片喜氣洋溢。

本來，易天行的師傅們都要離去，為了觀看易天行當上新教主的典禮，決定留下。

縹緲坊與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他們都是興高采烈，只有一人，卻是悶悶不樂。

當然是易天行。

他獨自一人，漫步至總壇後面的小山崖，看着蒼翠的樹木，他不禁想起那夜別了娘親，躲在山崖的樹叢，被芝蘭老祖用釣竿釣了上來的事。

他不禁的嘆了口氣。

「天行，你為甚麼嘆氣？」

易天行如夢初醒，回過頭來，只見赤練在他身後不遠之處迎風而立。

「赤練姐——」

「恭喜你，教主！」

「姐姐，你也如此取笑我！」

赤練道：「我不是取笑你，你有這麼多事情要做，為甚麼躲在這裏？」

「那年在縹緲坊的事——」

「你還記得？」赤練深情地說。

「當然記得，假若沒有了你，我——」

「不要再說下去！」

他們對坐着，沉緬在縹緲坊那一段日子。

忽然，後面傳來細碎的腳步，他們回過頭來，只見紫絳正走過來。

他們有點尷尬，不過，一會便恢復了。

紫絳道：「教主是個重言守諾的人？」

易天行感到一陣頭痛。

紫絳道：「教主，你記得咱們逃到縹緲坊的事？」

易天行當然點點頭。

「你在山洞中，答應過我一件事。」

他想起在那些塌下的碎石中，紫絳要他應允一件事，不過，她並沒有說過是甚麼事！

「如今我有一件事提出，你一定要答應！」

易天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赤練也有點不知所措。

紫絳道：「我要你答應我——快娶赤練姐姐，做咱們的教主夫人！」

出乎意料的要求。

赤練紅着臉，道：「紫絳你……」

紫絳道：「教主，你要守諾啊！」

赤練急步的離開。

易天行苦惱地道：「紫絳，我明白你的心意，不過，我不能負了你！」

紫絳道：「天行，赤練姐姐由小看顧我，只要她快樂，你也快樂，我便快樂了！」

多麼情深的話。

易天行忽然想起自己中毒的情形，假若當天不是紫絳，自己早已成爲寃鬼了。

紫絳道：「教主，你答應了，我還是先回去，替姐姐辦喜事！」

她說完便離開了，易天行叫她也叫不住。

易天行站着。

「天行哥哥，紫絳姐姐爲甚麼那樣高興？我似乎聽到她要辦喜事！」那是白璧的聲音。

易天行苦笑。

白璧續道：「天行哥哥，不，我要改口叫你教主了，恭喜你！」

易天行笑道：「白璧，你有甚麼打算？」

「我有甚麼打算？教主，我是你救回來的，我的一切也是你的，我不會離去！」

易天行急道：「救你是我學武之人，天經地義的事，我並不……」

「我不理會這麼多，你救了我，我便一生爲你爲婢爲奴——難道你不要我？」

易天行看着她剪水雙瞳，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我知道我沒有用，我不懂武功，又不懂江湖中的事，不過，我懂得服侍你……」

「白璧，你是個好女孩——」

「教主，你答應了，你答應了！」

白璧說完，竟高高興興地奔了回去。易天行呆着，他感到喜悅，也感到煩惱。也有一份無奈，一份惆悵。

他仰天長歎，叫道：「天呀！你叫我怎樣做才好？」

「人生自是有情痴。」

易天行回過頭來。

說話的是娘親，易天行走過去扶她。「天行，我明白你的心情，當年我又何嘗不是如此？大教主情深義重，對我提携扶掖；金教主待我如兄妹，也是情義感人；至於銀教主，他雖然是奸險狡詐，不過，他對娘親仍是情深一片，不過，他用的手段……」

易天行道：「娘親，你教我如何是好？」

「一個對你有恩，一個對你有信，還有一個，你對她恩深似海——」

「我眞想一走了之！」

「千萬不可以，蜥蜴教需要你，千萬的黎民也要依靠你，大丈夫豈能負天下？」

「你叫我如何面對現實？」

「當年我不只要面對三人，而且還要面對名節、世人的俗眼，但我還是忍耐着，孩子，你是聰明人，你一定有辦法！」

「我眞不知道——」

「難道你忘記你是個男子漢？教主有三位夫人，只會帶來更多的高興！」

看官，你認爲如何？（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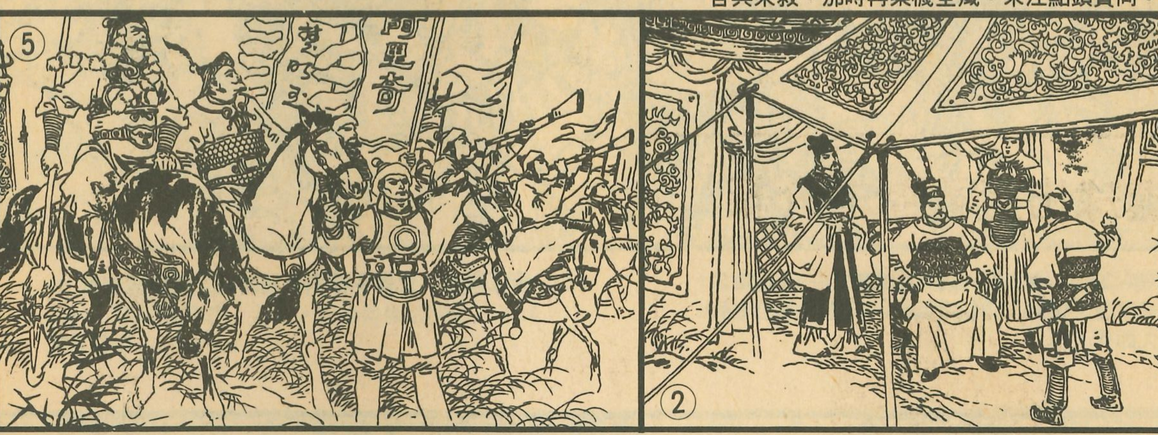
徒勞無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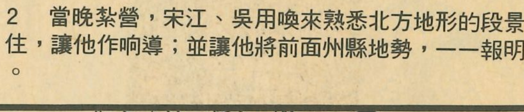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1　話說宋江、盧俊義率領軍馬征遼，這日將近遼軍佔領之處。吳用獻策說，北方地廣人稀，若分兵攻打，勢必首尾不能接應。不如專打他幾座城池，他必然合兵來救，那時再乘機全殲。宋江點頭贊同。

4　鎮守檀州的四員番將，都是遼國洞仙侍郎手下的猛將：阿里奇、咬爾惟康、楚明玉、曹明濟。四人聽說宋江引兵前來，急忙商議對策。





2　當晚紮營，宋江、吳用喚來熟悉北方地形的段景住，讓他作嚮導；並讓他將前面州縣地勢，一一報明。

5　他們一面派人申奏郎主，一面向所佔領的鄰近薊、霸、涿、雄各州求救；同時，由阿里奇、楚明玉兩人帶兵出城，準備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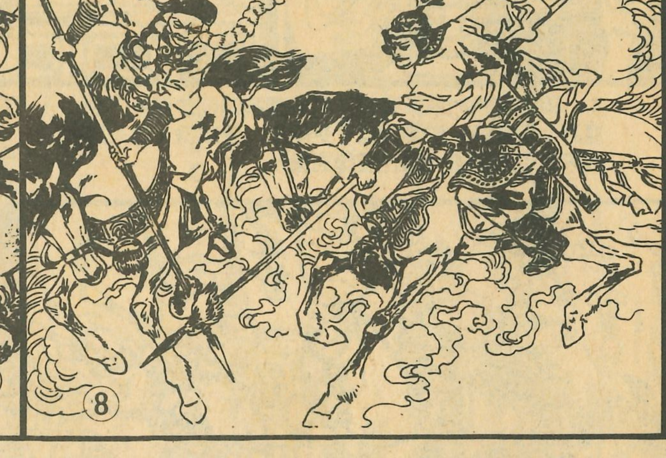
3　宋江聽罷，便命戴宗去催促三阮、李俊等水軍頭領，星夜把戰船駛向潞水，和陸路人馬取齊，殺奔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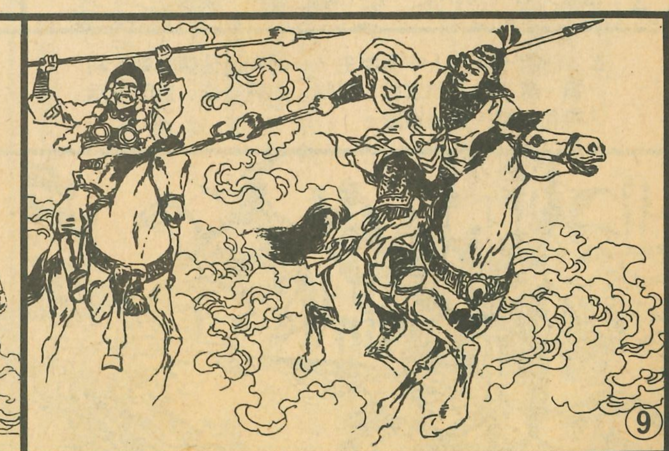
6　宋江、盧俊義大軍已來到檀州所屬密雲縣。前部先鋒是大刀關勝。宋江傳令在密雲縣城外紮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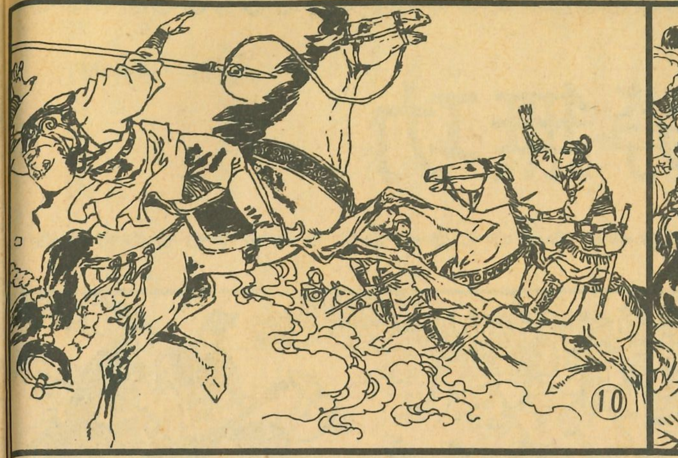
7　次日，宋江傳令諸將，出馬交戰。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黑洞洞的遮天蔽日都是皂雕旗。雙方立住陣脚，只見對面走出一員遼將，生得十分凶猛，乃是阿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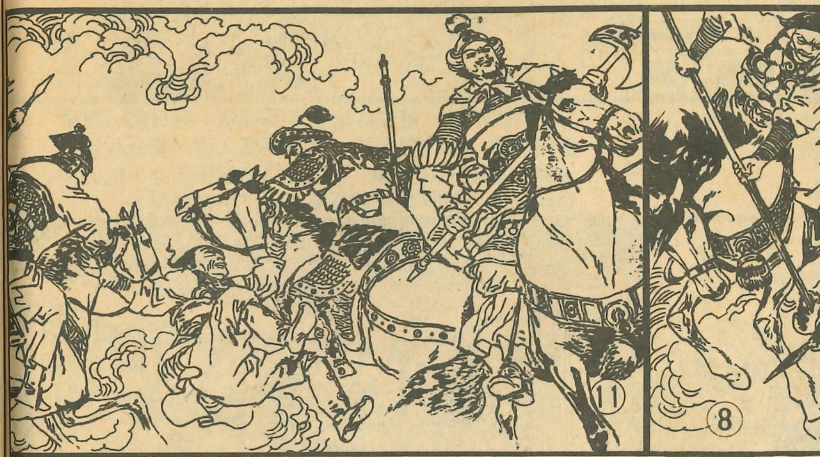
8　宋江陣裡，金槍手徐寧縱馬出戰，直取阿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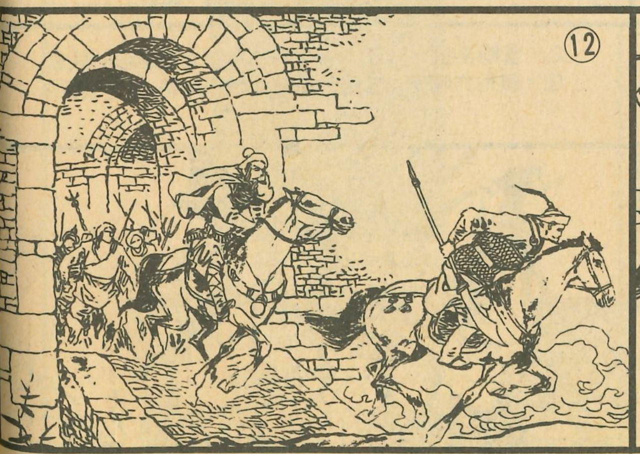
9　二人搶到垓心，鬥了三十餘合，阿里奇槍法甚猛，徐寧抵擋不住，回馬往本陣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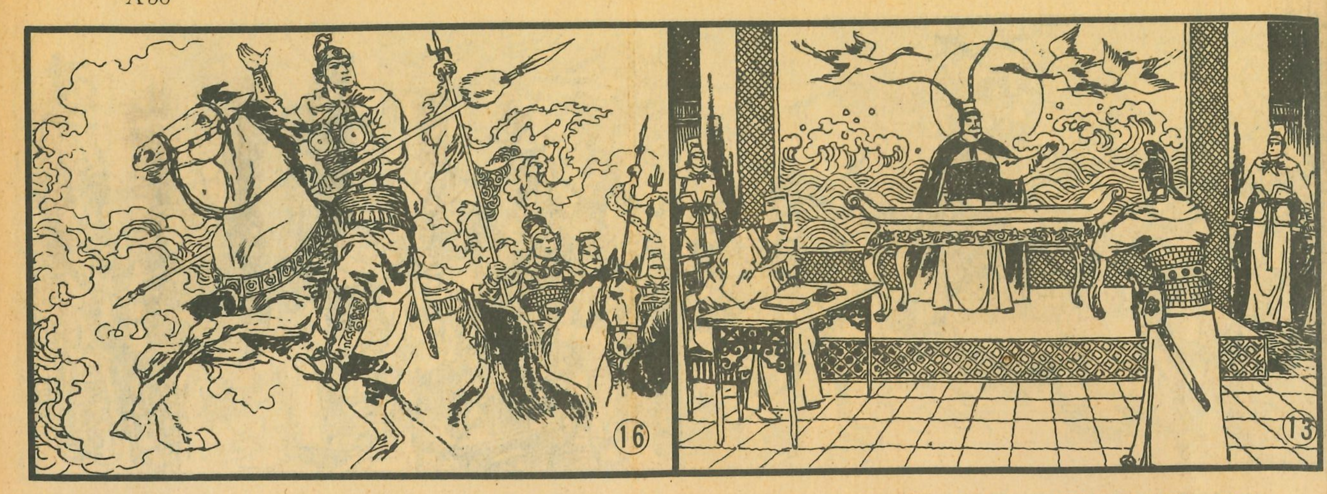
10　阿里奇緊追不捨。沒羽箭張清飛馬出陣，從錦袋內取出石子，照阿里奇面上打去。阿里奇不曾防備，啊呀一聲，翻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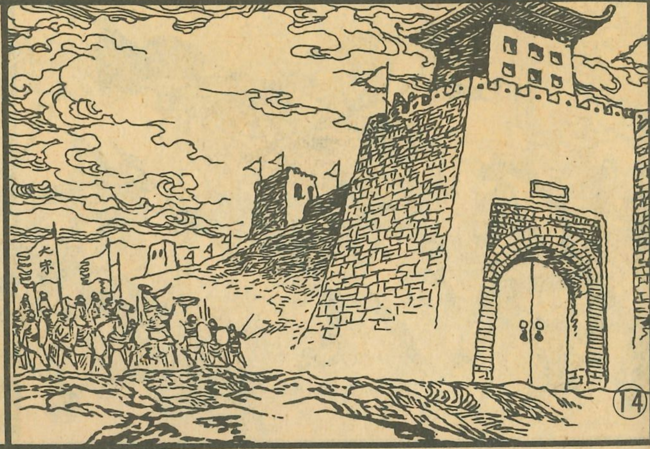
11　花榮、林冲、秦明、索超四將齊出，搶到陣前，將阿里奇連人帶馬一同捉拿回陣。阿里奇因石穿眉骨，不久即死。



12　却說遼軍副將楚明玉見阿里奇被擒，正要向前搶救，却遇宋江大隊軍馬掩殺過來。遼兵棄了密雲縣城，向檀州逃去。



13　宋江不再追趕，傳令在密雲縣紮下大營。隨即論功行賞，功勞簿上，記上張清第一功；並將阿里奇的連環鑌鐵鎧、出白梨花槍、銀色拳花馬以及弓箭等物，都賜給張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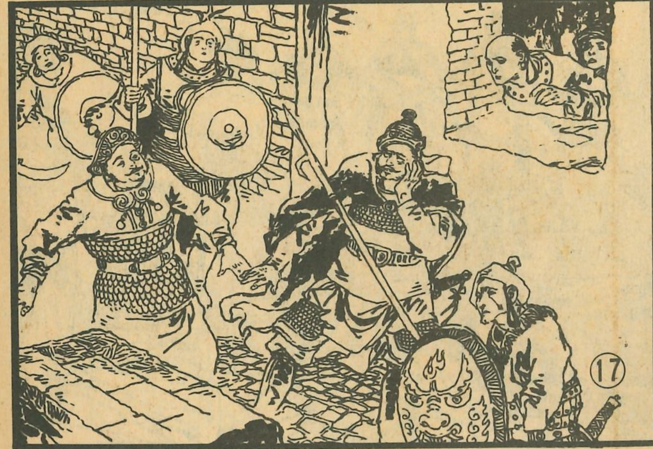


14　次日，宋江傳令大軍直奔檀州。兵抵城下，遼軍主將洞仙侍郎緊閉城門，不敢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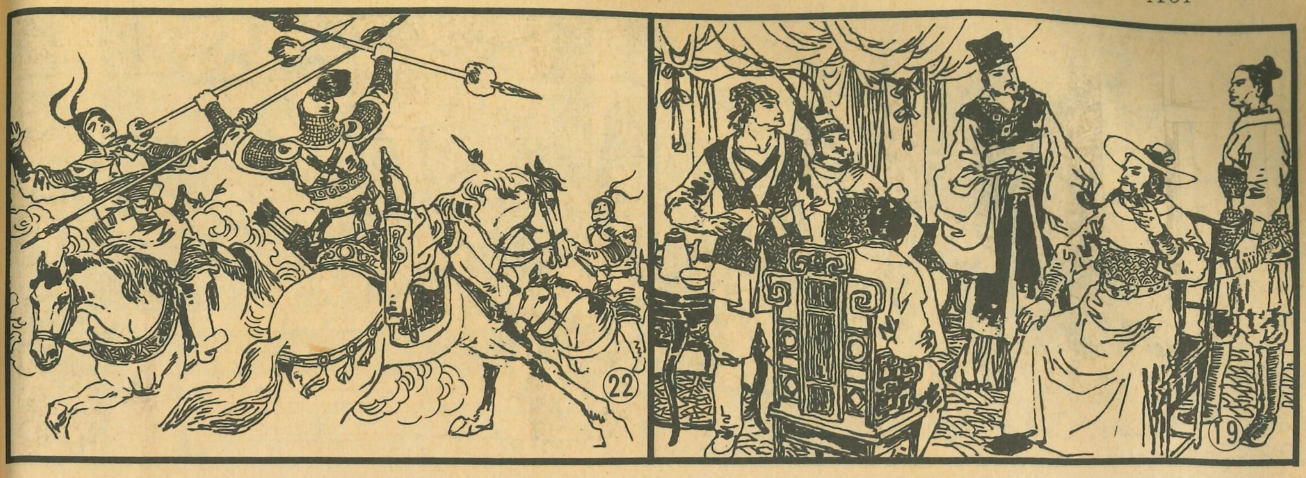
15　洞仙侍郎率衆番將上城樓向宋營觀看。只見宋營猛將，搖旗吶喊，向城上挑戰。楚明玉指着城下的張清，告訴洞仙侍郎，他就是用石子將阿里奇打下馬的那蠻子。

16　洞仙侍郎探着頭順着楚明玉的手指觀看，張清在城下覷準了他，說時遲，那時快，手一揚，一個石子飛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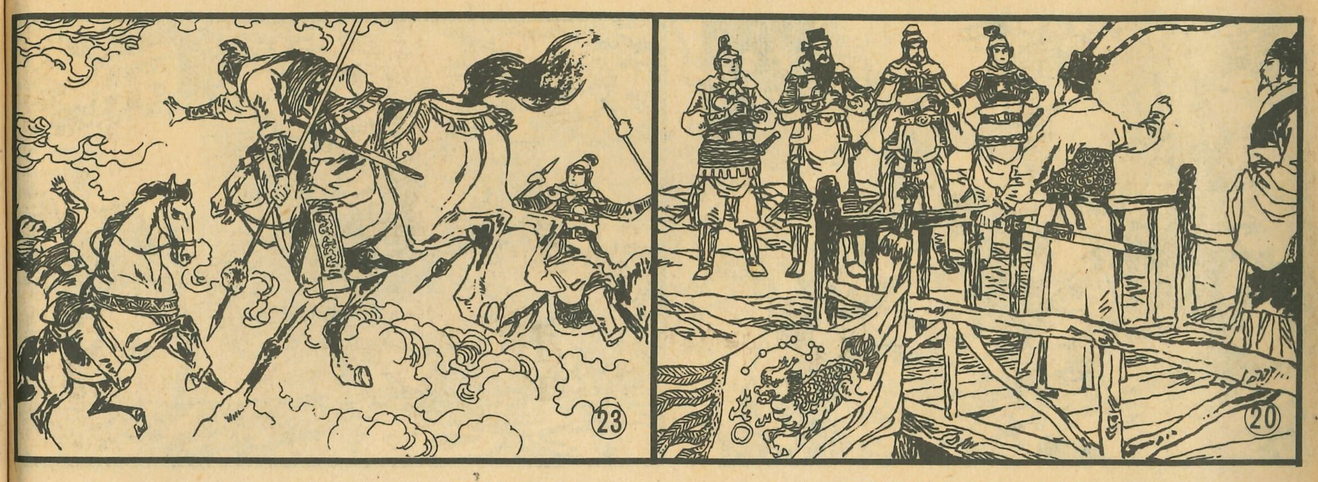
17　洞仙侍郎驚叫一聲，那石子嗖的一聲從他耳邊擦過，耳輪被擦破一大塊。洞仙侍郎即帶衆人下城，加緊防備。

18　宋江等在城外挑戰，一連三五日，不見遼軍出戰，只得回到密雲縣，和吳用計議破敵之策。這日，戴宗來報，各路水軍頭領已駕戰船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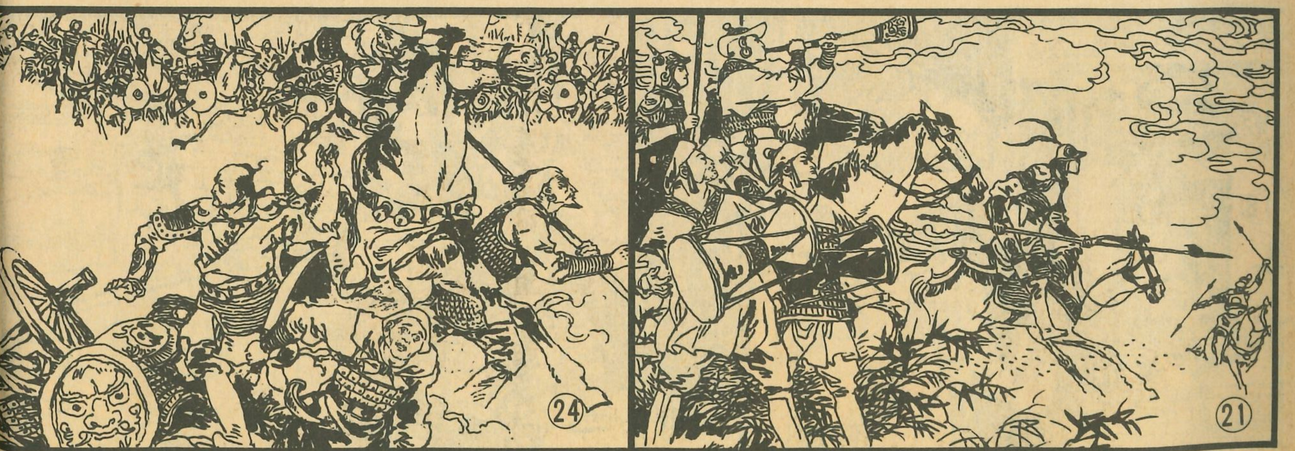
19　宋江即傳李俊、三阮等來商議。衆人議定將戰船盡都扮成運糧船隻，暗藏伏兵，停在檀州城外；等敵人前來搶糧，即出伏兵奪他水門，那時水陸並進，可取大勝。

22　鬥了五十回合，耶律國珍有些慌亂，槍法稍慢。董平上前一手將他的槍逼住，一手揮槍搠在他脖頸上……



20　李俊等領令去後，又有小校來報，西北方向約有一萬多遼兵，打着皂彫旗，向檀州增援而來。宋江即派關勝、張清、董平、林冲各領五千軍馬，前去迎擊。

23　耶律國珍落馬。耶律國寶一見，便搶到陣前來救。這邊張清飛馬上前，手一揚飛出一顆石子。耶律國寶面上中石子，翻身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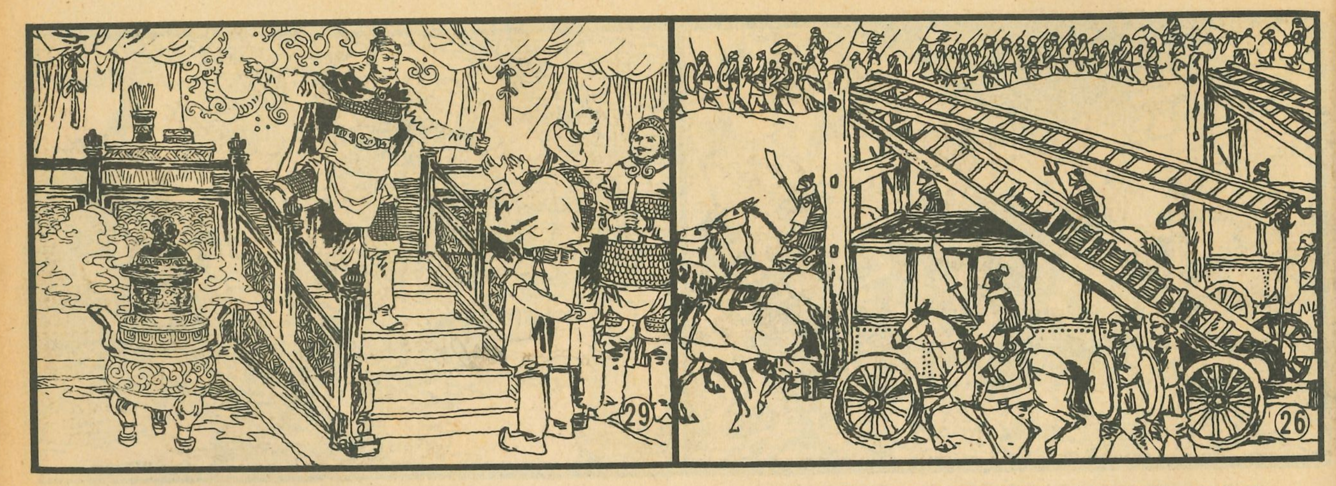
21　遼國援軍由郎主的兩個皇侄耶律國珍、耶律國寶率領。這只弟倆都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時兩軍排開陣勢，耶律國珍挺槍躍馬，和雙槍將董平交戰。

24　關勝！林冲領兵掩殺上來。遼兵無主，東西亂竄。只一陣，殺散遼兵萬餘人，盔甲兵器，遍地都是。



25　當下衆人將奪得的戰馬一千餘匹，兵器無數，連同兩個番將的首級，帶到密雲向宋江報功。宋江大喜，備辦酒肉，賞勞三軍。

28　洞仙侍郎在檀州困守待援，忽然耶佛兄弟的戰敗人馬逃入城中。洞仙侍郎聽說郎主的兩位皇侄一齊喪命，大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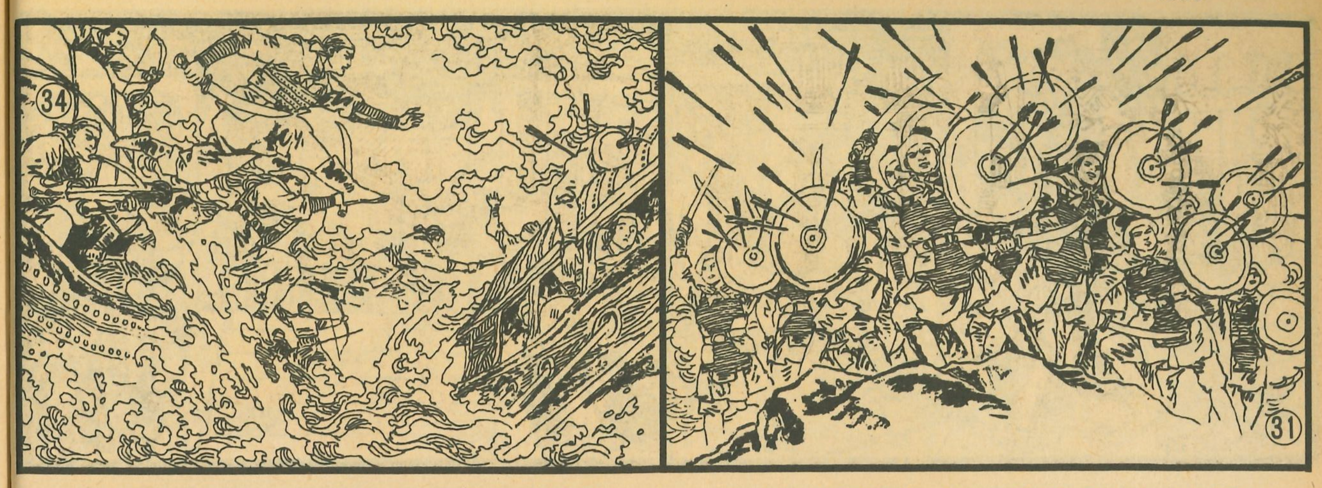
26　宋江見此時敵方援軍被截，城內空虛，急令盧俊義、關勝、林冲、呼延灼等大將，領兵當夜從東南、東北、西北三個方向進取檀州。

29　小校來報，宋軍又來攻城；還說在潞水河內停有六七百艘運糧船隻。洞仙侍郎急派咬爾惟康出城交戰。並派楚明玉、曹明濟由水道去截留宋軍運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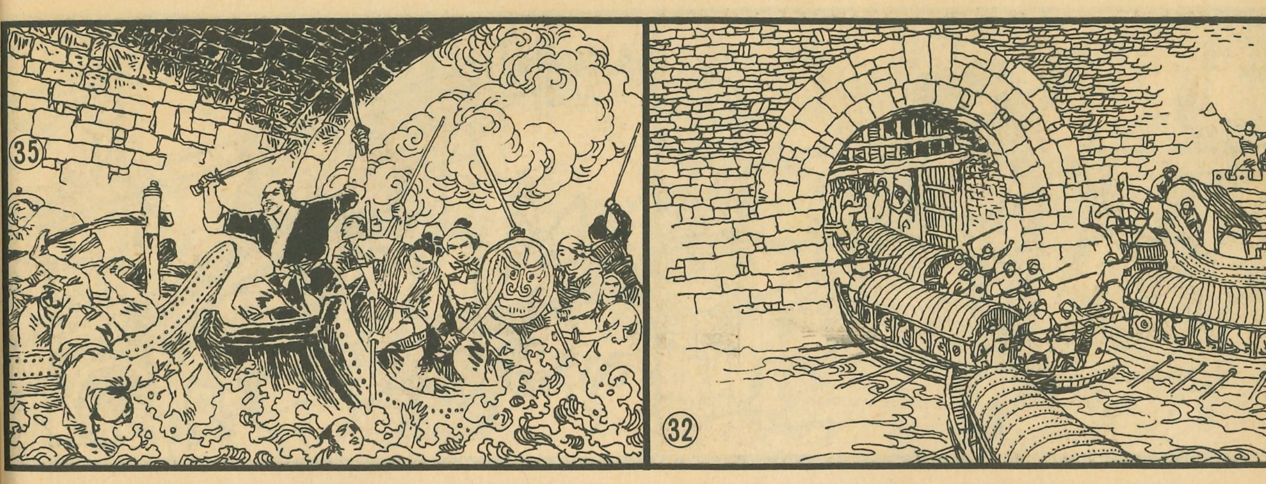
27　又令李逵、樊瑞、鮑旭等與炮手凌振、牌手李袞、項充，率領一千刀牌手直到城下攻城，配合李俊等水軍頭領，水陸並進。

30　黃昏時分，李逵、樊瑞的人馬來到城下。遼將咬爾惟康引兵出城，却被李袞、項充的刀牌手在吊橋邊堵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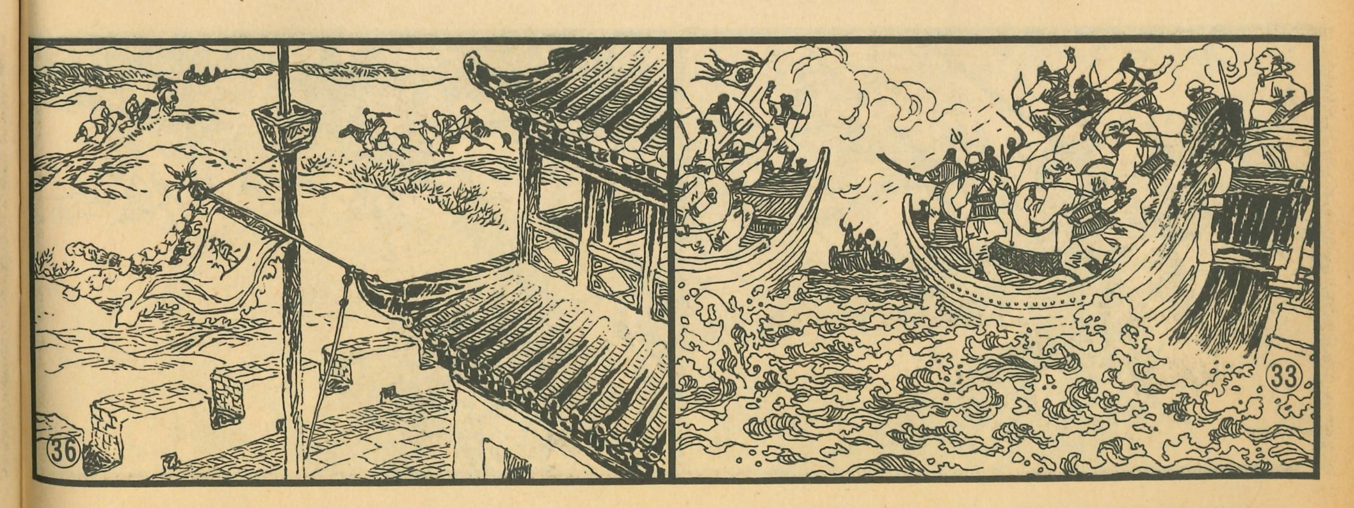
31　城上射下箭來，都被刀牌手用牌遮住；鮑旭又帶人在後邊吶喊助威。宋軍雖然只有一千人，却像有萬餘人的氣勢。

34　楚明玉、曹明濟抵擋不住，待要回船，却見這邊水手兵士都搶過船來。遼兵一見，紛紛跳水逃走；楚明玉，曹明濟見勢不好，也棄船逃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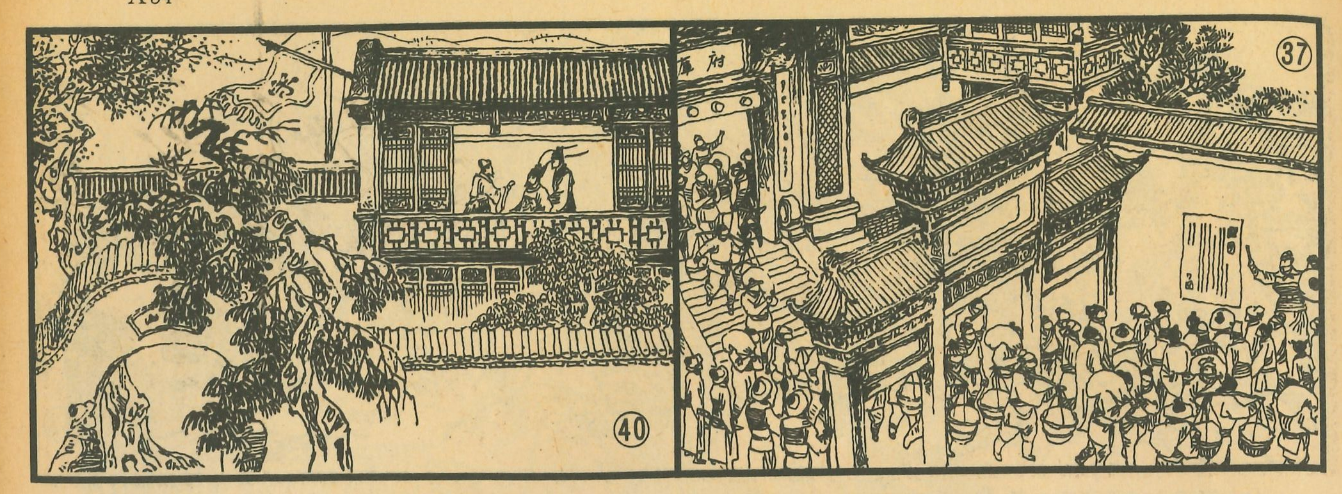
32　洞仙侍郎見軍馬冲不出去，急令楚明玉、曹明濟等開水門，駛出戰船來搶宋軍「糧船」。炮手凌振見了，立即點起了信號炮……

35　水軍頭領搶佔了水門，放一把火；凌振見了，又連放幾炮，嚇得遼兵魂不附體，只顧抱頭逃命。岸上李逵、樊瑞、鮑旭等領兵直殺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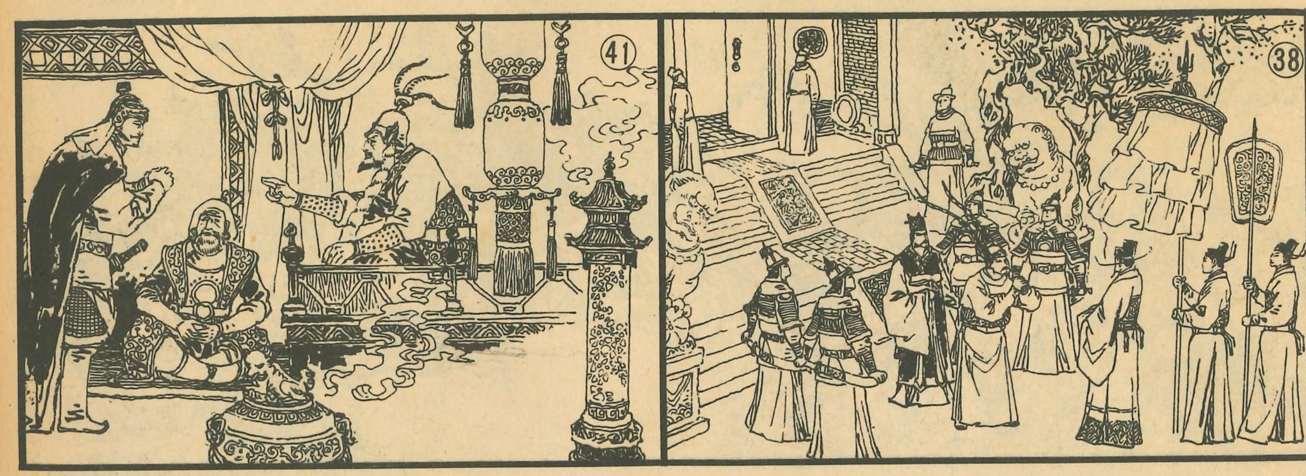
33　炮聲响處，兩邊僞裝的運糧船一起出動：左邊李俊和張橫、張順，右邊阮氏三雄，冲入遼軍的船隊中。

36　洞仙侍郎聽見炮响，見水門火起，知道不好，又見宋軍從各處城門殺了進來，只得和咬爾惟康一同上馬，棄城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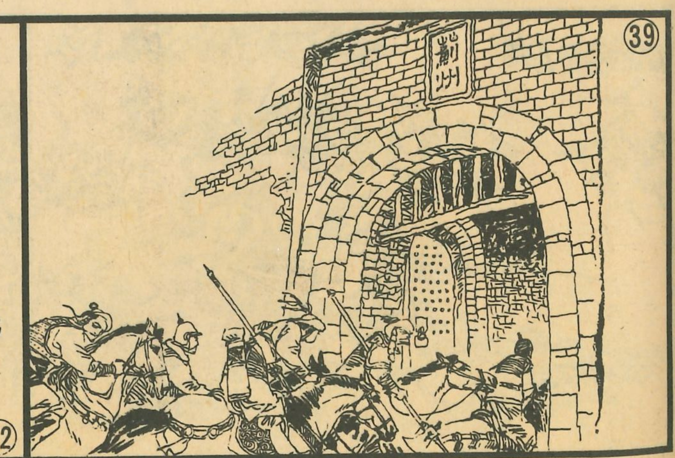
37　宋江引大隊人馬入檀州，一面出榜安撫百姓，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將府庫糧食財帛取出，半數解送入京，留下一半發放給貧苦飢民。

40　宋江和吳用計議下一步攻打哪個城池。楊雄因是薊州人，地理熟悉，便向宋江獻策說，薊州是個大郡，物產豐富，宜先攻取。宋江和吳用贊同，決定兵分兩路，攻打薊州。



38　徽宗聞奏大喜，即派欽差東京府同知趙安撫統領二萬御營人馬，前來監戰；還帶來金銀綢緞二十五車，犒賞全軍將士。宋江等拜謝，隨即請趙安撫鎮守檀州。

41　薊州守將是遼國郎主御弟大王耶律得重。他正在向洞仙侍郎詢問宋軍情形，忽見探馬來報：宋軍分兩路攻薊州。一路已到玉田縣；一路正向平峪縣殺來。耶律大王即命洞仙侍郎領兵前去把住平峪縣口。



39　却說那洞仙侍郎與咬爾惟康逃出檀州，正往東走，恰遇楚明玉、曹明濟等也在逃命。他們收拾敗殘軍馬，一同逃入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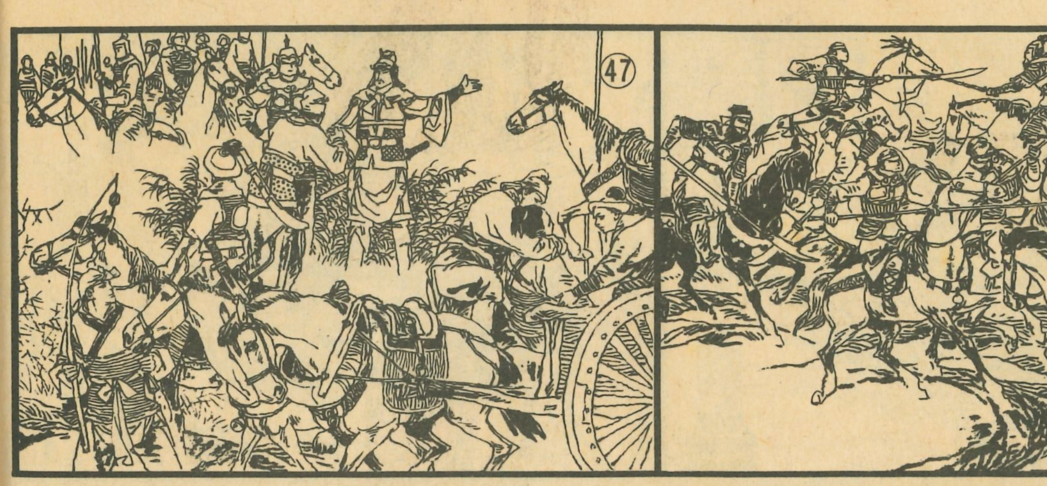


42　耶律得重又喚部下總兵大將寶密聖堅守薊州城；自己親率四個兒子：宗雲、宗電、宗雷、宗霖和副總兵天山勇飛奔玉田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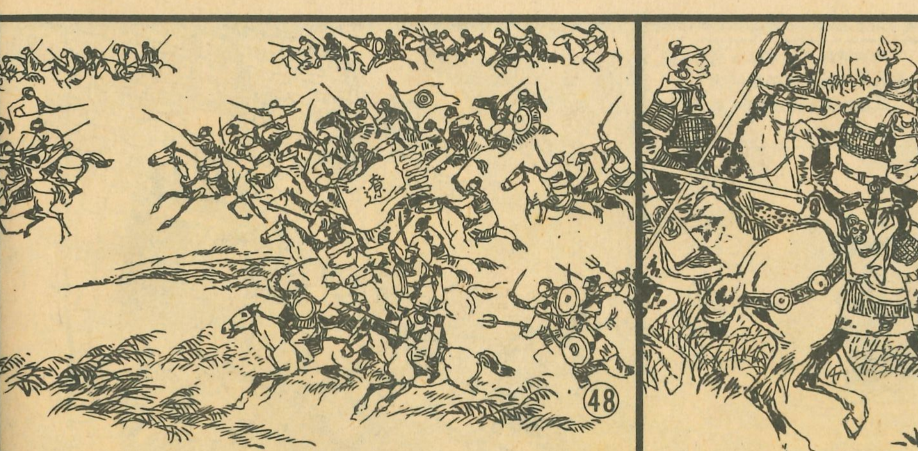
43　宋江親自率兵攻打平峪縣；盧俊義引兵攻打玉田縣。先說盧俊義偕同神機軍師朱武等來到玉田城外，瞥見那律得重的軍馬已先到了，並已列成了陣勢。

46　張清也看見了天山勇，忙將石子打去，不料石子從番將頭盔上擦過，天山勇的鐵翎箭已射出，正中張清咽喉。張清啊唷一聲，翻身落馬。董平、史進、解珍、解寶等一齊上前，將張清搶回。



44　大刀關勝出馬，耶律宗雲來迎。兩人鬥不上五個回合，耶律宗霖拍馬前來協助；呼延灼見了，舉雙鞭迎住。那邊宗電、宗雷一齊出陣；索超、徐寧出馬迎戰。八個在陣前分四對兒厮殺。

47　盧俊義見張清受了重傷，急命鄒潤、鄒淵扶張清上車子，送回檀州請神醫安道全醫治。



45　沒羽箭張清悄悄馳往陣前。早被認識他的遼兵看見，急報與耶律得重。副總兵天山勇聽了，縱馬出陣，躲在衆遼將身後，摸出暗器「一點油」鐵翎箭，要射張清。

48　盧俊義無心戀戰，急命衆將撤出。不料四個番將，乘勝緊追不捨。這時遼兵又變了陣法，幾起人馬翻江倒海似的殺來，把宋軍隔斷，彼此不能救應。（待續）

賭國恩怨錄

江南奇聞／江隱·文　可飛·圖

黑吃黑狠鬥狠　憑外表難猜度



火平跨下車門時心中已打好主意……今夜，不但要討回昨天輸的，而且，還要好好的敲一筆回來，否則，就大開殺戒，來個一戰成名。

柯老大這家賭場，是高雄市很有名氣的「賭」場之一，單是一天抽的佣頭錢，就在二十萬以上。

當然，這家的「賭」場開支也大，把場、插旗、保鏢、拉客的弟兄，是一筆很大的開銷，登門的黑、白兩道，也要應付得當，至於每個月的定期分紅，三節禮儀……更得要出手漂亮，才能皆大歡喜。

至於，柯老大這個人，更是高雄道上的大哥大，黑、白兩道一把罩，名頭響亮，人也義氣，至少是，表面上很講義氣。

想在這樣一家背景紮硬的「賭」場鬧事，眞要得有點膽子才行。

所以火平想了一天，才作了這個搏命的決定……

江湖倫理，已日漸沒落，新一代崛起來的兄弟，已是唯錢是從，早已沒有道義可言。

不過，柯老大這家「賭」場，不是單靠名氣支撐的，而是具有着保護場子的雄厚實力。

所以，火平也有着充份的準備，一個人帶了兩把噴子、一支左輪之外，還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四五手槍。

他希望柯老大也在現場，如果一下子幹掉了柯老大，立刻就成了哄動南、北道上的大人物……

深夜三時四十分，火平進入了賭場。

火平並不是個匹夫之勇的人物，他有膽色，也有智慧，他選的時間，正是柯老大巡視場子之後的時刻，也是戒備較鬆的時候，當然，也可能撞正大板，柯老大準備走，還未離開……

×　×　×

兩桌麻將，打得如火如荼，似乎每個打牌的人，都有一手絕活，連綿的劈劈啪啪之聲，不絕於耳，但又能遵守着台式麻將的規矩，不至逾越。

火平迅快的打量了場中形勢，除了客廳中兩個把場的弟兄之外，看不到別的人……

悄然抽出了左輪，火平迅快的擊倒了一個，槍口却指着另一個人的腦袋，道：「狗仔，眞槍實彈，別逼我殺你……」

「小火，這是甚麼意思？有話好說……」狗仔低聲說：「柯老大也在後面玩牌，要是被他看到了，大家都下不了台。」

「先把他押到厠所去……」聽說柯老大留下在玩牌，火平不得不小心一些，他知道，柯老大兩個保鏢的身上都帶着噴子。

「狗仔……」火平掩上了厠所的木門，打開水龍頭，說道：「把小猪丟到浴缸裏去……」

「不行，他還未醒過來，丟下去會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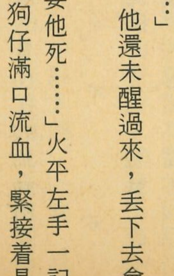
「就是要他死……」火平左手一記勾拳，打得狗仔滿口流血，緊接着是右手左輪機頭張開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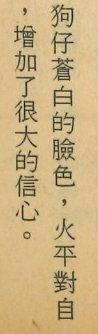
狗仔準備抗議的話，硬被那輕微槍機張動的聲音給堵了回去。

那畢竟是要命的玩藝，狗仔雖然已有了兩次殺人未遂的前科，但還是害怕死亡。

常常喜歡動手殺人者，又是最怕死的人。

看到狗仔蒼白的臉色，火平對自己的判斷，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狗仔，你聽着，我不怕柯老大，但我却不想殺你。」

「你是專程來砸場子的……」

「也可能是來宰柯老大的……」火平說：「現在，快把你這位好兄弟丟到浴缸裏去。」

連柯老大都敢殺，狗仔知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了，只好聽命行事。

「狗仔，」火平確定那個人已被溺死，低聲說道：「你眞的殺了人了，我看到你把他放入浴缸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你的指紋……」

「小火，這都是你的命令啊！」

「沒錯，」火平說：「但在法庭上，我不會承認的，你害死了你的朋友，你是個殺人的兇手！」

「算了，小火，明着說吧！我狗仔跟着柯老大也混了五六年了，就是我頭腦笨吧！但也不會笨到……」

「好，」火平道：「你是不是還想跟着柯老大混下去？」

「當然，」狗仔說：「我連中學也沒有唸完，不跟着柯老大混，我得喝西北風……」

「爲甚麼不想想跟着我火平混呢？」

「你……」狗仔笑一笑，道：「你有甚麼？柯老大手下有一班兄弟！一天有十幾萬的收入！你小火和我狗仔一樣，人一個，命一條，跟着你怎麼混？又能混出個甚麼名堂來？」

「狗仔！我有點欣賞你了，你一點也不笨啊！」

「別擔心小猪，」狗仔望望浴缸中的屍體，道：「他到高雄不久，咱們把他扛回床鋪上，明天晚上用車子運出去，找個地方埋掉，便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情。」

「就算有人發覺了，也不會過問，」火平道：「他們不會報警，但他們會告訴柯老大。」

「這個，這個……」

「狗仔，柯老大是個很精明的人，他不會眞的關心小猪的生死，但他一定會查這件事情，他會關心自己，他一旦查明白了，你還能混得下去嗎？」

「我……」

「你已經變得聰明了不少，只是還不夠，」火平說：「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不是被捕入獄，就是等候被柯老大處決。」

「可是我……」

「狗仔，如果我說是你勾引我對付柯老大的，你說柯老大會不會相信呢？」

「應該不會相信！柯老大知道我不是那種很有野心的人……」

「但我會說，你收了別人一大筆錢，當然，我也收了一大筆錢……」

「可是誰會是出錢的人呢？」

「我想，柯老大會慢慢的拷問你了。」

「拷問我？你呢？」

「今天晚上，我殺不了柯老大，柯老大與他的保鏢，一定會把我殺死的！不管今夜這一場大賭，是勝是負，我都不用替自己擔心！」

「好吧！你要我作甚麼？」

「不會讓你爲難的，等一會，這裏會有一場激烈的槍戰……」火平長長吁一口氣，吐出心中的緊張，說：「狗仔，我如不幸的被打死了，你還是柯老大的好部下，你可以隨便說出一百個理由，解釋今天晚上的事情，死無對証啊！」

「如果……」狗仔有些艱澀的說：「你勝了呢？」

「那就要你狗仔幫忙了，」火平說：「我要接收柯老大全部的事業，願意留下來的兄弟，我們照常僱用，不願意留下的，任由他們離開。」

「柯老大的女人呢？」

「我不要，你狗仔如果喜歡，就留下來自用吧！」

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狗仔兩道目光却盯住在火平的左輪上瞧了一陣，道：「柯老大有兩個保鏢，連他本人，有三把噴子，你這一把左輪，只怕會顧此失彼！」

「這倒不用擔心，」火平說：「我們先下手，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還手的機會。」

「我一點也不樂觀，」狗仔嘆口氣，道：「左側邊門出去，走廊盡頭有一個房間，就是柯老大玩牌的地方，今天，他和一個老千合作，下兩個大凱子。」

火平點點頭，舉步向外行去。

「小火，柯老大兩個保鏢小金和阿徐，都是很機警的人，他們分用了兩種噴子，三八的左輪，和四五連發手槍。」

「謝了，狗仔。」

火平拉開浴室門，閃了出去。探首向聚賭室內觀望，兩桌痲將，仍然打得劈劈啪啪。心中忖道：巧得很啊！他們用的是和我的完全相同的噴子。

× × ×

狗仔提供的情報，完全正確，火平潛行到最後的房間外面，利用門間空隙，清楚看到室內的情形。

柯老大果然在玩牌，而且非常聚精會神。

同桌的是一女二男，火平立刻認出來那個女的就是昨夜吃他的女老千，是個千術很高明的人物。

火平知道被人吃了，但昨夜却沒有辦法抓住她出千的手法。

柯老大的兩個保鏢，却是非常謹慎小心的人，他們分站在柯老大身後，表面上是看牌，但站的方位，却把柯老大兩側都守護得很嚴密。

火平舉起手中的左輪，瞄了一下，立刻感覺到射擊角度很差，就算有充份的時間，也未必有射中柯老大的機會。

他心中非常明白，如果無法在第

一陣槍聲中擊倒柯老大，今夜的一切，都註定失敗了！

小金、阿徐的槍法已相當不錯，但柯老大的拔槍快、射擊準，是南、北黑道上公認第一的高手。

只要一擊不中，火平便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

所以，火平決定冒險，他要在撞開木門的同時，衝入室內，以第一時間，用雙槍攻擊柯老大。然後，再對付小金、阿徐。

七年前，柯老大曾以雙槍並擊的戰術，打死了高雄市的最大兩個幫派的老大，也奠定了他在高雄市的地位，成了南、北黑道上最兇狠的人物，每到一個地方，當地有頭有臉的黑道上人物，都聯合公宴柯老大。

當然，柯老大也成了一言九鼎的人物，任何糾紛，只要柯老大出了面，都可以擺平下來。

現在另一個想快速竄起的人物火平，正準備以同樣的手法，來取代柯老大。

這就是現在的黑道，一個完全喪失了倫理、正義的組合。

× × ×

火平估算了敵我的形勢，然後，開始檢查兩支噴子。

他雖然十分小心的行動，但仍然弄出了一點聲息。

那是擺動的槍身，撞在了木門的把柄上。

「甚麼聲音……」首先警覺的並不是柯老大，而是那身懷高級千術的女人。

據說，學過千術的人，耳目也特別靈敏。

柯老大凝神傾聽了一陣道：「大妹子，我保証不會有人來這裏抓『賭』。」

「那你敢不敢保証？道上的朋友不會摸上來，硬闖上門……」

「三年前，我姓柯的，還不敢誇這句海口，說這等誇大的話，但現在，放眼高雄市這座碼頭，我柯某人自認第二，那一個有種的敢誇第一……」目光中突然閃出殺機，由兩個男性牌友的臉上掃過。

神情配合着自負的口氣，再加上小金、阿徐故意轉動身軀，露出的手槍把柄，這就形成了一股逼人的殺氣。

兩個凱子的臉色都嚇白了，對望了一眼，上首一個說道：「是啊！柯老大如果說蛋是黑的，這裏又有幾個人敢說蛋是白的？」

「我姓柯的眞有那麼糟麼？連黑、白都分不清楚了？」

「我……我不是那個意思……」他心中一急，口吃起來，眞是欲速不達，越急越說不清楚了。

「柯老大……」下首一個凱子接道：「小五絕對沒有諷刺你的意思。」

「我知道，大家好兄弟嘛！玩幾把小牌，怎麼會傷了好兄弟的感情呢？」

原來，剛才女老千連了五莊，其中有三把自摸，小五連拉帶踢的，一莊下來輸了幾十萬，忍不住嘀咕了兩句。

「柯老大說的對！我說小五啊！錢這種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輸一點有甚麼關係呢？你他媽的，怎麼會語無倫次起來！」

「老頭子留下的全是地產，又交了一大筆遺產稅，弄得我手頭很緊，輸得太多了，我怕明天湊不出現金啊！」小五說出了心中的憂慮。

賭賬可以欠，但柯老大的絕不能欠。

「這碼子事啊！放心的輸吧！」下首的凱子接道：「要多少，我挐給你！」

「不用痲煩了，」柯老大說：「挐塊土地來，輸多少，我給你墊上，小五，咱們可是親兄弟明算賬，土地值多少，按公告地價算，一分也不能少，該找回你的，我也是一次付清。」

「是是是……」小五說：「土地能頂賬，我就可以放心打了，輸一點沒有關係……」心中却暗暗駡道：流氓啊！騙子啊！吃人不吐骨啊！出老千贏了我的錢，還要用公告地價買我的地，一轉手，你又可以賺上幾倍了。

這時，阿徐已打開窗子，向外瞧了一下，又關上窗子，笑道：「大姐，外面連耗子也沒有一個，放心的打牌吧！門口有人插旗，大廳裏有人坐鎮，我和小金手上又沒端豆腐，要是有人不長眼，上線開扒，包管他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如果，阿徐開的是門，不是窗子，他立刻發現，那人就迎門而立，高舉着雙槍。

因爲，火平算過了角度，只有在進門的位置開槍，才能一舉擊中柯老大的要害，使他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痲將牌局，繼續的打下去，柯老大早就看上了小五一塊地，希望早些把它吞下來。

女老千接到柯老大的指示是，要痛下殺手，盡一夜工夫，一定要把小五那塊土地吃下來。

當然，也可以順便收拾另外一個凱子。

反正，這兩個都是二世祖型的紈袴子弟，老子留下了大批財產，供他們揮霍享受。

但柯老大的手段太辣了一些，既是騙，又是搶，擺明了非吃掉兩人不可。

兩個人心中很明白，但形勢迫人，明白了也沒有法子反抗，只好硬着頭皮撐下去了，心裏駡臭了柯老大十八代祖宗，臉上還得裝出一副笑容，被吃得心甘情願。

× × ×

火平一肩撞開了木門，手中的雙槍，已吐出了連串的火焰……

沒有一句場白話。

柯老大還未站起身子，右手中已握上了槍柄。只要槍能拿出來，他就可以還擊。

只可惜他已連中了六槍，又都是擊中了胸前要害，所以，很快的倒了下去。

小金、阿徐却還擊了……

但他們每人也只能打出一槍，就倒在了火平的雙槍口下。

火平沒有理會另外三個賭徒，轉身奔了出去了。

因爲，他也受了傷。

靜夜裡的槍聲，劃破了沉寂，也驚醒了外面兩桌打痲將的人。

但他們還來不及作出反應，火平已衝入廳中，揚手射出兩發子彈，擊中了沉卧在浴缸中小豬後，匆匆奔了出去，立刻一陣大亂，走得一個不留。

狗仔也不敢再停留下去，收拾了一些現金，離開了賭場。

兇殺案的慘狀，震動了南部，事實上，北部也被這震駭的新聞鬧得天翻地覆。

× × ×

但事情逐漸的平靜下來了，工商社會中生活的人，太忙碌了，也非常的健忘，兩三個月之後，高雄市又開了一家新的賭場。

主持這家賭場的人，正是狗仔。

狗仔接收了柯老大的女人，也接收了柯老大的事業。

清楚柯老大事業的人，不是追隨柯老大的兄弟，而是他的兩個女人。

狗仔花了不少的工夫，把兩個女人全收了下來。

因爲，他知道柯老大不會把所有的財產，交付給一個女人保管。

狗仔完全猜對了，他用的全是低姿態的柔情攻勢，和柯老大用的方法完全不同。

狗仔得到了兩個女人的眞誠合作，挖出了柯老大的全部家當，狗仔就拏出大批現金，很快把局面穩定下來。

沒有人責怪狗仔，因爲，沒有人懷疑到狗仔敢動柯老大，狗仔是個知足而沒有野心的人。

狗仔肯出面接下柯老大的事業，完全是江湖義氣，繼承柯老大，收拾殘局。

跟隨柯老大的兄弟，除了死去的小金、小徐、小猪之外，也全成了狗仔的手下，唯狗仔之命是從。

因爲，狗仔可以照顧他們。

火平呢？

他擊倒了柯老大、小金、阿徐，但也被小金、阿徐的還擊射中了兩槍。

槍傷雖然不輕，但都非要害，所以，火平還可以逃離現場。

如果，他養好了傷勢，再去見狗仔，以火平的槍法和狠勁，不難承繼柯老大的江湖地位……狗仔絕對不敢反抗的。

但火平却犯了個最大的錯誤，低估了狗仔。

看上去胸無大志的狗仔，却是扮猪吃老虎的狠脚色，狗仔表面上極盡關心火平，也沒有把火平送入醫院治療，請了醫生在一處秘密的地方開刀，醫生告訴火平，只要取出肋骨處一顆子彈，休息四五天就可以完全復元，因爲，火平的身體太强壯了，傷處也沒有發炎的跡象。

但狗仔就利用那子彈取出、痲醉未醒、醫生離開後，下了毒手。

他斬斷了火平雙手的筋脈，也砍斷了火平脚上的主筋，使火平的全身收縮，整個的體形，都起了很大的改變，那是第一流醫師也無醫治的傷害。

火平在極度的痛苦中清醒過來，只見到狗仔手中拏着一把沾染血跡的鋒利小刀，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咬牙說道：「狗仔，你好陰、好狠啊！」

「我這是自保，火平，你如心中不服氣，就算是我替柯老大報仇吧！」

「唉！狗仔，給我一個痛快，這種斷手、斷脚的痛苦，我受不了。」

「我不像你那樣喜歡殺人，小猪只是一個還不太懂事的大孩子，你却要硬生生把他溺死，臨去之際，又打了屍體一槍，你是夠狠……」狗仔嘆道：「我要讓你身子不能動，嘴巴不能說，只用眼睛看着我坐上這個碼頭第一大亨的位子上。」

狗仔說到作到，又傷害了火平的音帶。

現在，火平是手脚殘廢的啞巴！坐在一張輪椅上，在街邊、屋角處，向人乞討渡日……

有誰知道，他是以一敵三，獨抗柯老大、小金、阿徐，三個黑道槍手的高手呢？他贏了那場槍戰，却輸在狗仔手裏。

但狗仔却越來越發達了，坐車也由國產的裕隆，換成了賓士五百。

火平想絕食死掉，但狗仔却派人照顧他，要他活下去。

三年過去了，不知道，狗仔是否能再渡過第二個三年。黑道上正有着很多後起的新人，等得不耐了，他們不知道高處不勝寒，只用兩隻眼睛，看着狗仔坐的賓士五百，風馳電掣般呼嘯而過。

他們也看到了火平，那個畸形、孤獨的殘廢者，可是，他們不知道他是誰。

他們同情的丟下拾元，或是二十元，但錢對火平已沒有用處，他連檢起的能力也沒有了。

火平只能在心裏吶喊着：回來呀！看看我吧！我就是你們的榜樣啊！

可是，誰能聽到他心中的吶喊呢？

（全文完）

三期完短篇故事／宇文香·文　可飛·圖

血濺上海灘

追查藏寶圖　殲滅忠義堂

仁紹——稱不上村，更談不上鄉的小地方。

丁樂——仁紹唯一的小混混，地方上的人，誰也沒他辦法，誰叫他既沒爹，又死娘。

不過，每年一到夏天，大夥兒總可以鬆口氣，靜上那麼一陣子。

因爲只要唐菱這個丫頭片子一到仁紹，丁樂就沒得混了。

唐菱——上海忠義堂堂主唐日奇的獨生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活潑伶俐、嬌巧可愛，就是少了一點文靜的氣質，每年總會到仁紹找師叔公玩，一待便是好些時日。

何申一——唐菱的師叔公，一個淡薄名利的隱士，性詼諧，獨自一人到仁紹來，每日品茗、自娛，清風伴隨，有如閒雲野鶴，好不優游，除了每年夏……

「師父——野丫頭又欺負人了。」丁樂的破鑼嗓子，從山底下傳了上來。

靜坐藤椅上的何申一，彷若未聞地捋了捋及胸的白鬍鬚，喝了一口手中的香茗。

放下杯子後，何申一突然雙手緊握椅把，朝前方不遠的山徑上，越跑越近的小身影看了一看。

驀然，何申一本略顯黑褐的臉龐，漲得通紅的，全身筋脈浮凸緊綳，石破驚天的吼道：「我不是你師父，丁樂你這個混小子，不准亂叫。」

霎時滿山廻響著：混小子不准亂叫……混小子不准亂叫……

丁樂滿頭大汗，身形狼狽的放足狂奔，還不住驚慌地往後瞧。

何申一雙眉緊皺的看著丁樂氣喘吁吁地往自個兒坐著的地方衝來。

「混小子！你還不趕快停下來。」何申一急道。

丁樂正回頭瞧後頭追兵，那顧得了何申一在說些什麼，只是停不下脚步的往前跑，想快點躲過唐菱的糾纏。

何申一哭笑不得的直搖頭道：「停下來，停下來，再不停下來我又遭殃了……」

丁樂回過頭來，張大嘴喊道：「師父……野丫頭她……」

話都沒說完，只聽的「砰」一聲。

「哎喲！好痛啊——」

丁樂還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整個人已撲倒地上，正齜牙咧嘴的猛喊痛。

何申一又好氣又好笑的朝丁樂戲謔道：「混小子，你又撞上來啦！」

丁樂撫著摔痛的腦袋，抬頭瞧著何申一，無奈道：「師父，野丫頭她一追，我就很難分清東西南北。」

何申一很難反駁丁樂，因爲那是事實。

何申一只得搖頭笑道：「菱兒這丫頭人到哪兒，那裏一定是雞飛狗跳的。」

說曹操曹操就到，唐菱特有的喊聲已追至：「丁樂——」

丁樂一聽到聲音，猛地站直了身，顧不得痛楚，站起身來，求道：「師父，求求你別跟她說我在這裡。」

何申一眉鋒一挑，不懷好意地道：「行，只要你從今起不亂叫我師父，我老人家從不收徒弟。」

丁樂這時候那管得了幾多，只是胡亂點頭，一溜煙往另一頭小徑跑去。

丁樂跑了幾步，又不放心的回頭喊著：「師父，你可千萬不能告訴她，我往這方向走哩！」

「你……你這混小子！」何申一被丁樂一聲師父氣得吹鬍子瞪眼睛。

「師叔公——」唐菱紅色的身影像輕風似跑了過來。

何申一看著可愛嬌巧的唐菱，嘴角不禁上揚，並喃喃道：「混小子，可有你受的了。」

「師叔公——」唐菱跑到何申一身旁親暱的叫著。

何申一輕撫野丫頭的頭，慈祥地笑道：「菱兒啊！你一早跑哪兒去了？」

唐菱雙眼靈活地先朝四周打了個轉，方才說：「我在和丁樂比賽。」

「比賽？」何申一好奇地道。

「看誰跑得快，輸了要受罰。」唐菱側身四下看道。

「呵呵呵！」何申一笑道：「不要看了，那混小子早跑了。」

「師叔公，他朝那個方向去？」唐菱緊張的問道。

這時，躲在林子裏的丁樂，一顆心懸在半天高，黑白清晰的雙眼，睜得斗大，彷佛要掉出來似的看著何申一，心中嚷著：「阿彌陀佛！觀世音、土地公、各方神聖……千萬不能說啊！」

何申一沉吟了半晌，手不斷地梳理著白鬍鬚。

唐菱沒耐性地又拉拉何申一的衣襬，追問道：「師叔公，他到底朝那裏走了嘛！」

何申一雙眼睛瞄向丁樂的方向，沉吟道：「嗯……他嘛……」

「我的媽啊！不能說，不能說。」丁樂緊張的忖道。

「師叔公——」唐菱撒嬌地摟住何申一，頻頻催促。

「我答應了那小子，不說的……」

何申一頗感為難。

唐菱俏皮的挑撥道：「師叔公你忘了，他一直都叫你師父、師父……一點都不尊重你老人家。」

「誰說的，我喊師父是尊重他，別人想都別想。」丁樂不服氣的在心裏暗罵。

「就憑他那有資格入我們忠義堂，更何況是做師叔公的徒弟，對不對？」

「慘了，這下全完了。」丁樂心中暗嘆，看來要另找地方躲藏，因為何申一準要出賣自己。

果然，何申一贊同道：「對！菱兒說的一點也不錯，那小子老叫我師父、師父的。」

「那師叔公快告訴我，他往那裏去了？我替你好好教訓他。」唐菱高興地道。

「他藏在……」何申一手微指了指草叢。

唐菱機靈地緊盯著草叢。

「完了！」丁樂絕望地轉身欲逃。

「他……不知道……」何申一頓時又放下手。

「不來了，師叔公騙人。」唐菱不依地跺着脚道。

丁樂一時高興地擊掌道：「夠意思。」

這一擊，豈能逃過唐菱的雙耳。剎時，野丫頭虎地一轉身，直盯著發聲處。

「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沉不住氣，可不干我的事。」

「師父，謝了。」丁樂見狀不得不丟下話，轉身便跑。

「哼！這下看你往哪裏跑！」唐菱放開何申一，立刻追了過去。

何申一瞧著二人一路追追跑跑，不禁也邁開方步道：「去看看那混小子受什麼罪。」

＊　＊　＊

大清早就出來砍柴的老張，瞧見丁樂像匹脫繮野馬般地跑過身旁，直往山下衝去，忙不迭往一旁閃去。

忽地，「咻」地一聲衣袂擦過的聲音響過。

老張道：「果然是她，否則丁樂是不會跑得那麼快。」

老張忘形地瞧著唐菱的身影，脚也向小徑跨出。

突地，脚上沒來由的一痛，耳畔傳來一句：「老張，失禮了！」

老張嚇了一跳，猛地低頭看向自己的脚，鞋面上竟印了個泥脚印。

再抬頭，却見何申一頭也不回地跟著往前跑去。

老張看著自己的鞋低語道：「眞倒楣，遇見他們三人。」

丁樂放足狂奔，只想拋離唐菱遠點，偏偏她却又快追上了。

此時，丁樂前頭忽然有個東西遲緩地跳了跳。

丁樂忍不住在跨過牠後，又回頭瞧了一眼。

「哈哈！我怎麼忘了還有這寶貝。」丁樂彎下身去，忙將地上的東西往懷裏塞。

「丁樂你別再跑，今天你輸定了。」緊追不放的唐菱，仗勢著自己輕靈的身手，正逐漸追近。

「還早哩！誰輸誰贏還未定。」丁樂不信邪地回頭朝唐菱做了個鬼臉。

「哼！我非讓你心服口服不可。」

唐菱狠狠地丟下一句話。

兩人就這麼一追一跑地，很快地接近山下。

突然，丁樂就在山徑旁一塊空曠的草地停下來。

「怎麼？你認輸了？」唐菱一把抓住丁樂的衣襟喘息道。

丁樂雖然也急喘著氣，却沒有回過頭來，只是幽幽地道：「野丫頭！如果妳等會兒能不吭一聲，不叫救命，我就服妳。」

「什麼？」唐菱意外的一楞，一時間弄不清楚丁樂在說什麼。

丁樂猛地一掙，脫離野丫頭的手，轉過身子，朝她狡猾的露出不整齊的大門牙。

「我說的就是這個。」丁樂突然伸手將懷中的東西掏出，毫不猶疑的朝唐菱扔去。

唐菱很自然地伸出雙手將東西接住，狐疑地看了丁樂一眼，才低頭看看手中的東西。

一瞧之下，唐菱原本紅灩灩的臉蛋煞時變為慘白。

「呱！呱！」野丫頭手中的「東西」，這時叫了兩聲，便從唐菱手中跳開。

「哇！救命啊！大師哥。」唐菱慘白著臉，兩手直在自己的身側擦拭，還不停的跳脚。

「哈哈哈！我就知道，哈哈哈！」丁樂得意地拍手大笑。

唐菱的尖叫聲被丁樂的笑聲打斷，只見唐菱怔楞地看著丁樂，兩手仍不斷的擦拭。

「野丫頭！只不過是隻癩蝦蟆，就把妳擺平了。」丁樂得意道。

唐菱心有餘悸地看著漸漸跳入林中的癩蝦蟆，眼中充滿怒火，緊盯著丁樂。

「好好好！這次算平手，我們誰也沒輸，誰也沒贏。」丁樂被她盯得混身不自在。

唐菱怒目嗔道：「你怎麼知道？」

「知道什麼？」

「我最怕的就是那個醜東西。」唐菱隨手指著癩蝦蟆遠去的方向，忍不住露出厭惡的神色道。

「哦！你說牠嘛！那只是湊巧，剛在路上撿的。」丁樂見唐菱被嚇著，只得實話實說。

唐菱虛脫似的往一旁的大石上坐下，吐了一口氣。

丁樂見唐菱如此模樣，不禁問道：「奇怪，妳不怕蛇，為什麼怕癩蝦蟆？」

「蛇沒有那麼醜。」唐菱厭惡道。

「噢！」丁樂點了點頭，仍是不明白為何她不怕蛇却怕癩蝦蟆。

這時兩人都沒注意到周遭的氣氛已有異動。

何申一見二人停下來，正欲走近，却忽地往旁一閃。

丁樂忽地問道：「妳方才怎麼一直喊大師哥？妳不是說他去了南方？」

唐菱當丁樂是個呆子，遂瞪了他一眼：「你眞笨！大師哥方豪平時最疼我，有他在，誰都不敢欺負我，剛才我嚇了一大跳，當然會喊大師哥。」

「噢！」丁樂虛應了聲，心中却想道：「妳這隻母老虎，誰能欺負妳？妳不欺負人就已不錯了。」

唐菱大吼道：「你在想什麼？」

「沒……沒什麼。」丁樂猛搖雙手道。

唐菱正欲開口反駁，突然聽到一聲：「菱兒，混小子，小心！」

何申一話聲未落，突聞「颼」地一聲，一道大網從天而降。

二人未及應變，已被大網罩住，二人不斷在網中掙扎著。

四週竟出現了數名黑衣大漢，朝二人圍了上來。

其中一名為首大漢朝何申一藏身處說道：「何爺請出來吧！」

話聲未落，何申一已閃身來到眾人跟前。

「師叔公，快來救我！你們這些瞎了眼的傢伙，還不放開本姑娘。」野丫頭生氣地大喊。

「是啊！師父，這些人眞可惡，竟敢用魚網困住本少爺。」丁樂竟將愈掙愈緊的蠶網當成普通的魚網。

「你們是那條道上的？竟對兩個小娃下手。」何申一瞄了一眼蠶網，强作鎮定道。

「只要你將藏寶圖交出來，咱們立刻走人。」為首的黑衣壯漢冷聲道。

「什麼圖？」何申一雙掌已暗自運勁。

「別裝傻！咱們兄弟可沒空陪你們耗時間。」壯漢不耐煩的喝道。

「嗯！敢在我面前吆喝，你倒是蠻有膽子的。」何申一斜睨了眾黑衣漢一眼，提高聲音道。

「少廢話，圖交是不交？」壯漢猛地欺近，狠聲道。

「你好大的膽子，敢對師叔公無禮，我爹決不會饒你。」唐菱雖被困，仍不甘示弱地道。

「對！她爹不會放過你的，你知道她爹是誰嗎？」丁樂助勢道。

「哈哈！哈哈哈……」眾黑衣漢突兀地大笑。

「還笑！說出來，包準讓你們嚇得跪地求饒。」

丁樂滿臉得意，唐菱則高仰著頭，一副贊同的神色。

「忠義堂堂主唐日奇！在上海的確算得上是一個人物。」壯漢冷冷地說道。

「你既然知道我爹是誰，還不快將我們放開！」唐菱跺脚道。

何申一此時雙掌突然揮出，二道强勁的掌風擊向持網的兩名大漢。

兩名大漢沒料到會遭突擊，身形略退。

何申一趁機將二人身上網罩一扯，網罩迅疾被扯離。

眾黑衣壯漢亦非等閒之輩，立刻

反身撲上，將三人團團困住。

「你們不將藏寶圖交出，下場將和忠義堂無兩樣！」爲首的壯漢發出冷森的話語，簡直可將人凍結。

「你說什麼？」唐菱臉色倏變，追問道。

「把話說清楚。」何申一向來平和的臉上已是一片穆肅。

「忠義堂此時已是一片廢墟，再也沒有一個活口，如果不交出藏寶圖，你們馬上會在黃泉路上相會。」壯漢彷彿在說着一件芝麻綠豆的小事。

「你胡說！」唐菱不相信地斥罵。

「誰派你們來的？」何申一强抑住心裏的激動，冷靜的問道。

「去問閻羅王吧！」爲首壯漢不耐煩地大手一揮。

何申一早已蓄勢待發，正是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只見掌風呼呼，拳影無數，何申一連揮數掌後，拉住唐菱和丁樂，朝路旁林中竄入。

「快！追上去，一定要得到藏寶圖，不然大夥兒全沒命！」爲首壯漢急道。

「還有，可以用傢伙，但記住要留活口。」

「是！」衆壯漢應聲後，紛紛自腰際掏出盒子炮來。

手拿著槍枝更增添黑衣漢的殘暴，只見他們分成數批，朝方才何申一三人消失的方向追去。

＊　＊　＊

林中幽暗沁涼。

「快！」何申一短促的話音甫現，「砰」地一聲槍響。

「啊！」丁樂低聲驚呼。

「丁樂！」「混小子！」唐菱、何申一驚慌的低呼。

「嗯！沒事，沒事。」丁樂摸了摸耳際，方才飛擦而過的槍子險些就要命中。

「那邊，快！」一個粗大的嗓門嘶吼著。

砰！砰！砰！

一陣驟起的槍聲，此起彼落的在林中響起，閃爍著火光。

何申一、唐菱、丁樂匐伏著身子，在林中急竄。

丁樂突然抬眼張望四下，不發一語的拉住何申一。

「丁樂，你做什麼？」唐菱壓低著嗓音問道。

「前面草叢有一條小徑，可以逃出這裏，而他們絕對找不到。」丁樂低聲道。

「既然如此，你快帶路。」何申一用手輕推丁樂道。

丁樂點頭後，敏捷地在前頭帶路，三人的身形很快地消失在草叢中。

三人也不知跑了多久——

「呼！」鬆懈地大呼口氣，丁樂頹然往路旁的大石一坐，平息自己急緩的呼吸。

原本緊張的心情一鬆懈，唐菱已立刻拉住何申一，急促道：「師叔公，我們趕快回忠義堂去。」

何申一不斷思索著整件事，一股不祥的感覺襲上心頭，遂沉重地點了點頭，轉身就舉步向前走去。

唐菱正要跟上前去，丁樂突然自大石上跳了起來，大叫道：「師父，我呢？」

「你也來，他們跟你打過照面，恐怕不會輕易放過你。」

「是，師父。」丁樂欣喜地應道。

「不許叫我師父。」何申一身形漸去，仍丟下一句。

丁樂正想反駁，唐菱已經一把抓住他，急步趕上，邊不耐煩的輕聲道：「丁樂，你眞笨，不會跟著我叫師叔公。」

「噢！」丁樂不以爲意地揉了揉鼻頭，隨口應了聲。

一老二小，一前一後地便離開仁紹。

＊　＊　＊

上海。

忠義堂遭人襲擊之事轟動一時。

直至個把月後，此事仍是人們茶餘飯後閒談的話題。

忠義堂何以被滅？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却有個最盛行的傳言，忠義堂是三花會下的毒手。

三花會是日本組織的會社，在混亂的上海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許多不知廉恥的中國人，藉投靠、巴結三花會而得榮華富貴。

而三花會的會主菊池惠子，更是一位美豔厲害的角色。

＊　＊　＊

數輛黑黝黝的轎車，魚貫飛馳而過。

就在距最後一輛轎車約十個車身之遙，一輛沙黃色的摩托車默默地尾隨著。

駛在最後面的那輛轎車中的人，似乎發現被人跟踪，車速不禁漸漸慢了下來。

這時，摩托車上的騎士，却加快速度地越過這些轎車，搶先駛過前頭的大彎角，消失在街頭。

最後一輛車遂又跟上了前行的車，循著摩托車的方向一路疾駛。

一段路後，路前頭竟攔著鐵馬，禁止通行，只剩下旁邊另一條通路。

五輛黑色轎車停了下來。

第一輛車的駕駛者立刻開門下車。

下車的竟是個綺年玉貌，却有著異乎一般女孩驃悍神情的年輕女子。

那女子走到第三輛車旁，朝後座的人恭敬地行了九十度大禮。

斯時車窗降下了二吋，只見窗後露出一雙非常冰冷却又風情萬種的美目，隨即說道：「換道！」

「是！」女子恭敬的回答，於是車

窗迅疾又關上。

女子立刻上車，朝另一條路直去。

這行引人注目的車隊，走了約二十分鐘後，道路愈見顚簸，觸目皆是黃沙土路，兩旁已不見民屋樓房，只有不少樹木草叢。

前頭唯一的通道上，竟又堵塞了大石，大石前站立著一排魁梧大漢。

轎車全數停下，除了第三輛外，所有的人竟將車門敞開，不當一回事的下了車，一字排開立於車前。

二十個少女隨即展現眼前，裝扮更是清一色的白衣黑背心，黑皮褲外加長靴。

圍在大石前的漢子，對眼前的美豔女子，有如見著蛇蝎一般地露出厭惡之色。

當中一個身著褐布長衣的中年漢子踏前三步，威武的國字臉上，濃眉一軒，宏亮的聲音傳開：「翟玉——我知道妳在車裡。」

「大膽！」剛才駕駛第一輛車的女子，操著生硬的腔調，喝斥道。

「呸！一羣鬼婆子。」大漢中有人不屑的罵道。

「麗子，退下。」第三輛車內傳來一聲清脆的京片子，接著車門打開。

被喚做麗子的女子，立刻噤聲。

「翟姑娘，請。」從車前門走出一個矮小的漢子，瘦削的臉上，滿是諂媚的笑容，拉開車門迭聲道。

「孫大郎！你這二毛子當的挺熱絡的。」有人戲謔的嘲諷道。

孫大郎却是不屑地斜睨了說話的人一眼，逕自哈腰迎接車中人。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小兄弟，這話你懂嗎？」隨著話聲，車中人終於步出車廂。

短短的秀髮，迷人的星眸，柔媚的紅唇，婀娜有緻的身材，欺雪的玉膚被一身白衫襯托得更爲明豔。

「翟玉，忠義堂可是三花會滅的？」中年漢子望著眼前的麗人，怒聲道。

「上官易，你要爲唐日奇報仇？」翟玉臉上浮出好笑的神色。

「不錯，唐日奇是我的結拜大哥，忠義堂被滅我上官易豈能袖手旁觀？」上官易肅容正色道。

「對，我們要爲忠義堂報仇，殺掉你們這些日本鬼子、二鬼子。」有人助聲道。

翟玉冷笑一聲，驀然——

「咻」一道光影破空疾射，直朝方才出聲的漢子。

上官易快如閃電阻於漢子之前，單手接下這道暗器。

「下次，那把刀會插在他的嘴裏。」

翟玉的身後，一個冷若冰霜的男聲傳出，接著他緩緩地跨出一步，至翟玉左側。

這個人一身青衣長袍，一臉斯文，但他周遭却讓人感覺到似有一堵劍牆圍著，令人親近不得。

右側的孫大郎逮著機會，急接口道：「哼！你們這羣不知死活的東西，竟敢在卓元羽卓爺面前對翟姑娘不敬。」

上官易眨眼間已迅速將手中的暗器反手甩出。

「咻」的一聲，暗器射向孫大郎額頭正中。

「啊！」孫大郎嚇得反退二步，背貼著車子，尖聲叫著。

卓元羽連眼皮都沒動一下。

其他女子則活像看小丑似的瞧了一眼孫大郎。

翟玉不怒反笑地輕語道：「上官易，是你安排這條路，故意引我們來的？」

「不錯，這是滅掉三花會的第一個步驟。」上官易點頭道。

「哈哈！上官易，你認爲你的計策成功了？」翟玉眼中竟閃一抹狠辣的神色，接口笑道。

「難道不是？」上官易放眼巡視三花會所有的人道。

「上官易，如果我說你不但是唐日奇的拜把兄弟，而且跟他一樣，是專跟日本人作對的大漢會上海小組的人，你怎麼說？」

翟玉朝前走了幾步，柳腰款擺，說不出的撩人風情，但她說的話却讓上官易幾乎屏住氣息。

「妳……」上官易驚訝的眼色，盡入翟玉眼底。

「沒料到吧？這件事你想想看，且看今天你是否還能活著回去。」

「妳怎麼知道的？」上官易沉聲道。

「你以爲呢？」翟玉殘酷的反問。

「大哥，別跟這些二鬼子多說，咱們跟他們拚了。」

「對！把他們幹掉，替唐爺報仇！」

「殺！殺了他們！」有人不耐煩的鼓勵著。

「殺，殺二鬼子！」

衆人情緒原已不穩定，一經高呼，立刻一呼百諾，浮動著拚命的氣息。

「八戈也魯！」三花會的女打手也大聲狂罵，並衝向上官易等人。

這邊熱血沸騰的熱血漢子，見著東洋鬼子婆衝過來，當然迎頭衝撞過去。

雙方原本就像是兩座火藥庫，現在既已點燃，不炸開來已是不可能之事，於是雙方拳來脚往，展開一場近身搏擊戰。

上官易的弟兄對上三花會的女打手，男的拳拳似鐵般揮出，毫不留情，女的掌掌冷毒如出洞蛇，狠辣異常。

「大哥，那娘兒們留給你，這個矮大郎就由我來收拾。」一大漢欺近被孫

大郎緊纏的上官易道。

「啪！」上官易反脚迴旋一踢，將送上來的孫大郎踢個跟蹌，便盯著一直不動的翟玉道：「好，那龜兒子交給你。」

壯漢立刻咧嘴大笑，一把將昏頭轉向的孫大郎揪起，嘿然笑道：「你這走狗，看大爺怎麼伺候你！」

孫大郎大概此時才被嚇醒，突地一掙，側身一拳擊向大漢門面，硬是掙脫了他的手掌，隨即矮身一溜，混入戰亂中。

「有種的咱們單挑獨鬥，別逃。」大漢立刻追上。

翟玉無動於衷的看著孫大郎的狠狽樣。

「翟玉，妳認命吧！」上官易從不傷害女子，但爲了替唐日奇報仇，上官易也顧不得那許多，瞬間踢向翟玉。

「啪！」即時揮出的一拳，擋住上官易。

「咱們倆先會會。」卓元羽平靜地像在述說一件瑣碎的小事。

「好！」上官易强而有勁的拳頭，朝卓元羽胸前打去。

卓元羽非易與之事，右胳臂橫伸，擋住上官易凌厲的一拳，左拳閃電般襲向上官易面門。

上官易見勢，立刻側身一閃，藉勢一個車輪大迴踢。

這個大迴踢是上官易的絕學之一，其勢之猛勁，自不待言。

說來也是孫大郎活該倒楣，擺脫了追殺，却在這時跑了過來，於是就聽到一聲「啪」，孫大郎當胸被踢個正著。

「哎喲！」孫大郎被踢得哇哇叫，痛得翻倒在地，連滾了好幾個觔斗。

卓元羽精明的眼中，閃過一抹嘲笑的神情，却絲毫不理會孫大郎。

上官易濃眉一皺，惋惜道：「你有這麼好的身手，爲什麼甘願做日本人的奴才？」

卓元羽不帶一點感情道：「人各有志。」

「無耻！」上官易怒罵一聲，拳頭又至。

兩人拳來脚往，立即糾纏起來。

翟玉的雙眼隨著卓元羽的身影左右飄動，原本無情的眼波，此時竟浮現出款款柔情。

孫大郎自地上連滾帶爬的來到翟玉身旁，焦急地嚷著：「翟姑娘，快想想法子，她們撐不住了。」

翟玉被孫大郎的急吼聲引回注意力，趕忙朝那羣女子望去。

果然三花會的女打手雖然慓悍，但大漢會的好兒郎更厲害，衆女已漸顯不支。

翟玉唇邊浮起冷媚的微笑，說道：「三花會是這麼簡單的嗎？」

「可是……」孫大郎撫著胸口的疼痛，遲疑地看著衆女。

「啪！啪！啪！」翟玉突地抬高手，擊掌三聲。

三花會衆女，立即精神一振，個個流露出狡獪的笑容。

「搞什麼？這些鬼子婆，怎麼突然退了回去，不打了？」

「小心，她們一定在耍什麼花招！」

「呸！怕她們，我們還算不算男人。」

這些漢子不明瞭這些東洋婆子爲什麼突然退回轎車旁，遂你一言、我一語地嚷著。

退回車旁的女打手，彎身探入車內，不一會兒，一枝枝亮晃晃的武士刀，竟出現在打手們的手裏。

刀只是比一般武士刀略短，却是一樣的利、一樣的能剖人心肺。

「大家小心！」上官易發現三花會的人亮了傢伙，急忙喊道。

「大哥放心，別忘了我們也有傢伙。」

其實不需上官易出聲，衆人早已將插於腰際的雙節棍，在手中耍將開來。

「鏘！」

「鐺！」

雙方拳對拳、刀對棍地又混戰成一團。

手中拿著慣用武器，不管女打手或衆家漢子，似乎全殺紅了眼，你砍我殺地，直想將對方狠狠地踩在脚底。

翟玉這時朝正在和卓元羽厮殺中的上官易說道：「上官易，一旦三花會的女人手中有了武士刀，威力可足足增加三倍，你還是束手就擒吧！」

上官易右拳左脚奪命般急揮而出，待卓元羽退後閃躲之際，趁機看向其他弟兄。

一看之下，上官易目眥欲裂，身形一頓，被眼前瞬間的變化震懾住。

幾乎半數兄弟竟已掛彩，另半數也只在硬撐。

上官易回頭瞪視翟玉，一步步的逼近，咬牙切齒道：「我要殺了妳這個賣國賊！」

「那得要卓某答應。」卓元羽一個急躍，擋在翟玉之前。

上官易雙掌運勁，立即要朝翟玉劈去，却沒由來的背後一陣劇痛。

孫大郎將自己秘藏的淬毒小刀，插入上官易的背後，立刻跳開，奸笑道：「同時也要問問孫大爺我。」

上官易痛得躬下身子，硬是側轉過臉，怒視著孫大郎，咬牙道：「你……你這個小人，我殺……」

「我數到十，你就得躺下，哈哈哈！」孫大郎惡毒的道：「天下間沒有人在打了本大爺後，還能活在世上的。」

上官易硬撐著錐心的痛苦，朝孫大郎一步步走近。

「二……四……六、七、八、

九……」孫大郎得意的數著。

這時候，上官易的弟兄也個個濺血，橫躺地上。

「哈哈哈，我死了還會有更多的大漢子民來殺你們，你們你躲不過……的……」上官易拚盡了最後一口氣，狂笑後倒地不起。

這一瞬間，周遭宛如靜止一般。

翟玉這時揮手招回衆打手，朝滿地死傷的殘跡看了看，便道：「孫大郎你去看看，確定他死了沒有？」

孫大郎正得意於自己建立了的大功，殺掉大漢會的重要份子，遂膽氣十足地答道：「是，翟姑娘！」

走了幾步，停在上官易的屍首前，孫大郎朝他用力一踹，原本俯伏的身子被踢翻了過來。

「啊！」孫大郎一看到上官易死不甘心的雙眼，及毒發後紫黑的臉色，像火燒屁股似地疾退了數步。

「哼！」翟玉不屑地抿著嘴，朝身旁直盯著上官易的卓元羽道：「我們回去吧！」

女打手們雖然嘴上沒說什麼，可是臉上輕蔑的神色，已經明顯的讓孫大郎下不了台。

衆人上了車後，孫大郎獨自喃喃道：「總有一天，我會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孫大郎回來！」翟玉冷冷的命令著，孫大郎立刻跑回車上，連吭都不敢吭一聲。

五輛黑色轎車，循著來路，逐漸駛遠、消失。

橫躺一地的屍首，在沙土飛揚中顯得更加悽慘。

忽然，屍首中有了動靜。

竟然有人並未死去，掙扎著站了起來，痛楚的看了橫死地上的衆弟兄一眼，脚步跟蹌的消失在路的另一端。

＊　＊　＊

上海市郊的小民房，向來也鮮有人跡，近個把月來，却不時有人出沒。

一道人影快速的接近一幢民宅。

「唉！」何申一自外面回來後愁容滿面，原本光澤的雙眼，竟有說不出的黯澀。

「師叔公，」唐菱和丁樂一身衣衫破爛、滿臉汚穢的緊跟進來。

「你們怎麼了？」何申一看見二人像個小乞丐似的，不禁急聲問道。

「放心，師……師叔公，我們是故意弄成這副德性。」丁樂趕緊解釋。

何申一不悅的吼道：「誰讓你們出去的？」

唐菱、丁樂彼此互覷一眼，唐菱開口道：「師叔公，我們也要追查殺爹的兇手……」

「住口！你們知不知道這樣做有多危險，難道妳忘了忠義堂的慘狀？」何申一緊握拳頭心痛道。

聽到何申一說起忠義堂，唐菱不禁立刻紅了眼眶，腦海中浮現出數十日前，回到忠義堂，放眼望去滿目瘡痍，全門死傷殆盡的慘狀。

丁樂此時也難過道：「師叔公，我們是想快點找到兇手，你看我們把自己扮成這副樣子，絕不會有人認出我們來。」

何申一無奈的搖頭嘆息著。

鬼靈精的唐菱急急改口問道：「師叔公，你有沒有打聽到什麼消息？」

何申一黯然地看了唐菱一眼，說道：「傳聞是三花會下的手，前兩天……」

「三花會是什麼東西？」丁樂不解地問道。

「它是日本浪人組織，專欺壓中國人。」何申一恨聲道。

「師叔公，我們去殺掉他們，替爹爹和師兄們報仇。」唐菱抬手擦掉淚珠，激動道。

「菱兒，還有件事，妳應該知道。」何申一搖搖頭，接口道。

唐菱、丁樂全神注視著何申一。

「妳爹的拜把兄弟上官易……」

「上官叔叔怎麼了？」唐菱不待何申一說完，便急急追問道。

「他在二天前，爲了替妳爹報仇，帶著手下弟兄堵上三花會的人。」何申一花白的鬍鬚不住的顫動著。

「上官叔叔有沒有殺了三花會的人？」唐菱面帶期盼和興奮之色。

「哼！他早死了！」房外突然傳來一句冷漠的女聲。

三人一驚，何申一猛地將唐菱、丁樂推靠到門牆邊。

朝窗外望去，屋外不知何時已被三花會的女打手們層層包圍。

只見當中一個日本浪女開口道：「上官易已經死了，你們三個不用再躲，還是乖乖出來吧！」

「聽說中國人是很勇敢、不怕事的，你們應該是中國人吧！」日本浪女嘲諷的喊著。

何申一瞧四周已被包圍，偏偏屋子裏又沒其他出路，再不想法子，只怕三人都要落入三花會的手中。

「菱兒、丁樂，你們不要出去，找機會逃走。」何申一壓低聲音，交待一句後，開門走出。

「師叔公！」唐菱、丁樂伸手要拉，却撲了個空。

日本浪女見何申一走了出來，笑道：「原來會主要抓的是個糟老頭。」

「妳不可以說我師叔公是個糟老頭。」唐菱豈肯坐視何申一被罵，氣不過她衝了出來。

一旁拉著她的丁樂，被她這一衝，人也被拖出來。

「師叔公，我拉不住野丫頭。」丁樂被何申一指責的眼神一瞪，心虛地直搔腦袋，支吾着解釋道。

「一個糟老頭，二個小乞丐！」日本浪女不以爲意的嘲笑道。

「哼！一羣日本醜婆子，母夜

又！」丁樂伶牙俐齒的回罵道。

日本浪女臉色陡地一變，狠毒的斥道：「糟老頭，快將藏寶圖交出來。」

「又是藏寶圖，到底什麼藏寶圖？」唐菱聽到她們又是爲了藏寶圖而來，不禁惱怒地大喝道。

「野丫頭，妳眞的不知道啊？」丁樂好奇地低聲問道。

唐菱重重的搖了搖頭。

「不說？看來不給你們吃點苦頭，你們是不會說的。」日本浪女怒火猛起，信手一招。

十來個女打手霎時朝三人圍了上來。

何申一、唐菱赤手空拳拉開架勢，嚴陣以待。

連不諳武術的丁樂，也不斷地摩拳擦掌，準備要好好幹一場。

日本浪女活像個噬人的毒蛇般，瞧著三人，唇邊泛起陰笑，使原本姣好的臉上，顯得寒森。

雙方一觸即發，生死決定於一瞬間。

「砰！砰！」兩發槍子兒似鬼魂般的，在浪女們的脚前炸開。

這突來的變化，使衆人猛地趴在地上找尋掩護。

「砰！砰！砰！」神秘的槍聲又迭連響起。

「快走！」何申一槍子兒盡往三花會的人身上招呼，立刻低聲道。

「砰砰！」三花會的人，抽出腰際的槍，也予以回擊。

「砰！砰！」

「轟」一陣煙霧驟起。

待這陣濃煙散去，三花會的人不但沒逮著放槍的人，連何申一三人也沒了踪影。

「八戈也魯！」日本浪女恨恨地舉起槍，盛怒地朝不遠的一棵小樹放槍。

「霹！」小樹不堪數擊，應聲斷裂。

「哼！」日本浪女扭身一轉，朝來路走去。

衆女打手互望一眼後，一聲不响地跟著那浪女離去。

＊　＊　＊

滿庭淡濃相宜的綠草紅花，配合著一座雅緻精巧的宅院。

但是路過的民衆，却個個視如猛虎，不敢近觀。

只因這座前清時頗負盛名的大宅，已是三花會的總堂。

大門前，數名執槍的日本兵，不停的來回巡視。

瞧他們繃緊的神情，竟比往日多了一份緊張。

嚴肅緊張的氣氛瀰漫著整座宅院，所有的女打手個個手執武士刀，森然羅列於議事廳外。

議事廳中早已被十張大榻榻米所取代，上面正跪坐著三個神情嚴肅的人。

在他們面前的矮桌上，擺著早已涼去的茶水，却沒有人開口要孫大郎換熱茶上來。

翟玉和一個日本少女並肩跪坐，目光緊緊盯著眼前一直沒有人影浮現的紗屏風。

在她身後不遠處的卓元羽，跪坐如昔，只見他眼觀鼻，鼻觀心，有如老僧入定，諸事不聞。

與翟玉並排的和服少女，正是帶領女打手圍剿何申一三人的領頭女郎，川島花子。

她與翟玉並爲三花會會主的左右手。

此時的川島花子仍是一副浪女打扮，臉上却已失去平日那份得意，略顯不安的閃爍著目光，頻頻打量著翟玉和卓元羽，以及面前巨大的紗屏風。

放浪不羈的川島花子，不安的原因正是——三花會會主菊池惠子通知召見。

他們三人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却不見菊池惠子的踪跡。

廳內十分寧靜，靜得有些詭異。

突然，卓元羽抬眼望向紗屏風，臉上顯露出不悅道：「我有事……」

「事」字甫出，他已敏捷的站起了身轉頭要走。

「元羽。」翟玉回頭叫住。

「我不喜歡。」卓元羽靜靜的說著，像事不關己般。

「大膽！」川島花子眼睛一亮，怒斥道：「你是什麼東西？會主召見你敢擅自離席。」

這時，白紗屏風後已悄悄地出現一道人影。

「卓某不圖會主什麼，又因爲翟姑娘我才在這裏，會主實在不該耍卓某。」卓元羽反駁道。

「會主要你等，你就得等。」川島花子沉聲道。

卓元羽不屑地看了川島花子一眼，丟下一句話：「翟姑娘，我在外面等妳。」

翟玉望著正欲離開的卓元羽，心中流露著欣悅及佩服，遂無語地點了點頭。

「如果本會主希望你留下呢？」紗屏風後的人，傳出悅耳的聲音道。

三人立刻回頭注視著，緩緩自屏風後走出的曼妙身影。

三花會的女子論姿色都是上乘之選，尤其是翟玉和川島花子，但是和菊池惠子比較，却顯得失色太多。

菊池惠子的美，帶著一份詭異、神秘，簡直有種令人屏息的感受。

「會主！」翟玉和川島花子立刻恭敬地俯身道。

「如何？」菊池惠子嗓音婉柔的問道。

怔忡的卓元羽沒有回話，似乎也被眼前的美艷震懾。

「元羽。」翟玉輕聲喚住。

「嗯！」卓元羽畢竟不是泛泛之輩，很快便回過神來，坐回原來的位子。

川島花子不滿的撇了撇嘴。

「翟玉，他就是妳說的卓元羽？」菊池惠子朝卓元羽身上微微打量著。

「是的，會主。」

「嗯！看來倒有幾分傲骨，不錯。」菊池惠子發出賞識的目光道。

「多謝會主。」翟玉感激道。

「叫孫大郎進來。」菊池惠子提高嗓音朝外喚道。

孫大郎一臉惶恐的拉開了門，跪了進來。

「孫大郎，這次你殺了大漢會的上官易，功勞算來不小。」菊池惠子青葱的手指無意識的整了整無皺摺的衣衫。

「多謝會主誇獎，孫大郎一心爲大日本皇軍盡忠，就算賣爹殺娘、粉身碎骨，也不敢……」孫大郎像個狗奴才般的說了一大串。

「好了，你下去吧！」菊池惠子忽然玉手一揚，打斷了孫大郎的話語。

正說得口沫橫飛的孫大郎，意猶未盡的閉上了嘴，愣了半晌後，才趴到榻榻米上道：「是……是的，會主。」

待孫大郎這個跳樑小丑退下後，菊池惠子才開口道：「翟玉，上官易這件事你辦得不錯。」

「多謝會主讚賞，屬下只是照會主的命令行事，翟玉不敢居功。」翟玉謹愼道。

「嗯！」菊池惠子滿意的點了點頭後，又道：「花子。」

「是！會主。」川島花子一臉惶然道。

「忠義堂的藏寶圖呢？」菊池惠子溫柔的嗓音已變得冷若寒霜。

「稟會主，屬下原已堵上忠義堂的遺孽，可是有人暗中破壞……」川島花子急急解釋道。

「誰？」菊池惠子緊繃著臉，冷硬的追問道。

「這……屬下不知，屬下還沒查出。」川島花子恐懼得連聲音都在顫抖。

「砰！」矮桌被菊池惠子猛地一拍，發出巨響。

若非親眼所見，絕對不會相信，一個貌似仙子的溫柔女子，在瞬間會變得冷厲如冰，翻臉比翻書還快。

「花子，這件事妳想怎麼交待？」菊池惠子冷硬的音調彷彿要刺穿人的肺腑。

「屬下知罪，請會主給屬下一個贖罪的機會。」川島花子心慌意亂的哀求道。

「贖罪？妳可知道大本營限期奪得藏寶圖，如今期限日益逼近，我們該如何贖罪？」菊池惠子怒道。

「屬下無能。」川島花子自責道。

菊池惠子看了翟玉及卓元羽後，道：「翟玉，這件事改由妳負責，川島花子配合妳。」

「是，屬下遵命！」翟玉立即應聲道。

「卓元羽，你可知道青龍武館？」菊池惠子忽然轉變話題。

「嗯！略知一二。」卓元羽點點頭。

「那你說說看。」菊池惠子柳眉一抬，示意道。

「青龍武館是上海拔尖的武界高手，館主邵逵是個頂尖的角色，和忠義堂的唐日奇並稱武界二漢，其子邵安欽亦已得道，我倒和他有過一面之緣。」卓元羽如數家珍道。

「很好，你確實知道不少。」菊池惠子道：「你可知道三花會想吸收青龍武館，却屢遭拒絕？」

「會主，有話不妨直說。」卓元羽一副瞭然於胸的神態，不作掩飾地道。

「好，乾脆，在用盡美色、權勢、金錢都無法達成的情況下，我想借用你的力量，不知你意下如何？」

「哦！」卓元羽不置可否的回答。

「當然，本會主不會虧待你。」菊池惠子立即瞧了翟玉一眼。

翟玉羞紅著臉，硬是將頭垂得更低。

「哦！」卓元羽仍是那種不置可否的語調。

菊池惠子對卓元羽似乎特別容忍，這時伸手招近三人，並將腦中的計謀及大本營的指示，轉述給他們三人。

議事廳內，刹那間又瀰漫著詭異的氣氛。

＊　＊　＊

你信不信有桃花源？

不信？信？

我不信！

不過，現在何申一及唐菱、丁樂他們所處的地方，倒有些像世外桃源的味道，只不過少了雞犬之聲和厭惡俗世的隱士罷了。

就在一溪流水旁，何申一正教著唐菱和丁樂學習忠義堂的武術。

唐菱雖然自幼長於忠義堂，却從不將心思放於武術上，現在身受滅門之禍，竟也一板一眼的認眞演練起來。

只見她紅色的身影，靈活地閃、挪、騰、跳，拳風亦虎虎有勁，脚功紮實俐落，只是欠缺火候而已。

而丁樂，從前總是纏著何申一收他爲徒，現在何申一肯教他功夫，他那有不把握機會好好學習的道理。

何申一手捋著白鬍鬚，看著他們勤加練功，不禁滿意地頻頻點頭。

驀地，唐菱突然停下身形，大聲喊道：「大鬍子叔叔。」

何申一、丁樂也不禁隨唐菱的眼神，朝漸漸走近的人影望去。

「前輩。」走近的人，朝何申一拱手爲禮。

「不敢，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那日如非閣下伸出援手，我們很難逃過日本女殺手的圍襲，老夫怎敢受這般稱呼。」何申一搖手道。

來人一身米黃布衫，長著滿臉的絡腮鬍，身材雖不太魁梧，却帶有幾分豪氣，說話時可看見他的雙眼閃耀着烱烱有神的異采。

「前輩，你千萬不要如此，在下只是路過，不願見日本人欺負我們中國人，所以才將你們安頓在此，可千萬別再提什麼救命恩人。」大鬍子急道。

「大鬍子叔叔，這是吃的吧？」丁樂眼尖，一下子就看見大鬍子手上的油包，手不自覺地摸摸肚子，饞咀道。

「嗯！你們餓了吧！」大鬍子將油包交給丁樂。

「我餓死了！」丁樂迫不及待地打開油包，伸手便要抓。

「啪！」唐菱快速地拍打丁樂抓向食物的手。

「丁樂你是餓死鬼投胎啊？怎麼沒請師叔公先用？」唐菱瞪著丁樂罵道。

「哦！師叔公。」丁樂忙將油包遞給何申一。

「你們先拿去吃吧！」何申一道。

丁樂未等何申一說完，轉身往旁邊一坐，迫不及待的吃了起來。

唐菱原想先和大鬍子聊聊，可是又禁不住食物的誘惑，遂跟著丁樂吃了起來。

何申一轉頭望著大鬍子，問道：「恩人，老夫拜托你打聽的消息……」

「前輩，你叫我大鬍子便可，否則我倒渾身不自在了。」大鬍子粗嘎的嗓子，顯得豪氣干雲。

何申一只得點頭，神情專注地望著大鬍子。

「前輩，三花會出了巨額花紅，懸賞找尋藏寶圖。」大鬍子眉頭一皺，低聲說話。

「哼，他們分明是衝著我們來的，這些日本鬼子眞的太可惡了。」何申一氣憤填膺，不禁皺眉罵道。

「鬼子可惡，那些吃閒飯的中國人更該殺！巡捕房的人對這宗滅門血案罔若未聞，根本不肯動手緝兇。」大鬍子激動的道。

「可惡！」唐菱恨聲怒叫，丟下手中未啃完的饅頭，轉身就欲拔腿奔去。

大鬍子眼明手快地攔住唐菱，勸道：「別衝動，妳這麼出去非但無法報仇，還可能白白丟掉一條命。」

唐菱不甘心的嚷道：「可是，我……」

「菱兒！」何申一威儀地喝住唐菱，沉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忠義堂滅門之仇還需靠妳，衝動不得。」

唐菱頹喪地奔向屋旁的大樹，發洩似地猛捶樹幹，啞聲道：「大師哥你怎麼還不回來，你知不知道忠義堂已經……已經……」

唐菱哽咽地說不下去。

大鬍子走向唐菱，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問道：「妳大師哥？他……」

唐菱泣然欲哭道：「我大師哥叫方豪，去南方半年多了。」

丁樂忙接道：「是她爹叫他去辦事，現在忠義堂出事，他一定不知道。」

「嗯！那可不一定，或許他也像你們一樣被人追殺，也是爲了什麼藏寶圖的。」大鬍子提醒道。

唐菱的俏臉立即閃過一抹緊張的神色，口裏激動的道：「他們要是眞的找上我大師哥，分明就是瞎了狗眼，自找死路。」

「別激動！」丁樂勸說道：「我知道你大師哥是英雄，這話妳已經重複好幾遍了。」

唐菱白了丁樂一眼，正欲破口大罵，丁樂却好奇道：「對了，妳家到底有沒有藏寶圖？怎麼到處也有人向妳追查藏寶圖？」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藏寶圖，連聽都沒聽說過。」唐菱想起這陣子莫名其妙的被追殺，不禁惘然。

「我倒是聽過一些關於藏寶圖的傳聞。」大鬍子忽然開口道。

「眞的？快說來聽聽！」

丁樂及唐菱異口同聲地催促，何申一也睜亮雙眸，專注地望著大鬍子。

「據傳聞，前清末有個王爺，貪污收賄，搜括了無數的民脂民膏……」

「什麼是民脂民膏？」丁樂不解的問。

「笨！就是錢啦！大鬍子叔叔，你再繼續說。」唐菱性急的催促。

「在民國即將建立、兵荒馬亂之際，這位王爺爲了活命想逃出國外，便將這筆金銀珠寶埋了起來，並畫了張藏寶圖。」大鬍子緩緩道：「紙包不住火，這件事却被他三個心腹知道，他們三人萌生歹念，聯手殺了王爺、取得藏寶圖，並將圖分三份，各自保留一份，待太平時再掘回。」

大鬍子一頓，嘲諷道：「但他們三人各懷鬼胎，均想獨吞這批珠寶。」

「痛快！狗咬狗一嘴毛。」雖然事隔多年，丁樂仍忍不住幸災樂禍的道。

唐菱這回倒沒怪丁樂多嘴，因爲她也有同感，忙問道：「後來呢？」

「最後三人全死了，誰也沒有得到藏寶圖，而藏寶圖却也不知下落。」

故事聽完了，丁樂和唐菱同時怔忡住。

「大鬍子叔叔，這麼說那些壞蛋要我們交的圖，就是前清王爺的藏寶圖！」好半晌，唐菱明眸大睜，以不敢相信的口吻，迸出這番話來。

大鬍子無言的點了點頭。

「怎麼可能？」唐菱失聲大叫。

不僅唐菱不相信，何申一也略顯

激動道：「別說菱兒，就連我也不知道忠義堂有前清王爺的藏寶圖。」

「師叔公，你隱居仁紹這麼多年，說不定唐菱她爹是最近才得到那藏寶圖。」丁樂猜測道。

這個說法倒也不無可能，何申一點頭的思索著。

大鬍子道：「藏寶圖是近半年來再度掀起的傳聞，有人說忠義堂、三花會各持有一張。」

「噢！原來三花會想得到那批珠寶，才會對忠義堂下手，又追著唐菱要那藏寶圖。」丁樂恍然大悟。

「那還有一張圖呢？」何申一疑惑的問道。

大鬍子搖搖頭，吶吶道：「那還是個謎，仍然沒有人知道流落何方，說不定早已毀了。」

唐菱直到現在才明白，忠義堂被毀、自己被追殺的眞正原因。

唐菱好恨！

在她心中，她不要金銀珠寶，她只要家、只要她爹……

* * *

呼——

小木屋外，拳風破空聲四處呼嘯，丁樂有勁的雙拳不住的飛舞。

丁樂著實有點小聰明，何申一教他拳法，不多久，他已練得有板有眼。

唐菱自木屋走出，一眼便瞥見專心練拳的丁樂。一雙烏溜溜的大眼一轉，不禁悄悄地從丁樂身後飛撲而上，有力的粉拳毫不含糊地擊向丁樂的背心。

丁樂略爲吃力地閃身躲過，再猛然旋身。

「原來是妳，我還道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王八蛋，敢偷襲本少爺。」

唐菱雙臂插腰，杏眼一瞪，嬌叱道：「你少指桑罵槐，藉機罵我。」

「好，不罵妳，但是妳得陪我玩兩下子。」

丁樂說著，幾個箭步竄向唐菱，緊握拳頭硬生生的作勢揮去。

「喂喂！姑娘我可沒興緻陪你練拳。」唐菱靈巧的身形一躲，往後跑開幾步。

「那就算了。」

丁樂只得聳聳肩，忙不迭地練起拳來。

唐菱嘟起小紅唇。

丁樂雙拳飛揚，勁腿猛然一踢，邊興緻勃勃地道：「喂！妳看我這一腿踢得如何？」

唐菱不搭腔。

丁樂又連踢了幾腿。「怎麼樣嘛，唐菱？」

「你眞的不嫌煩啊？」唐菱忍不住嚷道。

丁樂好不容易停下身形。

「煩？怎麼會呢？我丁樂老早就想練拳，好在上海出人頭地，師叔公雖然不肯收我爲忠義堂的正式弟子，但肯教我功夫，我可是求之不得。」

「哼！你只想學功夫，我可是滿腦子要爲我爹、爲我忠義堂的師兄弟們報仇。」

唐菱一想起被殺的親人，一張粉臉不禁繃得死緊，整個人激動不已。

丁樂趨向唐菱，道：「妳放心，我可不是個不顧道義的人，就憑師叔公教我功夫，和妳是我的朋友份上，忠義堂的事就等於我丁樂的事。」

唐菱臉色稍微和緩，霸氣的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就回上海，殺到三花會去。」

「唐菱，妳別亂來，師叔公和大鬍子叔叔都叫我們忍耐，不可輕舉妄動啊！」丁樂苦口婆心的勸道。

「丁樂！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膽小聽話？」唐菱嘴角一撇，生氣的嘲諷道。

丁樂一拍胸脯，意氣風發地道：「膽小？笑話，我丁樂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既然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去三花會。」

丁樂爲難道：「唐菱，仇我們一定要報，但是……」

「哼！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不敢去，我自個兒去。」

唐菱說完，轉身就走。

丁樂微蹙著眉，略爲掙扎，猛地吆喝道：「慢著！」

唐菱如風般地轉身。「我告訴你，我唐菱決定了的事誰也攔不住。」

「縮頭烏龜才攔妳，我們走。」

唐菱的俏臉，刹時綻放出春花似的笑靨。

* * *

唐菱及丁樂大搖大擺地走在大街上。

二人一路上與熟人朗聲招呼，對別人異樣的眼光毫不在意，更無視於數雙閃著兇狠的瞳眸，正毫不鬆懈地緊盯著他們。

二人穿過熱鬧的大街，循著三花會的方向，轉進一條幽僻的小巷。

「丁樂，我們等會兒殺到三花會，生死可要置之度外，你要想清楚，可別後悔。」與其說唐菱再給丁樂一次選擇，倒不如說是在堅定自己的心志。

丁樂爽朗地揚聲道：「笑話，我丁樂決定了的事，不管成敗，也從來不後悔。」

唐菱點點頭，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大鬍子叔叔說三花會重金懸賞藏寶圖，分明是衝著我們來的，這下我現身，也不見有誰敢來找麻煩。」

「可不……」丁樂硬生生吞下已到嘴邊的話。

只見他雙眸倏睜，瞪著驀然出現擋在小巷前頭的數名彪形大漢。

唐菱循著丁樂的目光望去，粉臉上得意洋洋的笑容，刹時消失得無影無踪。

（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郤桓度闖入船艙會議室，躲入桌底，偷聽巫臣召開迎戰襄老，心中有個盤算，再躲入夏姬艙房幽會，船到郲城水域，襄老躍上騰蛟，一場惡戰展開，巫臣受傷，郤桓度打走襄老，扭轉敗局。郤桓度棄船上路，來到睢陽，見宋兵搜索，便躲入廟宇，原來他們是搜索孫武的兵書，自己卻垂手而得，忙將孫武屍體和銅龍掩埋，以避嫌疑……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荊楚爭雄記

冒名獻出兵書　縱談形勢利弊

馬車在兩旁植滿松樹的長道，緩緩馳向郤桓度。

郤桓度一提氣已躍上樹頂，虎視著逐漸接近的馬車。

馬車來到樹底下，郤桓度隨意折了條樹枝，運力向道旁另一方向射去。

樹枝「啪！」的一聲撞上另一邊的樹叢，發出劈啪的聲響。

馬車前八名和馬車後八名侍衛，被聲音所驚，一齊轉頭望向另一邊。

機不可失，輕盈得像隻小鳥的郤桓度從茂密的樹葉枝叉交錯處倒翻而下，無聲輕響，像一陣微風拂過，一下便打開門關，閃了入馬車內。

所有動作一氣呵成，瞬那間，便完成了這一連串複雜的動作，錯非郤桓度身手，拿捏的時間這樣精確，如何能在宋兵眼前，偷天換日。

其實更重要是郤桓度大胆的冒險精神，在多次的逃生裏，他都顯示了這種氣度，令他轉危爲安。

一閃入車內，郤桓度和車內的人同時一驚。

車內的人驚的是無端有人在這等不可能的情形下闖入。

郤桓度驚的是估不到車內坐的是名女子。而且這樣嬌柔纖美，楚楚動人。

不知是否命運的安排，兩次車上的都是美女。

上次是夏姬，今次這女子華麗的服裝，看來是宋王妃嬪一類的身份。

那女子還未來得及驚呼，郤桓度粗壯的大手，已把她的小口掩個結實。

女子的相貌極美，她又不同於夏姬的艷麗，清秀脫俗，有一種出塵的美態。

郤桓度心下無由不安，似乎自己這個俗子，冒犯了佳人。他現在已騎上了虎背。

她俏面的下半部被郤桓度的手掌掩遮，剩下最明顯是一對明亮的眼睛。

這對美眸變化萬千，郤桓度突然驚覺它們竟能清楚傳達出不同的感情，早先的驚惶，被好奇所代替，然後又變換了一種很複雜的感情，似乎混集著憐憫，同情和些許傾慕。

這種反應大出乎郤桓度意料之外，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車子緩緩而行，外面護著馬車而行的宋兵懵然不知，車內竟然發生這種驚人的變化。

車內的郤桓度面對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在他的手掌下，他清楚感到她纖巧溫潤的紅唇，輕軟濕潤。柔柔的顫動觸動著他的心絃。

他本來打算一上來便點對方的穴道，但現在卻完全下不了手。這等以硬手法封閉經穴，對體質纖弱的女子，可能會造成長期性的後遺症，他怎不憐香惜玉？

車子忽然停了下來。

郤桓度眼中威稜迸射，背脊微微弓起，處在高度的戒備狀態下，以應付任何突變。

那女子望著他的威武形相，眼中露

出深感興趣的神情。

這纖弱的外表下，有一顆勇敢的心。

一把聲音在車外响起道：「左衞范傑生，向夫人問好！」

郤桓度大叫不好，剛要拚死衝出，忽地發現事有轉機。原來那女子正點頭示意，眼中同時射出願意合作的神情。

一來刻不容緩，二來即管大叫大嚷，也不能做成太大分別。郤桓度決定押上一注，迅速收回大手。

女子輕輕喘氣。

外面又道：「夫人！你沒事嗎？」語氣比前緊張。

女子嬌聲應道：「甚麼事？」

「就到了。」范傑生道。

「嗯！」

女子示意郤桓度在車廂內躲藏起來，她已爲郤桓度的俊美面貌，瀟洒風度所動，敬慕之心也不由暗中生起，却又不敢和他開聲說話，此刻，她直視郤桓度，面上透著興奮的神情。

馬車緩緩駛進宮門。

兩人默默無語。女子會說話的眼睛射出難離難捨的神色。兩人萍水相逢，乍聚又分。

馬車停下。

女子俯身在郤桓度的耳邊飛快道：「記著，我姓鄭，閨字柔然。」說完便推開車門下車而去。

一路郤桓度都不敢開聲說話，怕自己一露出楚地的口音，便給拆穿了身份。

車外傳來鄭柔然的聲音道：「馬兒可以牽走，但馬車卻留在原地，我或者還要外出。」隨從連忙應喏。

這鄭柔然身份奇怪，看來沒有機會知道的了。

人聲遠去。

馬兒亦被牽走。

郤桓度正要探察外面的形勢，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門被打了開來。

一把聲音在外邊輕輕道：「孫武！你可以瞞過宋國那班飯桶，郤怎能瞞過我呂振。況且你已中了我的毒劍，能殘喘至如今，也是不錯。如若你能立即獻上兵書，我給你一個痛快。」

郤桓度心念電轉，這呂振正是剛才在宋王陵前誇耀自己擊傷孫武的齊國高手。心中一動，忙把聲音裝作受重傷後那種殘弱道：「你如何知道我藏身車內。」

呂振一陣低笑道：「我一看車輪痕跡，便知載重量大增，再比對以前輪痕的深淺，便知你躲進車內。我也是低估了你，居然受我一劍之後，仍能神不知鬼不覺，避入車內。」

郤桓度見他一路低聲說話，知道他怕人知曉他在此，不覺心下奇怪，而且自己車行甚緩，他大可在任何一處截停自己，爲何卻要在此動手。

郤桓度道：「這交易可以接受，但郤有一個條件，如果你能告訴我，你爲何要待至如今才出現。」

呂振顯然心情極佳，道：「告訴你也無礙，我之所以待到此刻，就是一方面不怕你飛走，其次就是證實鄭妃是否包庇於你，久聞鄭妃美艷無雙，我或可藉此事一親香澤。」跟著嘿嘿淫笑起來。

郤桓度怒氣塡胸，心中殺機頓起。

呂振在車門出現，手中提著一把長劍，喝道：「還不拿來。」

郤桓度一運功，迫出一額汗珠，看來便像重傷垂危，在懷裏取出兵書，向呂振遞去。

呂振面現喜色，卻不接書，手中長劍電閃，直向郤桓度胸口刺去，毒辣之極。

郤桓度一側一前，已把呂振的長劍挾在脅下，一拳便擊在呂振胸口，跟著便聽到他全身骨折之聲，呂振倒飛三尺外。郤桓度這一拳極有分寸，力量雖然強大，呂振的屍身卻不遠跌。他武功遠遜於郤桓度，又誤以爲對手受重傷，那能不立斃當場。

郤桓度心想，終於爲孫武報了這一劍之恨。他跟著躍出車外，四周靜悄無人，連忙挾起他的屍身，越過宮牆而去。這呂振是齊國派來的人，一個不小心處理，每每是滅國之由。

*　*　*

公元前五一二年，周敬王八年。

綜觀當時天下形勢，周室日漸式微，諸國勢力日趨龐大，擴展軍力。列强之中，又以楚國和晉國實力雄厚，在其他諸國之上。

晉國地處中原之地，雄霸黃河流域，楚國以長江兩岸肥沃的土地爲根基，雖偏處南方，卻有進窺中原之心。一時兩雄互相牽制。楚受晉阻，未能主宰中原；晉有楚擾，也不能獨霸天下。

再說晉國和楚國兩强的情形，晉國自從著名的崤山之戰後，與秦國成爲死敵，又與齊國不和，故雖有霸主之名，卻是處境窘迫。加上晉國公室王族，日漸衰弱，權力逐漸轉移到公卿和國內的小封臣手上，形成六卿對峙，劍拔弩張，各懷異志，內亂迫於眉睫。當日郤桓度拒絕巫臣之邀，不和他一齊投靠晉國，其理在此。所以這時晉國實在無力外顧。

至於南方霸主的楚國，楚昭王年幼繼位，即起用令尹囊瓦，此人一旦得權，便排斥異己，致郤桓度滅族毀家，弄得天怒人怨，伏下禍根。

在這等形勢下，僻處東方長江下游的吳國，在立志圖强的雄主闔閭的領導下，乘時而興。闔閭更重用深知楚國政情的伍子胥，此人家族盡爲楚王所殺，矢志扶助吳國，以報大恨，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鬥」，爲吳國進行富國强兵之道，卓有成效。

當然，這時吳國的實力，仍然遠在晉楚兩國之後，但已形成一股新興的勢力，在東方蠢蠢欲動。

這一天，在吳王闔閭的帶領下，最主要的將領在議事廳聚集。

吳王闔閭首先發言道：「若我吳國欲爭霸天下，應從何處起手？」說完精芒閃耀的雙目，環顧手下羣將。闔閭高大雄壯，方面大耳，面色明潤，不怒自威，決斷而且有懾人的氣魄。

眾將一齊沉吟，這問題極為難答，若沒有充分的理由去支持，必遭吳王輕視。

公卿子山首先打破沈默，揚聲道：「我國偏處東方，與越國為鄰，西北兩方強敵環伺，理應先與外修好，轉而專心內政，待國勢富裕，拉近與晉楚齊秦等大國的差距，始可從容定計，切忌時機未熟，便輕舉妄動。」子山為人穩重，一向主張漸進式的國策，故有此議。

闔閭淡淡一笑，也不置評，轉眼望向其他各人

以勇力著稱吳國，貴為闔閭之弟的夫概王朗聲笑道：「子山此言，未免不合時宜。要知在今日這弱肉強食的時代，我雖無害虎之心，虎卻有傷人之意，兼且我國版圖不大，如若龜縮不出，憑這數百里之地，終於也是難成大事，所以目下當務之急，應著眼於爭地拓展，這樣國勢日強，始有爭霸之望。」這夫概王形態威猛如雄獅，雙目藏神不露，既有謀略又具野心，是吳國最著名的猛將，手上一支長矛從未遇上十合之將，被譽為吳越第一高手，生性兇殘好戰，手下血腥無數，人人驚懼。

闔閭神色不動地道：「夫將軍心雄志高，只不知爭霸之道，應以何著為先？」這一問便問在骨節眼上，每一個國策，都是一種理想和目標，但如何去施行，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夫概王胸有成竹地道：「致勝之道，當避強取弱，例如郯、徐、陳、蔡等小國，可逐漸蠶食，如此累積而進，我吳國必有一日可與晉楚爭一日之長短。」

另一大將白喜附和道：「夫將軍果然高瞻遠矚，本將甚願追隨旗下，為國爭利。」這白喜與夫概王一向站在同一陣線，共同進退。

闔閭見一直沒有作聲的伍子胥面露冷笑，心下一動便問：「伍將軍你的意見如何？」

伍子胥道：「夫將軍指出吳國之興，在乎能否擴大幅員，本將完全同意。但對實行的方法，卻覺得仍有商榷餘地。」

夫概王面色陰沉，不露半點喜怒哀樂，他一向與伍子胥不和，這刻心下更是充滿殺機。白喜連連冷笑，嘿然不語。

伍子胥也不理會，續道：「我國若要蠶吞鄰近小國，足有餘力。但郯徐等國雖小，卻都與其他大國關係密切，這等一來，我們必犯眾怒，引致列強羣起攻之，徒取其辱。」

大夫斗辛道：「伍將軍所言甚是。」

夫概王和白喜連連冷笑，搖頭表示不同意。

這時形勢非常明顯，這五位吳國最重要的大臣，除子山一人主和外，其他都是主戰派，而主戰派又分開夫概王與白喜一個陣營，伍子胥和斗辛則是另一種意見。只有吳王闔閭還未表態。

闔閭一聲長笑道：「伍將軍究竟有甚麼計劃，何礙說出來讓大家研究。」

伍子胥淡然一笑，露出極強的自信道：「若要爭霸中原，淮河流域便是我等之踏腳石。」

闔閭皺眉道：「這一帶乃在楚國之控制下，我等如若染指，豈不是會引起與楚國的正面衝突。」

夫概王哈哈一笑道：「那伍將軍就正中下懷了。」原來伍子胥原為楚人，因族人父兄均被楚王所殺，故志切復仇，夫概王這就是在暗諷他別有私心。

伍子胥也不理會，他為人城府很深，等閒不會流露心內的感情，這時他滿面風霜，似乎因過度思慮而略帶蒼老的面容，不見絲毫波動地道：「我若強大，必不容於楚國，況且我國東面是大海，沒有擴張餘地，南方是落後地區，取之無用，向北，齊晉秦列強豈容我勢北伸，所以我等如謀擠身上國，必須先擊敗楚國。若要擊敗楚國，便要先取淮夷。這淮夷之地，土地肥沃富裕，又盛產銅，必可助我國霸業。」

這一番話極有見地，吳王闔閭點頭不已。連夫、白兩人也一時語塞。他們兩人也是有謀有略的名將，自然知道伍子胥所說確屬高見。

子山道：「伍將軍之言道盡敵我形勢，但楚國軍力十倍於我，兼且我國地處長江下游，而楚國則居江之上游，敵人順江攻我則易，我逆江而上則難，況且楚國水師名震天下，大將如白素功皆是水上名將，我等何能與之抗衡？」子山始終主和而不主戰，但他的見解，也正指出了吳國一向屈處下風的因由。

伍子胥道：「我就是針對這點，定下了幾個對付之法。第一，我們要努力學習陸上攻守之道，特別是精研車戰之道。大王如若批准，我有一故人現在晉國，此人精於此道，尤熟楚軍戰術，得他來助，必能如虎添翼。」

闔閭點頭道：「伍將軍心目中的人選必是叛離楚國的巫臣，此人離楚後，親族盡為子反囊瓦等所殺，血海深仇，果然是理想人選，伍將軍可放手而為。」他對伍子胥這避重就輕，不與敵人在江上交鋒的策略，顯然極為欣賞，要知吳本江湖之國，習水戰而不習於陸戰，但從水道與楚爭，實無法勝楚，故這一著實是對症下藥。

伍子胥續道：「其次於我方一個有利因素，就是利用敵人鞭長莫及的形勢。要知楚國勢力雖能遠達淮河中下游，但因距本土太遠，難以駕馭，亦是其薄弱環節。因此淮域之地，是我等必爭的，也是能爭的。」頓了一頓，他接著道：「楚國設在此地的三邑——州來、鍾離及巢，便是我們的首要目標，只要奪此三鎮，便能控制淮域，大利西進，我們可分三師進擾，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使楚師疲於奔命。」

闔閭拍案叫絕，連與他一向不和的夫概王和白喜，也不得不點頭同意，更生嫉忌之心。

斗辛這時插咀道：「在這之前，我們先要經略後方，斷越之援楚。」

伍子胥道：「這個必然。」

闔閭心內歡喜，正要讚賞。那知伍子胥道：「本將還有一個提議。」

眾人心下大奇，不知他還能提出甚麼奇謀妙計。

伍子胥也不說話，從懷內取出一卷帛書，呈上闔閭。

闔閭接過開卷一看，不一刻便露出驚詫之色，霍地抬起頭來問道：「此人何在？」

伍子胥道：「這人十日前由齊國到來臣下之居所求見，獻上所著兵書，眞是天縱之才，發盡前人所未發，臣與他論道十日，心想如得此人為我吳國盡力，那怕大事不成。」

闔閭仰天長笑：「伍將軍請盡速為本王引見此人，果眞天助我也。」

* * *

伍子胥回到府第，立即使人請孫武到來，這時冒充孫武的郤桓度正在靜坐潛修，一聽有請，連忙來到伍子胥的書房內。過去這十日，兩人便曾多次在此暢論形勢兵法。

伍子胥一見郤桓度，欣然道：「孫先生，伍某不負所托，明早大王召見，你我一齊進宮，大王明察秋毫，知人善用，唯一小心的，便是夫概王與白喜兩人。」語氣對這冒名的郤桓度非常敬重。

郤桓度感激道：「伍將軍大力幫忙，使孫某才能得展，大恩不言謝。」這時他的口音竟帶有齊音，原來他在來吳前，在齊國居住了半年，一方面消化孫武兵書內的微言大義，一方面試圖改變帶有楚音的談吐。

伍子胥道：「以孫兄之才，豈會埋沒，我担心的，卻是明天進宮前，夫、白兩人或會出詭計攔阻。這二人手下死士高手無數，極是可慮。」他知道郤桓度兵法如神，卻不知他的劍法也是屈指可數。

郤桓度奇道：「伍將軍深得吳王信任，這次召見又是吳王之令，誰敢阻攔？」

伍子胥道：「在一般情形下，便是如此。但先生以兵法著稱，如若不能依時赴會，何能言霸國強兵之道。所以即管在大王面前，他們也振振有詞，說以此等阻困，來證明你並非只是空想的理論家。」

郤桓度啞然失笑，心想自己若不能在這機會露上一手，日後即管吳王肯用自己，但必為眾人所輕視，連忙詳詢往吳宮的路線和地形，以應付夫、白等的佈置。

* * *

伍子胥的將軍府第，位於城東，與吳王的宮室相隔約四里。由將軍府往吳王宮殿的大道，先要經過繁忙的市集和大街，然後才轉上幽靜的林蔭大道，大道穿過圍繞王宮的大湖，景色怡人，這條穿湖大道可容十馬並進，若被封閉，由南面前往王宮的路線，便等於被截斷，而這正是伍子胥每天進王宮謁見闔閭的路線。

清晨寅時末，天還未亮齊，將軍府四周的居民已開始了一天的活動，牛車馬車，通過大街小巷的次數開始頻密。

比他們更早便守候在此的，便是夫概王手下的得力高手簡殿之，此人精明能幹，頗具計謀，是夫概王最倚重的人之一。

簡殿之雙目凝望著將軍府的所有動靜，他的手下高手超過二百人，只佈置在每一個戰略性的位置，只要他一聲令下，手執絆馬索繩網等等的勇士，便會洶湧而出，誓要把孫武擒了下來，縛了往見吳王。這一著乃白喜所獻之計，希望能一石二鳥，既證明了孫武徒有虛名，連自身也難保，一方面羞辱了伍子胥，打擊他在吳國的地位，頗為毒辣。

忽然兩個頭帶竹笠，面目難辨的兩個男子，並排在將軍府的大門走出來，因為他們的竹笠前垂下一幅遮陽幕，所以看不出這兩人是否伍子胥和孫武。

簡殿之當機立斷，正要指示手下上前試探，另兩個一式一樣的男子，在先前兩人身後丈許處，跟了出來，如此兩個兩個，先後走出了兩個一組的男子百多人。這等情況，教他如何下手。

這個景像極為奇怪，百多個兩人一組頭戴竹笠，裝束一樣的男子，不斷從將軍府的大門湧出街上，然後分散至各大街小巷去。

簡殿之也不驚惶，他們手上還有最後一張皇牌，只要通過大湖往吳宮的南道被封，除非孫武脅生雙翼，否則絕難飛渡。

簡殿之打個手號，立時有手下點燃訊號煙，通知守在南道的另一名夫概王的得力手下韓彬，準備一切。

這時正在南道的韓彬，已超過三百精銳高手的實力，架起大木欄柵，緊守著南道的中段，湖上所有渡舟，都在他控制之下，這樣的佈置，連韓彬自問掉轉位置，除了恃強闖關外，實在別無他法。但現在並非眞正戰爭，伍子胥和孫武勢不能眞刀眞槍，殺死夫概王轄下的人馬，況且己方不乏高手，就算孫、伍二人想蠻來，也不易成功，現在離吳王約定見孫武的時間愈來愈近，自己只要率眾擋他一陣，便大功告成，韓彬愈想愈是得意，陣陣秋風迎面吹來，使他神清氣爽。

南道遠處傳來轆轆聲響，一串十多輛騾子拖動盛滿小山一樣那麼多禾草的車子，緩緩駛進南道。

韓彬一聲令下，三百多手下連忙拔出兵器，嚴陣以待，形勢緊張。

騾車緩緩接近，在離韓彬扼守的路段約十丈處，停了下來，忽地一陣鼓聲，十多輛騾車的禾草下都竄出人來，每人手中都有火器，霎時間十多車禾草一齊給點著了，火燄冲天而起，一股股濃厚之極的黑煙，驀地佈滿了整個區域。

韓彬等正在風向之下，漫天遍地的濃煙，向韓彬等飄來，整條南道滿佈濃煙，把韓彬等嗆得眼淚直流，不要說攔截敵人，連視物也大有問題。

濃煙裏騾子們受驚狂叫，直衝向韓彬的陣地，騾車撞在攔路的木架上，翻轉倒側，形勢混亂，在濃煙中，韓彬似乎看到有人以濕巾敷面，戴有眼罩，迅速掠進己陣。

* * *

在吳王的議事廳內，闔閭高踞龍座之上，面無表情，現在離約定見孫武的時間，只有半刻鐘。

他前面兩邊分坐著夫概王、白喜、

子山和斗辛。

夫概王和白喜面有得色，子山和斗辛神情略見緊張，這次如讓夫、白兩人贏了此局，二人的氣燄會更爲難抑制。

夫概王道：「大王，我看伍將軍今次可能不能如期赴會了。」跟著一陣長笑。

子山和斗辛兩人噤口不言，他們對於伍、孫兩人能否準時前來，亦是全無信心。

闔閭道：「夫卿稍安勿躁，此事即有分曉。」他語氣也流露出對伍、孫兩人缺乏信心。

夫概王和白喜更爲意氣風發。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聽來靜默無聲，辰時轉瞬即至。夫、白兩人更爲得意。

便在這時，伍、孫兩人抵達的消息，經人報了進來。

吳王闔閭容顏大悅，子山和斗辛也是歡喜之至。夫、白兩人默然無語，顏面無光。

伍子胥引著一個英氣勃勃的魁悟大漢，昂然進入會議聽內。

闔閭細察這孫武英華內藏，雙目精靈有神，氣定神閑，絕無得勝後那種趾高氣揚之態，便像是做了些微不足道之事，不值一哂。

伍、孫兩人叩見之後，吳王闔閭心下歡喜，連忙賜坐。

闔閭也不提夫、白兩人借故阻難之事，以免加深兩個陣營的對抗，微笑道：「久仰孫先生大名，昨日得閱先生大作十三篇，心悅誠服，敢問先生可有必勝之兵法？」

郤桓度冒充的孫武微笑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子山問道：「何謂知己知彼？」

郤桓度說：「決定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就是要把敵對雙方的優劣條件，加以估計比較，來探索戰爭勝敗的情勢。這要由政道、天時、地利、將帥和法制五項入手。凡屬這五方面的情況，將帥都必須知道，了解這些情況，才可掌握致勝之法。例如究竟是那一方的政治成功，指揮高明，得天時地利，法令貫徹，武器精良，兵卒訓練有素，賞罰公正。根據凡此種種，就可判斷誰勝誰敗。」這一番話說得聽內衆人紛紛點頭，連夫、白兩人面上也現出尊敬神色。

斗辛問道：「甚麼是成功的政治？」

他助闔閭掌管朝政，最關心的當然是政治上的問題。

郤桓度從容答道：「就是要使民衆的願望和君主的願望達成一致，可以叫他們爲君主死，爲君主生，而不敢違抗。上下一心，何事不成。」

闔閭恍然道：「與君一席話，茅塞頓開。」

夫概王於這時插口道：「孫先生若統率我軍，攻掠楚國，有何戰勝之道？」這是從實際的情況考較。

郤桓度答：「這又回復到知己知彼的問題。例如楚軍以水師和車戰威震當世，若我軍與楚人在水上交鋒，又或車戰，必敗無疑。故必需訓練步兵，加以楚國多沼澤山地，步兵轉動進退，均較靈活，以己之長，攻彼之短，勝劵在握。」

闔閭擊節而起道：「孫先生一語中的，請讓我敬你一杯，自此刻起，本王封爾爲左將軍，與伍將軍共同主理兵員訓練，同圖霸業，將來有成，本王重重有賞。」言罷仰天長笑起來。

郤桓度在吳國的地位，便給定了下來。

他終於到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回楚復仇的願望，露出了一線曙光，前途雖然艱阻重重，但這正是命途中的挑戰。

* * *

公元前五一一年，周敬王九年。

吳王闔閭採取伍子胥和郤桓度的提議，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的戰略，分師擾楚，使楚軍疲于奔命。

公元前五一〇年，周敬王十年。

吳軍攻楚之「夷」、「潛」、「六」三城，楚軍往救，吳軍還。吳軍又再攻「弦」，楚軍往救，吳軍又退。

公元前五〇九年，周敬王十一年。

吳軍攻越，大敗越師，使越人不得與楚聯手，吳國至此無後顧之憂，伍子胥和郤桓度兩人更是密鑼緊鼓，計劃大舉攻楚，兩國形勢危急，大戰一觸即發。

這天郤桓度在訓練吳兵的大校場上閱兵，吳兵軍容整齊，進退井然有序，郤桓度心內滿意，想起自己由一個對兵法一無所知的人，搖身一變成天下聞名的兵法大家，直是春夢一場。

郤桓度吩咐手下繼續練兵後，便想返將軍府休息，剛走到校場的門口，一羣人迎面而來，當中一人是夫概王，他身旁有位非常美麗的少女，一身武裝，嫵媚中帶有英氣，一對明眸充滿著野性，大胆又充滿了挑戰。郤桓度每次見夫概王，幾乎都是在與吳王議事的場合下，像這樣私下相見，還是第一次。

郤桓度連忙避在一旁，躬身施禮，這夫概王爲當朝貴胄，勢力根深蒂固，即使闔閭輕易也不願惹他。

夫概王眼中寒芒電閃，掃視了郤桓度幾眼，郤桓度感到皮膚如被電火炙過，暗驚此人果然不愧號稱吳越第一高手，功力驚人。

夫概王陰沉地道：「孫將軍兵法，天下皆知，未知劍法是否亦同樣可觀。」他身旁衆親將一齊輕笑，顯出極大嘲弄。

郤桓度何等修養，也不動氣，答道：「小將自幼即好習將兵之術，專講千軍相對之道，兩人爭鋒，卻是疏忽得很。」這幾句話守中帶攻，暗示不涉私人爭鬥，只重視千軍萬馬的攻略爭雄。

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出自那美麗的少女口中道：「孫將軍此言差矣，若我現在提劍欲殺將軍，未知你有何自保之道？」這幾句話充滿了挑戰的味道，完全不把郤桓度放在眼內，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郤桓度身旁的幾位親兵面現憤慨，連忙圍在他身前，顯然眞怕這小姐冒犯。

夫概王喝道：「舒雅不得無禮。孫將軍請見諒，小女舒雅一向管教不嚴，故

有此胡言亂語。」他表面上雖似責怪女兒，語氣間卻無半點怪罪之意。郤桓度知道自己影響力日漸龐大，招來此人嫉忌，今日此來，正是試探自己的反應。

郤桓度道：「夫概王若無他事，小將便返家歇息，還請恕罪。」告了一個罪便率親兵離去。

那少女的語聲遠遠飄來道：「下次再見之時，小女子一定請教高明。」又是一陣銀鈴般清脆的笑聲。

郤桓度回到府上，吳王有信使到訪，原來晉國專使到來，要他出席今晚招待的國宴，郤桓度略事梳洗，便又匆匆往吳宮而去。

他的座駕馬車在途中遇到伍子胥的馬車，伍子胥請他坐上馬車，一同赴會。

伍子胥道：「大王前日閱兵後，甚爲滿意。」

郤桓度忙道：「這主要是伍將軍一向訓練有素，小將追隨麾下而已！」

伍子胥對他的謙讓頗爲欣賞，話題一轉，忽然間問起今早校場的事情道：「聽說適才夫概王與他女兒舒雅向你出言挑衅，你打算如何處理？」頓了一頓，見郤桓度沉吟不語，知他爲難之處，又道：「我也知這事極難應付，除非由大王出面干預，這舒雅一向任性而行，即管夫概王也無奈她何。她年華雙十，但眼高於頂，貪她家世美貌來求親的，都給她用劍趕走。今次她若要纏上你，的確令人頭痛。」

郤桓度道：「此女武技如何？」

伍子胥苦笑道：「這才是眞正令人頭痛的地方，舒雅雖是女兒身，卻是天資卓絕，盡得乃父眞傳，欠缺的是經驗火候，而且她手中寶劍獻自越王，由大王賜贈，劍名「越女」鋒利之極，使她更是如虎添翼。」

郤桓度道：「伍將軍請放心，我自有應付之法。」他暗忖即管以夫概王的絕世武技，也未必能勝我郤桓度，區區利器死物，何足道哉！

伍子胥卻以爲郤桓度爲了安慰他作出此言，提醒他道：「孫將軍萬勿以女子而輕忽之，我看你精神氣度，應是使劍好手，可是夫概王乃當今國內第一高手，家傳之學，絕對不能大意。」

郤桓度不想再談這個問題，問道：「不知今次晉國派來的專使是何人？」

伍子胥說：「這人名叫巫臣，他原爲楚國申地的大公，後來爲了一名美姬，叛離楚國，現在頗得晉室信任，孫將軍，有何不妥？」原來他見到郤桓度面色一變，這人一向泰山崩於前而不色變的涵養，這刻一聞巫臣之名，居然如此反應，他那能不奇怪。

郤桓度道：「我只是想起另一件事。」車子倏地停下在吳宮正門前。郤桓度暗叫僥倖，否則都不知如何砌詞搪塞。

兩人下車進宮，晚宴擺在吳宮的翔空殿內，吳王的座席高踞殿左，客席設於殿右，兩邊各有席位，出席的當然是當朝吳國的公卿大臣。殿心騰出一大片空地，以供舞技雜耍等娛賓節目的進行。

兩人早來了一點，只有大臣斗辛在殿內，跟著夫概王、白喜、子山和其他公卿陸續到來。

又待了一會，吳王陪著一高瘦威嚴的男子，步入殿內，殿裏的樂工，連忙奏起絲竹管弦之聲，禮節周到。這等儀式，在魯國便是家常便飯，在這被視爲蠻夷未開化的吳國來說，是極事鋪排，足見吳王闔閭對今次晉國來使的重視。

吳王一一爲衆人引見，到郤桓度時，巫臣驟見郤桓度，面上難以掩飾地露出一絲驚怔，巫臣不愧經驗老到，轉瞬面容便恢復如常，裝作和郤桓度首次相遇，說了一番客氣說話。衆人都沒有留心，只有伍子胥沒有放過兩人的神情，似乎動了疑心。他何等樣人，先是郤桓度聞巫臣名而色變，跟著巫臣見郤桓度時又有異容，那能不動疑？

各人分賓主坐定，照例又是一番客氣說話，舉杯祝賀，跟著闔閭便進入正題道：「今次巫專使帶來令吾國鼓舞的消息，晉國有意與我建立聯盟，夾擊大敵楚國，這對於阻遏楚國橫行肆虐，功德無限。」衆人立即響起一片道賀聲音。

郤桓度暗忖這必是巫臣遊說之力，不要說晉國出兵相助，只要晉國能控制北方諸國，不插手於吳楚之爭，便已是天大的喜訊。

巫臣一陣長笑道：「我國國君英明有爲，一向以天下和平共存爲己任，楚國一貫欺凌弱小，令尹囊瓦眞是殘暴好戰，我國又豈能不關心。」

闔閭道：「今次除了與晉國結成盟友外，巫專使還特地從晉國帶來了戰車兵員，使我等能對中原上乘車戰陸戰之術，一開眼界。」

巫臣哈哈一笑道：「這眞愧不敢當，只是希望在這交流之下，兩相參詳，增加對付楚人的勝算。」巫臣原爲楚人，這時的國家觀念，並不強烈，反之家族的觀念，血濃於水，遠較國家爲重，所以巫臣矢志滅楚，在當時是毫不稀奇。

巫臣跟著又道：「這次我受國君之命，在戰車之外，特地從我國精選歌舞妓十人，來此獻藝，請各位欣賞。」說完一拍手掌，殿後一片絲竹鐘聲，十名身材曼妙，聲色俱全的美人；一進殿內便載歌載舞，果然是千中挑一的美女。

郤桓度估計這些美女氣質高貴，想來都是中道破敗的大官貴族的後人，被收作女奴，看來今次晉國，非常重視這次聯盟。

歌舞一完，美女輕快舞出殿外，殿內的男子都泛起色授魂予的表情，美色的力量的確龐大，連闔閭也不例外。

巫臣道：「這批美女，精擅歌舞之道，對於私房侍奉，尤有專長，是今次我出使貴國的一份禮物，請大王笑納。」

闔閭仰天一陣長笑，顯然對這份厚禮歡暢非常，尤其聽到這批美女精於牀第之道，更是心花怒放，男人一談到這類問題，距離立即縮短不少。

闔閭道謝過後，略一遲疑，便將其中八人，分贈羣臣，郤桓度也分得一個。

郤桓度心念電轉，暗想這闔閭若能將十名美女一齊贈予手下，這等胸襟足當天下霸主無疑，可是此刻既遲疑不捨，而闔閭自己又多佔一名美女，異日遇上引誘利慾，便可壞事。這時他已給闔閭下了一個評價。

他望向伍子胥，雖獲贈美女，卻是毫無歡容，郤桓度知他全心全意，便在報復楚國殺父殺兄之恨，其他一切，全不在乎。心中一動，想到這種完全被仇恨佔據的情緒，也可以像色慾般使人疏忽其他。

晚宴繼續舉行不表。

* * *

宴會在子時初結束。

郤桓度回到私邸，是丑時中。

一步進大廳，手下親信便來報有遠客在偏廳等候。

郤桓度心中一動，連忙步入偏廳。

一健碩的男子卓立廳中，一面風霜，面上有一道由眼下斜落至唇角的刀疤，見到郤桓度，眼中露出激動的神色，淚花隱現。

郤桓度揮退左右手下。

那人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郤桓度慌忙扶起道：「現在時勢不同，本長你不需如此。」原來竟是最初護送郤桓度逃出郤氏山城，後因躲避敵人追殺而分手的卓本長。

兩人這次相見，恍如隔世。

卓本長道：「主公！」他仍然在非常激動的情緒裏，反而不知從何說起。

郤桓度非常了解他的感受，想起不經不覺，兩人分開了差不多五年有多。為了緩和卓本長的情緒，郤桓度淡淡問道：「現下各人如何？」那時隨他們一齊逃出生天的，幾近百人，他們現在情況如何，自然是這身為他們主公的郤桓度，最關心的問題。

卓本長面容一整，情緒漸漸平復，他也是精明冷靜的人，只是剛才乍見郤桓度，又一直以為他已死去，才如此激動。

卓本長道：「當日我們分散逃走，遵照主公的吩咐，在各地隱姓埋名，從事各行各業的發展，不少人已變成行業裏出色的人物。估不到我郤氏不單兵法行，從商也行。」說到這裏，微微一笑。

卓本長續道：「我逃往銅綠山，在那裏從事赤金的開採，亦相當有成就。」

郤桓度微微笑道：「一向都知你算盤厲害，若說你從商不賺錢，我第一個人不相信。」

卓本長道：「我一待形勢安定下來，便利用郤氏獨有的手法，聯絡各人，因為怕被中行識破，所以全部使用新的聯系方法，終於找上五十二人。主公！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讓你知道，就是這五十二人裏，沒有一個人不在這五年中刻苦練劍，等待你回來帶我們復仇。」

郤桓度心下感動，暗忖這批人均是郤氏精銳，且正值盛年，如果能痛下苦功，這批子弟的力量，眞是龐大驚人。這便是自己的班底。

卓本長的語聲繼續傳入耳內道：「大家都是有心人，所以這五十二人之中，有部份人更控制了一些地方的幫會和勢力。況且我郤氏數百年基業，勢力深入楚國各地，我又由各地秘密召集和我們有親密關係的壯丁，在銅綠山集中訓練，現在可動用的人手，足有五百之衆。」

郤桓度擊節讚賞道：「本長你這樣一來，省却我很多無謂工夫。現在吳楚大戰、一觸即發，我一定要有可以信任的人手，在大戰前完成兩個任務。」說到這裏頓了一頓，陷入了沉思裏。

卓本長打量這位自幼一同長大的主公，俊偉的面龐，威稜四射，深具大將主帥的氣度，心下欣慰。

郤桓度抬頭望向卓本長，眼中寒芒閃動，道：「有兩個人，我一定要在吳楚決戰前，先行宰掉。」

卓本長眼中閃過仇恨的光芒道：「其中一個必是中行，這叛徒我一直在秘密訪尋他的行踪，據最新的消息，這賊子應在長城附近的泌陽，第二個人還請主公賜知。」

郤桓度道：「第二個人便是襄老。」

卓本長全身一震，襄老名動楚域，殺人無數，雖被千千萬萬人恨之刺骨，仇家遍地，却仍然屹立不倒，這人的可怕，可想而知。

郤桓度道：「這兩人我必需盡速解決，你派出手下各人，把他們的行踪，巨細無遺地告訴我知，讓我潛入楚境，手刃此兩人。」

他說話充滿自信和威嚴，卓本長雖想出言勸阻，話到口邊，始終說不出來。

郤桓度如何不知潛入楚境的凶險，但若果將來對壘沙場，被這兩人識破自己的身份。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所以今次特別密遣親信潛入楚地，通過一年來種種聯絡手法，才找上卓本長。

兩人一番相議，密定來日計策，直到天亮，卓本長才匆匆離去。

郤桓度待卓本長走後，精神興奮，睡意全無，信步踏出宅門，沿著外面的大路，隨意走著。

晨光曦微，道上行人稀少。

就在這時，背後響起一陣蹄聲。

郤桓度心中一動，知道麻煩來了。

原來蹄聲一響起時，便在身後二十丈處，所以來人一定是在該處策騎等待，一見郤桓度出來，才飛騎追至。

其次這追騎一路加速，郤桓度估計，當追騎來至身後時，剛好是這匹馬最高峯的速度。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如雷的奔馬聲中，隱隱傳來金屬在空中顫動的聲音，郤桓度高度靈敏的聽覺告訴他，騎手中持著的，似乎是長戈或長戟那一類攻堅的硬兵器，而且一定是高舉馬前，斜指半空，才會發出這樣奇怪的異響。

郤桓度步速不增不減，依然悠閒地向前緩步前行。

追騎迅速接近。

十丈、九丈、八丈……

郤桓度看見迎面來的行人，眼中現出恐懼的光芒，紛紛躲在一旁。

背後金屬顫動的異響，忽地消去。

轉變為破空的響聲。這等轉變極為含蓄微妙，只有像郤桓度這種受到家傳「守心」之術訓練的高手，才可以感應得到。

郤桓度微微一笑，這響聲的轉變，表示敵人的矛尖，從斜指變成平指，直向他郤桓度的背脊刺來。

六丈、五丈、三丈……

郤桓度心中一塵不染，整副精神集中在背後的追騎上，他雖然從沒有反首回顧，但背後每一下落蹄，矛尖每一下顫動，都是瞭然在胸，鉅細無漏。

二丈、一丈……

急騎帶起的勁風，吹得郤桓度全身衣衫揚起。

後面橫空一聲怒喝，金屬破風之聲大作，敵人手中利器，迅若急雷地直往自己背後刺來。

郤桓度感到敵人利器勁風破體而至，無論在手勁，角度、位置的拿揑，都當得上好手之列。

郤桓度一言不發，身形一閃，長戈已給他挾在脅下，掠在一旁。

健馬擦身飛出，那騎士也是了得，危急間鬆開持戈的雙手，打了一個仰，又坐直身形，沒有給郤桓度拖落馬，但已是狼狽不堪。

那人直掠出去，邊走邊嚷道：「我是代舒雅小姐教訓你。」語聲隨著遠去，人騎只剩下一點影子。

郤桓度啼笑皆非，這等初生之犢，自己若非不想招惹事端，便有十個他，早命喪黃泉，還要這樣大言不慚。

取下左脅夾著的長戈一看，上面鑄了個寧字，心中連忙想起白喜手下大將寧重謀，不知這年輕小伙子和他有何關係。

這時手下幾個親隨氣急敗壞地趕了上來，連連請罪。

其中一個親隨道：「這是寧重謀的三公子寧聲，是夫概王女兒舒雅的追求者之一。」

郤桓度恍然大悟，心想這舒雅糾纏不清，令人頭痛。兼且夫概王在吳國另成一股勢力，只要吳王闔閭稍有失勢，便會取而代之，自己夾處其中，情形危險複雜。

* * *

當日下午，春陽高掛。

在吳國都城的大校場上，集中了吳國軍政界的人物，自闔閭而下，全部到齊。

校場邊搭了一個高台，闔閭、夫概王、白喜、伍子胥、郤桓度冒充的孫武等，一齊伴著晉國來的專使巫臣，和其他一衆武將大臣百餘人，在高台上排列坐好，觀看校場下正要進行晉國的車戰示範。

校場四邊圍滿了吳兵，雖然有上萬兵員，却是鴉雀無聲，顯示出精良的訓練。

一陣馬蹄和車輪聲，從校場東面的入口響起，一隊戰車衝出，井然有序，轉眼在大校場空地的東面打橫一字排開，共有七乘。

這些戰車每乘都以四匹披甲的戰馬拉動，獨輈，兩輪，方形車輿，長轂，寬約十尺。

每乘車上有三人，主要的戰士站在左面、全身甲胄，以皮革為主，再綴以青銅護器，手執長達丈八的鈎戟，地位較次的戰士居右，兩個戰士中間的是御手，負責駕御戰車。

戰車上除了甲盾外，還有中間橫懸的戰鼓，隨風飄揚的戰旗，則斜掛在車尾，有軸的頂端安有尖刺，大大增强了殺敵的能力。

七乘戰車在校場上列出陣形，好不威風。

吳國一向多湖和沼澤，對車戰可說一竅不通，見到這樣的架勢和裝備，一時噤若寒蟬。

巫臣環顧吳國君臣，見到除了闔閭、伍子胥和郤桓度等有限幾人外，餘人顯然都為戰車的氣勢所懾，心下大感滿意，向闔閭道：「大王，此次小臣來此的目的，希望能把北方車戰之術的精華，引進貴國，以能發揚光大，在戰場上一殺楚人的威風。」

闔閭呵呵一笑道：「貴國好意，本王怎會不知，還望巫專使詳細介紹，令我等野外之民，一開眼界。」

巫臣微笑道：「在他們示範不同的車戰技術前，我首先要約略述說一下這種戰術的大概。戰車是平原會戰的無敵武器，機動性大而靈活，戰鬥的過程，主要是分遠射，錯轂格鬥兩個部份，通常都是以一綫橫列作戰，就像現下的陣勢。」說到這裏，忽地一聲暴喝。

校場上七輛戰車上的戰鼓一齊響起，七名御者一齊大喝，七乘戰車一排衝出，車輪和校場的沙石磨擦，發出吱吱的聲音，塵土揚上天空，七乘馬車衝到看台前。

戰車上的武士手中的丈八鈎戟，一齊向前急刺幾下，煞是好看。

戰士們在戰鼓聲裏，運氣揚聲，便像千軍萬馬縱橫厮殺，使人熱血沸騰。銅戟在陽光下閃爍生輝，觀者幾不能睜目。

晉國車戰之術，果然不同凡響，難怪能與楚國分庭抗禮，平分春色。

夫概王雙目閃著興奮的光芒，道：「巫專使，貴國車戰的確高明，我國若能學上一二、那還怕楚國不低頭。」

巫臣仰天大笑，意氣風發。

其他吳國大臣紛紛點頭，只有郤桓度和伍子胥默然不語，毫無贊同的神色。

這時戰車越過看台，到了校場的另一邊，又轉了回來。

七車二十八匹馬，踢起滿場塵土。

全場響起一陣陣驚嘆的聲音。

衆人紛紛向巫臣發問，由戰車的製造，到戰士的訓練，無不在詢問的範圍內，夫概王更是發問最多的一個，顯示了各人的濃烈興趣。

反而郤桓度這兵法大家，微笑不語，只像是個陪客，不時和其他武將閒聊。吳王闔閭看在眼內，心中一動，也不言語。

白喜走近郤桓度身旁道：「孫將軍，今晚由夫概王親自宴請巫專使，我倆身

為陪客，最好早一點到達。」

郤桓度道：「這個當然。」

白喜道：「橫豎順路，不如我的座駕經過孫將軍的府上時，和將軍一同赴會，豈不有伴。」

郤桓度怔了一怔，白喜與夫概王一向合得來，和伍子胥則不太和睦，這次相邀同往赴會，看來也不會是甚麼好事。況且今晚夏姬必會出席，到時也不知是甚麼一番局面，再加上夫概王的美麗女兒舒雅，郤桓度一想起登時頭也大了好幾倍。

他想了想，口上連忙應道：「能得白將軍作伴，那就眞是最好不過了。」

白喜欣然而去。

闔閭這時走到郤桓度身邊，低聲道：「孫卿似乎對這戰車另有想法，本王說得對不對？」

郤桓度連忙道：「小將豈能瞞過大王法眼，不過這裏並不適合談這方面的問題，小將和伍將軍近年來銳意在武器和戰術上，加以改革和發展，大王若能抽空，請隨時審核。」

闔閭雙目精光一閃道：「就明天如何？」

郤桓度道：「謹遵王命。」

兩人相視大笑起來。

郤桓度知道最重要的時刻將要來臨，若能在明天令闔閭對他們訓練的兵器武器生出信心，才可使這雄心勃勃的吳王，敢向稱强天下的楚國挑戰。

即將來臨的困難，却是這麼多和不能解決，包括了私人恩怨、兒女之情、權力之鬥和戰場上的生死勝敗。

＊　＊　＊

黃昏時分，白喜果然驅車前來和郤桓度一齊赴由夫概王作東道主、宴請晋國來使巫臣的晚宴。

這個宴會有郤桓度最想見但又是最不欲見的絕代尤物夏姬。

自從長江一別，郤桓度一直將夢縈魂牽的美女，埋藏心底，這刻再要相見，郤須視同陌路，令人心碎。

還有那既刁蠻又動人的夫舒雅，不知又會弄些甚麼把戲。

剛好這時白喜望向車外，欣賞風景的眼光收了回來，注視郤桓度道：「孫將軍，聽說你每天清晨都起來練劍，必是此道高手。」

郤桓度心下一震，暗忖自己練武之極端秘密，這白喜居然隨口道來，自然含有警告自己他的耳目靈通，不知自己的事他還知曉多少，口中若無其事的答道：「下將自幼身體多病，所以遵照先嚴吩咐，每天早起舒展一下筋骨，那當得起練劍兩字。」

白喜莫測高深地一笑，不再追問。

一時間兩人沉默了一會，好在白喜態度從容，二人間的氣氛相當輕鬆。

郤桓度心想自從得到孫武的十三篇兵法後，這幾年一直致力於把兵法融入劍術內，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精神愈趨內藏不露，所以連伍子胥這武學的大行家，亦當自己是普通好手，爲舒雅向自己挑釁而担心，估量白喜雖然知他每天練劍，也不如何放在心上，心下稍安。

白喜話題一轉，談起巫臣上來，道：「今次若能藉着這個機會，盡得晋國車戰奇技，吳國之興，應該是指日可待。」

郤桓度微微一笑，並不答話。

白喜神色怪異，問道：「孫將軍難道不認爲晋國車戰之術，足可與楚國分庭抗禮嗎？」

郤桓度正容道：「恰恰相反，我認爲晋國車戰之技，比之楚國，只高不低。」

白喜道：「若是如此，爲甚麼你今天在校場察閱晋軍的操演時，似乎毫不感興趣。」

郤桓度心想這才是你要問的問題，今日自己的態度，當然瞞不過這經驗老到的白喜。

郤桓度答道：「楚國國力十倍於我，在車戰上有極優良的傳統，若果以車戰對車戰，不啻以己之短，對別人之長。況且一輛戰車的製造，耗時良久，動輒要多年的時間，方今我國國勢大盛，若不能把握時機！實令人扼腕長嘆。」頓了一頓又道：「戰車沉重笨重，只適合平原荒野之地，兼且行動不便，在多湖泊沼澤叢林之處，等同廢物。兼且駕御極端困難，輪大輿短，轉動不靈活，又是單轅而用縛在衡上的軛駕馬，全靠馬繮來控制四匹奔馬，只是「御者」的訓練，便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如何與有數百年傳統的楚國在這方面爭雄？」

白喜沉吟不語。

郤桓度不期然有點欣賞此人。他雖然一向和夫概王結成陣線，郤絕非只爭意氣之徒，看他身形雄偉，面相非凡，令他惺惺相惜。

白喜抬頭道：「然則孫將軍又有何制勝之道？」

郤桓度剛要回答，馬車悠然而止。原來已到了夫概王的府第。

兩人停止對話，一同下車。

踏出車門，郤桓度眼前一亮。

夫概王府遠在北郊，郤桓度忙於練兵，還是第一次來此。以往多次經過，都是在高牆外遠遠觀看，這樣身在其中，當然又是另一番光景。

王府依山建成，面積廣闊，有內外兩道城垣，團團圍住。

外城牆的四角，建有鐘鼓樓，每個高達六丈，監視着城外每一個方向。

城牆厚達一丈，可供駿馬在城牆上馳過。

郤桓度暗忖，只是這王府的建設，便可以推斷夫概王野心不淺，這人手下家將多達五千之衆，佔了吳國總兵力一成有多。這王府又憑險而築，易守難攻，異日必爲吳王闔閭的心腹大患。

進入內城牆後，一道近百級的石階冲空而起，直往山腰的王府主宅，位在整個建築羣的中央，是一座建造於兩丈的高台之上的建築物，由前、中、後三座宮殿組成。

王府前又有門殿數座，左右樓亭隱隱，氣象萬千。

郤桓度心內讚嘆，這樣的建築，即管齊楚諸地素以文明見稱的國度，也屬罕見，這夫概王絕不能輕忽視之。

日落西斜，王府左側的天際萬道紅

霞，把夫概王府襯托得如神仙宅第。不知爲甚麼，郤桓度忽然想起找自己麻煩的舒雅。

怕只有這樣的地方，才配得上這樣秀美嬌靈，武藝出衆的美女。

郤桓度和白喜兩人，在四個衞兵引導下，緩緩踏上直通王府大門的石階。

忽地一陣馬蹄聲從左側傳來，以極高的速度，直向兩人立身奔來。

兩人自然迴首側望。

數騎從王府側的樹林奔來，當先一名女子，全身緊裹在銀光閃閃的武士服內，英氣迫人帶着無限嫵媚，不是夫概王的掌上明珠舒雅還有誰？

背後是四名年輕俊偉的男子，當日早上從背後襲擊郤桓度被奪去長戈的寧聲，赫然在內。

衆騎士背上都掛着載有長弓箭筒，一看便知是狩獵歸來。

舒雅領着衆人奔到郤、白兩人身前丈許，才驀地一抽馬繮，整隻駿馬人立而起，示威似地在兩人面前立定。

後面數騎立時顯示出御者的精湛技術，一齊將急奔的健馬勒定，一陣馬嘶和噴氣的聲音，頗具威勢。

舒雅一陣嬌笑，雪白的俏臉一陣得色，伸手一拍背後，原來馬股上縛了一隻中箭的黃鼠狼，向白喜道：「白將軍，你看舒雅的收穫。」她眼尾也不望向郤桓度，像是他並不存在那樣。

白喜大笑道：「恭喜小姐的箭術更上一層樓，這一箭剛好透頭穿過，吳國箭術之精，除了夫概王外，便要數你了。」

舒雅又是一陣嬌笑，像朵盛放的鮮花，她身旁的其他男子，一時看得呆了。

舒雅精靈的目光，一溜便轉到郤桓度身上道：「原來是這位只懂兵法，卻不懂自保的大將軍，今天肯駕臨寒舍，眞是令蓬蓽生輝。」語氣充滿譏嘲。

她身旁的男子一齊發出笑聲，唯有那寧聲笑得很是勉强。

郤桓度豈會和她一般見識，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白喜望向郤桓度，做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表示他拿這個刁蠻公主沒法。

郤桓度心下暗讚白喜一聲，白喜這個表情勝過千言萬語，既不會觸怒舒雅，亦使他郤桓度難以發作，不禁對他作出更高的估計。

舒雅被郤桓度從容自若的神情激起怒火，面容一沉道：「孫將軍，你若非整日只顧着講千軍制勝之道，就不致於今早無能自保了。」

郤桓度一愕，旋又釋然。

原來他看到寧聲面容尷尬，垂首不語。恍然明白寧聲爲了在舒雅面前保存顏面，將今早的事情扭曲，指敗爲勝。

白喜眉頭一皺，覺得舒雅言語過重，正要發言。

郤桓度一伸手，阻止白喜爲他出頭：「夫小姐名震南方，小將技低位微，何能自保。」他的說話似乎謙讓，神態上郤是毫不在乎，把正要發作的舒雅弄得苦無藉口。

舒雅眉頭一皺，黑黝黝的大眼睛在俏面上轉了兩轉，忽地一抽馬頭，兩條修長的大腿一夾馬腹，駿馬一聲急嘶，放開四蹄直往長階上向着郤桓度衝來，一把鋒芒四射的長刀，握在手中。

郤桓度精神集中在她手上的長刀，這就是著名的「越女劍」，據說出於越國鑄劍大師歐冶子的妙手，精鐵打成，更勝他以前得自父親的銅劍「銅龍」。

「越女劍」破空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隨著駿馬的衝近，直向郤桓度面門刺來。

這一劍來勢凶猛，但在郤桓度眼中，卻知道舒雅留有餘力，非是一劍將自己幹掉，當然他也不可以排除夫概王藉着女兒把自己宰了的可能，事後只要夫概王親自請罪，吳王也莫奈他何。

他可以詐作驚怕，例如滾下台階避過，但只要這事一傳出去，必然大損自己在軍內建立的威信，目下惟有賭他一賭。

郤桓度卓立不動，眼前寒芒一閃，長劍在眼前一寸處滑開，健馬在身邊擦過，帶着舒雅直奔上台階。

舒雅的聲音遠遠傳來道：「孫將軍若要求自保之術，可拜我爲師。」連人帶馬，一齊衝入了大門內。

郤桓度環顧衆人，看到白喜面上一絲驚容，剛正逝去。心下一懍，知道高明的白喜看出了自己驚人的眼力和胆量。

其他一衆青年面上現出了尊敬的神色。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徐君毅和董小鳳趕回小村子，看看章立勇是否回來，他躲在林裡却遇上三個幪面人，雖然董小鳳趕來拯救，幪面人將他們分開，徐君毅沒命奔逃，得楚如姬救起，一同去找到章立勇和董小鳳，四人回到家裡，徐君毅服了解藥痊癒，然後向楚如姬解釋不是他殺了楚如花，並建議四人同去徐州找周中信前輩，查清楚誰是殺她妹妹的眞正兇手……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鳳凰神劍

一場誤會　冰釋前嫌

徐君毅笑着拿起茶杯，對董、楚兩女道：「小鳳，楚姑娘，請喝茶。」

兩女互瞟了一眼，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董小鳳跟着說道：「徐大哥，我知道你最愛吃紅燒魚頭，化子鷄，待我叫那伙計過來，着他吩咐廚下先弄這兩個菜上來。」說時，有意無意地瞟了楚如姬一眼。

楚如姬表面上沒有甚麼，心裏却有點酸酸的。

「章兄最喜歡吃紅燒肉，小鳳，妳一併吩咐那個伙計一聲。」徐君毅跟着轉對楚如姬道：「楚姑娘，妳喜歡吃甚麼菜？」

楚如姬賭氣地道：「你們喜歡吃甚麼便吃甚麼，不用理會我。」

徐君毅張口想說話，董小鳳已搶着道：「徐大哥，楚姑娘既然吃甚麼也無所謂，那就叫這幾個菜吧。」

隨即招手叫來那個伙計，着他吩咐廚下馬上弄那幾個菜送上來。

楚如姬心裏又酸又氣，幾乎想起身一走了之。

章立勇雖然粗豪，但眼却不瞎，看出董、楚二女似乎有點不友善，但又不好說甚麼，心裏却替徐君毅感到擔心——有美垂青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兩個女人爲此而爭風呷醋，那就不好受了。

徐君毅當然也看出來，他嘴上不好說甚麼，心裏暗暗叫苦。

要的菜很快便送上來，章立勇招呼三人一聲，首先拿起筷子，吃起來。

幾樣菜都做得很可口美味，但四人却吃得很「悶」，那自然是因爲董、楚兩女不友善的關係。

吃飽後，四人也沒意思再坐，便結賬走出飯店。

才走出飯店門外，只見一個漢子衝着他們走過來，還未走到四人面前，便已抱拳對四人說道：「四位可是徐大俠君毅，章大俠立勇。董小鳳姑娘與楚如姬姑娘？」

四人聽那漢子那麼說，不由停下脚步，神色錯愕了一下，瞧着那個漢子。

因爲，他們根本不認識那個漢子，那個漢子又怎會認識他們的？

章立勇第一個開口說道：「正是咱們，請問兄台怎樣稱呼？」

那漢子道：「無名之輩，不足掛齒，不說也吧。」

「兄台太謙了。」徐君毅怎麼看，也覺得此人不可能是無名之輩，心中立生警惕。「兄台莫非不敢以眞姓名示人？」

那漢子眼一睜，深深地看了徐君毅一眼，說道：「區區不是自謙，更不是不敢以姓名示人，只因爲說了出來，四位都不會聽聞過，所以，區區才不想說。」

「或許我聽聞過的，兄台何必吝於賜告大名？」徐君毅堅持要那漢子將姓名說出來。

那漢子瞥了四人一眼，才說道：「四位既然堅要區區說出姓名，區區只好說出來。」

頓一下，接說道：「區區余七。」

「余七？」章立勇嘟喃一聲，臉上露出惘然之色，轉眼望着徐君毅。

徐君毅臉上也是一片惘然之色，顯然，他也從未聽聞過江湖上，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余七笑笑道：「四位，區區沒有說錯……」

楚如姬忽然開聲說道：「不錯，我們確是從沒有聽聞過你的大名，不過，我猜，余七並不是你的眞姓名！」

「這位姑娘，何以見得？」余七的目光閃爍了一下。

「很簡單！」楚如姬直勾勾地瞧着余七：「你說出余七兩個字的時候，曾略爲遲疑了一下！」

「姑娘，這並不表示……」

余七剛分辯，便被楚如姬打斷了。「你知道麼，本姑娘一直在注視着你，你自己的姓名應該是隨口便可以說出來的，但你却在說出余字的時候，遲疑了一下，而你又沒有口吃，那表示你在說出余字的刹那，一時間想不出說那一個名字，才遲疑了一下，跟着想出『七』字，才接說出來！」

徐君毅與章立勇聽得連連點頭，認爲楚如姬說的大有道理。

就連董小鳳也禁不住點一下頭，覺得她說的極是。

余七目光閃爍了一下，說道：「姓名只不過是一個稱呼，姑娘又何必那樣認眞？」

余七這麼說，等如承認他說出來的姓名是假的。

楚如姬淡淡一笑，說道：「瞧你昂藏七尺，怎麼却做了藏頭露尾的縮頭烏龜！」

徐君毅看到楚如姬不但精靈細微，而且詞鋒犀利，不由對她另眼相看。

余七一張臉頓時漲紅起來，但却無詞以對，好一會，才說道：「四位，區區乃是受人所托，向四位傳達一句話的。」

「是甚麼話？」章立勇好奇地問。

余七掃了四人一眼，才道：「周中信，周大俠已在二個月前因病亡故，四位別再找周大俠了。」

「周大俠死了？」董小鳳禁不住衝口而出，臉上滿是緊張之色。

「姑娘，區區可不敢拿這種事信口雌黃！」余七板起臉孔道。

「兄台，周大俠得的是甚病？忽然間病故了？」徐君毅也是一臉驚詫之色。

「區區也不大清楚。」余七道。

「是誰托你向我們轉告周大俠的死訊的？」楚如姬尖銳地問道。

徐、章、董、三人的目光馬上集中在「余七」的臉上，看他怎樣回答。

「這一點麼，在下不便奉告。」余七目光閃縮地道。

「有甚麼不方便的！」楚如姬厲聲道：「莫非那個托你向我們轉告周前輩死訊的人，也是一個縮頭烏龜？」

「余七，你不肯將那人的姓名說出來，我們不會相信周前輩已病故的消息！」章立勇大聲道。

「余七」負氣地道：「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區區已對你們轉告了周大俠的死訊，區區告辭了。」朝四人抱拳一拱手，轉身便走。

「你若不說個清楚明白，休想走得了！」章立勇說話間，身形向前一標，探手抓向「余七」的右肩頭。

余七的反應好快，就像背後長了眼睛般，腰身倏地向下一挫，反臂以食中二指疾戳向章立勇的右脅。

章立勇叱喝一聲，縮臂沉肘，撞向「余七」的手臂！

余七急忙撤臂，身形向前一縱，急掠而去。

「哼，你還想走！」章立勇急喝一聲，身形急掠，追上去。

但已經慢了一步。

董小鳳哼了一聲，身形一閃，欲追掠前去，却被徐君毅伸手攔住。「小鳳，別追，就算將他捉住，他若不肯說，也是白費功夫。」

董小鳳跺跺脚，心有不甘地道：「下一次若教我遇上他，有他好看的！」

楚如姬冷冷地道：「董姑娘，不是我長他人志氣，只怕你奈何不了他！」

「妳——」董小鳳又氣又怒，徐君毅忙插口道：「小鳳，楚姑娘說的是實話，那傢伙雖然不肯說出眞實姓名，却絕對不是一個無名之輩，只怕我也奈何不了他。」

就這說話之間，「余七」已掠入左邊面的一條巷口內，章立勇緊跟着追入去，但只一會功夫便急掠出來，口裏大叫道：「徐兄弟，那傢伙溜得比耗子還快，被他逃掉了。」

董小鳳本來氣不過徐君毅幫着楚如姬說話的，聽章立勇那麼一叫，才消氣息怒。

徐君毅待章立勇掠回來，才說道：「章兄，你自問是那個傢伙的敵手麼？」

章立勇毫不介意地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剛才的情形你們也瞧到了，我那裏是他的對手！」

「那人到底是甚麼人？」徐君毅沉吟道：「有那種身手的人，肯定不是無名之輩！」

「我們找周前輩的事，只有我們四人知道，那人是怎樣知道的？」楚如姬蹙着秀眉道。

三人聽她那麼一說，心頭跳了一下，你看我，我看你，雖然沒有說話，眼中却表露出來：「到底是誰洩露了我們此行的目的？」

這自然得不到答案。

因爲他們四人都知道，他們四人之中，沒有一個會將此行的目的洩露出去，這一路之上，誰也沒有單獨離開過。

「一定是有人暗中聽到我們的說話，所以，便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徐君毅不想令到大家彼此猜疑，忙說道。

「徐兄弟，這麼說來，那人豈不是一直暗中跟踪着我們？」章立勇說着左右張望起來。

「暗中跟踪着我們的人，極有可能就是想置徐……兄於死地的那些人。」楚如姬接口道。

「那個余七突如其來地告訴我們周前輩的死訊，好明顯有人不想我們去找周

前輩，查証徐大哥殺死……楚如花這件事的是非眞假，換言之，這足以証明徐大哥不是殺死楚如花姑娘的兇手，章兄，你說是麼？」董小鳳高興地偏着頭，瞧着章立勇。

章立勇馬上點頭道：「不錯，董姑娘說的對極了！」

徐君毅忙說道：「小鳳，妳的推斷雖然有道理，但那畢竟是推測之言，一定要找到周前輩，向他問清楚，才能下斷語。」

「徐大哥，若周前輩眞的死了，那豈不是死無對證，洗脫不了你殺人的罪嫌？」董小鳳不忿地嚷道。

「我相信周前輩一定還未死！」楚如姬忽然說道：「周前輩若是眞的死了，那個藏頭露尾的傢伙才不會眼巴巴地找上我們，將死訊相告，樂得讓我們找個不亦樂乎，結果，仍然不得要領！」

徐君毅聽楚如姬那麼說，越加佩服她的精明。

「無論周前輩是否死了，我們也要找到他——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徐君毅決然道。

「對！」章立勇馬上贊成。

「不過，我們從今後要小心提防，以免中了別人的暗算。」楚如姬接口道。

「哼哼，我倒要看一下，是誰敢打我們的主意！」董小鳳逞強地道。

「小鳳，千萬別恃強逞勇。」徐君毅道：「暗箭難防啊！」

董小鳳不大信服地嗯了一聲，橫了楚如姬一眼，便往前走去。

徐君毅的眉頭皺了一下，急忙道：「小鳳，你去哪裏？」

董小鳳頭也不回地道：「去找客棧啊，站着可以睡覺的麼？」說完便一逕往前走去。

徐君毅看着董小鳳的背影，禁不住搖搖頭，招呼章立勇與楚如姬一聲，跟着她走。

× × ×

翌日，四人起床後，吃過早點，便欲出外打聽周中信的生死下落，一個店小二却拿着一封信，走到房間門前，說是有一個客人着他將一封信送給一個姓徐，名叫君毅的客人。

徐君毅向那伙計表示他就是，那伙計便將手上那封信交給他。

徐君毅接過那封信，走回房中，章立勇急不及待地道：「徐兄弟，快看一下，信上寫些甚麼，是誰寫給你的。」

董、楚二女雖然沒有說話，但從她們的目光，看得出很想知道信上寫些甚麼。

徐君毅納悶地將信封撕開，把信箋抽出來，章立勇立刻將頭湊近去，看看信箋上寫的是甚麼。

董、楚二女雖然心急，畢竟還沒有忘記女孩子的矜持，只是心急地瞧着徐君毅手上的那張信箋。

徐君毅展開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寥寥三行字。

欲知周中信大俠生死，速到城西三里外的墳崗找尋一遍。

余七謹告。

就是這麼幾個字。

「又是那個余七！」章立勇看完後，馬上怪叫起來：「他到底在搞甚麼鬼？」

徐君毅却沒有說話，默然將手上的信箋遞向董、楚二女。

二女同時伸手去接，一齊將那張信箋接住，互相瞥了一眼，楚如姬正想鬆手，董小鳳却道：「一齊看吧。」

楚如姬點點頭，與董小鳳一齊瞧着信箋上寫些甚麼。

兩女看完後，董小鳳沒好氣地道：「余七，又是他！他爲何一定要我們相信周前輩已經死了？」

楚如姬却沒有說話，抿着咀，似乎在思索着甚麼。

「徐兄弟，莫非周前輩眞的病故了？」章立勇似乎開始有點相信了。

徐君毅睜眼道：「他既然要我們到城西外的墳崗去走一趟，我們何不去走一趟。」

「徐大哥，萬一他不安好心，誘我們到那裏，那豈不是很危險了？」董小鳳擔心地道。

楚如姬開口道：「我看他玩不出甚麼把戲來的，墳崗不會只有一條路走上去，我們只要不從城西外直通向墳崗的路走上去，那應該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徐君毅馬上點頭道：「楚姑娘說得不錯，爲了洗清我的嫌疑，說甚麼我也要去走一趟，以証實周前輩是否死了。」

「那就馬上去一趟吧！」章立勇可是說走就走，第一個往房外走去。

董小鳳聽到徐君毅附和楚如姬的說話，心中酸溜溜的，又不好發作，微哼了一聲，便跟着往外走。

徐君毅朝楚如姬苦笑一下，跟着往外走去。

楚如姬微微搖搖頭，亦跟着往外走。

× × ×

四人才走出城西門外面，便看到遠處有一座滿是墳碑的山崗。

不用說，那應該就是余七在信上所說的墳崗了。

不過，四人還是向一個在路邊擺賣茶水的老婦人詢問一聲，得到的答案是：那座山崗确是墳崗。

四人謝過那老婦人，便向墳崗走去。

從墳崗的側面登上崗上，四人放目四望，崗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只有林立的大小墓碑。

往下望，崗下也不見人影，董小鳳不由哼了一聲，瞟了楚如姬一眼。

楚如姬明白她那一聲「哼」的意思，並沒有理會她。

徐君毅雙眼在墳碑上掃了一眼，說道：「章兄，我與你分頭找尋一下，看看可有周前輩的墳碑。小鳳，妳與楚姑娘留在這裏，留意附近的動靜。」

章立勇馬上點頭道：「好，我往這邊找尋，你往那邊找。」

董小鳳接口道：「徐大哥，我跟你一道找，那會快一點找到。」

楚如姬也道：「我也去找，多一個人找，省些時間。」

徐君毅想想，點頭道：「也好，那咱們分頭去找吧。」

跟着又對董小鳳道：「小鳳，妳不要跟着我，分開去找尋吧。」

董小鳳頓時噘起咀唇，張口想說話，徐君毅已逕自往墳崗的右邊走去。

董小鳳氣惱得直跺脚，看到章立勇與楚如姬已分頭去找，只好鼓着腮，悻悻地往另一頭找尋。

山崗上墳碑林立，要找出周中信的墳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余七」所說的未知眞假。

徐君毅逐個墳碑去看，算算也看了百多個，仍然找不到周中信的墳碑。

他仍然耐心地找尋。

驀地，他聽到章立勇在山崗的另一面大叫：「徐兄弟，快來啊，我找到了！」

他聽聞之下，忙大叫道：「章兄，可是找到周前輩的墳墓？」

「是啊！」那面馬上傳來章立勇的應聲。

徐君毅頓時呆了一呆，心中不知是喜還是憂。

——若周中信眞的死了，他便無法洗脫嫌疑，因爲周中信是唯一看到那個殺死楚如花的兇手的人，只有他，才能指認他是否殺死楚如花的兇手。

吸口氣，他忙往章立勇那邊奔去。

翻過山崗那面，只見章立勇站在一個墳墓前，雙眼直往這面瞧望，才看到他，馬上叫道：「徐兄弟，快來看，這就是周前輩的墳墓。」

徐君毅兩個縱掠，落在章立勇的身旁，雙眼急往那個墳碑瞧着。

石碑上清楚地雕鑿着：「周大俠中信之墓」七個大字。

但却沒有立碑人的姓名。

細看墳墓，規模不大，不新不舊的，看得出不是臨時造出來的，莫非周中信眞的死了？

「徐兄弟，你認爲怎樣？」章立勇瞧着徐君毅。

楚如姬就在這時縱掠到來，一眼看到墓碑上的字，不禁呆愕了一下。

徐君毅沉吟道：「看這墳不像是新造的，或許周前輩眞的仙逝了。」

「這墳雖然不是新造的，但一樣可以做手脚，只要換過一個墓碑，那就讓人看不出破綻。」章立勇不以爲然地道。

「章兄，你是說，這塊墓碑可能是換上去的，墓中埋葬的人，根本不是周前輩？」楚如姬接口說道。

「是！」章立勇用力點點頭。

「章兄，你看一下，這塊墓碑看不出是新換上去的啊。」徐君毅仔細地打量着那塊墓碑，心裏極之希望能夠找出一絲破綻來。

章立勇與楚如姬也湊過去，打量着那塊石碑。

結果，他們看來看去，也瞧不出有一處破綻，墓碑與墳墓渾然一樣。

忽然間，徐君毅驚覺他失聲叫道：「怎麼還不見小鳳趕來？」

徐君毅這麼一說，章立勇與楚如姬如夢初覺，急急張眼四望。

「她不會聽不到我的叫聲，她不會出了甚麼事吧？」章立勇邊張望邊說。

徐君毅的臉色微變了一下，身形驀地一縱一拔，掠上一座巨墓頂上，縱目四望，但却看不到董小鳳的踪影。

「章兄，董姑娘不會出了事吧？」楚如姬道：「那總會弄出一點聲響，咱們不會聽不到的，她會否悶聲不响地返回城中？」

「但願她沒有出甚麼事。」章立勇吐口氣，道：「好好地，她爲何悶聲不吭地返回城中？」

「章兄，你看不到，章兄不要她跟着一道找，她有點不高興麼？」楚如姬道。

「這我們沒有留意。」章立勇跟着搖搖頭：「唉，女孩子就是小心眼兒。」

隨即發覺到，跟他說話的楚如姬也是女孩子家，忙又說道：「楚姑娘，我說的只是董姑娘，請妳不要介意。」

楚如姬抿咀一笑。「章兄，咱們快去找尋董姑娘吧。」

× × ×

三個人找遍了整座墳崗，也找不到董小鳳。

三人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過來。

三個人當中，要數徐君毅最爲焦急擔憂的了。

當他聽章立勇說，董小鳳有可能生他的氣，悶聲不響返回城中，他忙對章、楚兩人道：「那咱們快返回城中，看看她是否在客棧中。」

章、楚兩人也擔心董小鳳的安危，自然同意，於是，三人急急趕回城中。

至於周中信的墳墓是眞是假，三人已無暇理會了。

畢竟，活着的比死了的重要。

三人急急趕回城中，返回客棧，却看不到董小鳳的人影，再問一下那個掌櫃的，得到的回答是，自他們今早出去後，一直沒有看到董小鳳獨自返回客棧。

這一來，三人大爲焦急起來——董小鳳一定出了事故。

徐君毅馬上道：「章兄，我與你再到墳崗去搜尋一下，楚姑娘，妳在客棧等着，以防董姑娘忽然回來，找不到我們，又出外去找我們，以致兩頭都找不到。」

楚如姬點頭答應，徐君毅便與章立勇走出客棧，趕出城外面。

× × ×

直到天黑下來，徐君毅與章立勇才返回客棧。

徐君毅劈頭便對楚如姬道：「楚姑娘，董姑娘可有回來？」

楚如姬搖頭道：「董姑娘若是回來了，你又怎會只看到我，而看不到她？」

「她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徐君毅急得直搓手。

「徐兄弟，別心急。」章立勇口裏勸慰徐君毅，他自己也焦急得坐立不安。

「急也急不了的。」

最冷靜的要算楚如姬了，「董姑娘無端失踪，極有可能中了甚麼人的暗算，將她擄走了，咱們還是稍安毋躁，待事情有進一步的發展，咱們才採取行動不遲。」

「對，楚姑娘說得對。」韋立勇立刻附和。「這個時候咱們一點頭緒也沒有，要找她，簡直像大海撈針，徐兄弟，咱們還是靜觀其變吧。」

徐君毅雖然心急如焚，但楚如姬說的確有道理，只好按捺着，點頭道：「好吧，咱們就靜待一宵，看看事情可有進一步的發展，才決定如何行動。」

這一晚，三人巴巴地等待事情有甚麼變化，結果却沒有。

躺在床上，徐君毅總也睡不着。

他是擔心董小鳳的生死安危。

他雖然不愛她，但却喜歡她，視她為朋友，而他從來對朋友都是仁至義盡的，朋友有難，又怎教他睡得着？

直到天濛濛亮，他才矇矓入睡。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被一陣嚷叫聲驚醒過來，他以為發生了甚麼事，慌忙跳下床，房門「砰砰」地響起來。「徐兄弟，快起來，董姑娘回來了！」

他一聽，心頭急跳了一下，一陣風般衝到房門前，一把將房門打開，只見韋立勇當門而立，忙急說道：「韋兄，小鳳回來了？她在那裏？」

韋立勇滿臉興奮地道：「她現在楚姑娘房中。」

「她沒事吧？」

「似乎受了驚嚇，才回來，便暈過去了。」

「我去看看她！」徐君毅說着便急急向楚如姬的房間走去。

韋立勇瞧着徐君毅急促走動的身形，搖頭自語道：「唉，徐兄弟關心別人比關心自己還重要。」

來到楚如姬的房中，楚如姬看到徐君毅走入來，忙從床沿上站起來，朝他說道：「徐兄，你可以放心了，董姑娘回來了。」

徐君毅邊應她，邊走向床前，看清楚，床上躺着的果然是董小鳳。

只見董小鳳閉着雙眼，似乎睡着了般，徐君毅關切地道：「楚姑娘，她可有受傷？」

楚如姬搖頭道：「董姑娘並沒有受甚麼損傷，似乎受了甚麼驚嚇，我才將房門打開，她便暈倒在地。」

一頓又道：「讓她好好地躺一會，待她醒過來，才問她發生了甚麼事。」

徐君毅聽聞董小鳳沒有甚麼事，心頭安定下來，吁口氣，道：「好吧，我且回房，待她醒過來，請妳馬上告知我。」

楚如姬頷首作答，站在房門口的韋立勇開口說道：「徐兄弟，你昨晚一定沒有闔過眼，快回去睡一會吧，有甚麼事我會通知你。」

徐君毅點頭走出房外，抬頭往天上望一眼，發覺天色仍未全亮，這才發覺自己睡了不到一刻鐘，雙眼倦倦的，便走回房間，再睡一會。

這一次，他很快便睡着了。

× × ×

他又被一陣叫聲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馬上便聽出，是韋立勇在房門外叫他。

「徐兄弟，快起床，董姑娘醒過來了。」

徐君毅忙跳下床，應了一聲，抬眼往窗外望去，只見陽光耀眼，估計這一覺可能睡了有一個時辰，急急穿好外衣，將房門打開。

韋立勇立時一腳踏入房中，急急道：「董姑娘醒過來了，快去看一下吧。」一手拉了他便往外走。

徐君毅笑着搖搖頭，跟着韋立勇走出房外。

才走入楚如姬的房內，一眼便看到董小鳳坐在床上，楚如姬坐在床沿上，正與她在說話，看到兩女手執手的親熱樣子，他感到高興。

「小鳳，妳沒有甚麼吧？」他邊走向床前，邊關心地道。

「徐大哥，再看到你，眞高興！」董小鳳一臉喜色，急不迭轉過臉，看着徐君毅。

「妳沒有甚麼吧？」徐君毅不嫌囉嗖地再問。

「沒有甚麼。」董小鳳一副熱情的樣子。「大哥，累你們替我擔心，眞教我過意不去。」

「妳沒事就好了。」徐君毅透口氣，道：「要不，我不知怎樣向妳爹交待。」

「董姑娘，昨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韋立勇插口問道。

「她昨天被兩個戴着骷髏面具的神秘人擄入一座墳墓內，嚇得她暈了過去。」答話的不是董小鳳，而是楚如姬。

「有這種事？」韋立勇怪叫起來：「難怪我們找遍了整座墳崗，也找不到妳！」

「妳知道那兩個擄你入墳內的是甚麼人麼？」徐君毅凝重地瞧着董小鳳。

董小鳳搖搖頭。「當時我一見那兩個骷髏人，頓時嚇得昏了過去，待我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座陰暗的墳穴內，那刹那，我還以為自己已經死了，及至那兩個骷髏人發覺我醒過來，向我逼問鳳凰神劍的招式，我才知道那兩個是活人，跟着便發覺帶在身上的鳳凰神劍不見了，原來就在那兩個骷髏人之一的手上，我想跳起身奪回神劍，這才發覺到動彈不得，被那兩個……點了身上三處穴道……那個骷髏人威脅我若不將鳳舞劍法的招式說出來，便殺死我……忽然間，有一個戴了鬼王面具的人出現，一聲不響便出手向那兩個骷髏人猛攻，結果，不但奪回鳳凰神劍，還將那兩個……像伙擊退，將我救出墓穴，那時我才發覺，時候大概是半夜時分，我雖然被救出墓穴，但却不知道救我的是甚麼人，正自暗中驚疑，那人挾着我直往城西門掠去，掠到城西門前，便將我放下來……將我身上被點的穴道解開，便飛掠而去，自始至終，一句話也沒有說過，驚魂稍定，我眞還以為自己做了個惡夢，待到城門打開，我馬上走入城中，返回客棧找你們。」

徐君毅三人聽她說完昨天的遭遇，一時間都沒有作聲。

楚如姬看出，董小鳳似乎隱瞞了一些事情沒有說出來，但她又不好向董小鳳詢問，只好悶在心中。

好一會，徐君毅才開口說道：「小鳳，妳難道不能夠從那三個像伙的身形，

聲音，猜出他們是甚麼人麼？」

董小鳳搖搖頭，道：「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們都穿了很寬大的長衫，聲音也怪怪的，根本無從猜測。」

「那三個像伙必然是董姑娘認識的人。」韋立勇道：「不然，他們何用裝神扮鬼的！」

「這一點絕無疑問！」徐君毅道：「不過，那個救了小鳳的人，既然對她沒有惡意，又沒有企圖，那好應該在救了她後表露身份，但他却沒有，到底他有甚麼意圖，那眞教人猜不透。」

「那人一定有企圖的！」韋立勇立刻接口道：「不然，在救了董姑娘後，總該表露身份。」

「韋兄，不能說得那麼肯定的。」楚如姬道：「或許那人不想董姑娘對他說感恩戴德的說話，所以便一走了之。」

「若是像楚姑娘妳說的那樣，那人實在值得敬佩。」徐君毅道。

董小鳳咀唇噏動了一下，似乎想說話，但又噎住了。

「不管那個人是否有企圖，如今董姑娘無傷無損回來，咱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韋立勇慶幸地道。

「那兩個戴骷髏面具的人，會否是那個余七，與他的同黨？」徐君毅沉吟道。

「徐兄弟，你這麼一說，我覺得極有可能！」韋立勇立刻叫起來：「是那個余七誘咱們到那座墳崗去的，他的嫌疑最大！」

楚如姬亦有同感地道：「韋兄說得不錯，欲奪董姑娘那柄鳳凰神劍的人，要數余七最大嫌疑！」

「我也認為余七嫌疑最大。」徐君毅道：「我們待會便去找他，問個明白。」

「大哥，徐州城這麼大，要找他，只怕不容易。」董小鳳道。

「余七是咱們唯一知道的一個，若要解開這個謎，一定要找到他！」徐君毅決然道。

這時候，他已忘記了周中信是否眞的死了這回事。

楚如姬立刻提醒他：「徐兄，別忘了，你還要洗清自己的嫌疑！」

「楚姑娘，你放心，待查明了那些人的意圖，我自會查清楚周前輩之死是否屬實，以洗清我的嫌疑。」徐君毅道：「眼前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徐兄，我……不過提醒你吧了，」楚如姬忙道：「董姑娘遭遇上這種事，當然要先解決。」

「徐兄弟，事不宜遲，我與你馬上出外去找那個余七，楚姑娘則請留下來，照顧董姑娘。」韋立勇是個急性子的人，說了，立刻要做。

徐君毅頷首道：「也好，楚姑娘，那就勞煩妳了。」

董小鳳却道：「我沒事了，咱們一起去找那個余七吧。」

說着便要下床。

徐君毅忙道：「小鳳，別逞強，快躺着，有我與韋兄去找那像伙，一定找到他的。」

楚如姬也伸手按着董小鳳，不讓她起來。「董姑娘，聽徐兄的話，躺着歇歇吧，妳昨晚一夜未睡，一定很困倦的了。」

董小鳳被兩人這麼一說，才不再堅持要跟着去。

徐君毅與韋立勇向二女招呼一聲，便向外走去。

× × ×

徐君毅與韋立勇很快便找到余七。

他們是聽到路上的行人說，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頸項幾乎被切斷的死人，好奇之下，便走前去看一下，那知道那個死人赫然就是他們要找的余七！

余七倒斃在一間破屋子的前面，有一羣人圍着在觀看。

那個路人說得沒有錯，余七的頸脖幾乎被切斷，只連着一層頸皮，頭顱怪異地扭向左邊，死相恐怖。

徐君毅與韋立勇一眼便認出那是余七，兩人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涼氣。

兩人從余七頸上致命的切口，看出他是被一柄異常鋒利的兵器殺死的，那切口異常整齊，就像刀切豆腐那樣整齊，一點也不拖泥帶水。

「徐兄弟，殺死他的人，是一個武功很高的人，不然，不可能一刀便將他殺死！」韋立勇指點着道。

「好明顯，這是殺人滅口！」徐君毅沉聲道：「那個主使余七的人，絕無疑問，是一個異常機警毒辣的人！」

「他媽的，他死了，連唯一的綫索也斷了。」韋立勇氣惱地道：「徐兄，我們還是回去吧。」

徐君毅點點頭，與韋立勇擠出人羣，走回客棧。

× × ×

楚如姬與董小鳳聽說余七已死，都呆愕了一下。

董小鳳咬牙道：「殺死余七的，一定是暗中主使他的人！那像伙好毒辣！」

「那主使余七的人雖然將唯一的綫索切斷了，但他却想不到，他這麼做，無異表明了，擄劫董姑娘的那兩個骷髏人，就是他們！」楚如姬道。

徐君毅禁不住連連點頭，心裏佩服她的頭腦敏銳，見解精明。

董小鳳也同意楚如姬的見解。「徐大哥，既然一切綫索都斷了，那就暫且不要理會這件事，先查清楚周前輩的死是否屬實。」

徐君毅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

「那我們再到墳崗去看一下吧。」韋立勇說着便想走。

徐君毅忙道：「韋兄，急也不在一時，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吃過午飯再去不遲。」

韋立勇被徐君毅那麼一說，馬上用手摸摸肚子，嚷道：「哈，你不說，我還不覺肚餓，你一說，肚子馬上咕咕直叫，咱們快去吃飯吧！」話未說完，便往外走。

徐君毅看着他的身形，搖頭笑道：「他就是改不了這個急性子。」

董、楚二女不由莞爾一笑。

× × ×

徐君毅與韋、楚、董三人站在周中信的墳墓前，默然站着。

本來，徐君毅想順便找尋那座董小鳳曾被擄到那裏的墳穴，但董小鳳記不起那座墳穴座落在那裏，而崗上的墳墓密麻麻的，少說點也有上千座，若是逐座去找，那不知要費多少時間，因此，便打消了那個念頭。

而楚如姬也說得好：「就是找到了那座墳墓，只怕那裏面的人已走光了，那些人既然連余七也殺了，絕不會在那墓穴內留下線索的，找不找也無關重要。」

聽了楚如姬的話，他們便決定不再花費工夫找尋那座墳穴。

「大哥，怎麼看，也看不出這座墳墓是假的，莫非周前輩眞的病故了不成？」董小鳳第一個開口說道。

確實，怎麼看，也看不出那是一座假墳。

章立勇却說道：「我怎也不相信，周前輩死了。」

楚如姬也道：「半年前，我看到周前輩的時候，他的氣色很好，精神旺盛，好好的，我也不相信他忽然因病亡故。」

「但他的墳就在這裏，這怎樣解釋？」董小鳳堅持己見。

徐君毅道：「我也不相信周前輩死了，那有這麼巧的，我們不找他，沒有人告訴我們周前輩的死訊，我們要找他，那個余七便將周前輩的死訊告知我們，這其中一定有蹊蹺，可惜我們不能將周前輩的墳墓挖開來看一下，不然，便可以弄清楚，周前輩是否眞的死了。」

董小鳳接口說道：「徐兄，若是無法弄清楚周前輩的死是否屬實，那你豈不是無法洗清你的嫌疑？」

「楚姑娘，我總不能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做出褻瀆死人的事！」徐君毅慨然道：「若是無法證實周前輩是否眞的病故，我認命便是。」

「徐大哥，人不是你殺的，你為什麼要認？」董小鳳焦急地道：「楚姑娘，妳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妳看我徐大哥會是殺死你妹妹的兇手麼？」

章立勇也道：「楚姑娘，我不是偏幫着徐兄弟，要說他是殺死令妹的兇手，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楚如姬語出驚人。「起先，我還有些懷疑，如今，我一點也不懷疑他是殺死舍妹的兇手了！」

「楚姑娘，妳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董小鳳高興地道。

章立勇也道：「難得楚姑娘妳這麼明事理。」

徐君毅却道：「楚姑娘，希望妳不是感情用事……」

「徐兄，我絕沒有半點感情用事。」楚姑娘正色道：「一個寧願負上殺人之罪，却不欲褻瀆死人墳墓的人，斷不會是一個寡情絕義的殺人兇手，這一點，我還曉得分辨！」

「董姑娘，妳既然不再懷疑徐大哥是兇手，那就不用再查證周前輩之死是否屬實了？」董小鳳歡喜地道：「這太好了。」

「好是好。」章立勇道：「不過，妳那件事仍然要想辦法查個清楚的，想想也教人頭痛！」

徐君毅感激地對楚如姬道：「楚姑娘，謝謝妳。」

楚如姬微楞了一下，隨即明白徐君毅的意思：「徐兄，我該向你道歉才是。」

章、董兩人都聽不明白兩人的說話，眨着眼，瞧着兩人。

「咱們回城去吧。」徐君毅道。

章立勇與二女點點頭，四人便走下墳崗，往城中走去。

× × ×

回到客棧，四人梳洗一番，換過乾淨衣服，便到外面去吃晚飯。

才走出客棧，劈頭便看到個年約五十許的老者朝他們迎面走來，楚如姬眼尖，一眼便認出那人是誰，先是楞了一楞，繼之喜叫道：「周前輩？」

徐君毅與章、董兩人雖然沒有見過周中信，但聽楚如姬那一聲歡叫，不由都猜到，那老者莫非就是周中信？

那老者乍然聽到有人叫他，先是楞了一下，隨即咧開咀笑說道：「楚姪女，是妳，眞巧啊？」

楚如姬扭頭對三人道：「徐兄，章兄，董姑娘，這位就是周中信周前輩！」

三人雖然已猜到，聽她那麼說，仍然免不了楞了一下，隨即驚喜不已，紛紛上前招呼一聲：「周前輩。」

周中信顯然從未見過三人，含笑朝三人點點頭，眼睛却望向楚如姬。

楚如姬瞧到周中信那樣子，更加相信徐君毅不是殺死她妹妹的兇手，若是的話，周中信斷不會不馬上將徐君毅指認出來的。

她忙向周中信介紹三人。

「周前輩，這位是章立勇章兄，那位是鳳凰山莊莊主的千金董小鳳姑娘。」她故意最後才說出徐君毅的姓名。「他就是周前輩曾告訴晚輩，殺死舍妹的兇手徐君毅。」說時加重了語氣。

周中信先是含笑點頭為禮，但當聽到徐君毅三個字，他馬上雙眼一睜，驚詫地瞧着徐君毅，一會，詫聲道：「他就是徐君毅？他可不是殺死如花姪女的那個兇手！」

「周前輩，你瞧清楚了，他眞的不是殺死舍妹的那個兇手？」楚如姬加重語氣道。

「如姬姪女，老朽未眼花，怎會認不出那個殺死如花姪女的兇手，那個兇手的樣子根本不像他！」

「周前輩，晚輩確實姓徐，名君毅，前輩既然一口斷定晚輩不是殺死楚姑娘令妹的兇手，那為何前輩對楚姑娘說，那個兇手叫徐君毅？」徐君毅正容道。

「這……事情是這樣的，當時老朽恰好撞見那個兇手下手殺害如花姪女，老朽欲救不及，却將那兇手的樣貌看得頗清楚，當時如花姪女還未咽氣，那兇手看到老朽便急急溜逃，老朽不知兇手是誰，便扶起如花姪女問她，她已奄奄一息，只說出三個字：徐君毅。因而老朽便以為，那個兇手叫徐君毅，因而告知如姬姪女。看來，是老朽弄錯了。」周中信一口氣解說清楚。

「周前輩，幸好當時看到那個兇手的

樣貌，不然，我徐大哥眞是傾盡黃河水，也洗不清嫌疑了！」董小鳳微嗔道。

「董姑娘，是老朽一時糊塗，令到徐少俠聲譽受損，老朽實在罪過。」周中信忙向徐君毅抱拳致歉。

徐君毅慌忙還禮不迭。「周前輩言重了，能夠得周前輩當面澄清，晚輩感激不盡。」

「徐少俠，老朽感到很慚愧。」周中信臉有愧色。「老朽一時糊塗，這一定令到徐少俠受了不少委屈。」

徐君毅忙道：「周前輩別再那麼說，換轉是晚輩，也會那麼以為的，請周前輩不要耿耿於懷，責怪自己。」

「好了，如今得周前輩當面澄清，徐兄弟的嫌疑徹底洗清了。」章立勇高興地道。

「既然兇手不是徐大哥，那到底是誰？」董小鳳瞧着四人說道。

「那個兇手的身材與徐少俠很相似，年紀也差不多。」周中信回想着。「相貌頗俊，老朽從來未曾見過那個人，那個兇手既然不是徐少俠，老朽也不知他是什麼人。」

「殺妹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報殺妹之仇。」楚如姬咬着牙道。

「如姬姪女，老朽這一次一定要幫你抓到那個兇手！」周中信慨然道。

「楚姑娘，令妹是我的朋友，我說什麼也要幫妳找到那個兇手，好讓妳替令妹報仇！」徐君毅慨然道。

「楚姑娘，算上我一份！」章立勇不甘後人。

「楚姑娘，也算上我一份！」董小鳳跟着說道。

楚姑娘感激地道：「周前輩，徐兄，章兄，董姑娘，能夠得你們相助，找尋兇手替舍妹報仇，舍妹泉下有知，一定萬分感激你們。」

「楚姑娘，不要那麼說，為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咱們相識便是朋友，那是應該的！」徐君毅說道。

「周前輩，你怎麼忽然來到徐州的？」楚如姬果然不再說客氣話，轉對周中信說道。

周中信捋着頷下鬍鬚，說道：「如姬姪女，老朽到徐州來，乃是想探望一個老朋友，那麼巧，在這裏遇上你們。」

「周前輩剛來到徐州，一定還未吃晚飯吧？相請不如偶遇，請周前輩賞個面，與我們一道吃晚飯，好麼？」

周中信爽快地道：「那老朽叨擾了。」

「周前輩請。」

五人便回大街那頭的一家酒樓走去。

× × ×

周中信不知道章立勇是不喝酒的，才坐下，便要了兩壺酒，並動手替徐、章四人斟酒。

徐、楚、董三人不好向他說出章立勇喝不得酒的，只好看着他替章立勇斟了杯酒，章立勇嗅到酒味，立時苦起一張臉。

徐君毅看到章立勇那種難受的樣子，只好向周中信說道：「周前輩，章兄最怕喝酒，他那一杯，待晚輩替他喝吧。」說着伸手將他面前的那杯酒拿到自己面前。

周中信詫異地睜大眼，瞧着章立勇，嘖嘖稱奇，道：「章少俠，眞瞧不出，像你這麼豪爽的人，居然滴酒不沾，佩服，佩服！」

「周前輩，他不是有大毅力，將酒戒掉，而是滴酒沾唇，便如大病一場，因此，他不敢喝酒。」

「哦，原來如此，眞是想不到。」周中信恍然道：「章少俠請別怪老朽……」

「周前輩，所謂不知者不罪，章兄怎會怪您呢！」徐君毅忙說道。

「章少俠，老朽罪過，罪過。」周中信說完，連喝了兩杯酒，看得兩女不禁莞爾。

「周前輩，有一件事晚輩蹩不住要告知前輩。」徐君毅忽然道。

章、楚、董三人都知道他想說什麼，唯獨周中信不知道，因此，他忙說道：「是什麼事，徐少俠請說。」

「希望周前輩不要見怪。」徐君毅仍然吞吞吐吐地道。

「是什麼事？請快說。」周中信毫不介意地道：「老朽不見怪就是。」

「周前輩，若不是遇到你，晚輩等人還以為你……病故了。」徐君毅硬着頭皮說出來。

周中信一聽，幾乎一口酒噴了出來，疾聲道：「徐少俠，莫非有人放出消息，說老朽死了？」

楚如姬點點頭，接將這兩日發生的事情，一一說出來。

周中信聽完後，睜目拍桌道：「豈有此理，老朽活生生的，居然有人說老朽死了，並假造墓碑，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朽一定不放過那些人！」

跟着又道：「眞是大吉大利！」

「周前輩，咱們雖然看到那座墳墓，但都不相信你已死了。」徐君毅道：「如今遇到你，那些人的鬼把戲便不揭自破。」

「知道那些是什麼人麼？」周中信氣惱地道。

「連唯一的線索也斷了，根本無從追查。」章立勇接口道。

「嘿嘿，明天我要到墳崗去看一下，那些龜孫子替老朽造的墳墓！」周中信冷笑道。

「明天咱們帶你去。」楚如姬道。

× × ×

這一晚，周中信也投宿在徐君毅四人住宿的客棧內。

半夜時分，也不知是誰發現，客棧有一處地方起了火，馬上大呼小叫起來，客棧內的人都被驚醒了。

失火可不是鬧着玩的，很容易燒死人，因此，客棧內的人都急不迭穿衣起床，走出房外看個究竟。

一時間，客棧內亂哄哄的。

徐君毅與周中信等人也慌不迭跳下床，走出房外看一下，發覺火勢雖然不大，但火頭却有三四處，客棧的伙計已忙着提水救火，附近的人家也有不少人挽着水桶來幫忙救火。

一時間，場面混亂。

起先，徐君毅看到楚、章兩女自房中走出來，知道她們無恙，便放下心來，沒有怎樣注意她們。

待到火救熄後，他才發覺，不見了董小鳳。

就連一直站在董小鳳旁邊的楚如姬，也不知道董小鳳是怎樣失踪的。

原來，楚如姬比徐君毅早一點發覺董小鳳不見了，但她以爲董小鳳跑到徐君毅那邊，也就不以爲意，如今發覺她不見了，才知道她失了踪。

四人立刻在客棧內外找尋。

但却找不到董小鳳。

周中信江湖經驗豐富，對徐君毅三人說道：「不要找了，老朽沒有猜錯，董姑娘極有可能被昨天將她擄到墓穴內的那些傢伙擄走了。」

「那董姑娘豈不是很危險？」章立勇失聲道：「咱們要盡快找到她，周前輩你怎麼反而叫咱們不用找了？」

周中信吐了口氣，道：「章少俠，咱們根本不知道將董姑娘擄去的人是什麼來路，一點線索也沒有，如何去找？再說，董姑娘的失踪，不知是自動還是被擄，若是她自動失踪的，咱們若四出找她，只怕她還不高興，你說是麼？」

章立勇想想，覺得周中信說的有理，便不再說話。

徐君毅道：「周前輩，那咱們眼下怎辦？」

「等。」周中信道：「等下去，總會有消息的。」

「萬一董姑娘被……」徐君毅擔心地道。

「徐少俠，你放心吧，董姑娘暫時沒有生命之危的。」周中信自信地說道：「老朽在遇到你們時，曾仔細打量過董姑娘，老朽從她的面相看出，不是一個短命之相，因此，她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四人之中，就數周中信輩份最尊，年紀最大，聽他那麼說，三人沒有再說什麼，各自返回房間，但却那裏睡得着覺？

× × ×

翌日，大清早，徐君毅與章、楚兩人再也躺不住，大清早便起了床，巴巴地等着，看看可有消息送來。

周中信比三人遲了大半個時辰才起床，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

由早上等到盰午，一點有關董小鳳的消息也沒有，章立勇第一個按捺不住，嚷着要去找尋打聽。

周中信却勸阻章立勇稍安毋躁，耐心再等下去，章立勇看在他的輩份上，只好強忍着，待在客棧內。

黃昏時份了。

仍然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次，不但章立勇按捺不住，就連徐君毅、楚如姬也無法按捺得住。

周中信仍然是那句話，稍安毋躁，後來看到三人焦躁不安的，嘆口氣，只好讓三人出外去找尋董小鳳的下落。

三人剛想走出客棧，一個伙計就在這時匆匆走進來，手上拿着一封信，對他們說道：「外面有一個人客，要小的將這封信函交給一個姓徐的公子。」

徐君毅忙道：「小二哥，我就是姓徐的。」

小二便將信交給他。

章立勇急急道：「小二哥，人呢？」

「就在店堂外面。」小二指一下外面。

「待我去將那傢伙抓進來！」章立勇說着便衝出去。

周中信一把將他拉住，說道：「省點氣力吧，那傢伙若還在店堂外面等着，那不是白痴，便是傻蛋！」

章立勇聽他那麼說，想想也是，才打消了出外去抓」那傢伙的念頭。

徐君毅這時已將信箋抽出來，展開，只見信箋上寫着：欲知董小鳳生死下落，請於黃昏時份，隻身到城東外五里赤松坡，若有人同來，後果自負。

下面沒有署名。

看字跡，也不像是余七上次送來的那封信函上的字跡，可能不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

換言之，這一次擄走董小鳳的人，可能與余七那些人不是同一伙的。

徐君毅看完後，將信箋遞給周中信，心裏暗暗佩服周中信的料事如神。

周中信看過後，將之遞給章立勇、楚如姬。

「周前輩，咱們怎辦？」徐君毅向周中信請教。

「依時赴約。」周中信道。

「就徐兄弟一個人去赴約？」章立勇不以爲然地道。

「是！」周中信明快地道。

「那徐兄弟豈不是很危險？」章立勇叫起來。

「那當然危險了，」周中信從容地道：「不過，你放心吧，咱們三人待徐少俠去赴約後，立刻偷偷地溜出客棧，抄近路趕去赤松坡，接應徐少俠。」

章立勇聽周中信這麼說，才放下心來。

「徐少俠，你離開客棧後，不要走得那麼快，好讓咱們有時間趕上你，暗中加以接應。」周中信叮囑徐君毅一句。

徐君毅凝重地點點頭。

× × ×

黃昏日落，晚霞如火，歸鳥投林。

徐君毅就在日頭沉沒在西邊的山頭下，天色開始黑暗的時候，來到赤松坡。

赤松坡只是一個小山坡。

坡上一棵棵松樹，却一點也不紅，青青翠翠的，倒是坡上的泥土，是紅的。

坡上靜靜寂寂的，不見一個人影，徐君毅站在坡下往坡上打量了一會，才放步往坡上走上去。

一陣輕風吹來，坡上的松樹枝搖葉動，發出一陣輕輕的沙沙聲，甚是悅耳。

登上赤松坡，放眼往坡下望去，遠近盡收眼底，若是有什麼人走近，都逃不過他的雙眼。

他不由佩服那個約他來此的人，會選擇地方。

坡上除了他之外，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那些松樹兀立着，在晚風中婆娑輕搖。

足足等了有一刻鐘，仍然未見有人出現，他不禁焦急起來，同時暗忖：「莫非約我來此的人發現了周前輩他們，因此不敢現身與我相見？」

一念及此，他不由替董小鳳擔憂起來。

因爲，信上曾警告他，他若不是獨自前來赴約，後果自負的，而董小鳳在對方手上，那當然是指對董小鳳不利了。

暮色在不知不覺間瀰佈在天空山林間，徐君毅儘管焦急不已，却極力按捺着，盼望那個約他來此的人出現。

那個人終於出現了。

那人是從松樹叢中，有如妖魅般閃現出來的。

徐君毅却看不到那人的樣貌。

原來，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鬼面具，身上穿一件寬大的灰褐色長衫，在暮色濃重中閃現出來，顯得頗爲詭異，膽小一點的人，準會被他嚇一跳。

冷不防之下，徐君毅也嚇了一跳，但很快便瞧出，那是一個人。

「閣下就是約我來此的人？」徐君毅心急董小鳳的生死，單刀直入。「董姑娘是你擄走的？」

那人的一雙眼在面具的眼洞中溜轉着，打量着徐君毅，聞言點一下頭，開口說道：「你就是徐君毅？」語聲悶悶的，有點含糊。

徐君毅不由踏前一步，用力點一下頭：「不錯！」

跟着又沉聲道：「閣下將董姑娘擄走在先，並約我來此，意欲何爲？」

由於那人臉上戴了一個鬼面具，因此，無法看到那人的表情，徐君毅只能夠透過面具上的兩個眼洞，看到那人的目光變化。

他馬上便看到那人的眼中兇光閃射。「我要你死！」那人的語聲，仍然是怪怪的。

徐君毅的心頭微跳了一下，吸口氣，沉聲道：「爲什麼？」

「你若想姓董的丫頭活，你便要死！」那人惡狠狠地道。

「別無選擇？」

「沒有！」

「你爲何一定要我死了？」

「因爲我要你死！」

「若我不答應……」

「那姓董的丫頭便要死！」

「我與你有仇麼？」

那人沉默了一下，才說道：「並不是只有仇，才要一個人死，有很多種原因，也會要一個人死的！」

「董姑娘怎樣了？」

「暫時很好！」那人道：「但你若不答應我的要求，她便很不好！」

「我怎知道董姑娘落在你的手上？」

「信不信由你。」

「我當然不信！」徐君毅決然道：「除非你讓我看到她還活着，否則，我絕不相信！」

頓一下，又道：「若是你騙我，那我豈不是死得冤枉？」

那人沉默下來。

徐君毅道：「閣下若想我相信，一定要讓我看看董姑娘，否則，就此拉倒！」

那人目光閃動了一下，似乎有點意動，却仍然不吭聲。

「你再拿不定主意，我可要告辭了！」徐君毅說完，轉身便走。

那人手一伸，疾聲說道：「站住！」

徐君毅應聲停步，轉過身，瞧着那人。

那人也瞧着他，憤然道：「跟我來！」接轉身往坡後那面掠去。

徐君毅跟着那人掠去。

× × ×

在途中，徐君毅有好幾次想下手制服那人，但都忍住了。

也不知走了多遠，那人終於停了下來。

這時候，天已全黑下來，徐君毅隱約看到，那是一座破廟。

那人扭頭看了徐君毅一眼，隨即連擊五掌。

掌聲才落，從破廟內走出三個人來，其中兩個臉上戴着牛頭馬面面具，在黑夜中看來，怪異得敎人心寒。

牛頭馬面當中的那個人，是一個女子，徐君毅目光銳利，一眼便看出，那個女子是董小鳳。

他不由脫口呼叫一聲：「小鳳！」

董小鳳乍聞叫聲，抬眼一看，也驚喜地呼叫一聲：「徐大哥！」想掙脫那兩個牛頭馬面的手，却被那兩個裝神扮鬼的傢伙緊緊抓着，動彈不得。

徐君毅看到董小鳳極力掙扎的樣子，幾乎按捺不住要衝過去解救她。

「姓徐的，你現在已看到姓董的丫頭，你滿意了吧？」戴鬼面具的人陰陰地說。

徐君毅吸了口氣，說道：「先放了她。」

「不成！」那人斷然道：「你死，我便放她！」

「我焉知你會不會守信？」徐君毅沉聲道：「我死了，你却不放她，我豈不是白死？」

「你不信也要信，我數三下，你若不自殺，我就在你的面前，殺了姓董的丫頭！」

董小鳳聽聞之下，急得尖叫道：「徐大哥，你不要聽他說，他不敢殺我的，我認出他就是那日在墓穴中救我出來的那個人！」

「你到底是誰？」徐君毅一聽，目光烱烱地盯着那人的一雙眼睛。

事實上，那人只有一雙眼睛可以被他瞧到。

那人目光溜轉了一下，悶聲道：「你死了，我自會告訴你！」

「不要，徐大哥！你不要聽他的，你不能死！」董小鳳嘶聲大叫。

徐君毅看到董小鳳那種激動的樣子，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你以爲我不敢將她殺死？」那人陰陰地道：「好，我就先將她的一條手臂斬

下來，讓你看看！」

接扭頭大聲道：「斬下她一條右臂！」

那兩個牛頭馬臉答應一聲，戴牛頭面具的那個「刷」地一聲，抽出一把利刀，手起刀落，斬向董小鳳被馬面拉起來的那條右臂！

徐君毅心頭劇震，疾喝一聲：「住手！」

牛頭斬落的刀應聲窒住。

董小鳳驚嚇得幾乎暈厥過去。

「姓徐的，你再不動手，我……」

那人一句話未說完，徐君毅毅然道：「好，我馬上動手！」

董小鳳一聽，馬上又掙扎嘶叫：「徐大哥，你不能死，你不要聽他的！」

「點了她的啞穴！」那人朝牛頭馬面喝一聲。

馬面應聲出指，點了董小鳳的啞巴。

董小鳳頓時變了啞吧。

徐君毅不想董小鳳再受到那兩個牛頭馬面的折磨，毅然抽出長劍，橫劍自刎！

就在這剎那，一條人影有如夜鳥般凌空掠至，飛擊那個戴着鬼面具的人。

鬼面具人驟然之下，大吃一驚，急忙偏身閃開去。

那知道凌空飛擊的人像是早已猜到他有此反應般，劍勢順着鬼面具人斜閃的方向，撇斬而下。

「喔——」鬼面具的人驀地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斜跌落去。

就在那條凌空飛擊向鬼面具的人影飛臨的剎那，徐君毅的長劍陡地發出錚的一下激响，劍身劇震，彈歪開去。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又是突然之間，徐君毅仍然看到，將長劍擊歪的，是一顆石子。

他一呆之下，隨即飛撲向那兩個牛頭馬面！

那個襲擊鬼面具人的人影身形急墜，撲向倒在地上的鬼面具人。

與此同時，三條人影從黑暗中掠撲過來，其中一人抖手向牛頭馬面發出兩顆暗器。

那兩個牛頭馬面正自不知如何是好，眼見徐君毅飛撲過來，正欲以手上的董小鳳脅逼他停下來的剎那，驀地感到背心大穴上一痛，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董小鳳也被那兩人帶得跌倒下去。

徐君毅恰好掠至。急伸手一把將她抄住，隨即出指解開她被點封的啞穴。

董小鳳泣叫一聲：「徐大哥！」一頭偎入他的懷中。

那條一擊得手的人影已從倒在地上的鬼面具人身上竄起來，左手多了一柄劍，身形一縱，企圖溜走。

但却被掠撲而至的三條人影堵截住。

其中一條人影飛劈而擊出一掌。

那條人影倉猝之下，急忙偏閃開去。

一道刀光有如駭電閃掠，斬向他的身上。

那人急忙橫劍擋格。

一道劍光颯地閃刺向那人的脅下。

那人左手劍慌忙一撥，險險將那一劍擋撥開。

但他却避不過第一人再擊出的一掌。

「啪」地一聲，那人右肩胸上中了一掌，發出「呃」的一聲悶叫，身形歪跌出去。

「颯颯」兩聲，一刀一劍分別抵在那人的頸側及背心上。

那人頓時僵住！

徐君毅早已從身形上認出那三條人影就是周中信、章立勇、楚如姬三人，他這時亦已解開董小鳳身上被封的穴道，眼見三人一舉制住那個偷襲的人，禁不住歡聲道：「周前輩，你們來得眞及時。」

原來，周中信三人一直跟踪着徐君毅，躲匿在附近，找機會出手解救董小鳳，却苦無機會，直到那偷襲鬼面具人的人影猝然出手，給他們制造了機會。

「徐兄弟，你與董姑娘沒事吧？」章立勇興奮地叫道。

「沒事。」徐君毅邊說邊與董小鳳走過去。

周中信忽然咦了一聲，脫口道：「赫！你不是祈山老怪赫連勇麼？」

衆人一聽，忙瞧淸楚那偷襲的人，只見那人年約五十多歲，長了一雙招風耳，正是祈山老怪赫連勇！

董小鳳一眼認出赫連勇左手執着的：正是鳳凰神劍，忙上前去一把奪過，嬌哼道：「你這老怪原來想搶奪鳳凰神劍，痴心妄想，將我擄入墓穴中的人，一定是你的手下！」

赫連勇垂頭不語。

「周前輩，看在他替我們擊倒那鬼面具人的份上，放過他這一次。」徐君毅不想多事，向周中信說項。

周中信也不想做得太絕，點點頭，對赫連勇道：「赫連老怪，你眞是越老越糊塗，居然想打鳳凰神劍的主意，你不怕鳳凰山莊莊主找你麼？這一次放過你，希望你不要再打歪主意，不然，董莊主一定不會放過你！」

章立勇與楚如姬聽周中信那麼說，馬上撤回抵在赫連勇身上的刀劍。

赫連勇悶聲不吭的，雙脚一頓，身形縱掠起來，飛投入黑暗中。

董小鳳走到楚如姬的身旁，拉着她的手，親暱地道：「楚姐姐，謝謝妳。」

楚如姬也親熱地拉着董小鳳的手：「董姑娘，別客氣，要謝，妳該謝周前輩與章兄。」

只聽徐君毅說道：「周前輩，章兄，咱們過去看一下那裝神扮鬼的傢伙是誰，看他死了沒有。」

兩女看到三人走向倒地的鬼面具人，忙跟着走過去。

戴鬼面具的人仍然未死，却傷得很重，胸前染滿了血，那個面具仍然戴在臉上。

章立勇俯身伸手，一把將那人的面具扯脫，口裏同時說道：「龜兒子，這一次你再也遮掩不了！」

面具被扯脫，那人立時現出眞面目來。

徐君毅與董小鳳同時發出一聲驚叫：「是你！」

周、章、楚三人却不認識那人。

那人年紀與徐君毅相若，相貌頗俊，但一雙眸子却有點邪氣，給人一種鬼祟陰險的感覺。

「徐兄弟，他是誰？」章立勇心急地道。

「他就是裴恩銘裴大俠的二公子裴志超！」徐君毅一字字道。

「裴兄一生俠義過人，怎會生出這樣不長進的兒子，老朽眞替裴兄可惜！」周中信搖頭嘆息。

「裴志超，你爲什麼要這樣做？」董小鳳尖叫道。

裴志超雙眼目光閃溜了一下，不吭聲。

董小鳳忽然戟指着裴志超，尖聲說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一直喜歡我，看到我對你無意……於是，你便想出這種卑鄙的主意，欲殺死徐大哥……好教我絕了……念頭，你然後乘虛而入，是不是？」

楚如姬聽着，心中滿不是滋味。

裴志超仍然不吭聲。

「說啊，是不是？」董小鳳憤怒地尖叫。

裴志超忽然開口道：「是！我是想姓徐的死，絕了妳對他的念頭，那時候，無人可與我爭逐，董莊主一定答應將你嫁給我，那我不但可以得到你的人，也可以得到鳳凰神劍，藉此，我就不難在江湖上平步青雲，可恨那姓徐的，梗阻在中間，因此，我一定要除去他！」

「你大可以明正言順地向我挑戰，憑本領殺死我，爲什麼要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徐君毅憤然道。

「因爲我自知不是你的對手，根本殺不了你，所以我打消了向你挑戰的念頭。」裴志超似乎豁了出去，什麼也說出來，「就算我有本領殺得了你，我也不會向你挑戰，那樣，董姑娘一定會恨死我，說什麼也不肯嫁給我，我唯有出此下策！」

「你可有想到，事敗後的後果？」周中信搖頭道。

「想到了。」裴志超話出口，倏地翻掌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衆人欲阻無及，眼睜睜看着他氣絕身亡。

周中信嘆口氣，道：「他這是自作孽，不可活。」

「該死！」董小鳳冷聲道。

徐、章、楚三人都沒有吭聲。

忽然，楚如姬對四人道：「周前輩，徐兄，章兄，董姑娘，告辭了。」

四人一聽，楞一楞，徐君毅急聲道：「楚姑娘，妳要去那裏？」

「我要去找殺舍妹的眞兇！」

「楚姑娘，我們也跟你去，這個忙，我們幫定了！」章立勇與董小鳳異口同聲道。周中信聽着，呵呵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眞是後生可畏，老朽好高興。」

（全文完）

上文提要：銀髮婆婆與廖栢夫對壘，並擲出烟霧彈子、毒箭和毒粉，神箭手有人中毒倒地，後寨又已着火，情形一片混亂；金空空仍與東郭西城在前寨拚鬥，余青玉大軍甫至，東郭西城見勢不對，欲以余青山要脅之，余青山却站到凰鳳寨那邊去……余青山與余三商討策略，且說出其父之隱衷，却未爲接納，及後卓城雙說出當日與余青峯相遇的經過，余青玉才恍然大悟……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赤子之情 溢於言表

余青玉大喜，道：「如此有勞兩位了，並請長老派人去找回貴門弟子，餘者請加緊訓練，最好能練好合擊之隊形，此事就請幾位副盟主和護法操心了！」

余青玉自己亦閉門苦練「瀟湘子」凌水雲留下的那本紫氣神功心法，二十四頁，他已練了二十三頁，就是最後一頁，還有幾處未能貫通，他希望能趁此短短的時間日竟全功；另者，凌水雲的「無爲簫」，他是未學全的，却望能將其精萃融合「流星劍法」，將「千樹落英掌」與萬象大師的「擒龍手」融合，此三項絕技苦練成功，他自信可與帥英傑爭雄！

金空空和章水仙等人，均知余青玉練功時間太少，因此担負起全盟的大小事務，讓他專心練武；而其他人亦無不乘此大戰前夕之空隙苦練，是以凰鳳寨內外，到處都見到有人在練武，連崔翠都迫小紅和麗萍學幾招防身招式。

時間逐漸流逝，眨眼三個月已經過去，蓋天帮並沒有再來犯，帥英傑是希望能將其他門派掃蕩之後，再全力對付乾坤盟，消息傳來，峨嵋派慈心師太和其首徒慧竹均已殉難。

蓋天帮收拾了峨嵋，立即揮軍北取武當。武當派得知消息，連夜召集門內長老商議。一石已年屆古稀，他決定學慈心大師，只留下些老弱殘兵，並把掌門授與下一代弟子乘鶴，着乘鶴帶本派精銳，化裝俗人，連夜下山投奔乾坤盟，另一方面又派人通知少林寺。

首先來投乾坤盟的，不是峨嵋派和武當，而是青城派的道士。由於青城派早作準備，因此人馬整齊，由掌門白雲子率領，下面既有門徒，還有師弟青葉子和黃石子。金空空大喜，忙着人通知余青玉，余青玉即設宴歡迎。

余青玉首先宣佈了乾坤盟的宗旨，再告之九大門派各自獨立，只是在攻打蓋天帮時，與乾坤盟一致行動，互相配合。

白雲子最怕加入乾坤盟，日後受制，師門受辱，聞言放下心頭大石。道：「盟主不必客氣，總之蓋天帮未消滅之前，敝派接受盟主調動，攻打蓋天帮，既是爲人，亦是爲己，料無人有私心！」

金空空道：「若彼此都沒有私心，何懼蓋天帮不滅！掌門放心，蓋天帮被消滅之日，便是本盟解散之期，日後武林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長之局！」當下盡歡而散，余青玉又請雲開和薛旗加緊擴建寨房，又着胡氏兄弟多派人下山打探蓋天帮之動靜。

金空空待雲開走開，然後上前問道：「盟主，你近日武功可有進境？」

余青玉担憂地道：「進展不大，聽說帥英傑已把『潛龍玄功』練至第九重，亦即是最後一層，本座恐怕屆時不是其敵手！」

金空空看了他幾眼，道：「其實盟主亦有進步，只是自己不知道罷了！」

余青玉笑道：「莫非護法反而知之？」

「盟主臉上的紫氣大盛，料是內功有進之兆！」

「聽先師謂，紫氣神功者練至最高境

界，臉上紫色即隱去，毫無跡象，謂之返璞歸眞！」

金空空道：「盟主，屬下想和廖柏夫與你一起切磋一下，也許集思廣益，會有新收穫也未定！」

余青玉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矣！」

金空空道：「待屬下把寨務卸與副盟主，咱們便閉關十天，期能有所成！」

廖柏夫自然亦大表贊成，三人恐外人騷擾，因此到後山一石洞裏切磋，每日三餐，只准明珠送食物去；廖柏夫和金空空先輪流與余青玉印證一番，兩人雖然用車輪戰法，但都敗下陣來。

廖柏夫驚喜地道：「盟主的武功又有進展了！恭喜啦，只是老夫倘若不加把勁，恐怕日後無法陪你練武了。」當下三人先由劍法談起，繼而是拳掌，最後才是運氣之道，主要還是帮助余青玉將簫劍融滙貫通。

如此一來，進度果然甚快，余青玉自創之無爲劍法，基本上已經圓熟，再無破綻，接着又全力攻克拳掌。廖柏夫和金空空輪番給他餵招，並憑經驗加入指點。再過五天，拳掌方面也有了頗大的進展。

余青玉道：「咱們再花五天時間，研究內功！」

廖柏夫道：「盟主自己練習一天，老夫與老金有點吃不消，再說寨內的事也得去料理一下！」余青玉自然不會反對，遂仍留在石洞裏。

金空空下了山即問：「老廖，你眞的吃不消？」

廖柏夫道：「內功這玩藝兒只能自己領悟，外人實不宜多言，蓋彼此不同家數，萬一因咱們三言兩語，而令盟主走火入魔，則吾等之罪孽大矣！」

金空空道：「只是金某却怕他自己一個人，貪快冒進，亦有走火入魔之虞！」

廖柏夫笑道：「依老朽之見，盟主下了一趟山，比以前成熟老練得多了，應不會冒進！」

兩人剛到後寨，便見明珠提着食籃欲上山。「護法和副總堂主不陪盟主練功？」

金空空搖搖頭問道：「近日寨內有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沒有，峨嵋派的女弟子前晚上山了，副盟主已安排了她們。」

金空空揮揮手，道：「看來決戰之期已不遠，咱們可以開始準備了。」兩人返回大廳，立即召集會議。章水仙先報告了峨嵋派的情況。金空空問道：「武當派的又如何？還沒有消息麼？」

說着，忽有人帶了一名道人進來，道：「啓稟副盟主，此人自稱是武當弟子，有事求見盟主！」

陽散雲下階道：「在下陽散雲，忝爲乾坤盟副盟主！敝盟盟主因閉關練功，恐未能親自接見道兄，此處全是同道中人，道兄有話但說無妨！」

那道人道：「貧道乘風奉敝派掌門師兄乘鶴之命，特來投函！」言畢奉上一封信，陽散雲立即撕開封口展閱。信上簡述了武當近況，要求與乾坤盟聯手消滅蓋天帮。

陽散雲喜道：「貴掌門之議，正合敝盟之意，請轉告貴掌門，便說敝盟願意與武當合力消滅蓋天帮！」

陽散雲將信交給章水仙，又問：「貴派弟子如今在何處？」

乘風道：「本來掌門準備直接來此，後來覺得過份集中，並非好事，因此臨時改變，安置在大別山，等候貴盟的消息。」

陽散雲與金空空交換了個眼光，又問：「看來貴掌門是在大別山等候敝盟的決定？」

「不錯，敝上交代過，看貴盟在何時行事，咱們便配合之，控制長江北面！」

章水仙道：「如此請道長在敝盟住一兩天，待本盟開會決定行事日期再通知！只是貴派匿在大別山，未知安全否？」

乘風苦笑道：「蓋天帮耳目衆多，是否安全，甚是難說，不過敝派亦已派人通知少林寺了！」當下藍凰親自引他到客舍休息，乾坤盟頭目立即在大廳內商量起來。

趙北坤道：「依屬下之見，咱們應該趁早行動，絕不能等帥英傑攻陷了少林寺才動手！」

梅飛雪道：「此事非同小可，須三思而後行，須知咱們必須取勝，而且要一鼓作氣，將蓋天帮撲滅，若然失敗，也不知要再過多久，才有力量與蓋天帮對抗！」

陽知雨問道：「金護法，盟主練功是否可稍停？看來此事非請他定奪不可！」

金空空道：「也罷，黃昏後，金某上山找他，今晚大家再商量，此刻最好先將各種方案的利弊羅列出來！另者，若果在三兩天內行動，咱們各方面的準備，又是否足夠？」陽知雨亦同意先把正反兩個方案的優點和缺點羅列出來，以便余青玉作出決定。廳內的氣氛十分熱烈，紛紛發言。

陽散雲連忙道：「大家分成三組討論，天、澤、火、雷四堂一組，風、水、山、地四堂一組，內務堂一組。」消息很快傳遍凰鳳寨，到處都有人在討論此事。

黃昏後，晚飯前，金空空上山找余青玉，余青玉正坐在洞口瞑思，見到金空空，訝然問道：「護法因何今夜就上來？咦，莫非有什麼大事？」

「盟主，武當派之人來聯系……」金空空遂將情況告訴余青玉。「此刻弟兄們都在討論此事，所以……」

余青玉霍地長身，揚起長劍，道：「走吧！」

余青玉回寨，果見到處都有人在議論，而且幾乎所有的人都贊成立即出發反攻。余青玉一進廳，先向羣豪打招呼。「辛苦諸位了，大家討論反攻之事，本座已略知一二，此乃武林大事，亦是正邪雙方最後一戰，理該仔細討論，既然如此，亦無須急於一時，大家先入席，邊吃邊討論吧！」

當下衆人魚貫進席，雲開立即下令上菜。這一頓頗爲豐富，酒過三巡，余

青玉料羣衆已有七成飽，便道：「本座想聽聽反方的意見，先聲明無論正反，都是爲了武林白道之盛衰，千萬不可有意氣之爭！」

廳內立即響起一陣熱烈之掌聲，原來下午雙方已爭得臉紅耳熱。梅飛雪首先發言：「盟主，咱們準備未足，而且屬下覺得蓋天帮的實力已盡，而咱們這邊尚可以不斷招集各門各派之游兵散勇，他們以前可能對咱們沒有信心，但經過最近幾役，應該會改變大家對咱們的看法。所以屬下認爲一年沒有行動，取勝的把握更大。」

陽散雲道：「而且屆時盟主的武功亦必有更進一步之進展！」

趙北坤道：「屬下反對，咱們宜趁蓋天帮尚未站穩脚跟，便將之撲滅，否則日後更加困難了！」

余青玉擧手道：「還有沒有新鮮的意見？」

郝不滅道：「盟主，屬下認爲雙方火併，鬥志最重要，如今咱們鬥志最盛，應把握機會，若等對方統一了武林，士氣最盛時……」

梅飛雪道：「錯了！統一武林是蓋天帮上下之目標，一個人在未達到目標時，必會全力以赴，當他達到目的之後，反而會鬆一口氣，那時候對咱們來說，才是最好的時機！」

余青玉忽然長身，他拿眼掃了一下，聚義廳內人雖多，但突然間鴉雀無聲，余青玉問道：「帥英傑去攻打少林寺，有沒有消息？」

胡廣新道：「啓稟盟主，根據昨日探子報回來之消息，少林派決定與寺共存亡，不惜付出最大之代價，所以帥英傑亦不敢貿貿然動手，但其大軍已封住少室峯幾條通道，武當派和丐帮準備去救援！」

余青玉猛吸一口氣，道：「如今本座宣佈……」

廳內更加寂靜，落針可聞，余青玉故意頓了一頓才高聲道：「本座決定盡快出擊！」半晌，廳內才爆起一陣震耳，而又歷久不息之掌聲。

余青玉有點興奮，道：「相信諸位都想聽聽本座的看法！其實很簡單，我要拯救少林，而且咱們雖然沒有必勝之把握，但蓋天帮如今把勢力合成兩組，咱們拚全力，先取其中之一，便有七八成把握！」

語聲一落，掌聲再起，趙北坤高聲問道：「盟主你想帶人直奔少林？」

余青玉道：「不是，本座先取其總舵！蓋天帮在景德鎭經營了二三十年，假如咱們傾巢而出，帥英傑接到消息，必會赴援，少林之圍便解了，咱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取了其總舵，再以逸待勞迎戰帥英傑！」

金空空首先叫好，道：「如此一來，老朽再無顧慮了！」連原先反對立即進攻的人，聽了余青玉之解釋，這時候也都贊成了，廳內氣氛異常激烈。

余青玉道：「除了地字堂外，其餘各堂堂主，今晚到內廳，討論行動細節。內務堂準備糧草兵器！」

＊　＊　＊

乾坤盟頭領經過一夜之商議，已訂下了幾個方案。天一亮，余青玉即寫信與乘風道長，請他交給乘鶴，又令丐帮弟子和華山派跟隨其北上。他們的戰術是騷擾帥英傑，而不與對方決鬥，直至帥英傑收隊南下，再沿途擾之，使其疲於奔命！

青城派弟子和山字堂的先出發，扼守江北，峨嵋派與地字堂的繞路急行，截住西路，防川中分舵救援，其餘諸堂，分日下山直赴景德鎭。

余青玉再將家屬撤往護盟島，由賀同安夫婦保護，並取回卓成雙，加入風字堂担負打探消息和聯絡之責。金空空建議由火字堂作先頭部隊，大軍在三日後出發。

散會之後，凰鳳寨上下都忙碌起來，金空空悄悄將余青玉拉到一邊，低聲問道：「盟主你不再練功了，已有把握擊倒帥英傑？」

余青玉搖搖頭，道：「時不予我，何況誰知道到底還要練多久才能到達爐火純青之境？差一點點，可能練一生也未必能到達，但消滅帥英傑的機會，可能只有一次！」

金空空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拍，道：「咱們盡力而爲，一人對付不了，便兩個人來，兩個人再不行，三個人來，對付他這種大魔頭，根本用不着與他講什麼武林規矩！」

余青玉微笑道：「本座自有分寸，護法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知趙大夫是否已研製出破解迷魂烟的解藥！」

金空空道：「屬下去問問他，盟主久未回家，回去與家人團聚吧！」

＊　＊　＊

趙學佗接了乃師上山，趙松上山之後，師門三代日夜研究解迷魂烟之藥，製造解藥不難，奈何不知道「迷魂嬌」用之迷魂烟的藥性，難以對症下藥，只好從其劇烈性推測，製出相應之解藥，是否能收效却難說。

師徒三人日夜趕製，只是草藥採集不易，一共才煉製了三四十顆，總聊於無。

三日很快便過去了，金空空先交代了各堂行走之路以及聯絡方法，再指出須留意之事，最後由余青玉介紹蓋天幫新加盟之高手的特點，然後方出發，大軍離山之後，眷屬亦在崔翠賀同安夫婦的安排下，轉移到護盟島，凰鳳寨只留下二三十個老弱，打掃地方。

余青玉將兵分成兩路，一隊由自己和陽知雨、廖柏夫率領，另一由金空空夫婦、章水仙和陽散雲率領，分頭並進，一路急行軍，務求能像匕首般，插到敵人心臟，使對方不及準備。

五日之後，到了仙霞嶺下，余青玉下令休息一天，未幾，風字堂弟子來報：「啓稟盟主，火字堂已至懷玉山後，一切順利，蓋天幫似乎不知道咱們的行動，鐵冠道長等候盟主回音！」

余青玉道：「請道長派人打探消息，暫時按兵不動！」

這個探子去後，另一個探子也到了。「啓稟盟主，副盟主他們一路平安，估計今日便會到達紅毛尖(山名)，等候回音。」

余青玉取出地形圖來，和陽知雨商量了一陣，道：「請他們繞路由東北角下景德鎭，到祁門之後，等候下一個命令！」隨即又派了探子去通知鐵冠，要他們配合大軍，由南向北攻。他行軍佈陣井井有條，使得羣豪頗爲佩服！

余青玉目注廖柏夫。「副總堂主，本座有事與你商量！」

廖柏夫忙道：「盟主有話請問，屬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您有話但問無妨！」

「蓋天幫總舵的情況，您最熟悉，請你提供資料，咱們該由何處突破？」

廖柏夫道：「廖某離開蓋天幫已久，恐怕他們已重新安排佈置，是以……」

余青玉笑道：「本座又沒說一定照你提供之方案行動，但說無妨，待本座了解之後再決定！」廖柏夫將所知仔細說了一遍，陽知雨立即依其描述，在沙地上，將蓋天幫總舵的地形繪出，廖柏夫加以指正之後，再標明各處之設施，三人望着那「幅」地圖，腦筋不斷地轉動着。雖然休息，但他們三人根本未停過！

＊　＊　＊

余青玉的大軍尚未趕到景德鎭，鐵冠已派人來聯絡。「報告盟主，留在蓋天幫總舵內的人以余修竹和黃卓敏爲首，東郭西城兵敗之後，立即被帥英傑召去，除了總舵人員之外，另加孟俊飛夫婦的鎭字堂和統字堂的尤金星，還有銀髮婆婆和其女徒！」

余青玉又問：「有多少人？」

「估計有四五百人！堂主謂人數不是問題，最怕他們有陷阱！該如何行動，請盟主定奪！」

余青玉沉吟道：「傳令各方，先將景德鎭團團圍住，屆時再作理會！」

次日，乾坤盟便將景德鎭牢牢圍住，不放一人出入。蓋天幫似乎料不到余青玉居然有這個胆量來攻，因此待乾坤盟人馬臨近才發覺，頗有點措手不及。余青玉防他們突圍，着神箭手小心看守，一有人影出現，即以長箭對付之，同時立即召章水仙和鐵冠等人前來商量。

趙北坤道：「咱們由正面進攻，以示咱們光明正大！」

鐵冠道：「不可，只怕他們會駐重兵在正門，則咱們縱能攻進去，損失必大，不合算！」

「一定能攻進去！」趙北坤高聲道：「你認爲他們何處防守較鬆，人力較少？」他見鐵冠答不出來，又道：「連你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好說，早打有利，遲打對方有準備！」

余青玉忙道：「大家平心靜氣商量，不可意氣相爭！」

金空空道：「屬下建議，逐步將包圍圈收窄，某不相信他們會坐以待斃，如果他們沉不住氣，反殺出來，那就更妙！」

余青玉忽然想起了父親，心中百感交集，淡淡地道：「就這樣辦，傳令下去，先迫前半里，明天再進，把蓋天幫總舵困死！」

金空空猜出其心事，却不便道破，連忙長身告辭，當下將人馬推前半里，重新佈署，陣前壘了好些石頭木板，後面紮營，弄好這一切，天色已經向晚，余青玉恐怕對方乘夜色突圍，下令加强戒備。

夜深了，四周只有偶爾的咳嗽聲，而蓋天幫總舵似一沉睡雄獅，靜靜地伏在黑暗中，忽然「嗚」地一聲響，遠處射出一枝長箭，恰好落在石後。

紫湘湘當值，忙道：「小心他們會突圍！」

一個女弟子道：「副堂主，這箭好生奇怪，箭桿上縛了一封信！」

手下將信遞上，只見信封上寫着幾個字：余青玉親啓。紫湘湘考慮了一下，終於去見余青玉，余青玉坐在帳內，想起父兄難以入眠，聞紫湘湘求見，忙披衣道：「副堂主請進來！」

紫湘湘進營交上信，道：「適才由蓋天幫總舵射過來的！」余青玉接過信便欲撕封口，紫湘湘忙道：「盟主，這信來得蹊蹺，也許裡面有什麼古怪，還是讓屬下代拆吧！」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副堂主不必担心，」一頓又道：「若對方有人突圍，人數少的則放他們離開……」

紫湘湘脫口道：「盟主爲何突然改變主意？」

「讓他們去向帥英傑報訊，此正是咱們此行之目的！請代本座傳令下去，一路放行！」

紫湘湘應聲而去，余青玉拆信展閱，目光一及，又驚又喜，原來信是余修竹所寫的，告之蓋天幫總舵的佈防，要余青玉在正面佯攻，由後面突入，因爲蓋天幫認爲背後有河流阻隔，乾坤盟大軍不會由那裡進攻，信中尚夾了一顆藥丸，言明含於口中，不懼銀髮婆婆之毒！

余青玉連忙傳令，要諸堂主立即前來商量。

半頓飯工夫，金空空等人全部聚集余青玉營中，余青玉將乃父之信交與諸人傳閱。章水仙道：「看來令尊投降蓋天幫，果然是另有目的！」

趙北坤興奮得直搓雙手，道：「咱們是否立即動手？」

話音剛落，紫湘湘又進來報告：「啓稟盟主，剛接到消息，有三個弟子突圍，用迷烟放倒幾名弟兄，向北逃逸了！」

趙北坤道：「一定是銀髮婆婆的女徒，還不快追！」

「不，任得她們離開，這是本座的計劃，」余青玉先將自己的目的說了一下，然後又對紫湘湘道：「請副堂主傳令加緊防守，最多只能再放一撥人！」

紫湘湘去後，余青玉又道：「本座計劃三日後才動手……」

趙北坤急道：「爲什麼不速戰速決，令尊未有來這封信時，尚可說未摸清其底細，如今還有什麼問題，盟主你還等什麼？」

「假如咱們太快消滅總舵中人，萬一他們還有潛伏在外圍的綫眼，將消息火

速傳給帥英傑知道，你說他還會不會回來！」余青玉站了起來，在營內踱着步，道：「只要咱們圍而不攻，他們比咱們還急，所以咱們根本不必急於攻打而造成損傷！」

趙北坤道：「爲何他們會比咱們還急？」

「因爲咱們來得太突然，他們事先來不及準備，你說裡面的糧食，可以供應四五百個人多少天食用？」

金空空覺得余青玉已眞正成熟，他除了能夠想到大局之外，還能冷靜處理，因此一口應允，趙北坤不服地道：「假如他們出來搦戰又如何？」

「堅守不戰！」余青玉目光一凝，道：「當然，咱們還須準備船隻，和訓練水性，屆時咱們兵分兩路，一部份精銳由後面攻進去，大軍仍然駐紮在前面！」

趙北坤道：「趙某願領兵從後堂攻進去！」

余青玉點點頭，道：「屆時再說！還有，最好想個辦法，故意將消息傳與他們知道……」

趙北坤又急不及待地問：「什麼消息？」

卓成雙忍不住道：「趙莊主，俺已是有名的毛躁，想不到你比俺的性子還急！」一句話惹來滿營的笑聲。

余青玉止住羣豪的笑聲，道：「說咱們在準備火藥……」話未說畢，羣豪又齊聲叫起妙來。

卓成雙道：「如此一來，他們更加沉不住氣，若果離窩攻出來，咱們就更加省氣力了！」

余青玉笑道：「正是如此，不過咱們還得作出種種的準備，以防有變！」接着他又提出了好幾個問題，羣豪一直談到天亮，方各自回營。

* * *

金空空將散播消息的任務交給紫湘，三日之後，銀髮婆婆和黃卓敏先後出來搦戰，余青玉任由他們辱罵，只是不戰，最後由余修竹親自出馬，高聲叫道：「快叫余青玉那逆子出來！」

余青玉着人高聲叫喊：「這世上只有老糊塗父親，沒有逆子！」蓋天幫輪流派人出來搦戰，至天黑，羣豪總無人理睬他。

乾坤盟那方的突擊隊，已在河之兩岸悄悄等候時機，余青玉在晚飯後立即召集了一次會議，將大軍由金空空、陽散雲、廖柏夫和章水仙負責。「三更之後若不見對方有動靜，你們立即採取進攻，你方一動，咱們便立即過河由其後寨攻入！」

金空空問道：「如果他們在三更之前便動手呢？」

「那咱們也提早動手，老卓你須注意聯絡，提防他們由前面佯攻，却由後面溜掉，」余青玉問道：「大家還有什麼意見？」

陽散雲道：「盟主，屬下與姬護法調動一下，她留下來，屬下隨你去！」

余青玉考慮了一下，道：「姬護法留下來，你也留下來，本座帶鐵冠去，裡面的情況他熟悉！」

* * *

夏夜星月滿天，大地一片皎潔，這本最適宜情侶談情說愛，但小河兩旁却充滿了殺氣，余青玉抬頭望月，距離三更尚有一個更次，等候的滋味實在不好受。遠望蓋天幫總舵，似一頭伏地的睡獅，黑黝黝的，更添幾分凶悍。

鐵冠道人低聲道：「盟主，弟兄們伏得太久，等下劇鬥甚爲不利，要否讓他們退後稍作活動？」

余青玉尚在考慮，忽然遠處傳來喊殺聲，他心頭一跳，忙道：「出發！」

他命令簡短而有力，一百個精英，就像一百頭老虎一般，立即行動，將藏在草叢中的小舟推下小河，向蓋天幫總舵後院射去，就似一百枝射向標靶的長箭！

百丈不足的水路，瞬息即至，余青玉振衣躍上岸。蓋天幫總舵後院離岸邊只有十來丈，是故那裡設了許多暗樁，可是這些人也太大意，一心只以爲乾坤盟會由正門進攻，是故待得余青玉落身岸上，他們才發覺！

余青玉雙腳站地，身子便如離弦之矢射出，那些伏在暗樁的嘍囉這才突然跳了前來，余青玉早已抽出長劍，見人便殺，與此同時，鐵冠、陽知雨，和郝不滅等人亦已先後跳上岸，雙方很快便形成混戰。

余青玉道：「陽護法，此處由你負責！」他連殺三人，向內衝去，鐵冠道人連忙隨後而去，趙北坤更加不甘後人，喊道：「雷字堂的弟兄都跟着本座進去！」由於出奇制勝，蓋天幫那些暗樁，眨眼間便被消滅了大半，陽知雨只留下了二十個人，收拾殘局，其餘八十人全部衝進內院。

剎那間，內院立响起一陣喝殺聲，趙北坤下令：「快放火燒！」乾坤盟上下人人奮勇，而且有備而來，出乎意料的順利，未幾，一股濃烟挾着火舌，向天冲起。

鑼聲四响，蓋天幫總舵一片凌亂，只見由前面衝回一彪人馬，却是統字堂的尤金星，尤金星喝道：「大家鎭定一點，來了幾十個人也大呼小嚷，算什麼玩意兒，余青玉，老子早就想找你了，你來得正好！」他揮着一對短斧向余青玉冲去。

郝不滅大喝一聲：「憑你還無資格與咱們盟主鬥，且吃我老郝一刀！」他快刀門刀法以快見稱，刷刷刷一口氣劈了七刀！把尤金星的攻勢全封住。

鐵冠道：「老尤，你識時務便趁早投降！」

「呸！誰肯學你這叛徒，猪狗不如！」

鐵冠怒道：「今夜若非道爺另有任務，便要你死在我掌下！」

郝不滅道：「道長放心，老夫樂意代勞！」

趙北坤帶頭向前衝殺過去，忽聽一道嘯聲由遠而至，一個白髮飄飄的老嫗自天而降，正是銀髮婆婆，她龍頭拐一指，喝道：「余青玉，快來受死！」

趙北坤喝道：「你過得了老夫再

說。」

余青玉將解藥拋進嘴裡含住，道：「堂主退下，讓本座親自來收拾她。」他慢慢走著，忽然有股凜然不可侵犯之勢，向銀髮婆婆走過去。

銀髮婆婆喝道：「余青玉，趕快抽出劍來。」她忽覺對面這個青年，與她以前在蓋天幫所見的截然不同，氣勢迫人，他每趨前一步，那股無形的壓力便增加一分，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毋須妳担心，有需要本座自會祭劍。」余青玉站在銀髮婆婆身前，道：「念妳年老體衰，又是女流之輩，且讓妳先發招。」

銀髮婆婆聞言怒不可遏，滿頭白髮豎起，帥英傑尚要給她幾分面，余青玉竟如此目中無人，眞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即揮拐掃出。

余青玉雙腳一彈，已避過那一招，銀髮婆婆猛喝一聲，一擰腰，龍頭拐改了個方向，仍向余青玉腰際掃去，余青玉使一招「隨風擺柳」，又避過一拐。

銀髮婆婆身形一變，站在余青玉之前，冷冷地道：「小子，你若能再避過老婆婆這一拐，才算是個人物。」這一招她不急，去勢極慢，但周圍立即湧起一片殺氣，旁邊的人，禁不住都退了開去。

余青玉待得龍頭拐迫近，才突然躍起，他這個動作，事前毫無跡象，就像被人在雲端拉起般，銀髮婆婆猛嘯一聲，人如蝙蝠般飛起，龍拐由下而上，直擊余青玉之後臀。

這一拐她有七成的把握，將對方傷於拐下，因爲她接着還有三個後着，饒得余青玉武功再高，凌空也沒法使出來。

可是余青玉在半空突然折腰翻下，銀髮婆婆一沉聲，龍頭拐似泰山壓頂般砸下去，余青玉不慌不忙，左手突然翻起，五指一落，使出萬象大師授以的一招「神龍現爪」，緊緊抓住龍頭拐，也在此時，兩人才重新落地。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閃電，銀髮婆婆振臂用力一拉，龍頭拐仍被余青玉鐵指緊緊抓住，未能動得分毫。

余青玉內功之深厚，大出銀髮婆婆之意料，一驚之下，突然一甩髮，銀絲中飛起一股白烟，她用力一吹，白烟急向余青玉臉上湧去。

與此同時，余青玉右掌突然在龍頭拐一抬，一股强蠻無比之內力，沿拐襲過去，這是「隔山打牛」之絕頂功夫。

白烟吹至余青玉臉前，余青玉當然無事，但內力傳至銀髮婆婆手中，只覺手臂酥麻，連五內之氣血亦禁不住一陣翻騰，她生平好勝，不肯將成名兵器落在對方手中，硬生生再提氣緊緊抓住。

余青玉讚道：「人老志不老，佩服佩服！」

銀髮婆婆見白烟無法收拾得了余青玉，全身扭動，飄起好幾種不同顏色的烟霧，那些烟霧，揉合在一起，七彩斑爛，好看煞人，但却是極之厲害之毒散，旁人見狀，不論敵友都遠遠避開。

鐵冠急道：「盟主小心，不可吸氣。」

語音未落，已聽見一道尖厲的慘叫聲响起，緊接着，銀髮婆婆跌跌撞撞，退了好幾步，忽然張口噴出一口血箭。

原來余青玉趁她扭動身子，放出藏在身上衣上之毒散，右掌再擊落在龍頭拐上，銀髮婆婆胸膛如遭鐵錘猛擊，龍頭拐再也拿揑不住，踉蹌後退。

銀髮婆婆一心以爲余青玉必會倒在自己的毒散中，因此，內力分散不以爲意，誰知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內腑受了極大之創傷。

衆人尚未定下神來，余青玉已揮拐向銀髮婆婆擊去。「請妳自食其果。」銀髮婆婆不敢抵擋，不斷閃避，她受了內傷，行動阻滯，幾番險死拐下，而手下們又見毒散未散，不敢貿貿然上前，果然自嘗惡果。

俄頃，方見林飛霜自遠處趕來，銀髮婆婆此刻再也顧不了身份，呼道：「霜兒，快救爲師。」林飛霜望了一望左右，不見夫君，心頭有點發慌，只好懷着忐忑之心情上前，誰知就此一躭擱，銀髮婆婆左臂已被龍頭拐擊中，痛得她幾乎一跤跌倒。

林飛霜喝道：「休傷吾師！」左袖一拂，飛出一團黑烟，右手長劍急刺余青玉之後背。

余青玉標前一步，龍頭拐突然脫手拋出，如箭離弦，「蓬」的一聲正中銀髮婆婆的後背，只見她又張口噴出一股血箭，撲倒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突然一個風車大轉身，雙掌一合，已將林飛霜刺來之劍夾住。

林飛霜大吃一驚，用力一拉，如蜻蜓撼石柱，未能動之分毫。與此同時，孟俊飛已聞訊由前面趕回來，向余青玉射去。

趙北坤急道：「快攔住他！」

余青玉知道手下因人少，而處境困難，忙道：「放他過來。」語未畢，他雙臂一放：「啪」地一聲响，長劍已自中而斷，林飛霜如喝醉了酒，脚步虛浮，不斷後退，余青玉標前，手中半截斷劍向她臉上一晃，引開其臂，左手食指已封了其麻穴。這時候再回身，孟俊飛恰至，他手中斷劍射出。

斷劍激得空氣嘶嘶急响，孟俊飛吃了一驚，不敢大意，舉劍一格，將斷劍擊落，却震得虎口流血，長劍幾乎落地。這一驚非同小可，萬料不到，余青玉幾年之間，練成此蓋世奇功。

余青玉淡淡地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昔日舊友，猶記得，當年余某逃離蓋天幫，汝曾發下豪言，謂追不到余某，便永不回來，斯時，某尚以爲閣下是個人物，誰知如此差勁，本有收服你之意，如今已不感興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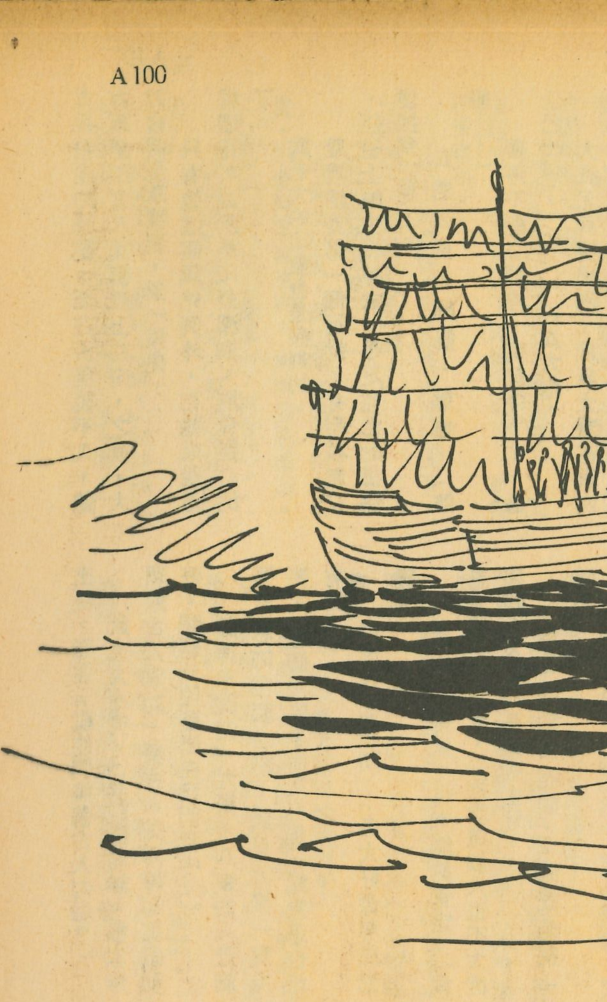
孟俊飛羞憤交集，色厲內荏地道：「余青玉，你有種的便與孟某决一死戰。」

余青玉抬頭大笑，半晌方道：「你自刎吧。」

這句話刺痛了孟俊飛的心，猛地標前，揮劍急刺，余青玉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 封神無忌親自率領官兵的船隊，追上了玉龍的船，紅紅一看，驚呼是官船，玉龍雖然覺得意外，但細心一想，必然是有人通風報訊，跟着霹靂聲起，焰花衝天，官船圍攏上來，國師向他們打話，願和玉龍對分九幫十八會的財富，玉龍、紅紅亦沒有選擇的餘地，反抗也收不到效果，一夥繼續向收藏財富的地方進發……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升起烟花訊號　發現元兵包圍

「我們也許應該繞到島的另一邊。」宋堅沒話找話說，企圖掩飾內心的不安。

秦正器隨即接上口：「到那邊還是一樣，他們在島上居高臨下，怎會看不見。」

宋堅如夢初覺的，嘟噥着：「對啊，他們老遠便應該看見我們接近，爲什麼不避開？」

「天曉得他們在幹什麼？」秦正器連聲冷笑。「若是他們在發掘那批財富，才沒空理會我們。」

「他們跑得了？」宋堅搖頭。「九幫十八會這麼多人在這裏……」

秦正器冷笑。「一盆散沙，人再多也是一樣。」一頓接問：「他們若是現在開船離開，我們怎樣？不追，萬一他們財富已在手，若是追，原來還未到手，豈非廢時失事？」

宋堅聽着以懷疑的目光看着武老大，他實在想聽聽武老大的主意。

武老大還是沒有反應，秦正器却跟着接上話：「還是要追的，除了我們，還有那個知道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在那兒？」

宋堅很自然的接上口：「沒有的了，所以情形如果是這樣，我們還是要追下去的。」

他們的船並沒有停下來，說話間，又接近了很多，泊在那邊玉龍的那條船，還是沒有任何異樣，靜靜的泊在那兒。

島上也沒有任何異樣，好像一個人也沒有，這當然是有些奇怪。

武老大不由嘟噥：「除非他們準備伏擊我們，否則多少應該有些反應的。」

秦正器打了一個哈哈。「就是要伏擊我們，也得待我們跑到島上，可是他們怎會有這個胆量？」

「對，他們怎敢這樣做？」宋堅慌忙表示自己的高見，到底是心虛，唯恐沒有反應便引起懷疑。

其他人並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只是看着武老大，這也是他們以前的習慣，先聽武老大的意見。

武老大好像在想着什麼，毫無反應的，秦正器再等一會，忍不住問：「老大，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武老大淡然一笑。「大家喜歡怎樣便怎樣。」

「大家都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秦正器目光一掃。

並沒有人提出異議，宋堅不由接上口：「既然大家都是這個意思，老大——」

武老大搖頭。「我已經很久沒有爲大家出主意了，這也是只有兩種選擇，一就是留在海上靜觀其變，一就是上島上一看究竟。」

秦正器接問：「有那一個反對立即到島上看究竟的？」

沒有人作聲，秦正器打了一個「哈哈」。「既然沒有人反對，我們立即到島上去就是。」

船原就一直向島上進發，沒有人叫停下來，船家當然也不會理會。

大家都是集中在船頭，只看島上有

什麼反應，全神貫注，武老大反而移步離開去。

秦正器亦步亦趨，忍不住問：「老大眞的已對幫會提不起興趣？」

「若是連你也不明白我，還有什麼人明白？」武老大反問。

秦正器笑了。「可是在這種環境，總要有一個人替大家拿主意的。」

武老大搖頭。「他們若是反對船往島上去，一定會表示意見的。」

秦正器接問：「老大以爲天下間是否再有幫會存在？」

「有，一定有，只是再沒有大刀會，也再沒有十二連環塢。」武老大歎息。

「大刀會只剩下我一個，我既然再也提不起興趣，當然不會再存在，可是十二連環塢——」

「你不想再組大刀會是不忍心再看見那些好漢子傷亡，十二連環塢剩下來的全都是好漢子，你以爲我會忍心再看見他們傷亡？」

秦正器又笑了。「可惜我是那種急性子，不能夠停在一個地方太久，否則一定會追隨你歸隱山野林中，退出江湖。」

「到了我那個年紀，也許你再不會這樣說。」

「你眞的老了。」秦正器有些感慨。「再見你我已經有這種感覺，現在越來越强烈。」

「我女兒那麼大了，不能不認老。」武老大目光落在小倩面上，欣慰又感慨的。

小倩隨即在那邊與鳳棲梧走過來。

「爹，那個島只怕有些問題。」

武老大笑問：「一種不安全的感覺？」

小倩點頭，鳳棲梧接上口：「晚輩也有這種感覺，若是能夠作主，一定會先將船停下，着人到島上一看究竟，再作打算。」

武老大笑笑。「在我們接近島上應該有反應，但竟然沒有反應，自然就覺得很有問題。」

鳳棲梧沉吟着。「每當危險接近的時候，晚輩總會有這種感覺。」

武老大沉吟不語，秦正器大笑。「我們這些人聚在一起，有什麼危險應付不來的。」

鳳棲梧說不出來，小倩也只有一句：「他們都是經驗豐富身經百戰的江湖人。」

鳳棲梧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好像這些江湖人，實在沒有什麼危險應付不來的了。

說話間，船已經從大島前面的兩個小島間駛過，那兩個小島並沒有藏着什麼，可是到船從小島間駛過，大島當中升起了一支烟花火炮。

那支烟花火炮在半空中爆開，七彩繽紛，鮮明觸目，就是老遠也看得清楚。

那些江湖人立時一陣騷動，武老大烟花入眼，面色不由一變，脫口一聲：「蒙古人！」

秦正器面色亦大變，這種烟花在戰場上他曾經見過，那是在大刀會快將蒙

古兵包圍的時候，烟花出現後不久，蒙古軍便四方八面衝殺上前來，之後，大刀會便全軍覆歿，無一倖免。

只有他這個頭兒例外，在他來說這種烟花可以說是印象深刻，刻骨銘心的了。

武老大的印象也是深刻的。

鳳棲梧是第一個行動，身形拔起來，往船上的主桅掠去，手足並用的很快便掠到主桅上。

武老大目光轉動，暴喝：「停船——」

要停不能立即停，到船停下來，島上已出現了一排六門紅衣大炮。

大批元兵接出現，武老大看在眼內，仰首大呼：「可有發現？」

鳳棲梧桅上回答：「八條船左右包圍過來。」

武老大目光一閃，再問：「我們離開的機會如何？」

「不可能——」鳳棲梧大皺眉頭。「船上有紅衣大炮。」

小倩這時候已來到鳳棲梧身旁，接一句：「他們早有準備！」

武老大目光一轉到宋堅面上，宋堅一面疑惑的表情，封神無忌的行動無疑是他意料之外。

接觸武老大閃電也似的目光他不由心頭一涼，整個人清醒過來。

「島上出現的是蒙古人，那八條船當然也是蒙古人的了。」武老大看着宋堅說話。

宋堅一陣心虛。「蒙古人怎會在這兒出現。難道玉龍他們與蒙古人勾結？」

武老大冷笑。「他計劃周詳，根本無須蒙古人幫助，蒙古人從何得知這個秘密，問題只怕是出在我們當中。」

話還未說完，九幫十八會的人已滿懷敵意的左顧右盼，武老大接一聲冷笑。「這個時候才追究可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了。」

秦正器立即問：「老大好像早已知情。」

「早不了多少，也未能夠肯定。」武老大接一聲冷笑：「我看這個人也不大清楚蒙古人打的是甚麼主意。」

秦正器緊接追問：「到底是那一個？」

「若是肯定，早已說了。」武老大搖頭。「那個人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根本不會這樣做，既然不是，沒有証據，就是問也不會承認的。」

秦正器暴喝：「就是殺錯了也不能放過這個人。」

武老大又搖頭：「當前之急，是如何應付蒙古人。」

秦正器大喝：「將奸細找出來作人質。」

「蒙古人擺開這陣勢，那裏還理會人質？」武老大大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道理實在簡單，就是有些人竟然不明白。」

宋堅當然感覺到武老大這些話是針對自己而說，就是沒有反應，正如武老大說的，若是有足夠的証據早已把人找出來，既然沒有，他也根本不需理會。

他唯一不樂的就是武老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話，封神無忌果眞是這個意思，他的生命安全便大成問題。

也就在這時候，島上一聲接一聲炮响，旗鼓處，封神無忌突然出現，氣勢懾人。

他選擇的位置非常有利，既足以表現他的威勢，又可以清楚看見武老大等人的動態。

在戰場上他也是以這種方式出現，大概是熟讀三國時代留下來的野史，以諸葛武侯爲榜樣。

武老大並不是第一次看見封神無忌，他早已聽說這個人，更就在戰場上慘敗在這個人手下。

「封神無忌——」他的面色變得更難看。

「這個韃子，我正要爲大刀會的兄弟找他還一個血債。」秦正器更就是咬牙切齒。

九幫十八會的人却是一陣騷動，知道那就是大元的國師封神無忌，他們都難免一陣心怯，封神無忌在戰場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若說一些印象也沒有，是沒有可能的事。

若非看見武老大慘敗在這個人的手下，大刀會全軍覆歿，他們也不會那麼快退縮。

鳳棲梧小倩仍然在主桅上，聽說是封神無忌，兩人亦大出意外。

封神無忌刻意對付江湖人，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多少亦有些消息，小倩是武老大的女兒，雖然沒有機會上戰場，亦從武老大口中聽過這個人的事。

「你可知道這個人？」她悄聲問鳳棲梧。

「江湖上有消息，這個人最討厭江湖人，有意思將江湖人一網打盡。」

「當年在戰場上，九幫十八會就是被這個人擊得潰不成軍。」

「看來他是從此留意九幫十八會的行動，否則他不會這麼巧在這兒出現。」鳳棲梧歎一口氣，「我們當中果然是有人與他暗中勾結。」

「有可能是我哥哥。」小倩搖頭。「可是他已經穩得那些鐵片，根本不用和封神無忌合作。」

「現在他只怕經已落在封神無忌手上，與封神無忌妥協。」鳳棲梧大胆推測。

「强弱懸殊，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以他爲人的機靈，妥協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問題只是那之前是那一個給封神無忌消息。」

「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

「不錯，以你看，你爹爹會怎樣？」

「這之前他會不惜一戰。」小倩微喟。「我是說在戰場上之前。」

「只怕他現在願意妥協，封神無忌也未必願意。」鳳棲梧很担心的。「他現在根本沒有條件跟封神無忌談判。」

「以我所知封神無忌一向自命是一個大丈夫，守信重義，甚有原則。」

「江湖上也是如此傳說，我只是担心在這種强弱懸殊的環境下，他是否仍然會堅持他那些原則。」

「你對這個人認識不多。」

「否則我不會担心。」鳳棲梧歎息一聲。「我却是只能担心。」

「沒有人能夠扭轉這種局勢。」小倩亦不由担心起來，也只是担心。

武老大並沒有考慮到這方面，在他的印象中封神無忌是一個很有原則，可以談判的人，他也已經準備談判的了，在這個時候任何的犧牲他都覺得很沒有意思。

他也相信九幫十八會的其他人一樣希望能夠談，所以並沒有問他們。

封神無忌坐好了，目光才落在武老大面上。「武老大，我們又見面了。」

「當年國師的教訓，姓武的沒齒難忘。」

「戰場無父子，各爲其主，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是值得原諒的。」封神無忌拈鬚微笑。「戰場上的事我都差不多忘掉了，你還穩記在心頭。」

「我本來已經忘掉了，看見閣下才又省起來，尤其是閣下這樣子出現，威勢不減當年。」

「你可知道現在已經是大元的天下，已經太平，民衆完全歸順。」

「看來就是這樣了。」

「事實是事實，我以爲你應該接受事實，不會再惹事生非。」封神無忌搖頭。「可是我們竟然在這種情形下再會面。」

「以國師的身貴，何不留在宮廷內享福？」

「食君之祿，担軍之憂。」封神無忌有些感慨。「我這個年紀也想安享的。」

「江湖上的是非恩怨國師又何必操心？」

「就是你們江湖人給我的印象太深刻。」封神無忌歎着氣。「聽說你們又齊集一起，我便心裏很不安。」

「國師其實得清楚怎麼一回事。」

「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很可觀，用以招兵買馬，又是一股勢力。」封神無忌又歎氣。「大元的兵士久疏戰陣，只怕沒有當年的勇武。」

「那批財富原就是九幫十八會所有，拿回來各得回本身的一份罷了。」武老大搖着頭解釋，這是以前的他不會做的事，他現在做了。

封神無忌一直自以爲知己知被，是最了解武老大的人，聞言大笑。「武老大是這種人？」

武老大只有苦笑，封神無忌笑接：「大元現在經已一統天下，民心歸順，又何必再動干戈，使生民塗炭？」

「你若是明白，我根本不用解釋，若是不明白，解釋也沒用。」武老大冷冷淡淡的。

封神無忌還是一面笑容。「我就是太明白了，所以根本不用你再作任何解釋。」

「那你準備怎樣對付我們？」

「只要將你們的財富拿掉，你們便需要一段頗長時間才能夠有所作爲，但還是有後顧之憂，要徹底解決。」

「將我們完全殺掉？」武老大笑問。

「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封神無忌搖頭。「這個辦法却無疑殘忍一些。」

「這不是國師平日行事作風。」武老大瞪着封神無忌，他顯然有些了解這個敵人。

封神無忌點頭。「斬盡殺絕一向不是解決敵人的好辦法，那樣做只有加强敵人決死的信心，傳出去，要第二批敵人投降除了用同樣的辦法，沒有其他辦法了，每一個敵人都跟你拚命，除增加傷亡，還有什麼好處？」

「所以國師一直都表現得寬宏大量，所以挾雷霆之勢南下，所向大都是投降的多。」

「若是我殺無赦，勢必苦戰到底，這是孫子兵法上學來的技倆。」

「我明白了。」武老大面色沉下來。「茫茫大海中無論國師怎樣做，消息也不會外洩的。」

「這是事實。」封神無忌陰冷的一笑。「當然，首先還要有這種能力。」

武老大緩緩轉過身子。「大家聽到了，封神無忌準備一舉殺光我們，永絕後患。」

秦正器第一個應道：「那跟他拚了。」

武老大語聲更沉。「强弱懸殊，只怕我們連拚的機會也沒有。」

一個幫會的頭兒嚷起來。「他難道不明白，我們根本不想與他作對。」

「不是不明白，只是要永絕後患。」武老大冷笑。「他始終認爲我們會危害到元朝的安全。」

「我們並沒有這個意思。」

「這要他相信才成。」武老大目光一掃。「有些人却是無須担心的。」

宋堅有意無意接觸武老大的目光，心頭一涼，秦正器即時問武老大：「這是什麼意思？」

武老大笑笑。「你若是明白已經明白了，不明白說你也不明白。」

秦正器竟然有些明白的。「你是說我們當中有奸細？」

武老大點頭。「你以爲封神無忌怎會跟踪到這裏來？」

「到底是那一個，就等我一刀活劈了他。」秦正器目光就像是火炬。

武老大搖頭。「沒有這個人，封神無忌會追踪玉龍或者我們到這兒來的。」一頓轉向封神無忌，語聲再提起來。「玉龍跟你在一起？」

封神無忌笑了笑。「他現在在找那些財富埋藏的正確地方，你那個兒子聰明過人，可是放心，與我並非一條路上的。」

「你們在合作？」

「他不能不跟我合作，否則便只有死路一條。」

「據說你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所以他的生命絕沒有問題，我還答應將九幫十八會的一半財富分給他。」

秦正器冷笑插口。「你沒有徵求九幫十八會的同意，玉龍也並不能代表九幫十八會。」

「今天以後，沒有所謂九幫十八會的了，所以我根本不會再理會。」

「不怕風大閃了舌頭。」秦正器又一聲冷笑。

封神無忌大笑，秦正器接問：「我們當中是不是有你的奸細？」

「沒有更好的稱呼。」封神無忌這是承認了。

「是那一個？」秦正器喝問：「說出來讓我們處置他。」

「武老大也是這個意思？」封神無忌反問。

秦正器目光回到武老大面上，他雖然暴躁，但經過大變已經收斂很多，而無論什麼時候，他心目中始終有武老大的存在。

武老大很冷靜的。「無論他是那一個，現在應回到你身旁了。」

「你不在乎？」

「人各有志，他喜歡怎樣便怎樣。」武老大更加冷淡。「幫會名存實亡，無論那個喜歡跟着你的，我們都不會留他下來。」

幫會中人立時一陣騷動，武老大目光一掃。「還有什麼人喜歡跟他離開，我們也一樣不會阻止的。」

九幫十八會一衆面面相覷，宋堅終於挺身而出，沉着聲：「老大，小弟求的是榮華富貴。」

武老大點頭。「這是好事。」

秦正器面色一轉，瞪着宋堅。「是你？」

宋堅避開秦正器的目光。「我們走了。」

追隨他的兩個心腹左右上前，面對九幫十八會其餘人等凌厲的目光，不由都垂下頭來。

秦正器一步跨前，已被武老大伸手截下。「讓他走。」

「老大──」秦正器握着拳。

「他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每一個人都有自已的主見。」

「他是幫會的人。」

「已經沒有幫會了。」武老大歎息。

「老大，九幫十八會──」

武老大截住秦正器的話，「大家推舉我做幫會的龍頭大哥，戰場上怎麼回事？」

秦正器垂下頭，九幫十八會的其餘人亦不覺垂下頭。

武老大再問：「還有那一個要走？」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移動脚步，一個九幫十八會的頭兒等了一會忍不住開口。「我們雖然貪生怕死，這種搖尾乞憐，認賊作父的事，是不屑做的。」

說話間宋堅等已然將船旁的一葉小舟放下，一躍而下，向岸那邊划去。

武老大等靜靜的看着，沒有作聲，一直到宋堅等小舟泊岸，還是那樣子，沒有人跟上去。

封神無忌無疑亦有些失望，搖着頭。「武老大，你們那些江湖人看來還很江湖有義氣呢。」

武老大搖頭。「這不是一件好事，現在所作犧牲實在沒有意思。」

封神無忌笑了。「他們是不是考慮到你所說的？」

武老大笑了。「若非這樣，你也不會相信的，你眼中的江湖人應該很江湖。」

封神無忌點頭。「方才我也實在有些担心，若是你們一齊走過來，我應該怎樣。」

「現在你可以採取行動了。」武老大稍理衣衫，束起雙袖。

秦正器等人隨即兵器在手。

宋堅也在這時候來到封神無忌面前：「國師，因爲沒有人接應──」

封神無忌把手一揮。「所有事我完全明白，你不用再作解釋了。」

宋堅目光一轉，再問：「國師眞的準備在這裏解決九幫十八會？」

封神無忌冷冷地回答：「沒有比這裏更適合的地方了，你放心，沒有你的份兒。」

「國師一言九鼎。我沒有什麼放心不下的，否則我也不能夠到這個島上。」

「你沒有想到他們全葬身大海中？」

「沒有，國師不是一向都喜歡用和平的手段對付江湖人？」

「我發覺對你這類江湖人雖然有效，對那些冥頑不靈的完全不起作用，要沒有後顧之憂，只有將他們一網打盡，一個不留。」封神無忌轉注宋堅面上。「你要替他們求情？」

宋堅搖頭。「他們活着對我並無好處。」

「幸好還有玉龍跟你這種江湖人，否則事情怎有這麼容易解決。」封神無忌陣得意的。

「玉龍這個人非常狡猾。」

「當然了，否則也不會弄到你們這麼狼狽。」

「我是說這個人如此狡猾，留下來只怕弊多於利。」

「你是建議我把他也殺掉？」

「在國師這只是舉手之勞，日後却可以安枕無憂。」

「我已經跟他講好了口頭協議，你不是敎我要做一個言出無信的小人吧？」

宋堅怔一怔，封神無忌笑接：「我若是這樣做，只怕從今以後你寢食難安。」

宋堅沒有作聲，封神無忌接問：「聽說你跟他有些過節，又曾經敗在他手下。」

宋堅「嘿嘿」一笑。「國師既然答應在先，當然看國師的決定了，我就是更大的胆子也不敢破壞國師的聲譽，令國師變成一個背信棄義的小人。」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傳來。「宋堅，枉作小人了。」

宋堅抬頭望去，只見紅紅從那邊石後轉出來，一面的不屑之色。

玉龍跟着現身。「現在我才認識什麼是卑鄙小人。」

宋堅目光一閃，冷笑一聲：「彼此彼此。」

玉龍傲然仰首向天。「我挑戰九幫十八會，奪取他們的財富，小一點胆識也不能。」

宋堅不能不承認，一時語塞，封神無忌就在這時候插口：「他暗中與我們勾結，出賣九幫十八會，一樣需要頗大的胆識的。」

玉龍怔住，宋堅不由嘿嘿一聲冷笑，紅紅看到這裏，忍不住搖頭。「你們不要再互相攻擊了，這只有令封神無忌更瞧不起你們。」

玉龍宋堅相顧一眼，再看着紅紅，沒有作聲。

「在封神無忌的眼中，你們是同一類人，根本沒有輕重之分。」紅紅眞的是心直口快。「這也難怪，連你自己也瞧不起自己的人，要別人瞧得起你們，是沒有可能的事。」

封神無忌聽着不由失笑，他這樣笑當然就是讚成紅紅的說話。

宋堅聽得這笑聲不禁由心一寒，玉龍亦一樣有這種感覺，目光落在紅紅面上。

紅紅搖着頭接道：「我一直都覺得這一次很好玩，現在完全沒有這種感覺了。也許你們仍然以爲自己這樣做很有趣，可是我只覺得醜惡。」

玉龍怔怔的看着紅紅。

「你令我更失望。」紅紅瞪着玉龍。「我以爲眼看九幫十八會的人進入陷阱，一定會提出警告，可是你沒有，而且沾沾自喜的。你忘了你爹爹妹妹在船上。」

玉龍只是看着紅紅。

「我不再玩了，你喜歡這樣玩下去你自己玩下去好了。」紅紅抱膝在石上坐下來。

她說的都是心裏話，也眞的以爲玉龍在無可奈何的情形答應與封神無忌合作，到適當的時候便會反擊，在武老大的船隻接近陷阱的時候，祈望玉龍會挺身而出，阻止武老大的船再接近。

玉龍非但並沒有這樣做，接着下來的表現更令她失望，她實在再難以忍受下去。

這完全是玉龍的意料之外。

「我以爲你是喜歡這樣。」玉龍好一會吐出這一句話。

紅紅歎息。「這不是我的喜惡，是你的人格表現，我從來就不會拿爹爹的生死開玩笑。」

玉龍沉默了下去，紅紅目光在海上的大船一轉。「他們若是這樣送命，我不以爲你會覺得好過。」

玉龍笑笑。「你說得太遠了。」

紅紅偏開臉，封神無忌聽得很清楚，目光一閃，放聲大笑。「我也說紅紅你這個女孩子說得太遠了，今天還未過呢。」

「快要過了，只要另外八條官船圍攏過來，紅衣大炮齊發，能夠活下來的還有多少人？」語聲一落，紅紅突然一躍而起，往下掠去，一面大呼：「你們還在等什麼，還不趕快駛近來？」

封神無忌沒有阻止，笑笑。「可惜我沒有兒子，否則一定要他娶這個女娃子，她雖然任性，但心地善良清純可愛。」

一頓轉顧玉龍。「我實在不明白，她竟然會喜歡一個你這樣城府深沉的人。」

玉龍很冷淡的應一句：「你若是什麼也明白就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神了。」

封神無忌又笑笑。「有些事我還是明白的，你應該在島上發掘九幫十八會的財富的，爲什麼回到這兒來？」

玉龍若無其事的。「這麼熱鬧的場面不容錯過。」

「我派了人輪流監視，若是有什麼異動，立即來回報，可是你離開現場，他們怎麼不來告訴我？」封神無忌沉着聲：「他們並不是死人。」

「國師爲什麼不去一看究竟？」

「若是每一件事都要一看究竟，我那麼多手下要來何用？」封神無忌一頓接問：「你已經殺了他們？」

「我沒有──」

「那是你的人。」封神無忌霍地揮手。

那邊的兩個號角便得吹起，號角聲一响，六門紅衣大炮便會轟向武老大那條船。

號角才舉起，玉龍的人便從石後冒出來，彎刀疾揮，割斷了他們的咽喉。

那些人跟着撲向那六門紅衣大炮，他們顯然早有準備，行動迅速而集中。

封神無忌無疑意外，當機立斷，長身而起，振吭大呼：「開炮──」

只有兩門紅衣大炮來得及發射。

武老大那條船這時候已疾駛向前，一炮落空，一炮正中船頭，轟穿了一個大洞。

幾個立在船頭上的江湖人被震墮海中，懂水性的立即游向岸那邊。

武老大沒有吩咐停船，知道這時候那船停不得，而且要迅速靠岸。

船艙已入水，但仍然能夠駛前，船上九幫十八會的好漢已隨時準備動手，一個個鬥志激昂，武老大亦振奮起來，連聲呼喝指揮。

秦正器忍不住放聲大喝：「到底是武老大的兒子，到頭來還是知所取捨。」

武老大欣慰的也就是這件事。

主桅的鳳棲梧小倩亦一樣大爲振奮，小倩笑中帶淚。「大哥到底沒有令我們失望。」

鳳棲梧亦笑了。「武老大一代英雄，他的兒子怎可能認賊作父。」

說話間，下面已傳來那一衆英雄豪傑的呼喝助威聲，船也就在這種聲音中更加迅速了。

這時候，玉龍的人已然跟紅衣大炮旁邊的元兵展開厮殺，他們絕無疑問都是殺人的好手，那些元兵亦都是驍勇善戰，何況其中還有封神無忌帶來的高手。

封神無忌沒有理會玉龍，身形急掠而出，撲向那些襲擊紅衣大炮的人，他知道若不能夠將武老大那條船在靠近之前擊沉，讓武老大他們有機會搶上小島，一定很痲煩！

到時候包圍前來的八條官船，正所謂投鼠忌器，不敢發炮攻擊，一樣起不了作用。

若是他能夠殺掉一批玉龍的手下，讓陸上的紅衣大炮可以發揮威力，擊沉武老大那條船，就是不能夠做成多大傷亡，也可以一挫武老大的銳氣。

這所以他全力攻擊玉龍那些手下，他一動玉龍也動了。

紅紅一旁看得呆住，看見玉龍掠過，追前急問：「你到底怎樣了？」

「跟他作對也得看看環境，無謂犧牲那非獨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追隨自己的兄弟。」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蛇腰無影」錢海與喬莊交手，正值死亡邊緣，殺死烈火上人邱森的老頭兒出現，解救了錢海……三手大聖史立潛進了石筠的房間，將她玷汚了……蓬首垢面、衣衫襤褸的秦豪在一小廟中碰上了「怒山雙煞」婁氏兄弟，二人正好替其弟子「太倉飛狐」萬代報仇雪恨，天一會護法鹿雲挺身而出，力加阻攔，最後終由童林出手將二人教訓一頓……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神奇道士　施法救人

「邪門！」雪嫗說：「從作了莊，就沒有贏過史立一次，簡直叫人無法相信！」

史立說：「雪壇主，在賭桌上要憑運氣，可不能有火氣。」

「是呀！」花浪說：「雪壇主要是自願下莊的話……」

史立說：「我來作莊。」

雪嫗輸了三千多兩，童林也輸了兩千多兩紋銀，還有馬蹄金兩塊。

史立和雪嫗掉換了位子，看看枱面，說：「童護法，你的賭本越來越少了！」

童林說：「下多少才算多？」

「最少也要每次下注三五百兩以上呀！」

「我看那還不夠多。」

「那好極了！」史立說：「童護法的注是越多越好。」

童林說：「雪嫗，你的枱面及身上共有多少？」

「這個嘛……」

史立看了花浪一眼，說：「連銀票、現銀及馬蹄金都算上，大約不到六千兩。」

童林掏出一疊銀票，往桌上一放，說：「這是三萬兩，史立，我賭你所有的一切。」

史立和花浪都楞了，不知童林所說的「一切」包括什麼。

史立說：「童護法，所謂『一切』，是指些什麼？」

「只要是屬於你的，通通算進去。」

「我有什麼呢？活人一個，一百來斤，另外就是枱面上的這些錢了。」

「你還有活寶，除了你的相好花浪之外。」

花浪面色一變，史立急忙遮遮蓋蓋：「童護法，你可別開我的胃……」

「就這麼決定了好吧？」

史立被當面揭穿，只好含糊答應，他有把握，自己不會輸，洗牌後打出骰子，當他收骰子時，手腕被童林扣住。

「童護法，你……」

「放手！」

「童護法，賭錢桌上可不是動武的地方！」

「放手！」手上一加勁，史立手中掉出四顆骰子。

也就是說多出了一顆骰子，這是假賭。

「看到沒有？這些錢就是這樣贏來的。」

雪嫗首先跳了起來，揪住史立要算帳。

「慢著，雪壇主，待會他會有個交待的。」

童林把骰子重行檢查一次，把三顆沒有毛病的骰子交給他，說：「擲吧！」

「童護法，我不幹了總可以了吧？」

「不幹可以，把弄假贏來的錢都還給別人，要不，你必須推完了這一莊才能放手。」

「好吧！」史立心想，你的運氣可不一定有那麼靈光吧？於是重行打出骰子，其中靠近童林的一枚骰子多轉了一會才停止。

正好是「七對門」，童林先抓牌。

花浪、史立兩人互視一眼，似乎已曉得童林的厲害了。

而童林也等他們掀了牌之後才掀，嚴密監視。

史立是「閉十」，雪嫗是三點，童林是「長三」，對花浪是八點，花浪、史立二人心裏清楚，童林的牌本該是史立的。

而那顆骰子在童林面前多轉了一會，也很邪門。

但這是啞巴虧，吃定了。

童林說：「梅壇主，一會給你吃紅。」

「謝了！謝了！」梅花五說：「童護法的手氣眞好。」

「那可不然，各位都看到了，我是輸了半天，這才有點起色哩……」雙手去圈攏史立枱前的所有賭資，史立一眨眼，花浪拉住了童林的一臂，史立去勾童林的榥子。

那知童林的手和腳同時發動，史立和花浪一個翻了出去，一個倒在桌邊，賭資已到了童林面前。

「各位看到了吧？」童林說：「不知道的還以爲童某倚靠職位上的超然地位欺負下屬，史立、花浪二位在床上一條心，在賭桌上也是有志一同，告訴各位，不久前他們只贏不輸，是合作弄鬼。」

花浪惱羞成怒，說：「童護法，如果先前我們是詐賭，你爲什麼不抓？」

「我想看看你們是否有個分寸？會不會趕盡殺絕？結果不出所料，你們太狠了點。」

花浪說：「在場各位誰爲童護法的說法作證？」

童林說：「現在不必再談這些，史立，你還欠我一個活寶。」

史立唯恐他揭其瘡疤和花浪一交眼色，說：「童護法，我倆的身份雖不如你高，但本會有規定，在公事以外時間不必受非直屬上級之節制，你欺人太甚了……」

一前一後，出手猛攻。

童林早已摸透他們的用心，身子滴溜轉，史立小巧，他比史立的功夫更小巧，妙就妙在他的剛柔相濟，能軟能硬。

童林的刀法厲害，就在於能剛能柔。

花浪突然踢了童林的上腹部，這一腳踢中，自是心花怒放，心想，護法也未必個個管用，妙空尼姑那兩套就不怎麼樣……

可是這念頭才一轉，忽然感覺軟塌塌的肚皮上好像突然凸出一塊生鐵，痛得花浪尖叫著，打著「寒雞步」後退，齜牙咧嘴。

這是武當派的「棉裡藏針」。

史立正好伸手抓住了童林的馬褂肩部。

他本想一抖之下，把童林甩到院中去，也好爲花浪討回點面子，但是，他手中只有一件馬褂。

在這瞬間，他還未想到這件事所代表的意義。

其實這是快的具體表現。

在史立抓住馬褂的剎那，童林即以快速手法解開了五個衣扣，雙手解五個衣扣和一抓一抖相比，應該相差很多，但解扣的反比一抓一抖的人快了那麼一點。

史立一楞之間，絕的是馬褂好像突然充了氣，「篷」地一聲漲開，嚇得史立抖手丟開。

童林揮手一招，馬褂中的氣已洩盡，像隻大蝴蝶，飛入童林手中，這是一種驚氣的功夫。

馬褂袖口等處都通氣，如何能充氣而不洩？這就是驚氣的奧妙，一股眞氣被提聚成一團而暫時不散。

由花浪、史立兩人的神色看來，輕視之心已無影無踪了。

花浪還在一邊座上捏著她的脚，小蠻靴很薄，大概脚趾都發了青，以前有「無聊書生」爲她洗脚，現在輪到史立爲她推拿按摩了。

花浪說：「童護法盛名之下果無虛士，我是心服口服，剛才護法提到史立另有一個活寶的事……」

「不錯，那個活寶已經不屬於他了！」

花浪說：「是什麼活寶呀？」

「還是由史立自己說吧！」

史立自知瞞不住了，他說了和石筠的事。

花浪雖然風騷，對史立卻很認眞，所以「無聊書生」只掛了個未婚夫之名，卻未沾到邊兒，正是魚沒吃到弄了一身腥。

花浪笑笑說：「這很好呀！不正表示史立大俠左右逢源嗎？」

說完就走了！但史立奔去一拈，「啪啪」兩個耳光，打得史立暈頭轉向，說：「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姓花的就權當根本不認識你這個下三濫……」

「花浪，這件事我承認錯誤，不過……」

童林沉聲說：「我鄭重對兩位聲明，石筠已歸我所有，任何人再動她一根汗毛，即視爲對童某的嚴重侮辱……」

史立說：「童護法，小的沒有這份胆子，人是你的了。」

「花壇主呢？」

「喲！童護法，一個女人嘛！在您心目中是活寶，在我的心目中算什麼？怎麼？不放心我？」

「先此聲明，別說我言之不預。」

* * *

此刻秦豪一臉病容，進入了東坡居。

巧的是，石筠和小鎖子也正在吃飯，石筠眼見傾慕的人落到這般田地，眞是五內如焚，而小鎖子也正要站起招呼，石筠拉住了他。

「師姐，秦少爺不是太可憐了？」

「誰說不是？」

「爲什麼不許我打招呼？」

「這世上可憐的人太多了，你管得了那麼多嗎？」

「可是秦少爺和妳的關係不同呀！」

「有什麼不同？剛才他明明看到我們

了，却未打招呼。

「也許他自己混得不好，不好意思……」

石筠心想，我又何嘗不是自慚形穢呢？我要是把秘密告訴他，他是否還能振作起來？如果洩露了這秘密，豈不是前功盡棄？我的犧牲一點代價也沒有了？

「掌櫃的，五十個水餃，來一壺綠豆燒吧！」秦豪在角落處坐下來，所有的注意力又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伙計不敢再戲弄他。不久就端上了餃子和酒。

秦豪旁若無人，餃子就酒，沒飽沒醉。

吃完之後，摸摸肚皮，就哼了起來：

「正月裡來正月正，

帶著小妹看花燈……」

一隻手自後面揪住了他的亂髮，陰聲說：「你眞的是秦豪？」

「當然，秦豪是我，我……我就是秦豪。」

「那麼走吧！」

「幹……幹什麼呀？別欺負人好不好？」

這人仍揪著他的亂髮在他的耳邊低聲說：「是『紙手銬』沒錯吧？」

「是……是呀！」

「走！河套上土地廟裡相見。」

「我……我爲什麼要去土地廟？」

「哼，你『紙手銬』不是這種人吧？」

「眞倒霉！到了這小鎮上，就一直不順遂，不去就是不去，你到底是什麼人哪？」

這人使秦豪轉過身來，說：「看清了沒有？」

這是一個紅臉老人，頭髮披散未結髮辮。

「看……看清了！可是我不認識你。」

「那我就讓你作個明白鬼，老夫『赤蝙蝠』吳江，我的獨子吳雲被你送往河南鄭州……」

「吳雲？……好像聽說過……噢！對了，是不是『摧花浪子』吳雲？」

「就是他，姓秦的，你怎樣弄成這副德性？」

「我……我也不知道……反正到了這鎮上……所有的人都看我不順眼。」

「老夫看你更不順眼，給我躺下……」手一抖脚一勾，秦豪摔在地上，先是一肘砸中秦豪的左胸下肋骨末梢，接著屈膝，跳起來砸在他小腹上。

「噭……」秦豪的身子又蜷成人球。

這是人類最大忍耐力不支時所發出的聲音。

然後吳江又跳起來用右脚脚跟，跺在秦豪的腰上，繼之而來的是驟雨似的拳掌砍砸在他的小腿迎面骨上。

總之，沒有一處不是他身上脆弱的部位。

有些食客捂起了臉，有人大叫：「不要這樣殘酷。」

但也有些人，似乎想冷眼旁觀人類的耐力到底有多大？

「師姐，我們再不管，就不是俠義中人！」小鎖子站了起來。

但石筠喃喃地說：「我本來就不是，我爹也不是，晚年失節，使石家列祖列宗蒙羞，而我，雖不是自甘下流，可是我還在苟活偷生……」

小鎖子當然不知道這件事，只以爲她怕事，沒有同情心，小鎖子自知自己身手有限，豁出這條命也不能讓這老傢伙繼續打人。

小鎖子自後側撲上，還沒沾上人家的衣襟，已被一脚踢了回來，小鎖子齜牙咧嘴地再次撲上，還是一脚，比剛才摔得更重。

「可以了吧？」有人走了過來。

「你是什麼人？」吳江停手，事實上也需要緩口氣。

「在下姓金名七。」

「沒聽說過，大概是區區孤陋寡聞吧！」說完又要打。

「老兄，我說可以了，你沒聽見？」

「聽沒聽見又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姓吳的，打死人要吃官司的。」

「謝謝尊駕提醒，若眞的出了人命，有區區負責。」說完又打了起來，事實上地上的秦豪已是口鼻滴血，根本不能動了。

「你能負什麼責？」金七又說：「誰又爲你負責？」

「你姓金的要爲在下負責，恐怕斤兩還不夠吧？」

「試試看吧！」金七晃了一陣，在吳江屁股上踢了一脚，這也是吳江大意，但吳江揮手一撩，金七的脚被撩中。

吳江冷笑說：「就憑這兩下子，要管閑事還差點！」

「老雜碎！你這兩套也不怎麼高明吧？」

這時石筠走近說：「金香主，讓我來。」

金七說：「石姑娘，這老賊不怎麼好調理……」

石筠正要動手，吳江說：「這位姑娘，寃有頭債有主，咱們可犯不著！」

「誰說犯不著，你欺負一個武功盡失的痴呆之人，誰都可以插手管管。」

「姑娘，妳知道老夫爲什麼要……」

「他把你兒子交到官府砍了頭，使你吳家斷了香烟對不對？」

「對對！姑娘，這件事夠不夠大，這仇夠不夠深？」

「夠！可是你似乎忘了令郎的綽號所代表的意義，『摧花浪子』做了些什麼事你知道嗎？」

「即使玩玩女人，也罪不及死。」

「眞正是有其子必有其父，老賊，你也該死……」石筠猛撲而上，吳江綽號「赤蝙蝠」，輕功自有一套，打了五七招，一脚踢向石筠的「中極穴」。

和女人過招，最忌這些部位的攻擊。

而石筠眼見已無法閃過這一脚，人影一閃，左側有人撲來，其勢如風，吳江不得不收脚，否則就要吃虧。

「三手大聖」史立說：「姓吳的，你這人眞差勁兒，在這兒，你已經把人都打得半死了，出口氣也就算了！怎麼老是不上路？」

「你又是何人？」

史立攤攤手，說：「算了！老賊，我也不想和你窮囉嗦，石姑娘，今後妳的安全由童林童護法負責。」

「爲什麼？」

「因爲……因爲……」史立說：「我在一場豪賭之下，把妳輸給了童護法了。」

「把我輸了？你沒把我當人，只把我當作……」

「不……不，石筠，正因爲妳是一位大美人，姿容絕代，我史立配不上妳，童護法不論人品及武功都比我高明。」

史立指指一邊座上的童林，童林很虔敬地向她點點頭。

石筠一肚子仇火，本想發作，想想這又何必？自己早被玷汚，爲了一個大目標，就讓他們去賣吧！

況且這童林看來沒有一點邪氣。

更微妙的是，她爲秦豪而來，而秦豪却是爲了嘉琳郡主落到這田地，想想自己也未免太傻了。

所以，她此刻既憐憫秦豪的遭遇，也同情她自己，因而她也向童林微微點頭。

童林走近一看，秦豪面如死灰，已經閉氣，說：「金七，快來推拿一下。」

「是，童護法。」

吳江一看，童林根本未把他放在眼裏，而且金七在救人，食客們都在注意金七救人，把他冷落在一邊。

吳江大聲說：「姓童的，你這是幹什麼？」

「救人。」

「你連個招呼都不打？」

「金七和史立已經和你打過招呼了。」

「你知道你在作什麼？」

童林揮揮手，說：「你這人可眞煩人！爲什麼有台階不好好下台，非弄得灰頭土臉不可？」

「好小子！你八成不知道自己吃幾碗米的乾飯……」火辣辣地欺上，一掌才劈到一半，童林撩開他的手，一閃一滑，兩人交臂而過。

「刷」地一聲，吳江的衣領竟被完整地撕了下來。

這本是優劣立判的局面，相差很多，可是人在盛怒時是不多作思考的，兩袖交剪一搧，眞像隻大蝙蝠彈起一丈半高。

下擊勢道極猛，而且看來被攻擊者難以倖免。

那知童林不避不讓，硬橋硬馬，單掌上迎。

「啪——」吳江掌力一吐，對方一收一吐，暗勁綿綿不絕，竟把他震到樓下去了。

一陣「唏哩嘩啦」之後，樓下發出笑聲，却沒有聽到吳江的聲音，大概是含愧帶羞地溜了。

「怎麼樣？」童林又說：「醒了沒有？」

金七一頭大汗說：「還沒有，他的脈象很亂。」

「走開，讓我來試試看……」但見童林以內勁貫注掌上推拿一些要穴，却仍是一樣，氣息微弱，昏迷不醒，小鎖子對秦豪十分敬重，哭得像淚人似的。

「無量壽佛！」一個不僧不道的中年人上了樓。

此人的長髮比秦豪還亂，身著道袍，手執拂塵，說：「施主請閃開，讓貧道看看有沒有救？」

童林已盡了最大努力，這道人不倫不類，實在不像個救星，但此刻還抱有一絲希望。

「三手大聖」史立說：「去去！別在這兒胡吹亂捧，我們護法都無能無力，你……」

童林說：「就聽聽他的也無妨。」

道人蹲下摸摸秦豪的心窩，翻翻他的眼皮，說：「這年輕人三魂七魄已失去了二魂五魄，必須立刻設香壇，步罡拜斗……」

「你胡說八道什麼？」史立又大聲說：「看你不僧不道、不倫不類的樣子，你八成是冒充道士，欲來詐騙，你可知道家的戒律？」

道人說：「道家一百八十戒，與『太上感興篇』所列的略同。」

其實史立也不懂，童林却懂。道人說：「閣下行爲不檢，應即猛省。『抱朴子』（道書）云：行惡，大者，司命奪紀，小者奪算。紀者三百日也，算者三日也，也就是行惡者神明奪壽之日數。」

史立正想攔之，童林阻止了。

道人又說：「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一千二百善，這位施主善心可嘉，地仙有望也。」他說的是童林。

童林說：「善爲何物？請道長指點。」

「好！」道人說：「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身，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得，見人之失如己失；不自責，不自譽，不妒嫉勝己，不妄論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

童林兜頭一揖，說：「道長請即救人，救活當重酬。」

道人說：「如果死了呢？」

「道長如已盡力，仍當重酬。」

道士立即吩咐設香案。

他指名要上等黃表紙一刀，新毛筆一枝及古製徽墨一塊。

然後劃符、唸咒、步罡、拜斗。

折騰了好一會，才化了符泡成水，叫童林爲秦豪灌下去，圍觀的人不少，大多不信他這一套，但因爲是護法童林主持的，却也無人敢大聲嘩笑。

這工夫史立低聲對金七說：「老金，你信？」

「靈了我才信。」

史立冷笑說：「見鬼！不過，他要想愚弄童護法可沒有那麼簡單！」

小鎖子眼睛哭得腫腫的。

石筠沒有哭，因爲她自己的事就可以哭上三天三夜，可是她偏不哭，哭並不能報復，所以小鎖子以爲師姊變了。

所有的眼睛都在望著秦豪。

史立却盯上了道士，怕他趁機溜了，在他看來，秦豪是死定了，上面叫他們保護他的生命，却又暗示他們有人向秦豪尋仇，不必過問，唯不許對方殺死或重傷而致他於死，更不能任他死亡。

秦豪似乎動了一下，有人叫了起來：「活了……他的手動了一下。」

的確，不但手動，眼皮、嘴唇都動了。

史立惶惑，小鎖子激動，而淚水却更多了。

石筠沒有什麼表情，她以為活了又如何？和死人相差多少？

童林也十分激動，立即再為他按摩推拿。

大約盞茶工夫，秦豪雙目微睜，喃喃地說：「掌櫃的……五十個水餃……半斤二鍋頭……」

有人笑了起來。

人雖醒了，一睜眼就想到吃的，這個人是眞的完哩！童林一邊推拿一邊讚嘆地說：「這位道長非泛泛之輩……」

史立却說：「護法，依卑職看來，不過是秦豪命不該絕罷了！這才是個江湖郎中呢？」

「道長呢？」童林回頭，那道士已經不見了。

史立說：「童護法，我早就看出，那是個郎中，恐怕人死了無法交待，就趁機走哩！」

「不然。他如果是個郎中，人活了就該等著領賞，如果沒有兩套，一開始就不敢蒙騙，找找看，人還在不在？」

這工夫有人在樓下嚷著：「道士在這兒……在樓下……」

大家都往樓下跑，童林下樓一看，果然，在一角桌上，那道士正在吃熱呼呼的大滷麵，而且已經喝了四兩白干。

看來這道士是什麼也不忌。

童林走過來說：「道長深藏不露，童某眞是失敬了！」

「沒有什麼，眞的沒有什麼。」

「道長忒謙了！人都像死了一樣，在下自信對推拿還不外行，結果都不濟事，道長的符水灌下不久……」

「嘿嘿！符水嘛！却多少有點噱頭。」

「道長法號可否賜告？」

「我乃『火宅道士』，無什麼法號。」

的確，此人的打扮不倫不類，也只有「火宅道士」差堪比擬，因「火宅道士」在家修行，可以娶妻生子，專門在地方上作些法事，如鎮驚、驅邪、招魂等等，賺錢養家活口。

這種道士是不登大雅也不大受人尊敬的。

「童護法，坐呀！」

「謝道長，在下敢問道長之符咒何能有此法力？」

道長齜齜牙說：「你眞以為符咒能救人？」

「道長以符咒救人有目共睹。」

「童護法，我這火宅道士雖然不學無術，對正人君子却不便信口開河。」

「道長過譽了！」

「童護法，你想知道我這符咒何能救人嗎？」

「願聞高見。」

道士低聲說：「黃表紙是什麼原料做的？」

「是竹子嗎？」

「對！竹性涼，去風邪，可治牙痛、癲狂、胃寒及滑腸病等，你知道黃表紙上的黃色素是什麼？」

「這……在下外行……」

「那是黃梔子、黃蓮和茜果的原汁，性寒有去心火、安五臟六腑及逆氣之功。」

童林恍然。

「符咒上有紅顏色對不？」

「是是，道長。」

「那本質是銀硃和丹砂，其藥性有安神定魄、止心跳、通七竅及和血順氣之功。」

童林心想，眞是不可以貌取人了。此人五旬左右，其貌不揚，打扮又不倫不類，極易造成人們的誤解，其餘諸人小覷他，也就不足為奇了。

道士又說：「我叫你去找古製徽墨使用，對不？」

「不錯，想這個必有深意吧？」

道士說：「墨汁中的原料是由冰片、龍腦、沉香、丁香、麝香、杉木炭等集成，性香，且有消痛散發之功，止吐血，也能化濕，使人速醒及癒內傷之功效……」

童林大為折服：「古墨、黃表紙等，不值幾文，道長居然能用之起死回生，眞正化腐朽為神奇了！」

「小事一段！童護法，貧道對相術也略知皮毛，你眼神足，眸子正，雖在不良環境中，居心却十分正派，所以才告訴你這些。」

「道長乃不世奇人，童某不才，也能看出前輩絕非常人，更非火宅道士，請前輩有以教我。」

道士連連謙遜，最後才說：「心公不昧，六賦無踪。」

「謝謝道長指點迷津……」掏出馬蹄金一錠，說：「戔戔之數，不成敬意，不知道長可否賜知住錫地址，童某也好時聆教益？」

「不必，來日自有相見之日，記住宅心仁厚，總是善根，落葉蘊育萌芽，生機藏於肅殺，童護法，馬蹄金你留著用，貧道走了……」

童林知道這是位高人，他說的古墨及黃表紙中所含之藥效雖言之成理，恐怕救人於奄奄一息，仍需特殊功力。因而他也未留，送到門外。

回來時，一干部屬都圍攏過來，七嘴八舌，詢問道士到底是什麼來路？童林說了符咒中所含之藥效，但未說出道士是位高人的看法。

「金七、史立。」

「屬下在。」

「派你們二人監視秦豪，你們一定懂本護法的意思了？」

金七說：「是不是有人找他尋仇，可以不管，若要置他於死地，即須奮起力戰，以保護他的生命？」

「正是。」

史立說：「童護法，這一點我的頭髮都快想白了，就是想不通，何況他已經是廢人一個了。」

「史立，有些事你只要認眞地去執行，而不須知其內容，也許對你更有利些。」

這工夫童林輕飄飄地走出了東坡居，石筠跟出，史立說：「石姑娘，妳已是童護法的人了，妳……」

童林揮手阻止，說：「你們只要監視秦豪即可，別的事可以不管。如果秦豪出了岔子，二位可要酌量點……」

* * *

大雪之夜，天一會的秘密處所又有集會。

又是黑幕低垂，幕前站著小柱子及小吉子。

較遠處是鹿雲、雷猛、喬莊及童林四位護法，壇主一位也不在，可見這次集會之秘密及重要了。

小柱子說：「各位護法，『怒山雙煞』婁氏兄弟和『赤蝙蝠』吳江，吸收了沒有？」

「四不像」喬莊說：「已經全部吸收，以備壇主派用。」

「逍遙客」鹿雲說：「啓稟會主，秦豪連遭狠毆，內傷嚴重，痴呆如故，是否還有監視之必要？」

小柱子說：「絕對必要。」

喬莊說：「不知要監視到何時為止？」

小柱子說：「到元宵節武會開始之時，不，應該是到武會結束為止。」

「移山手」雷猛說：「據部下回報，近日曾有一老人接近過秦豪，身手極高，不知會主是否知道此人是誰？接近秦豪的目的何在？」

停了一會，小柱子才說：「此事會主還要請示太上會主。」

喬莊說：「昨天在東坡居，吳江怒毆秦豪幾乎致死，忽然來了一個不倫不類的道人，竟用劃符唸咒的方法把秦豪救醒，那道人來歷不明，不知道護法可曾提出報告？」

童林說：「在下正要報告，喬護法搶著說了。」

喬莊說：「童護法現在報告還不算太晚。」

童林心想，當時喬莊不在現場，如他在暗中窺伺，我若信口開河反而弄巧成拙，他說：「卑職知那道人頗有來歷，又派金七等人監視，但未盯牢，卑職以為，此道人可能就是近來和秦豪接近的老人……」

小柱子說：「會主以為童護法的猜測頗有見地，至於喬護法能注意及此，殊堪嘉勉，已予記功，各位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

「散會。」

眾人魚貫而出，大門閉上，連兩小也不在，幕後又傳來了交談聲：「剛才的話，太上會主一定都聽到了？」

「嗯！」

「那個『火宅道士』不知是何方高人？」

太上會主說：「外人看來，此人必是秦豪的同路人，既然秦豪被毆傷，此道士立即出現，且以妖法癒其病，由此推測，秦豪之痴呆大有可疑。其實他不是外人。」

「不過，人乃血肉之軀，像『怒山雙煞』及『赤蝙蝠』那等高手毫不留情地毆打，而秦豪又未反抗，要是假痴呆，難道他不怕被打死？」

「他已知道本會嚴禁任何人打死他，甚至致殘。」

「太上會主所慮極是，如今武會在即，已派人在華山搭台及搭棚，這件事必須徹底弄清楚。」

「我已作打算，可作最後之驗證。」

「如果他的確因經脈逆衝而武功盡失了呢？」

「那雖非吾人所願，却也並未吃虧。」

「要是他的痴呆是裝出來的呢？」

「這正是吾人所希望的，你懂了嗎？」

「懂……懂了……」

* * *

秦豪伸了個懶腰，還沒睜開眼，就感覺脈門上有兩指輕輕按住，這種經驗幾乎人人都有過，這叫試脈。

古代中醫治病，通常必先試脈，又稱切脈。以兩指按在腕脈上，就是中醫的「切問聽」步驟中的一種，也就是「切」。

秦豪睜開眼來，發現正是大前天在東坡居施法救他的「火宅道士」。他說：「多謝道長再生之恩。」

道士沒有說什麼，似在聚精會神地「切脈」。

大約有兩盞茶工夫，道人收回手，又放在他的肚腹之間，秦豪的肚中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

就像瀉肚子前肚中絞動的聲音一樣。

道人收回手，說：「你不碍事了，而且復原很快。」

「道長似乎精於科儀，更精於醫道。」

道人笑笑，說：「如不精於醫道，在你奄奄一息之時，焉能使你起死回生？」

「道長剛才將手放在晚輩腹上，即發出聲音，這是什麼原因？」

道人說：「在人類的體內，有一種類似河流或溝渠的結構，就是所謂『經絡』，把身體各部都溝通起來，直的叫『經脈』，橫的叫『絡脈』。全身共有三百六十五個穴道，因此，針灸法最重要的是『循經取穴』……」

道士說到這兒立即打住。

秦豪隱隱聽出，道長的道行不如醫術高明，他說：「道長道行高深，想必是『科儀派』的翹楚，但晚輩以為前輩的醫道也許更高深些。」

他又說：「晚輩醒來之後，水餃可以吃六十個，還能再加一碗大滷麵，要是吃烤鴨，一隻兩斤多重的還可以吃下去的。前輩，一談到烤鴨，我又感到餓了，我們去吃飯好不好？我請客。」

道長下意識地睨著他，似要透視他的五臟六腑，他說：「貧道的醫術尚可，這會兒還不餓，你願意聽聽有關古代醫道的珍聞嗎?」

「如果道長還不太餓，我也可以忍耐，還是聽聽你的高論吧!」

「在中醫典籍上有這樣的記載，肺重三斤六两，心重十二兩，肝重二斤四兩，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三尺……」

「道長，怎知每個人的肺重與腸的長度……」

「若非畸型人，相差無幾，內經素卷中說：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北宋以前，有解剖犯人的記載，後來大概是受佛學及理學之影響，很少有解剖人體之事……」

「道長，關於水餃，你喜歡吃什麼餡的?韮黃大蝦，加點磨菇什麼的?噢!還要有後腿肉……噢!太好了，道長，我作東……」

火宅道士似乎聽出了什麼聲音，說：「秦施主，貧道要走了!你身體還很虛弱，要善自珍攝，我走了……」

「道長……我是誠心誠意要作個東的……道長，青梅煮酒……大蝦餃子……再來個大拼盤如何?……道長……你見外了……道長……道長……」

火宅道士早就不見人影了。

不一會，小殿中走出一個老頭兒。

「老前輩……」

「你眞以為他是火宅道士?」

「他挺會劃符唸咒嘛!」

「他是『惡扁鵲』沙奇。」

「『惡……惡扁鵲』?」

「要不，如何會在岐黃方面有此高見?又如何能以吞符水救活了人?他不過是奉命來試驗你而已，不過，再聰明的人都會犯技癢炫耀的毛病，他自己就露出了身份。」

秦豪茫然，老頭兒直嘆氣。

* * *

岧嶢太華俯咸京，

天外三峯削不成……

這是唐崔灝行經華陰所寫的即景詩。

華山為我國五嶽之一，自山根到山頂約四十里，因望之如一朵蓮花，所以稱為華山。

元宵節，在這兒看不到火樹銀花的燈市。自然也不會有「月上柳梢頭」或「花市燈如畫」的盛景了。

在這三皇台附近的「雲門」裏面，有個小盆地，九天宮在此，還有個通仙觀也在不遠處。

而此處，即為武會的地址。

比武台為原檜、原杉及原松木搭成，古樸而堅固。台子正方，高丈六，寬長皆為兩丈八。

巨台之上頂蓋邊緣上有約兩丈的白色柏木板，以精湛指力蘸著紅漆寫成「武林大會」字樣，字跡深寸半，松盤柏立，鐵劃銀鈎。

此台左右，約五丈之外，各建有木棚一座，長不下於十丈，前面有座位數排，後面隔了些臨時房間。

因武林大會預定會期兩日，須在此過夜。

在台的四周，有十六盞氣死風燈。加上兩邊木棚柱上的三十餘根巨大松油火把，附近半里如同白晝。

兩邊棚柱上有巨大字跡：「天一會休息棚。」

東邊上是：「與會各門各派休息棚。」

似乎沒有細分為黑白兩道，硬要正邪、黑白混雜一起。當然，正邪殊途，黑白分明，他們自己會分的。

另外，在台子上正中壁上釘了一塊木板，以正楷寫了比賽的章程及規則。

其中一條是這樣的：某甲上台向某乙挑戰時，如對方無意與之較量，不得勉强，更不能用强。

另一條寫著：在武會上不得殺人，重傷後於會後死亡者例外。最重要的一條是：爭武林盟主寶位者，不得超過四十歲。

乍看似乎眞是以武會友，毫無暴戾之氣。

事實又如何呢?

兩棚中已坐了很多人，天冷，各生了十來盆炭火，且有點心及酒菜供應。

在東棚中有華山派掌門淸一道長及五名大弟子。

少林掌門了相大師及另二位長老。

武當派掌門無始眞人及三位護法。

另有「雲夢雙燕」梁氏姊妹和丐帮大弟子十餘人。這些人等於是白道的，至於黑道上的也並不多。

「大漠人屠」閻澄。

「倭刀」柳十三。

「花羅漢」彭文。

「巢湖八鷹」蔡氏兄弟。

另有二十餘人，藉藉無名，或者是新出道還沒有混出名堂來。

這時正屆亥時正，台後鼓聲三響，由於擊鼓之人內力深厚，四山迴應，歷久不絕。兩棚中的人都站了起來。

接著，「移山手」雷猛走出了後台，抱拳作了個羅圈揖，說：「在下雷猛，忝為天一會護法，僅代表會主向到會朋友宣佈武會正式開始，並致謝忱。且趁此機會，再次說明以武會友，希望產生一位武林盟主，重建武林風紀及新秩序。所以與會同道嚴禁在此趁機報仇，希望各位朋友及先進謹記斯言。」

雷猛躬身退入後台後，西邊棚中走出一人，距台一丈五六，「八步登空」上了台子，竟是梅花五。

梅花五抱抱拳說：「在下……」

那知有人粗聲說：「不用囉嗦!你贏了，自有人記得你的名字，要是敗了，就是在頸上拴上一塊狗牌，人家還是不認識你。」

梅花五轉過身子打量來人，此人穿了件蹶屁股棉襖，灰色眼珠上滿佈血絲。

梅花五說：「在下梅花五，尊駕是?」

「閻澄，人稱『大漠人屠』。」

「失敬了!閻大俠請!」

閻澄揹著短戟，却未撤下，大概是見梅花五沒帶兵刃。他說：「姓梅的，你

動手吧!」

「還是閻大俠請。」

「我要是先動手，必會有人說我以大欺小。」

梅花五冷冷一笑，骰子一揚「北斗七星」升空，人也彈了起來。

由於閻澄還大剌剌地站在那兒，大多數人都在想，這老小子來自大漠，不知中原人才輩出，一定要倒霉……

但這想法稍早了些。

梅花五捲成一團的身子倏張，雙足交踢，「啾啾」聲大作，只見閻澄雙手交探，「叭叭」聲過後，一切如故。

原來七枚鋼骰已進入了閻澄的衣袖中。

右邊棚中爆出如雷掌聲。

有人大叫：「鋼骰呢?拿出來還給梅大俠帶回重練。」

另一人說：「不然，這七枚鋼骰，閻大俠應帶回大漠作為紀念。」

「對了!」閻澄大笑說：「閻某還沒見過這麼大的骰子，帶回去給孫子玩也挺不錯的……」說完沒抱拳就下台回棚去了。

梅花五尷尬地抱抱拳：「在下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說畢下台。

這時「嗤」地一聲，有人一個雲裏翻上了台，說：「在下史立，同道謔稱『三手大聖』……」

台下有人大聲說：「你不但多了一隻手，還多生了一條腿哩!」

這當然是戲言，有人暗示尺碼大的人為三條腿。

史立笑笑，似乎不大在乎。

而花浿在左棚中，也會心地聳聳肩，不以為忤。

史立說：「剛才閻大俠巧破梅大俠的七枚鋼骰，頗具匠意，在下不禁技癢，可否請閻大俠上台……」

閻澄自然也知道，不是猛龍不過江。

梅花五輸得很服，此人敢上台挑戰，必有一套。

可是他拒絕上台，說：「姓史的，你成嗎?」

史立說：「勝敗乃兵家常事，能上台總能吸收點經驗，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就夠了。」

「那好，你能這麼想得開，我倒省了為你操心……」

史立身子一動，一味游鬥，大約是六十多招，被閻澄一腿掃了個跟蹌。

史立也夠爽快，抱抱拳，說：「閻大俠，你行!史某認輸……」作了個羅圈揖下台而去。

但他一下台，梅花五又上了台。

「你……姓梅的，你這是幹什麼?」

梅花五說：「梅某以為既是以武會友，勝敗事小，觀摩最為重要，剛才梅某一時疏忽，被閻大俠打了馬虎眼。」

「輸了就是輸了，姓梅的，你的臉皮可眞厚……」

梅花五已丟出了八枚鋼骰。

「八月胡天即飛雪」，接著人球倏張，只聞「叭叭」聲不絕於耳，閻澄驚噫一聲之後，盡力閃挪，仍然慘嗥連連。

八枚鋼骰有四枚射入閻澄的肩窩、左頰及雙腿之上，由於左膝中骰，單膝跪地。

敗了，而且敗得太慘了。

這時左棚中的史立擎著一塊巨大的吸鐵說：「各位請看，這就是閻大俠的絕招，沒有這玩藝，馬上就跪下哩。弟兄們，把閻大俠抬下去吧。」

天一會的嘍囉應著，但閻澄已彈起身子，單足落在台下，單足再一點地，射入右棚之中。

梅花五扳回了面子下了台。

「雲夢雙嬌」老大梁芷華上了台。

這一對姊妹其實很醜，「雙嬌」是過譽之詞。

天一會上台的是朱保泰。

梁芷華用劍，朱保泰用釣竿。

在朱保泰來說，他以為「雲夢雙嬌」並不太出名，反正每個人都要出場一次，既然不免，不如找個弱手，虛應一番作罷。

況且自作了「蝴蝶夫人」的貼身衞士之後，消耗過度，體力已非昔比，鬥鬥女的尚能應付。

那知他的想法是一廂情願。

世上的確有些人是名實不符的，那是因為有少數人不好名，和有名無實正好相反。

梁芷華的劍術詭奇，是「雲夢婆婆」嫡傳。

她在第二十一招上，就削斷朱保泰一根小指，朱保泰唯有棄竿認輸。

朱天爵見兒子敗得太快，臉上無光，長身落在台上。

梁芷華一看父子所用的釣竿相同，就猜出十之八九，說：「這位是……」

「朱保泰學藝不精，為人之父教導無方，我來試試看……」論風度，他們父子是談不上的，不講什麼禮數，話沒說完就動手了。

釣竿長而顫動，詭詐莫測。

但「雲夢婆婆」的劍術是宇內有名的，只因「雲夢婆婆」也很少在江湖中走動，眞正知道厲害的人不多。

朱天爵本來頗有把握為兒子挽回面子。

甚至他也認為可以一竿把這丫頭掃下去。

但是十招以後，他忽然十分後悔自己的不智了。

兒子敗了不丟人，他若再敗，人可丟大了。

他要是剛剛在台下仔細觀察梁芷華的劍法，就不會如此莽撞，他只是以為兒子經驗差又掏虛了身子。

梁芷華在二十招之後劍勢一緊，顯然比剛剛對付朱保泰時更加認眞賣力。

她們姊妹此來，決定趁機揚名立萬，以便找個合適的年輕人成家，倒未奢望登上盟主寶座。

朱天爵一有了悔意，在氣勢上就落了下風。

梁芷華劍上發出「嗡嗡」聲，翻腕幻出七個大劍花。妙的是，那「嗡嗡」聲似乎能在已幻出的劍花中繼續響了一陣。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百善先生邱百善、慈悲和尚似是講大道理，不願將血劍交出來，鐵七鳳、八虎硬要，惡戰揭開序幕，突然又來了幽冥教的左右使者張半仙、花香香插手奪劍，劍奪不成，奪走了劍鞘，轉過頭血劍給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帶走了。姐弟無奈，見到金如雪帶了幽冥教的請柬、信物來，交給小虎，由他冒充如山參加幽冥教的約會……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地穴烟雲繚繞　寶殿鬼氣陰森

討債鬼口氣不小，尤其身份如謎，越發使鐵小虎困惑不解，道：「妳我之間又有什麼債？」

「血債！」

「血債？是殺死妳爹？害死妳娘？」

「都有！」

「媽的，把話說清楚，別含血噴人。」

「你這一身裝扮就是最好的証據。」

「怎麼說？」

「我要殺盡幽冥教主請來的全部客人。」

私底下，小虎覺得，凡是跟幽冥教主作對的人，即使不是朋友，起碼也絕非敵人，是以，儘管討債鬼一再處處逼人，八虎始終未動肝火，一忍再忍，不願亮劍出招。

而且，還想盡辦法，試圖將她的身份弄清楚，指指自己的紅色面具，再指一下太行雙兇的面具，道：「討債鬼，妳的意思是，不管紅臉的，黑臉的，都要殺？」

白衣女子咬牙切齒的道：「完全正確，趕盡殺絕，雞犬不留！」

「妳可知道紅臉的是什麼來歷？」

「是曾經與老魔狼狽爲奸，並肩作戰，一同血洗鐵虎莊的牛鬼蛇神。」

「黑臉的又是何方神聖？」

「是老魔意欲結交的一批江湖敗類，幽冥教主雄心萬丈，貪得無厭，正準備招兵買馬，擴大勢力。」

這一則消息，相當可貴，八虎終於弄明白黑臉者的身份來意，道：「討債鬼，請別發火，妳我之間可能是友非敵。」

不料，白衣女子討債鬼根本聽不進去，潑辣無比的吼叫道：「閉上你的嘴，休得花言巧語，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把你的寒鐵寶劍亮出來吧。」

言罷又是一輪猛攻，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大有不置小虎於死地，絕不善罷甘休之勢。

討債鬼如瘋似狂，攻勢太猛太辣，事到如今，小虎倘若不拔劍迎戰，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何況是泥人還有三分土性，八虎火爆的性子卒告被她點炸，暴跳如雷的道：「妳娘，打就打，誰怕誰呀！」

一場必然發生的惡鬥，却並未眞的打起來。

因爲就在血戰一觸即發的當兒，情況有了變化。

場外，丈許之外，一方巨石之上，突然冒出一個人來。

是個母的。

儘管衣着不同，還戴着鬼怪面具，但從面具上的那一個「右」字，以及水蛇也似的身材來看，小虎認得是幽冥教的右使者——千嬌百媚花香香。

花香香一出現，馬上發出一聲厲嘯。

好奇妙的幽冥地獄，看似死寂無人，實則處處都有埋伏，花香香嘯聲未落，立從四面八方湧來一羣身穿黑衣，頭戴面具的高手。

花香香發號施令道：「把這個非法入境的女子給本使者斃掉！」

「是，右使者！」

眾人齊聲呼應，潮水般一擁而上。

人數實在太多，討債鬼自知大事不妙，當即一言不發的落荒而逃。

＊　＊　＊

場中之人，很快便奔走一空，僅僅還剩下八虎與花香香兩個。

花香香仍然高高在上的站立在巨石之上，拋來一個媚眼，嗲聲道：「我叫花香香，幽冥教的右使者，今年十八歲，仍待字閨中，謹代表我家教主，歡迎閣下光臨幽冥地獄。」

鐵小虎暗罵了一句：「不要臉的臭爛貨，人見人厭的癩蝦蟆！」

但此刻身份不同，表面上不得不漫應道：「謝謝！」

「朋友是個老頭？還是小伙子？」

「貴教不是有資料嗎？」

「資料在教主手裡。」

「是個老頭。」

「多老？能不能上床？」

「馬馬虎虎，還可以應付。」

「能辦事就好，今夜，本使者願在床上候教，再見。」

「且慢，小虎兒尚有一事相詢。」

「何事？」

「貴教主宴設何處？」

「幽冥地獄。」

「這裡不就是——」

「此乃外圍，宴設腹地中心。」

「請使者指示迷津。」

「你有一張地形圖吧？」

「有。」

「傻瓜，按圖去找就可以了。」

「是，是！」

「相好的，夜晚床上見，保君滿意，再見！」

話落人起，化作一縷青烟而去。

鐵小虎衝着她逸去的地方，唾了一口口水，臭罵道：「呸！賤貨，騷貨，破銅爛鐵，若非此時身份特殊，就撒泡尿叫妳現出原形來！」

眸光落在太行雙兇的屍體上，忽然觸動他的靈機，將胡力、石玉娘召來道：「小狗子目前還在不在外面？」

石玉娘答道：「在。」

八虎道：「把這兩個傢伙的衣服，面具剝下來，連同幽冥令、請柬、地圖等，一併交給小狗子，叫這小子也進來見識見識。」

「另一套東西給誰？」

「給七姐好啦。」

「七姑娘已從杜天雄那兒取得所需之物，正在來此的途中。」

「何時可到？」

「很快就到。」

「那就改給雪妹吧。」

「金姑娘目前行踪不明。」

「你們在搞什麼鬼，老是出毛病。」

胡力苦笑道：「請星君見諒，神仙亦非萬能，需要奴才等用心用力的地方太多，實在力不從心，就像花香香，她也不曉得星君是冒名頂替，否則，剛才這一關就不好過。」

鐵小虎聽他如此一說，怒氣消去了一大半，道：「那個討債鬼，你們見到了吧？」

胡力道：「見到了。」

她用的可是七星劍法？」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

「少耍滑頭，到底是不是？」

「很難下斷語。」

「她是什麼來歷？」

「這——」

「是不知道，或是天機不可洩漏？」

「這白衣女子從未露面，好似從天而降，或由地底冒出，詭異絕倫，神秘異常，奴才今天也是初識乍見，沒有討債鬼的任何資料，只知她是人非鬼，故意裝鬼嚇人。」

八虎下令道：「不曉得就趕快去查。」

石玉娘躬身應了一聲：「遵命！」

「本星君先走一步，你們忙吧。」

「送星君！」

「叫小狗子動作快點，別蘑菇。」

「知道了。」

＊　＊　＊

千嬌百媚花香香之言不假，按圖索驥，鐵小虎不久便找到了地頭。

只見一座大山橫亘眼前，山脚下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像是墳墓却不完全像的大土堆。

墓前無碑，有兩扇大鐵門。

門上亦無顯考顯妣等字樣，有一對大鐵環。

另外，兩扇門上，共有四個斗大的字：幽冥地獄。

門外，空蕩蕩的，並無半個把守護衛的人或鬼。

「嗯，到啦，到啦！」

鐵小虎心裡想着，舉步向前，握住鐵環「篤！篤！篤！」的叩門三響。

無人開門。無人應聲。

八虎再叩三次，依舊反應全無。

不由的氣往上衝，拉開嗓門嚷嚷道：「喂，開門啦，快來開門。」

「有沒有人？有人就滾一個出來。」

「有沒有鬼？有鬼就滾一個出來。」

「再不開門，再不回答，老子就要罵人啦。」

「幽冥教主，我操你親娘祖奶奶！」

「幽冥教主，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混蛋！王八蛋！」

「豬！」

「狗！」

「癩蝦蟆！」

「……」

鐵小虎急不擇言，亂罵一通，什麼難聽的字眼都罵出了口，可是，幽冥地獄內部寂靜如死，始終不開門，亦無任何反應。

心想：「什麼玩意兒嘛，下大紅帖子請本少爺來，又不開門歡迎，簡直莫名其妙，豈有此理。」

但，既而又想，幽冥教主下帖子請人來，必有重大陰謀，似無拒人於門外之理。

於是，將請柬、地圖、幽冥令等物取出來，再仔細審視一遍，這才發現，原來幽冥令就是啓門之鑰。

「不是嗎，這一支幽冥令並非尖錐形

，而是鋸齒形，正是開啓幽冥地獄之門的鑰匙。

果不其然，插入鐵環下方洞孔，向左一扭，一陣「軋軋」之聲傳處，鐵門便即自動開啓。

鐵門啓處，門楣之上垂下來一塊白布，上面寫着四個字：「歡迎光臨」。

八虎回頭往來處望一望，七鳳與小狗子連半點影子也沒有，當下不遑多想，隨即跨步而入。

* * *

甫脚落實地，「軋軋」之再起，轉身看時，鐵門已從新關閉。

眼前是一間石室，長寬各約二丈。

沒有門，沒有窗，根本無路可通。

正前方，石壁之上，有一盞燈，用骷髏做成的燈。

骷髏燈的下方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個酒壺。

壺中有酒，酒旁有杯。

骷髏燈的上方還題着一首打油詩，詩曰：

一入此門，敬酒三杯，驅寒去毒，萬事如意。

鐵小虎遲疑一下，朗聲自語道：「客氣，客氣，有酒就喝，不喝失禮！」

這小子眞絕，豪情大發，豪氣干雲，當眞提壺斟酒，連喝了三大杯。

猛可間，脚下一虛，現出了一個洞，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回事，雙足踏空，人已疾墜而下。

幸虧他身懷絕技，提一口眞氣穩住身子，使墜落的速度慢下來。也才有工夫，看清楚週遭的情況。

同樣是一間石室，比剛才喝酒的地方略大，位於下方，深約數丈。

地底遍佈尺許長的尖刀，刀尖藍汪汪的，顯然是餵過劇毒的東西。

有一個人正四平八穩的，以大馬趴的姿勢，趴在刀尖上。

刀尖透體而過，人已氣絕身亡。

在尖刀密佈的隙縫裡，可以看到數不清的白骨、骷髏。

毒蛇比骷髏、白骨還多。

正爬在屍體上，吐着毒信啃噬。

上面架着一條橋，比獨木橋還要細，小。

僅僅是一根碗口大的木頭而已。

而且，當八虎弄清楚這些情況時，人已在橋下。

還好他藝高人胆大，沉得住氣，單脚在死者的背上一點，便即彈身而起，落在獨木橋上。

獨木橋的盡頭有一道門，接着一個大跨步，便到了門口。

* * *

裡面一片模糊，伸手五指莫辨，陰風慘慘，奇寒蝕骨，眞好像進入幽冥地獄，鐵小虎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

佇立片刻，這才從昏暗的骷髏燈下，把眼前的景物弄明白。

是一個墓穴，很大很大的墓穴。

到處都可以看到早已腐朽不堪的棺木。

毛髮、骷髏、白骨則仍相當完整，彷彿是精心製作的標本一樣。

廣闊的墓穴，無疑曾經人工修鑿挖掘，一條條的穴道縱横交錯，星羅棋佈，宛若一張蜘蛛網。

沒見人。沒見鬼。

狗屁也沒有。

打開地圖，繪至地獄幽冥的大門爲止，再無下文。

鐵小虎甚覺惱火，暗道：「媽的，幽冥教主眞不是東西，請客不在大飯店，選在這種鬼地方，也不指明確實所在，又不出面迎接，存心在折騰人嘛。」

心裡雖然不痛快，但他另有目的，就近選了一條路，向前行去。

行沒多遠，便遇上岔路。

左轉不久，又是一條岔路。

這時候他才注意到，墓穴裡的路，都是丁字路，不長，僅數丈而已。

却很難找到出路，是一個設計精巧的迷魂陣。

正行間，冷不防在拐角處，撞上一個東西。

不是東西。

也不是鬼。

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此人頭戴紅色怪面具，身穿灰色長袍，手握寒鐵寶劍，面具上的號碼是「五」號。

不用問，必然是肆虐鐵虎莊的一名兇手。

但單從外表觀察，却認不出來者是何許人。

此時此地，又不便動手殺人，免得壞了一探魔窟虛實的大事，只好沒話找話的答訕道：「幸會，幸會。」

「幸會！幸會！」

對方五號答得妙，不多不少，也以此四字作答。

同時，聲音陰陽怪氣的，跟鐵小虎一樣，無疑也是在以假嗓子說話，根本無法分辨出他的身份來。

鐵小虎暗駡了一句：「老滑頭！」道：「老兄是來參加幽冥教主的宴會，吃大餐的吧？」

紅臉五號的聲音不帶絲毫感情，冷冰冰的道：「彼此，彼此。」

「進來幽冥地獄多久了？」

「差不多頓飯工夫。」

「怎麼逗留不去？是否喜歡這兒的情調？」

「實不相瞞，這是個迷魂陣，老夫出不去。」

「老兄可有朋友作伴？」

「僅老夫獨自一人。」

「這個時候，有個朋友最好。」

「什麼意思？」

「可以患難與共，彼此照顧。」

「對，對極了。」

魚將上鈎，八虎在心裡冷笑一聲，進一步試探道：「可願意找一個同甘共苦，携手並進的朋友？」

紅臉五號的眼中充滿疑慮，一言不發。

八虎又鼓吹道：「一人單打獨鬥，難免勢孤力單，顧此失彼，兩個人並肩作戰，情形就會大大改觀。」

終於說動了紅臉五號的心，道：「話

是不錯，可惜知音難尋。」

小虎道：「不難，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紅臉五號明知故問道：「誰？」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是區區小老兒我。」

「閣下願意跟老夫爲友？」

「也可以說是彼此合作。」

「不錯，是合作，並肩作戰，共度難關。」

「眼前我們就可以共同辦一件事。」

「那件事？」

「想法子離開這個鬼地方。」

「閣下懂得奇門八陣之學？」

「學過一點，小小一個迷魂陣還難不住小老兒。」

「願聞其詳。」

鐵小虎略作沉吟，老聲老氣的道：「咱們不談理論，談理論你老兄不一定聽得懂，太玄太奇啦，咱們談實際運用。」

唬得紅臉五號一楞一楞的，道：「是啊，是啊，談運用旣實際，又實惠。」

八虎振振有詞的道：「咱們兩個，由此前進，一個逢岔左轉，一個逢岔右轉，所經之處，都留下記號，絕對不走回頭路。」

紅臉五號似乎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尋思少頃後立道：「這樣可能很快就會回到原來的地方。」

小虎道：「是會回到原來的地方。」

五號一楞，道：「這樣豈不是等於在原地轉圈圈，還是出不去呀？」

八虎譏諷道：「笨啊，笨啊！」

五號楞愕道：「不懂，不懂！」

「我問你，迷魂陣有沒有出路？」

「應該有才對。」

「不是應該有，是一定有才對。」

「閣下何敢如此肯定？」

「幽冥教主想要殺人，隨處皆可，沒有必要非此地不可，也沒有必要下帖子。」

「可是，出路在那裡呢？」

「就在沒有走過的路上。」

「哦，我懂，懂了。」

鐵八虎冷笑道：「老兄，眞的懂了嗎？」

「是懂了。」

「那麼，老兄第二次如何走？」

「第一次逢岔左轉，第二次就逢岔右轉。」

「呆啊，這樣豈不是又走了咱家的老路。」

「可不是嗎，我左轉，你右轉，我再右轉，正好是閣下的路子。」

「所以說，你老兄還並沒有眞懂。」

「那究竟要怎樣走才對？」

「第二次就不必再管左轉右轉，也就是說，既可以左轉，也可以右轉，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不會走過的路來走，這樣必定會找到出路。」

怕他聽不懂，八虎又强調道：「老兄，只要記住一個原則，記號要做得確實，挑沒有走過的路走，就可以出得去，不然，小老兒願在洛陽請你吃大餐。」

* * *

這個辦法說起來嚕嗦，做起來却簡單得很。

而且，效果立竿見影。

鐵小虎順利的找到出路出來了。

五號也順利的找到出路來了。

經過這件事後，紅臉五號對八虎的機智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翹起了大拇指，連說：「佩服！佩服！閣下的機智的確高人一等。」

鐵小虎得意的笑說：「怎麼樣？我這個朋友沒有白交吧？」

紅臉五號道：「希望我們能繼續合作。」

「合作可以，彼此最好坦誠相見。」

「八號朋友的意思是——」

「小老兒曲德，老兄尊姓大名？」

「我——老夫侯三。」

侯三已死，死人當然不可能復活。

但八虎反應敏銳，馬上想到了另外一個人，那個强迫侯三去鐵虎莊殺人放火，要了他的命，奪走他的劍的幕後主使人。

心裡這樣想，不由的暗中多看了他幾眼。

無奈面具製得的十分精巧，就緊緊的貼在臉上，五號自己又加了一頂瓜皮帽，長袍既寬且大，根本看不出一點蛛絲馬跡。

* * *

眼前的環境則看得一清二楚。

流水潺潺，風聲貫耳，横亘在前的是一個湖泊。

湖泊的中央，有一個浮筒，浮筒上面寫着兩個字：鬼湖。

兩端插着兩根竹竿，竹竿上面挑着兩塊白布，白布上有一副對聯：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還有横批：死無葬身之地。

八虎差點沒把肺給氣炸，破口大駡道：「你娘，這個臭幽冥教主簡直混蛋加八級，眞會消遣人，也虧他想得出這種惡毒的詞句來。」

紅臉五號老頭道：「不論如何，咱們不會葬身鬼湖。」

鐵小虎道：「此話怎講？」

紅臉五號道：「此地無船，你我都不至於傻到會自己投湖自殺。」

八虎手指湖面道：「來啦，來啦！」

是來啦，湖面上飄來兩條船。

不能算是船，也不像船。

只是五六根數尺長的竹子，編成的一個小筏子。

竹筏上綁着一個大水缸——甕子。

甕子上面有四個字：請君入甕！

沒有船伕。

沒有舵手。

這兩條非船非筏的船筏，竟然無帆自動，無槳自行，飄呀飄的，準確無誤的飄到兩人的面前來。

可把五號老頭嚇壞了，道：「這裡可能有鬼。」

鐵小虎哈哈一笑，道：「笑話，幽冥地獄本來就是鬼的地盤，當然有鬼！」

「曲德兄，咱們要不要上船？」

「不是上船，是入甕。」

「是，請君入甕。」

「想先聽聽老兄的高見。」

「侯某人以爲，既來之，則安之，好歹也得欣賞一下幽冥地獄的風光全貌，叨擾幽冥教一頓飯。」

「小老兒也是這個意思，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如此，請！」

「請！」

* * *

當即跳上了船。

不！是跳進了甕！

甕裡有一根竹竿，在岸邊一撐，便即向湖心盪去。

鬼湖之內，水產豐富，魚、蝦、蟹、龜，一應俱全。

只是這裡的生物，與衆不同，不但特別大，也特別兇。

兩條船筏一入湖中，可能是聞到了人味，難以數計的魚、蝦、蟹、龜便疾捷無倫的一湧而至。

好兇，躍出水面，騰空而起，猛往身上撲。

好餓，血口大張，連竹筏子也照咬不誤。

小虎與紅臉五號，都是身懷絕技之人，當然咬他們不到，但就這樣滋擾不去，確亦令人心驚肉跳。

何況，萬一吃光了竹筏，弄倒了甕，豈不災情慘重，要活活的去餵王八烏龜？

鐵小虎忽道：「喂，老兄，想個妙計把這些討厭的鬼東西趕走吧？」

五號老頭曉得八虎在故意考他，本想藉機表現一下，怎奈苦思良久，始終想不出一個萬全之計來，道：「曲兄智謀過人，還是請閣下出個主意吧。」

「主意倒有一個，還需要老兄密切配合。」

「如何配合？」

「找幾條大魚，咱們痛宰幾條。」

「這麼多，宰幾條大魚有什麼用，依然危機未解。」

「有用，老兄知不知道這羣鬼東西爲何這樣兇猛？」

「想必是饑餓使然。」

「答對了，既然是饑餓，賞幾條大魚吃，就不會想要吃人啦？」

「嗯，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就幹吧，老兄。」

刷！刷！空際閃過兩道紅光，二人俱已亮出魔劍。

劍光閃處，血如泉湧，一眨眼便是五個來回，各斬了五條大魚。

這一手十分靈驗，有十條大魚可吃，所有的魚、蝦、蟹、龜紛紛退走，去爭食死魚去了。

二人總算鬆了一口氣，化險爲夷。

鐵小虎高舉着劍鞘，道：「小老兄的這一把劍原屬鐵二虎，不知老兄的劍屬何人所有？」

紅臉五號看一下劍鞘上的名字，道：「是鐵五虎的。」

八虎道：「換言之，鐵五虎是被你老兄幹掉的？」

五號老頭哼啊哈的，未作明確表示。

鐵小虎不甘心就此罷手，繼續用話套他：「赫，那一場大燒大殺，眞他媽的爽快又過癮，除鐵五虎外，老兄還殺了那幾個？」

五號大搖其頭道：「老夫一個也沒有殺。」

「開玩笑，咱們紅臉的，都是隨幽冥教主把鐵虎莊整垮的八壯士，不然他也不會下帖子請我們來作客幽冥地獄。」

「坦白說，老夫並未前去鐵虎莊。」

「未去鐵虎莊，那來寒鐵劍？」

「這——」

「老兄，最好實說，不要逼我向幽冥教主檢舉。」

「事實上劍是老夫從別人手裡弄來的。」

「那一個？」

「屠夫侯三。」

「你剛才不是說——」

「那是欺人之言。」

「老兄怎知侯三手中有劍？」

「是老夫叫他到鐵虎莊去的。」

「你又怎會得到幽冥教主的請帖？」

「想當初幽冥教主要找的人本來就是我。」

「老兄曾經參加過死亡約會？」

「是的。」

「可否將朋友的眞名實姓賜告？」

「對不起，歉難奉告。」

「是名聲太大，怕有損令譽？」

「也許。」

「或是名聲太好，怕沾上污點？」

「也許。」

八虎緊追不捨，打破砂鍋問到底：「老兄，我們還算不算是朋友？」

「當然算。」

「是朋友就請坦誠相告。」

「抱歉，在此幽冥地獄，老夫願與閣下生死與共，惟獨此事，歉難從命。」

紅臉五號心堅如鐵，意堅如鋼，八虎恨得牙癢癢的，却拿他沒法，暗道：「媽的，算你命大，要不是本少爺怕壞了大事，早就甕中捉鱉，把你幹掉了！」

强將滿腹的怒氣忍下來，雙掌向船筏後方猛拍，瞬息之間便安抵彼岸。

* * *

雖在地穴之中，四周的景物與地上並無兩樣。

遠處烟雲繚繞，一片迷濛，如置身雲霧中。

疾行片刻，便受阻於一道石壁，無路可走。

石壁好似刀削劍切，光滑如鏡，寸草不生，畢直的插入雲霧之中，既無門洞，亦無隙縫，是一條絕路，死路。

環顧四周，亦無其他的路可資通行。

壁脚之下，有一個特大號的青銅大香爐。

爐中有香。香上有火。

不是普通的線香，而是色味濃郁的檀香木粉末。

數量又多，塡塞了滿滿一香爐。

因而，不僅烟多，香味也濃。

嬝嬝青烟，瀰漫不散，如雲似霧，飄移不定，頓使幽冥地獄益增三分神秘

的色彩。

檀香味芳，如蘭似麝，薰人欲醉，也使鬼域之地增添幾許誘人的氣息。

鐵小虎又開駡了：「傷腦筋，這兒無洞無門，又是一條絕路，幽冥教主這個老王八眞會給人出難題。」

紅臉五號老頭瞧一眼青銅大香爐，道：「幽冥地獄，機關重重，根據以往的經驗，依老夫之見，這個香爐說不定就是樞紐所在。」

八虎觀察一下，道：「嗯，大概八九不離十，老兄表現表現吧，小老兒一再出風頭，有失厚道，也不公平，怪不好意思。」

說不管，就不管，索性將魔劍插在腰帶上，雙手交抱胸前，作壁上觀。

五號老頭別無選擇，只好挺身而上，握住香爐雙耳。

陡地驚叫一聲，彷若觸電般，忽又將雙手飛快移開。

「怎麼了？老兄，有電？有鬼？」

「是太燙。」

「太燙？小意思，把長袍撕一塊下來墊一墊。」

「這樣不安吧，衣衫不整，恐會惹人訕笑。」

「或者把面具取下來用一用也可以，事後再戴回去。」

紅臉五號不肯上當，連說：「不好，不好！」

小虎暗駡一聲：「你娘，不折不扣的老狐狸！」道：「好啦，好啦，不跟你抬槓，隨你的便，反正老兄必須負責打開機關，找到出路。」

* * *

紅臉五號老頭做到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辦事方法。

從鬼湖裡，找來一些水草，墊在香爐雙耳上，左左右右，右右左左的瞎轉一遍，居然被他找到了門路，突聞一陣「軋軋」之聲傳處，石壁之上突然裂開一道隙縫，出現一條狹長的甬道。

二人好不興奮，併肩齊步而入。

興奮的時間極其短暫，僅一刹那。

前進的路子又遇上阻礙，甬道被兩具棺材擋住。

棺材畢直的豎立在甬道上，棺蓋大開，放置兩旁，就像是大開的兩扇門。

裡面空空如也，並無死屍白骨，而且潔淨異常，一塵不染，正中還有四個硃筆寫的大紅字：請君入棺。

鐵小虎眉頭一皺，飛起右腿，踹了一脚，但聞嗡嗡之聲不絕如縷，心知必係銅鑄鐵造之物，道：「奶奶的，這個鬼幽冥教主名堂眞多，先是『請君入甕』，現在又『請君入棺』，下一次也許會『請君入贅』，把他女兒嫁給咱們哩。」

一扭頭，又對五號老頭道：「老兄，有沒有入棺的意思？」

紅臉五號道：「已經到了這裡，好歹也得把幽冥地獄的全盤情況弄淸楚。」

「應邀赴宴，就是爲了好奇？」

「可以這樣說。」

「沒有別的原因？」

「老夫倒想聽聽，閣下所爲何來？」

「老實說，是想給幽冥教主一點顏色看看。」

「朋友胆子不小。」

「老兄可願助我一臂力？」

「到時候再說吧。」

「如此，就請君入棺。」

「請君入棺。」

* * *

不是請君入棺。

而是强迫入棺。

二人甫至棺前，還來不及往棺材裡躺，驀覺脚下石板，猛地向上一托，便被彈起五尺多高。

彈起來的角度、方位，奇準奇妙已極，身不由己的落在棺材裡。

接聞轟隆隆！的一聲響，棺蓋已以電閃雷奔之勢蓋下來，棺材本身也隨即平躺下去。

小虎仰面而臥，伸一個懶腰，自言自語道：「也好，累了半天，正好歇一歇脚，如果再準備一些美酒佳餚就更好啦。」

沒有美酒。未見佳餚。

却發現棺蓋上燐光閃閃，似有字跡，定目細細一看，原來是：「歡迎！歡迎！」

看得鐵小虎啼笑皆非，臭駡道：「媽的，這個老魔頭眞會消遣人，陰險、毒辣而又幽默。」

拍打一下棺材板，朗聲道：「喂，老兄，你那邊的情況——」

一語未畢，異事已生，耳畔傳來一陣車輪之聲，體下銅棺已在開始移動，速度之快，令人無法想像。

* * *

也不知道進了多遠，銅棺突然停下來。

並非平躺，是斜立，成四十五度角。

八虎以爲到了地頭，伸手就去推棺蓋。

棺蓋未動，猛聽刷！的一聲，棺尾打開了。

斜立的身子，立如溜滑梯似的溜下去。

速度自然不慢，宛若疾墜的殞星，陡覺脚下奇熱炙人，有一股濃濃的油氣，直沖鼻孔。

俯頸一望，我的媽呀，嚇得他魂飛魄散，面無人色。

足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石室。

石室內有一口直徑丈許的大油鍋。

鍋內注滿了油，沸沸揚揚的，足可以炸酥一頭大象。

沸油中正有一個人在被炸，已經炸成人乾，人渣。

有兩名戴面具的幽冥教徒，在一旁守着。

另有一人則負責燒火，猛往鍋下添柴火。

而此刻的鐵八虎，正不偏不倚的，朝大油鍋落下。

「玉皇大帝、觀音菩薩、濟公活佛、媽祖娘娘、哪吒太子、土地公公、土地婆婆，還有過往的神公神媽，祢們可不能見死不救，袖手旁觀啊。」

其實救他的還是他自己，龍虎小霸

王技深若海，千鈞一髮之際，猛提一口丹田眞氣，雙臂一抖，驚險萬分的從大油鍋上一掠而過，落在石室一角。

却已嚇出一身冷汗，頻呼：「好險，好險，好在，菩薩保佑。」

驚魂甫定，鐵小虎又神氣起來了，道：「狗娘養的，你們幽冥教的人眞不是東西，竟以這種方法對付佳賓貴客。」

其中一名教徒語冷如冰的道：「這是一種考驗。」

「考驗什麼？」

「考驗你們的功力修爲。」

「小老兒的功力如何，干幽冥教屁事！」

「本敎敎主的座上佳賓，不希望有酒囊飯袋。」

「哼，客人的武功越高，只怕他的痲煩越大。」

那人報以一聲冷笑，沒再開腔。

另一人道：「請來客交驗証件。」

八虎道：「眞嚕嗦，又要看請帖？」

另一人道：「此處不驗請帖，驗寒鐵寶劍。」

小虎「哦」了一聲，拍一下腰間的寶劍，道：「血劍在此，但不知幽冥教主此舉是何意思，可是想强取豪奪？」

早先發話之人道：「貴客請勿多疑，區區一支寒鐵寶劍，我們教主還看不上眼。」

鐵小虎當然不信，道：「鬼話連篇，言不由衷。」

話甫出口，頭頂之上又響起了開棺的聲音，紅臉五號老頭應聲箭射而出。

這老兒確非泛泛之輩，身法輕靈迅捷，處變不驚，跟小虎一樣，有驚無險的渡過難關，未下油鍋。

驗過血劍之後，早先發話之人指一下左側的石門道：「兩位已經通過本關，請上路吧。」

紅臉五號道：「貴教主到底設宴何處？」

另一人道：「森羅寶殿。」

八虎倒抽一口寒氣道：「森羅殿？這是閻王老子的辦公室呀。」

早先發話之人冷聲道：「我家教主的權力，比閻羅王還要大。」

「他是不是人？」

「當然是人。」

「你倆是不是人？」

「也是。」

「森羅殿在那裡？」

「不遠，不遠。」

「多遠？」

「很近，很近。」

「媽的，少耍嘴皮子，把話說清楚。」

「出得石門，上了刀山，就到了。」

「什麼？下油鍋不算，還要上刀山？」

「沒有油鍋、刀山，還算什麼幽冥地獄。」

「哼，告辭了。」

「不送。」

＊　＊　＊

是的，有油鍋，也有刀山，出得石門，前行數丈，便看見了。

匠心獨運，鬼斧神工，設計得實在精巧絕倫，令人拍案叫絕，歎爲觀止。

一道石階，很長很長，很美很美的一道石階，直達雲霧之中，高不可攀。

係用純白的玉石砌造而成，價值非凡。

可惜，這麼珍貴的玉階，上面却插滿了鋒利尖銳的刀，密密痲痲的，構成一座可怕的刀山。

八虎睹狀一怔，道：「老兄，上過刀山沒有？」

紅臉五號搖頭道：「沒有。」

「可有高見？」

「高見不敢，淺見倒有一點。」

「說出來參考參考。」

「可用『一葦渡江』之法。」

「老兄，這是刀山，不是大江。」

「地方不同，方法還是一樣。」

「怎麼說？」

「一葦渡江之法，憑的是丹田一口眞氣，使身輕如燕，飄飄欲飛，換氣之時，只要輕輕一點即可，並不一定非葦莫辨，刀尖照樣可以借力。」

鐵小虎拍一下紅臉五號的肩膀，說道：「對，英雄所見略同，小老兒我的意思與老兄不謀而合，咱們上去吧，別讓幽冥教主久等。」

＊　＊　＊

紅臉五號的法子不錯，二人一鼓作氣，不久便登上玉階之巔。

立見一座精雕細琢，金碧輝煌的宮殿就在十丈以外。

殿門之上有一塊匾額，上書：「森羅寶殿」四字。

外面朱欄圍繞，玉柱環立，紅白相間，的確美不勝收。

還植了不少奇花異卉，一陣陣花香撲鼻，有若置身九天瑤池，鐵小虎身上的鬼氣爲之散去不少，精神也隨之一爽。

森羅殿外站着兩個人，一老一少，一男一女。

男的是左使者茅山道人張半仙。

女的是右使者千嬌百媚花香香。

見二人放步行來，張半仙抱拳爲禮道：「歡迎！歡迎！」

千嬌百媚花香香亦嬌聲嬌氣的道：「恭喜！恭喜！」

八虎馬上給她澆了一頭冷水：「上刀山，下油鍋，又是棺材，又是甕，有什麼好恭喜的？」

花香香道：「留得命在，就是天大的喜事。」

張半仙道：「凡是能來到森羅殿的人，都是本教的貴客，快請裡面坐。」

花香香偏偏扭動一下水蛇似的楊柳細腰，擋住去路，衝着鐵小虎，拋來一個勾魂媚眼，道：「喂，小老頭兒，還記不記得我們的約會？」

八虎暗罵了一句：「不要臉的臭爛貨！」沒好氣的道：「忘啦！」

花香香聞言更嗲，道：「喲，才個把時辰前的事，你就給忘啦，好沒良心啊，我再提醒你一次，子夜時分，床上見。」

「哼！」

這就是小虎的答覆，多一個字也不肯說，從花香香身旁擦肩而過，放步行去。

五號老頭緊走幾步，追上來道：「朋友跟這位右使者是老相好？」

小虎道：「她臭美，誰跟她老相好。」

「不是老相好，怎會有床上之約？」

「這種破鞋，人盡可夫。」

「哦，閣下艷福不淺。」

「老兄也有寡人之疾？」

「男人嘛，偶而逢場作戲，也無傷大雅。」

「要不要替你介紹介紹？」

「再說吧，再說吧。」

＊　＊　＊

事實上也沒有機會再說了，人已踏進森羅殿，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

森羅寶殿眞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外面富麗堂皇，好似瑤池仙境，裡面却陰森森的，儼若陰司地府。

四面牆上，遍是壁畫，繪得全係上刀山，下油鍋，割舌頭，剜眼珠，開膛破肚，血淋淋的地獄故事。

兩旁，各站着十二名牛頭，十二名馬面。

中間，靠邊，左右兩側，各擺着十張八仙桌。

頂端，也就是入口的正對面，擺着一張八仙桌。

每一張桌子，僅僅配備一張椅子，大概也只能坐一個人。

大紅桌巾早已舖好，上面還置有號牌。

左邊白底紅字，座上客都是紅臉的，亦即鐵虎莊血案的兇手。

右邊白底黑字，座上客都是黑臉的，亦即幽冥教主邀來的江湖好漢。

另外，在森羅殿內，還有幾位未戴面具，面目姣好，身材苗條的小妞，負責接待工作，早將二人領走。

鐵小虎落坐在紅臉席的八號位置上。

紅臉老頭坐在紅臉席的五號位置上。

立即獻上來兩杯香噴噴的人參茶。

乖乖，是銀杯，閃閃發光，派頭的確不小。

展目四顧，八虎仔細的計算一下，已經到了四位黑臉的，五位紅臉的。

他的鄰居七號也到了。

鐵七鳳未到。

小狗子沒來。

因爲，全場之人，只有他獨自一個，左襟之上插有一朵玫瑰花。

八虎找七號聊天，藉以蒐集一些資料，道：「早啊。」

紅臉七號似乎並不想跟他拉交情，冷聲道：「不早啦，若是在地獄幽冥之外，此時差不多該日落西山了。」

鐵小虎不死心，繼續搭訕：「誤會了！小老兒的意思是，尊駕到得很早。」

「也早不了多少，一杯茶也沒有喝完。」

「小弟曲德，請多指教。」

「不敢，客氣了。」

「請教貴姓？」

「有這個必要？」

「此地危機四伏，多一個朋友，就多一個照應，曲某已與五號講好，同坐一條船，同穿一條褲。」

七號隔着一張桌子，朝五號那邊望一眼，思忖再三後始勉爲其難的道：「我姓丁。」

鐵小虎心頭一震，道：「可是叫丁八？」

「不對。」

「一個殺人的劊子手？」

「也不對。」

「小老兒該如何稱呼你？」

「就叫我老丁好啦。」

「這樣不禮貌啦，有名有姓才好。」

七號老頭乾脆閉上了嘴，不再開腔。

＊　＊　＊

鐵小虎也沒有工夫跟他磨蹭。

森羅殿外，又進來一位貴賓。

是黑臉的，三號，左襟之上插着一朵玫瑰花。

鐵小虎知道，是小狗子，使一個眼色，兩個人來到一個沒有人的角落裡，說起悄悄話來。

「你是小狗子吧？」

「對。你是八少爺？」

「沒錯。本少爺一直在爲你躭心。」

「躭什麼心？」

「幽冥地獄！機關重重，怕你一命嗚呼。」

「坦白說，眞嚇人哪，有好幾次差點就要摸到閻王爺的鼻子。」

「後來是如何逃出鬼門關的？」

「吉人自有天相，石頭與狐狸及時拉了俺一把。」

「哦，胡力和玉娘也來到幽冥地獄？」

「此刻說不定就在森羅殿裡，爲咱們護駕。」

「他們可曾去找過如雪姑娘？」

「有。」

「找到沒有。」

「沒有。」

「眞是美中不足。」

「八少爺，什麼時候了，還談戀愛。」

「娘哩，你想到那兒去了，本少爺是說少了一個幫手。」

小狗子橫掃全場一眼，道：「八少爺，談談你這兒的情況吧。」

「已經接觸過兩個人。」

「那兩個？」

「紅臉五號，紅臉七號。」

「可已摸清楚他們的底？」

「五號自稱叫侯三，七號說是姓丁。」

「奶娘養的，好巧啊，好妙啊，這事透着蹊蹺。」

「是很邪門。」

「一定跟屠夫侯三，劊子手丁八有關係。」

「本少爺也是這樣想。」

「會是誰？」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藍衫公子自認師承糊塗和尚，黑東川一聽自忖不怕，幪面少女看出端倪，喝藍衫公子停手，扔出沒收的黑木令，轉手一招便將黑東川擊斃，羣盜無首，夾尾巴逃去，少女成了江神之謎……藍紗公子楞愣離去，在長沙城內遇見杏紗幪面的藍衫公子，本人是藍紗罩面，說出先後在船中所遇，經過比試，認出是親兄弟——克圖、克業……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梅莊重建傳消息　黑道聚會七星山

但是克業却安慰道：「大哥，你我兄弟的心目中，是應無『難』字的呀？」

克圖搖頭，吁唏半晌，道：「二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

克業正色，道：「大哥當知，小弟別有所屬！」

克圖頷首道：「那是二弟你的禮份！」

克業道：「況昔日小弟以大哥之名相告藍姑，衷心已有……」

克圖接口道：「這個我知道，但是你我無權去强勉他人！」

克業道：「小弟自有妙策！」

「妙策」二字，說得克圖眼睛一亮，抬起了頭來！

他深知自己二弟之能，由是心中油然而興起無限希望。

克業接着說道：「小弟到蘇州舊居之地時，無巧不巧遇上了她，她竟暗中相隨小弟身後，直到長江，因此迫使小弟蒙面而行！由巫峽返此，小弟認爲已將她拋落中途，豈料昨日突又發現，她竟再次相隨於後不遠……」

克圖接話道：「沒有交談過？」

克業看了大哥一眼，搖頭道：「沒有！」

克圖嘆息一聲，道：「你太苦她了！」

克業正色道：「大哥怎這樣說？」

克圖道：「難道她配不上你？」

克業道：「有三不可，大哥是該知道的！」

克圖道：「那三不可？」

克業道：「師長父母議婚及嫁，是她和大哥……」

克圖哼了一聲，道：「不通，那是因爲你冒我名，才出了這種事，她心目中，不是要嫁個姓名，是要嫁給那夜的意中人！」

克業道：「大哥請莫激動，這個小弟知道，但當婚嫁議定之後，則名份已有決定，否則即背倫常，此一不可！」

克圖怒哼出聲，道：「必是書上說的，好道理！好藉口！」

克業不管克圖說些什麼，又道：「其二，大哥說過，匹夫不可奪其志也，小弟志不在此，婚姻大事，終身幸福，小弟何敢輕棄！」

克圖道：「自私之見！」

克業一笑，又道：「其三，嚴霜……」

克圖接話道：「嚴霜如何？」

克業道：「她也離開了我們家！」

克圖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克業微吁一聲，道：「我知道，她是爲了找我！」

克圖道：「現在人呢？」

克業搖頭道：「已有三年不知音信了！」

克圖道：「你在等她？」

克業道：「難道不該？」

克圖頷首道：「情有獨鍾，是該得的！」

克業接着克圖的話鋒，道：「所以了，大哥應當知道這三不可，小弟……」

克圖長嘆一聲，接口道：「天可憐，

她怕要孤苦終生了！」

克業搖頭道：「決不會！」

克圖沉聲道：「我記得淸楚，她在當天所作的聲明……」

克業接口道：「對！她也是因『名份』問題，迫而忍痛……」

克圖也插了話，道：「是了，一因名份問題無法解決，二有你這根本上忽略她芳心的人在，試問，她不孤苦今生何待？」

克業笑道：「小弟自有妙策！」

又是一句「妙策」提醒了克圖，於是他問道：「什麼辦法？」

克業道：「大哥想聽？」

克圖瞪了克業一眼，道：「這可是應該笑談的時候？」

克業於是神色正容，低低和克圖說出「妙策」的內容，足足說了有半頓飯的光景，並且始終比手劃脚不已！

正說着，克圖突然揚聲道：「我不幹，這到了最後……」

克業也揚高聲調道：「大哥非這樣幹不可！」

克圖沉聲道：「我就偏不！」

克業道：「大哥忘了賭的東道啦？」

克圖一楞，道：「你……你就爲此事，才和我作賭？」

克業道：「當然嘍！」

克圖罵聲道：「你在發現我的眞面目時，就作了安排？」

克業頷首道：「作兄弟的，難道不該爲哥哥安排一下？」

克圖雙手猛地握住克業兩臂，道：「你……你太壞……也太好了！」

克業却誠懇的說道：「究其實，小弟也是在爲自己打算，大哥有句話說的我很對，我很自私，當初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克圖却搖頭道：「不，天下能行事利人而又利於己者，幾許？」

克業噗嗤笑了出聲，道：「想來那『百禽先生』，生前必然也是個『酸人』！」

克圖臉一紅道：「難道我偶而謅上一句文，就使不得？」

克業搖頭道：「使得，使得，小弟保證並有意外之利！」

克圖明白，克業所指是在藍姑，微笑着低頭未語。

突然！克圖想起了一事，道：「二弟，你這妙策行不通了！」

克業道：「決不會，除非大哥自己不願……」

克圖把手腕一露，接口道：「二弟你忘了這個？」

克業瞥目處，已知「這個」所指何事，一笑道：「大哥可曾見過，小弟設計欠週的事來？」

克圖道：「話不是這樣說，此物衹有她們門戶中有……」

克業接口道：「這件事，交由小弟去辦如何？」

克圖道：「你怎麼辦？能辦得到？」

克業一笑，道：「天機不可洩露，小弟自有良策！」

克圖道：「什麼時候能夠辦好？」

克業哈哈一笑，道：「平日大哥當心此事些，到那『美滿的日子』時，小弟自不誤事，必使大哥心願得償，能與……」

克圖接口道：「二弟，你還想再胡說些什麼？」

克業道：「好好，小弟認錯。」話鋒微頓，接着又道：「有關於剛才大哥掛懷於心的事，小弟再說句話，在最最恰當的時候，會代大哥解決的！」

克圖點點頭，沒再開口。

他們兄弟自昨夜重逢，暢談直到現在，誰也沒有闔過眼皮，如今該說的都已說清，遂安然而臥！

＊　＊　＊

湘潭，位於湘水左岸，與漣水合流地方。

因之輪舟絡繹，市肆繁囂。

沿河市街，長達十里，是繁華之冠。

湘潭這條長街，有三大奇處，爲各地所皆無者。

一是不論何等「營生」，車、船、店、脚，都設在這條長長十里的街上，包羅萬象！

二是因有往來舟輪日夜不止，語言之雜，南北相映，各呈其趣，爭吵打鬧之事，日必數起！

三是華燈初上時，這十里半街（所謂半者，因祇有一面建有房屋，另一方却面河之故。）非但未見蕭條，反而越法熱鬧。

尤其是半街上有了名的「花巷」，這時鶯鶯燕燕，搔首弄姿，秋波頻送，馥馨緩吹，薰得人醉，惹得人迷！

此時，正華燈初上未久，那「萬順棧」中，走出來一個打扮十分樸素的姑娘，在人叢中緩緩前行。

半街上，行人擦肩交錯，難計其數。

約隔這位姑娘三丈之後，有位藍衫公子也在踱着方步。

公子紗罩掩面，難見模樣，紗罩色呈淡藍！

因爲人多，藍衫公子並未被前行的姑娘發現。

正行間，人羣倏忽中分，繼之四散飛奔！

藍衫公子身法好快，祇見他閃了一閃，人已躲到一家茶館的門旁，自紗罩中注目前方！

那位姑娘，却仍然自顧自的走着，未被這突然而來的變故所驚，若無其事，依舊緩緩挪着步子。

在姑娘前面約五六丈遠的地方，此時竟成了眞空，再前，仍是人山人海，奇怪，這是什麼原故？

姑娘大概是不喜熱鬧，所以連頭都沒有抬。

驀地！一條龐大的影子，似撞實壓的撲了上來！

人未挨近姑娘，那股子其臭無比的劣酒味道和汗臭，却已撲鼻而到，姑娘慌不迭地以手帕掩鼻！

她祇顧嫌惡這股子酒臭，可忘了閃避這龐大的影子，眼睜睜如受驚羔羊般，被猛虎撲入懷中！

驚呼聲由人羣中發出，奇變却也適

時而生！

先是一聲痛極之下的怒吼，接着，那龐大的黑影橫倒平飛了回去，硬生生的摔在那乾硬的地上！

姑娘停了步，黛眉微蹙着，星眸射着寒光！

丈六以外，一名粗大壯漢，剛自地上爬起，雙手捂着快摔成了四瓣的屁股，睜着對牛眼，直發楞。

這時，人羣中又走出來了兩個中年人，一個尖嘴猴腮，兩撇鼠鬍中烏黑的板牙，一望即知絕非善類！

另一個却似文士，一身深灰長衫，福字履，淡淡夠長的眉毛，哈巴狗般的鼻子，一對眼淫邪而兇狠，笑嘻嘻的不言不語。

尖嘴猴腮的小子，冷哼一聲對壯漢道：「老二，再上，咱哥兒們能吃這個，一個騷丫頭……」

話沒說完，壯漢已大吼一聲向姑娘撲去！

姑娘在聽到尖嘴小子那些話後，粉臉上已泛出了殺氣，壯漢飛身撲到，姑娘怒哼一聲，叱道：「站住！」

壯漢業已飛奔而近，聞言突然停步，道：「妳怕了吧？」

姑娘冷冷地說道：「路這樣寬，你却偏偏要往我身上撞，看你祇不過是個沒頭沒腦的傻小子，這種壞主意不像你能想出來的！」

話鋒一頓，突然一指那尖嘴小子又道：「是不是這小子敎你的？」

壯漢一回頭，道：「怎麼，我當然聽大哥的話，這還有錯？」

姑娘冷笑，道：「你大概就知道吃飽了不餓！」

話聲中，身形一閃，到了那尖嘴小子的面前！

姑娘面罩秋霜，道：「傻東西說是你的主意，對不？」

尖嘴的小子，左手摸着那幾根老鼠鬍，道：「是又怎樣？」

姑娘道：「剛才你叫我什麼來着？」

尖嘴小子道：「騷丫頭，怎麼樣？」

姑娘冷若寒冰的盯了他一眼，道：「你看該怎麼樣？」

尖嘴小子道：「我看妳就該跟着胡大爺走，是不是夠騷勁兒，那要胡大爺親自領受領受之後才能分……」

髒話未完，姑娘倏出二指，已點在了尖嘴小子的胸前！

尖嘴小子本已有防，但却沒有想到姑娘出手如此迅疾，雖也探臂相格，並挫步而避，却仍被點中！

當時祇覺得全身一麻，瞬即復原，以爲是姑娘指下勁力不足，又經自己撥格復退的原因，所以沒有多想。

但他自覺十分可惱，厲聲道：「騷丫頭活得不耐煩……」

姑娘冷哼一聲，叱道：「滾回家等死吧，你祇有兩個時辰能活了！」

話聲中，理也不再理會尖嘴小子，却對壯漢走去。

尖嘴小子聞言心頭一凜，略略提動了下眞力，覺出並無所苦，認爲這是姑娘的虛言恐嚇，飄身攔了上去。

姑娘目射寒光，沉聲道：「你再這樣跳蹦幾次，就祇好橫死於此了！」

尖嘴小子冷笑兩聲，道：「老子就是不聽唬，打！」

他「打」字出口，右手變作「爪」式抓下！

豈料右手乍出，突覺心間奇疼，頓時全身無力，汗如雨下，呻吟連聲，緩緩蜷伏在地上。

姑娘冷笑一聲，轉對那壯漢道：「念你蠢如笨豬，今夜饒你這次！」

說着，姑娘緩緩轉身，仍然踱步向前，若無其事！

此時，另外那個文士模樣的人，却一步跨了丈二遠，伸手攔住了姑娘的去路，邪笑着說道：「姑娘好深的指下功力！」

姑娘冷冷地問道：「你要管這段事？還是和他們一塊來的？」

文士仍然邪笑着，道：「姑娘試猜？」

姑娘道：「沒那麼多閑工夫！」

文士道：「那本公子就告訴姑娘，這兩個人是本公子的隨從！」

姑娘冷冷的瞥了文士一眼，道：「看來似乎是對付錯了人！」

文士頷首道：「正是正是，本公子遠遠就看出姑娘乃人間罕見的絕色，正好本公子有『寡人之疾』，才吩咐手下……」

姑娘肅色叱道：「狗頭！你好大的胆！」

文士一笑道：「俗話說的好，『色胆包天』！本公子却包天之外……」

姑娘銀牙暗咬，道：「哦？那你將如何？」

文士道：「以本公子手下之一的性命，交換與姑娘一夜風流！」

姑娘已將眞力提聚五指，怒叱一聲，道：「嫌死的不快？」

文士說話越法輕狂，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姑娘回顧那蜷伏地上，慘哼不已的尖嘴小子一眼，計算這尖咀小子業已不能活着離開，於是決定了方策！

秋霜臉，利劍目，一掠文士，道：「好，要死容易！」

話聲中，姑娘右手就待高舉，文士却擺手帶笑道：「慢些慢些，姑娘焉有不問本公子家世門戶，姓名師承，就暴然出手而想置本公子於死地的道理？」

姑娘冷叱一聲道：「就算你是老天的孽子，姑娘也敢活剝你的皮，想憑着師承門戶來嚇唬姑娘，你那是作夢！」

文士雙目連霎，道：「本公子『衡山』樊家之獨子，名震天下的『南岳五劍』，就是本公子的父、叔、本族五房……」

姑娘嗤笑出聲，道：「這不是『科場』比考，少唸祖宗三代！」

樊公子却依然自顧的說道：「本公子樊凌，武林人稱『長袖公子』……」

他邊說，邊在比手作式的描繪着，姑娘冷冷的一笑，當他說到「長袖公子」的時候，姑娘倏然發動了奇招！

祇見寒光奇華暴現，接着聽到嬌喝道：「姑娘先叫你變成『短(斷)袖』！」

果然，寒光一掠而隱，再看樊凌，那兩隻長長的衣袖，已斷落足前，正應了姑娘的「短袖」之識！

樊公子却並未惱，臉上更沒有凜懼之意，反而含笑道：「姑娘可上了個不算小的當！」

姑娘微覺意外，道：「哼，再饒舌不休，下次斷的可是你那頭了！」

樊凌嘿嘿兩聲，道：「正好正好，這顆頭恰是無人敢取，若能勞動玉腕柔荑將其摘下，千百年後，豈非佳話？」

姑娘怒聲道：「我再次警告，你找死的話……」

樊凌接口道：「姑娘不慌發狠，聽本公子道個詳細，本公子這長長衣袖，有個講究，說完這個講究之後，姑娘就可隨時動手了！」

他話鋒一頓，淫邪的雙目對姑娘一瞄，又道：「長袖若被男子撕或斬斷，則此人必須以命相抵，但長袖若爲美女所殘，此女非吾之妻，即爲我妾……」

話未說完，姑娘厲叫一聲：「狗徒納命！」

聲調未止，寒光業已再現，寒光臨到了樊凌項頸之上！

怎料樊凌果有幾套敢於混攪的本領，身形一閃，已退出丈外，並仰天發出桀桀怪笑，下作的說道：「好，小娘子敢動刀劍，妳這是犯殺夫之罪呀！」

姑娘一劍走空，心頭一動，業已深知樊凌之所以敢於亂行非爲，的是懷有仗以爲惡的功力技藝了！

不過是非自在人心，公道存於天下，別說姑娘不是易欺的女流，就算是個普通婦女，此時却業已被迫到忍耐的極限！

於是姑娘毫不猶豫，劍式再起，飛攻而上！

樊凌這次早有預防，身形再移，右手在腰間探抖，撤出了一副十分奇特的罕見怪異兵刃！像一條鞭，但却扁扁的，發着金光！

仔細看來，才知道那是一枚枚兩寸圓五分厚的赤金金錢，連串一起，爲數約有二十枚左右！

用純金當作兵刃，世間罕有，況爲數如此之多？

也許這位胡作非爲慣了的樊公子，深解汚濁人生的「臭銅」三昧，認定「錢能夠通神」之語，是至理名言！

其實這也難怪，有四句唱詞，讀友聽來——

天下公理由錢來！
佛見布施笑口開；
天地良心管他娘，
老子自在自自在！

是故，在「錢通神佛」「是非倒置」的當兒，則「弱肉强食」自成定理，夫子有知，能不唸，「孺子可敎我嗎」？

君子人處斯時、斯事下，自當爲正義不惜流血五步了！

樊凌凌人，姑娘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就是那羣旁觀者，也是個個恨由衷生，怒自心起！

但誰不畏死？誰願多事？空話易說，俠行難求。

是故憤恨怒目者衆，出手仗義者鮮。

不過那位淡藍紗罩蒙面的藍衫公子，却已緩緩擠到了人羣的最前一排，冷哼連聲！

此時，樊凌兵刃撤出，邪笑出聲，道：「小娘子再聽我一言如何？」

姑娘劍勢停都沒停，分心刺下！

樊凌金錢怪鞭一順，已將姑娘寶劍格開，隨即怪鞭一捲，掃向姑娘的雙膝，並輕狂的說道：「小姑娘子跳過高兒吧，讓本公子欣賞一番這婀娜妙姿！」

姑娘恨得咬牙，偏不高縱，手中劍一震，挑開怪鞭，左手食指交併，悄沒聲的點向樊凌丹田重穴！

樊凌冷嗤一聲，左手凌虛一推，以內力抵化了姑娘的神指之功，右手怪鞭一帶一抖，纏向姑娘柳腰！

姑娘冷哼一聲，寶劍化成奇芒，人劍猛地欺了上去！

一時祇見劍光金影交映，殺了個難解難分！

戰約盞茶光景，四外圍觀的人羣，已成密不透風之勢，中間那空闊處，由數丈而展佈到了十丈！

此時，明眼人業皆看出，姑娘已然不敵！

那寶劍所幻之寒光，由丈圓被縮成了七尺，而金芒鞭影，却由七尺而漸漸佈成了丈二寬廣！

再看方位，亦可判出勝負，姑娘節節後退，樊凌步步緊逼，鞭影縱橫，獨却放鬆一面，那是背河的一面！

此人心術之壞，無可比擬，他存心要將姑娘迫下河去，落身江中，然後擒之而去，遂其私慾！

姑娘劍法不低，惜身爲女子，眞力難敵，久戰之下漸漸疲乏，手慢劍遲，不由暗自焦急起來。

樊凌一邊相逼，一邊却旁若無人的說道：「妳還是乖乖扔下寶劍，聽命順從本公子的好，否則……」

話沒完，旁觀羣中，突然有人接口沉聲說道：「否則怎樣？」

樊凌不料有人敢管此事，微微一楞，姑娘已縱出圈外。

適時，微風一動，在姑娘和樊凌中間，已多了位愛管不平而仗義的英雄，不用說，是那藍紗罩面的藍衫公子！

藍衫公子不待樊凌接話，又道：「昂藏七尺之軀，專以欺凌弱質女子，你丟盡了天下男兒的臉，聲聲自道門戶，也不怕替爾樊家現眼！在下自始至終，站在一旁，看得分明，是你仗恃着這身自以爲了不得的功力，橫行不法……」

樊凌厲聲接口道：「橫行不法，爾又能如何？」

藍衫公子道：「你不懼法，有什麼伕恃？」

樊公子嘿嘿一笑，道：「樊老子拚着剮罪，皇帝也敢打！」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道：「你別忘記『路不平人人踩』的古訓！」

樊凌冷哼一聲，道：「誰管老子閑事，老子就『一刀兩個』！」

藍衫公子再次哦了一聲，道：「殺誰？」

樊凌道：「你小子和這丫頭！」

藍衫公子微微一笑，道：「姓樊的，你能蠢不畏死，難道武林中就再沒有不怕死的英雄？況你無理悖義胡作非爲……」

話尚未完，樊凌厲喝出聲，手中怪鞭一揚甩下，道：「老子就先要你的命！」

怪鞭挾勁風壓到，出手就是狠辣招式！

藍衫公子哈哈一笑，竟不躲避，在怪鞭臨頭的利那，身形往前一搶，左手五指箕張，一把抓住了鞭身！

右手適時已化作推掌之勢，正震在樊凌的左肩頭上！

這一掌，看來緩慢無力，却含着內家的眞氣，是故樊凌未能防備之下，被生生打了個結實！

右手怪鞭，再也抓不住了，連退五步才拿樁站穩！

他儍了，這是他自功力習成，爲禍江湖以來，第一次身受如此大的敎訓，也是第一次知道，挨打很痛！

他咬着牙，一條左肩及臂，業已無法舉起或挪動，奇痛入骨，暗自提了全身眞力，一邊療傷一邊靜待良機。

藍衫公子一招勝了樊凌，旁觀人羣立即歡聲雷動，由此可知公道自在人心，以力服人絕難令人心服！

猶記古句「與女偕亡」之語，此時思來發人深醒！

藍衫公子看也不看樊凌，道：「今夜權寄狗頭，茲後設再仗勢欺人，必削爾骨！」

說着，看看手中赤金巨錢串成了的怪鞭，哼了一聲，又道：「這種臭物，祇有其味相同者喜，拿了它滾！」

「滾」字出口，左腕猛抖，怪鞭化成了一條金龍，飛向樊凌，樊凌不能不接，怎料却出了大醜！

當樊凌右手抓到怪鞭的利那，那串連一處的金錢，却倏忽自散，蝟集撲向他的前胸雙腿和鼻端！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故，防尚甚難，況且無備，立被實生生擊中，全身到處腫痛起來，不由喊了一聲「媽」！

接着那奔向鼻端的一枚，偏偏擊中了鼻樑，鼻樑險險乎被一擊而碎，鮮血立即滴流不止！

他那生來就不甚雅相的「哈巴狗」鼻子，這樣一來，越法難看到了家，右手緊捂着鼻子，唔唔哇哇的呼痛猛叫出聲！

人羣傳出了由內心開懷的暢笑，如同雷鳴。

藍衫公子這時却又轉身向來路上走去，根本沒瞧那姑娘一眼。

姑娘低頭想了想，快步追上，道：「公子請留步。」

藍衫公子轉身過來，道：「姑娘有何吩咐？」

姑娘瞥了藍衫公子一眼，道：「多謝公子仗義出手，小女子……」

藍衫公子接口道：「這是平常事，姑娘不必掛懷。」

姑娘雯雯星眸，道：「若非公子見義勇爲，今夜必受狂徒羞侮，這種恩德，不敢空言說報，但祈公子賜下尊姓……」

藍衫公子又接口道：「姑娘也是武林中人，當知在下此擧，旨在爲世人警此兇頑，況在下既然自掩面目，必難相告名姓……」

姑娘却含情脈脈的瞟了藍衫公子一眼，道：「好，我就不多問，我名藍姑……」

適時，樊凌在丈餘地外，揚聲喝道：「丫頭藍姑，本公子會永記不忘，小子你呢？」

藍衫公子沉聲道：「樊凌，你若再敢叫聲『小子』，我就立刻切下你這專出壞主意的狗頭，和那黑辣歹毒的心腸來！」

俗話說的好——「慣說狠話的最怕死！」

一點也不假，平日裏樊凌滿口噴糞慣了，今天說要殺甲，明朝講想宰乙，輪到人家眞要宰他的時，尿都被嚇了出來了！

藍衫公子這一聲斷喝，比什麼都靈，嚇得他乖乖的不敢再胡言亂語一字，他半天之後，才說道：「你……該報個名，除非是怕姓樊的報復！」

藍衫公子却冷哼一聲，道：「你不配問，就是你那一心護短的父、叔也不配！」

樊凌無奈，發個狠道：「好，反正小爺還能再見到你！」

藍衫公子沉聲道：「不錯，我早有心一遊『南岳』，至時必然會再見你了，我剛才已經說過，願你那時能改惡向善……」

樊凌接話道：「對了，你可敢就去『衡山』？」

藍衫公子道：「滾，先給我滾回去，準備好，我早就要會會南岳五劍！」

樊凌道：「咱們就算一言爲定了，姓樊的在南岳相候大駕！」

藍衫公子道：「順便爲你自己，預備一口棺木！」

樊凌道：「我準備好，不過誰用却……」

藍衫公子有心叫他丟醜，沉聲喝道：「我說你用，你若敢再多說任何一個字，不夾着尾巴給我立刻滾，我就馬上宰了你餵河裏的王八！」

樊凌怎敢放一個屁，他知道這位藍衫公子，不是省油的燈，更不像他一樣，空話說盡，大事不辦！

於是一顚屁股，撿起那視若性命般重的金錢鞭，脚底下抹了油，逃之夭夭！

藍姑此時笑靨存於雙頰，對藍衫公子道：「南岳五劍功力劍法不低，公子此行要特別小心！」

藍衫公子道：「多謝關懷，在下自會留意。」

藍姑話鋒一轉，倏然說道：「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公子。」

藍衫公子搖頭：「年來在下藍紗掩面，怕是姑娘認錯了！」

藍姑嫣然一笑，道：「那從前呢？」

藍衫公子道：「在下也不記得，曾見過姑娘！」

藍姑哦了一聲，道：「公子從前可曾去過蘇州？」

藍衫公子才待回答，偶然左右顧盼了一眼，道：「姑娘，此處人目衆多，若無要事，請恕在下告辭了！」

藍姑也掃了大家一眼，道：「我實有不少話要向公子說，可否勞動貴步？」

藍衫公子沉思利那，似是無奈般的點點頭道：「好吧，姑娘請說是到何處？」

藍姑抬頭觀望利那，指着一家看來十分潔淨的酒樓，道：「那樓上小坐片刻如何？」

藍衫公子道：「姑娘請先行，在下隨之。」

藍姑瞥望了他一眼，星眸流傳出會心之意，道：「那就恕先行了。」

於是一先一後，登上那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樓！

酒樓靠窗，互分而坐，藍姑爽朗得很，點了四樣下酒菜，要了兩角陳年花雕，淺飲暢談。

酒過兩盞，話兒開了頭，藍姑道：「適才被公子打斷了話頭，就是……」

藍衫公子道：「姑娘問在下去過蘇州沒有？」

藍姑道：「正是。」

藍衫公子道：「不瞞姑娘說，在下當年曾有家在蘇州城外，祇是如今却不願談起，並請姑娘也不要再問這些事。」

藍姑芳心暗喜，瞥望了對方手腕一眼，自忖道：『王克業還算有點良心，沒否認家住在蘇州城外，看來我前些日子，蘇州發現他之後，他並不是有心避我，不過任你用「皮護腕」怎樣掩飾着手腕，我也認得你的！』

想到這裏，藍姑猛地點頭，大胆的問道：「公子可是姓王？」

藍衫公子楞了楞，道：「姑娘……」

藍姑此時已決定了主意，接口道：「我叫藍姑。」

藍衫公子微笑出聲，道：「哦，藍姑娘，恕我再提你個醒，在下不願談這些事。」

藍姑道：「好，我不勉强公子。」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公子請仔細想，想到底認識我不認識？」

藍衫公子長吁一聲，道：「藍姑娘若能恕過在下之時，這問題也請莫問！」

藍姑雖然兩問都碰了壁，但芳心却越法安慰，藍衫公子這種答覆，又何異承認了自己的所問呢？

況藍姑早就知道這藍衫公子是誰，問上一句，並非旨在證明，而是一試對方對自己的心意而已！

如今對方再三不答所問，又不否認，這情境耐人尋味！

於是藍姑忖量之下，得到了解答，這解答是「彼非無情」，有了這個解答，她不由一顆心甜甜的……

半晌，藍姑才又開口道：「公子決定要去衡山了？」

藍衫公子道：「是的，勢在必行！」

藍姑道：「恕我嘮叨，此行公子要當心之外再當心！」

藍衫公子道：「感激姑娘的關懷。」

藍姑星眸一瞟藍衫公子，含情的說道：「公子爲我的事情，樹下强敵，怎說見外的話？」

藍衫公子祇好笑了一笑，道：「姑娘豪爽得很！」

藍姑借機道：「大概不會掩面藏眞！」

藍衫公子長吁一聲，道：「在下掩面，有在下的難言之隱！」

藍姑却又代他掩飾道：「是的，我想不會再有多久，公子就會以眞面目和我相見的，目下我們不談這件事就是。」

藍衫公子一笑道：「若能這樣，在下就十分感激了。」

藍姑道：「爲稱呼上方便，請別再在下在下的說個沒完，也別姑娘姑娘叫不停，公子就稱我藍姑，我稱公子是……」

話鋒一頓，星眸含光，道：「對了，我稱你什麼好呢？」

藍衫公子似是被迫無奈，想了想，道：「這樣吧，我一身藍衫，若姑娘不棄，喊我一聲『藍兄』就是，再若不嫌我冒昧，我就叫妳『藍妹』！」

藍姑高興了，拍手贊成，於是一幕奇趣的故事，就此展開！

藍衫公子和藍姑，稱謂已定，藍姑有心指着藍衫公子以皮護腕緊紮着的手腕，含笑說道：「藍兄，這護腕好看得很，在何處買的？」

藍衫公子也報之微笑，雖因面罩遮面，看不清楚，但紗罩的抖動，和微笑的聲音，藍姑聽來却極受用。微笑中，他道：「這是一位好友送的，送時曾說，我近有奇災，必須佩戴着它，在一年之內不得解脫……」

話未完，藍姑已接口說道：「這種事，藍兄也信？」

藍衫公子道：「反正佩之有益無害，所以也就寧信其有了！」

藍姑又試上一句，道：「假如小妹想索觀……」

藍衫公子立即接口道：「我相信藍妹不會强人所難的。」

藍姑笑了笑，沒再開口。

不過她心中却在想道：「你越是這樣，也越法證明手腕上的翠痕怕被我看到，好，我就故作不解，反正日子長得很呢。」

她想到這裏，又有些放心不下了，於是問道：「藍兄家中怕是個大族……」

藍衫公子接了話：「藍妹是問我有沒有兄弟？」

藍姑含笑點點頭，道：「以藍兄年齡來說，應該還有個同胞兄長才對！」

這話問得露骨，豈料藍衫公子却搖頭道：「兄長倒是沒有，弟弟却眞不少！」

藍姑暗中好笑，幾次試探，不論所得是正抑反，她已十成十地的安了心，面前的這個人，正是自己所想那一個人！

藍衫公子此時仰頸乾了杯中酒，道：「時候晚了，恕我告辭。」

藍姑道：「也好，藍兄何時前往南岳？」

藍衫公子道：「反正我閑着無事，明

晨就想動身。」

藍姑頷首道：「還是那句話，一路珍重，到時小心。」

藍衫公子道了謝，算清酒資，向藍姑一揖而去。

藍姑目送她下了酒樓，輕笑一聲，自語道：「反正你到何處，我就去何處！」

在自語聲中，她也下樓而去。

＊　＊　＊

槐子花兒，開遍了大地。

槐子花香，吹遍了江南和江北。

一個震撼得武林顫凜，江湖變色的消息，隨着槐子花開，槐子花香，也傳遍了大江南北及邊陲之地！

先是半年前有人發現，名揚天下的「兩湖巧匠」，武林人稱之謂「神技鬼斧奪天工」的萬樹林，在廣爲召募天下建築名師！

他們在「四季如春，一雨成秋」的雲南集合！

這些名師，幾乎包括了各省的「方家」，計有十四位之多，並且是各携助手三人，兼程而往！

繼之，消息傳來，昆明城東五里的鳳鳴山後，昔日佔地百畝的「梅莊」有人清除了多年的雜草亂物！

「梅莊」業已填平了地基，並建起了圍牆！

這牆，有人暗中去窺探過，竟高有四丈！

前去窺探的人，傳出個怪異的消息！

那四丈多高，廣闊難計的圍牆，却沒有門戶！

非但沒有門戶，並且連一絲縫隙都沒有！

不幾天，又傳出聞之令人駭然的消息！

那沒有門戶的圍牆中，却有人活動！

人數難計，但是由那種雜亂的聲音聽來，可斷定至少百名以上！

當然，裏面是在開始建築，自晨至夕始停，入夜却悄然沉寂無聲，像是個鬼域，也像死城！

於是武林興起了波瀾，江湖吹起了狂飇！

＊　＊　＊

一天又一天，槐子花兒開了！

武林，江湖中人的心，緊了！

少林一派的前代掌門，今日的「聖僧」苦心，傳下了「武林帖」，約邀各大門派掌門或負責人。

日期訂在五五端陽，地點却是相距雲南最近的四川。

在四川峨嵋山的「會宗堂」，共商大事！

端陽到了，「會宗堂」上，除了遠由北方來此的「苦心」之外，却不見其他門派的掌門人在。

苦心仰首對天，長嘆出聲，然後默默離開了峨嵋山。

＊　＊　＊

同一個時間，在貴州「畢節」的「七星山」上，一處險譎窮惡的「絕谷」中，却集結了數百名黑道高手！

若計起數來，這幾百名黑道中人，沒有一個不是近二十年來，無惡不作的兇漢，心黑手辣的霸主！

奇怪！

武林和江湖綠林中人，爲了什麼又各自聚結呢？

很簡單，爲了「梅莊」的重建！

昔日武林聯合，出動天下的高手，將「梅莊」中人殺得鷄犬不留，但却並沒能斬草除根！

如今「梅莊」重建，自然是等於告訴天下人，那「梅氏」僅存的骨肉已長大了，並將開始爲父母復仇！

武林各大門派的集會，未成事實，想來却叫人寒心！

他們爲什麼不敢去峨嵋呢？

他們怕了！的是怕了！

他們平日，以仁義任俠自居，以正大光明的門戶標榜，但當知道事情作錯了的時候，却無承過的大勇！

非但沒有承過的大勇，並且興起怯懼的私心，所以才使一心承過，甘願死而解怨的苦心禪師，空自等待！

什麼是信義？在這裏有了說明！

什麼是友情？在這裏也有了解釋！

這還是衆人之事，其結果仍然無人到場，人人想獨善其身，個個要偷安苟活，嗟！唏！吁！人心！人心！

設若這是一人的事情，看來就算是寃到了黃河底，屈上了「鬼門關」，怕也沒人敢說上一句公道話的！

就是這個道理，才使惡人猖獗！

就是這個原故，兇死的多是善良！

談什麼天理，道什麼國法，那裏又去找艮心！

你就掃你的門前雪吧！看着整個街道皆被積埋時，閣下又能怎樣生活？閣下如何獨善己身？

你也不必過問隔鄰來了殺人的兇徒！因爲今天被劫殺的不是你！

是的！是的！但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當那一天來到，你才知道，平日的縱容惡徒，才有今朝家毀人亡的悲劇，但是朋友們，晚了！晚了！

武林中人的集結成空，却和綠林惡徒的廣集相商，成了十分鮮明的諷刺，也是最妙的對比！

當然，我們深知爲義赴死之難，苟活偷生太易，但一個人若無承過之勇，是非之分，他還是個人麼？

今日人性如此懦弱，聖賢有知，能不三嘆而再嘆！

那羣黑道高手，又怎會一召即集呢？

他們本來就個個血腥，平日慣以如何殺人爲業，這類人，有個共同之點，就是能在極短時間下，判斷出本身未來的生死！

他們沒有武林中人的種種顧忌！

更沒有絲毫恐懼人言之可畏！

因爲他們個個早已兩手血腥，艮知已泯，艮心無存！

他們知道，殺人者人恆殺之的報應道理！

是故當某一件大禍臨頭時，他們不必去選擇，也用不着選擇，他們作惡太多了，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所以在得知「梅莊」重建的消息後，一經召會，人人齊集，他們不抱任何僥倖之心，祇有在作惡而知必死中求活！

「七星山」上的這次聚會，出面的已經不是當年那個「雲氏」兄弟了，雲萬里成了「小跑」，主持者另有其人！

＊　＊　＊

七星山內「絕谷」中，竟別有洞天！

在曲折而狹窄山谷側，有座以藤相掩的洞！

洞中，右轉行約二十丈，有座寬敞的石洞室。

此時，石洞廳室中，燭光高燒，映如白晝。

三山五岳的綠林强盜，隱跡多年的黑道霸主，和那些平日各有山寨，各有地段的梟雄，齊集一堂！

石廳擺着「燕尾」形的長席，所謂席，並非酒筵，祇是香茗一杯而已，但氣勢却勝過了任何酒筵！

正當中，一條黑色石長案，案後設着個如同「龍椅」般的高大座位，虛空着，還沒有人來。

雲萬里立於黑石案後右側，一動不動！

黑石案後左側，却站着一個貌似孩童般的人物！

不！這人不僅貌似孩童，簡直是就是孩童！

論年紀，不管怎樣看，頂多也不過十四五歲。

論身量，那更是個小孩子了，五尺還差了幾寸！

衣服是道地的長衫，腰上還紮了根鑲玉的軟帶。

一張臉紅紅的，那是娃娃才有的娃娃臉！

大眼睛，黑白分明，兩道眉十分好看。

臉上帶着笑，這笑容，也祇有在純稚的孩子臉上，才能見到！

雪白的兩排牙，齊齊整整，站在那兒，像個金童似的。

本來沒人會注意這娃兒的，但娃兒站的地方，却不能不叫人注意。

其實說穿了，注意娃兒是因爲大家注意到了雲萬里。

雲萬里的功力技藝，和在江湖黑道中的身份，以目下到場的黑道高手們來說，高過他的人不多！

但他却站在右側，動也不動！

這娃兒呢，正站在左側，和雲萬里成了相同的地位，所以一干黑道中的高手，才注意到這個小娃兒！再看，雲萬里雖然肅立不動，那娃兒却時時旁顧，一會兒看看這邊，一會兒瞧瞧那旁，十分自然。

石廳內，人雖衆多，燈光雖亮，各人面前雖皆有現成的香茗，但却沒人說話，沒人挪動，沒有人飲用！

由於這種氣勢，可以看出來今夜大會的嚴肅，也可以判斷清楚，高座上沒來的這一位，身份必然極高！

驀地！

石廳中空置的巨石後，石壁劃然而分！

接着，一雙雙走出了四對老者！

四對是八個，這八名老者，平排於巨座之後的壁邊！

以這道突然開裂的門戶爲標，左，右各站着四人！

燕尾形的席面後，那數百名黑道高手，在這八名老者出現後，立刻傳出了驚呼駭詫的各種聲音！

因爲這八名老者，他們俱皆認識！

尤其是領頭的那一僧一道，他們是熟而又熟！

那道長，如假包退，正是「武當」一派上一代的掌門人，曾在峨嵋被擊落絕崖的天玄眞人！

和尚更熟了，他正是立有罪碑，在峨嵋「會宗堂」對面的巨木幹下，靜坐枯禪而等死的一方禪師！

其餘六名，竟是終南、黃山、華山，三派的前任掌門人，和三湘大俠何夢九、江南二老段雲、江澤！

這八位武林奇俠，今竟作了召集此次聚會的馬前卒，能不使羣盜心驚胆凛而駭詫的嗎？

一干黑道高手，正驚疑不安中，那道裂開的石門內，適時緩步踱出來了一個人，一個怪人！

這人滿頭雪白的長髮，垂披在面前，雙肩及後頸！

髮長兩尺有餘，細密至極，使人難見他的面目！

他一身紫衣，杏黃色軟腰帶，腰帶的正中，鑲着一塊烏黑的寶玉，狀如人手，散發着奇光，十分明顯。

他乍一出現，石廳中頓時鴉雀無聲，俱皆端坐相待！

他雖有厚而長的白髮掩面，却仍能以那雙閃射奇異凌厲的眼睛，看清楚任何人的小動作！

他剛剛走近那巨座，雲萬里已上前將座位拉開，恭恭敬敬的伺候着他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他坐定之後，以低沉而有威嚴的聲調說道：「可曾詳驗過『血牌』？」

這句話，沒有指明問誰，但聽來却知必有對此事負責的人！

果然，雲萬里答話，躬身道：「都已經驗過了！」

雪髮覆面人嗯了一聲，又道：「佟鍾大弟請過來！」

誰是「佟鍾大弟」？能被雪髮覆面人稱呼爲「大弟」，並帶有個「請」字的人，其身份不問可知！

由是衆豪强不禁個個注目，看是何人應聲。

有人答了話，並隨聲到了雪髮覆面人的身旁！

大家都看清楚了，正是那個童子！

童子到了雪髮覆面人的身旁，依然自自然然的說道：「大哥吩咐。」

雪髮覆面人聲調十分柔和的說道：「煩大弟掩洞，並親作『血牌』的複檢！」

佟鍾頷首低應一聲，大步而下。

刹那歸來，洞門業已緊掩，接着，

佟鍾揚聲對大衆道：「請將本門『血牌』置於身前桌上！」

令下，一干豪强立即動作起來，片刻而停！

佟鍾由左首燕尾席邊，開始複檢，他看得非常仔細，一塊塊絲毫不漏，轉瞬複檢已畢。

然後他立於黑石案前，向雪髮覆面人道：「回大哥的話，沒有差錯！」

雪髮覆面人點點頭道：「佟大弟請坐在我身旁。」

佟鍾道聲謝，雲萬里立刻設好了坐位，佟鍾安然入座。

雪髮覆面人適時揚聲對大家道：「收起本門『血牌』！」

大衆聞令即行，紛紛將桌上的「血牌」收起。

雪髮覆面人接着沉重的說道：「今天在座的人，沒有一個沒參加當年血洗『梅莊』之事，現在，也無一不是老夫『血竹』一派的門下！如今你們都已知曉，梅莊再次重建了，不問可知，當年漏網的梅氏孤女，現在業已習成了驚人的絕藝！她重建梅莊，當然是旨在警告我們，她將開始爲父母復仇，但還含有着另外一種用意！」話鋒至此一頓，聲調更爲沉重，道：「另外那種用意，是要我們好奇心起，忍不住前往窺探，那時她就能夠架網捕雀，不費心力的抓一個，殺一個！」

話停了，久久沒有接續，廳中却沒有人敢於發問。

半晌，雪髮覆面人才又開口道：「這丫頭居心既然如此，老夫要問問你們，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怎樣應付才是上策？」

廳中依然沉寂，過了盞茶光景，一人由座上站起道：「屬下認爲，仍應派出高手，前往窺探虛實才對！」

雪髮覆面人哦了一聲，道：「岳山主認爲這樣對？」

那答話的岳山主恭敬的說道：「是的，屬下認爲知己知彼，才能定出上上之謀，若不敢前往窺探，又怎樣佈置對策呢？」

雪髮覆面人道：「話是不錯，不過去的人却十分危險。」

岳山主道：「危險二字，似不是屬下等人所應說的！」

雪髮覆面人道：「很對，我們經過的危險太多了，何日無之？」

岳山主見雪髮覆面人似讚許自己，遂大胆的說道：「屬下願討令前往，仔細一探！」

雪髮覆面人道：「岳山主有此雄心？」

岳山主作出慨然的樣子，道：「笨鳥先飛，屬下理應在前！」

雪髮覆面人點點頭，揮手道：「岳山主坐，此事老夫早有成算！」

話鋒一頓，岳山主默然歸坐，雪髮覆面人接着又道：「老夫乍聞萬樹林老兒，召集南北巧匠之時，業已料到端倪，是故『梅莊』重建之事，並非意外！老夫行事向來謀定始動，當年既敢向『梅莊』下手，也就早安排妥當了『萬一』之變下，應付的策略！在萬老兒率衆前往昆明時，老夫本可一舉手間，將彼輩誅戮殆盡，但那樣却與大局無補，才任由萬老兒前往！但老夫暗中也早有了埋伏，是故高牆無門，日有百餘匠工作等情，彼輩晨爲則老夫夕知！祇等這重建的『梅莊』全部完工的時候，老夫會傳下秘令，管叫此莊一夜間化作灰塵！」

他說到這裏，話鋒一頓，端盞飲了一口香茗。

兩旁數百黑道高手，此時方敢端杯飲用。

片刻過後，雪髮覆面人才又接着說道：「你們都已看清了老夫身後的這八個人，無一不是當代武林正大門戶的前輩人物，但今日却已甘爲我用！當然，他們未必眞的甘心，不過却反抗無力，如今他們非但會聽老夫之令行事不誤，並且是未來血搏中的主幹！老夫早已推測清楚，當這次橫捲天下武林江湖的血戰展開後，各大門戶必將聯合對我們不利！」

話聲至此，他冷冷的陰笑連聲，才又道：「那時老夫才派出身後這八個人去，管叫那些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以任俠自命的各大門戶，陣脚大亂，自相殘殺！」

兩旁數百名綠林豪强，沒有一個不是手辣心黑惡毒的東西，平日毒謀用盡，詭計施絕，精靈萬分。

因此一聽雪髮覆面人的這番話，立即個個會心，彼此相互看着，紛紛點頭，面露笑容。

雪髮覆面人此時聲調一變，道：「我們都很清楚，當年血洗『梅莊』之時，除那奶娘和一個孤女外，再沒有人逃出圍殲！事後雲萬里曾率領大衆，又將那奶娘所居村落，殺得鷄犬不留，但却終未能斬草除根，留下了後患！那次事過，經老夫仔細偵查，才知道『王老兒』父子，也是有心人，事前業已獲知奶娘的居所！以此相推，除王家父子能暗中送信，先期將奶娘孤女救走，而作出毫不知情的樣子外，再無他人！正好王老兒父子，當時恰恰少了一匹坐騎，越令老夫生疑，爲免錯失，老夫曾按王老兒所指之地，找那匹埋於土中的馬骨！焉知竟是虛誑，王老兒有心欺我，可惜當發現眞相之後，王老兒全家業已遠颺，一時不知去處！如今趁『梅莊』建成尚早，你們先要辦一件大事，就是立刻偵搜王老兒全家隱身之地，回報老夫！」

數百名黑道豪强，齊聲應是，聲如雷鳴，震耳欲聾！

雪髮覆面人似是十分欣慰，頻頻點頭。

移時，聲調又轉和緩，道：「今夜，我們要詳細商量一下，應付那孤女的辦法，誰有什麼問題，此時可以隨便提出來發問。」

話聲乍止，一人即時起座道：「屬下『川滇分號』王大川，有事稟陳。」

雪髮覆面人道：「什麼事？」

王大川道：「黑東川年前突失下落，他那大寨也被焚燒毁敗，後來據報，他似乎曾率領手下劫過……」

（未完・廿三）


常服
氣